萝球社！01

作者/苍山サグ

插画/ていんくる

译者/罗尉扬

录入/ノウザン

扫图/Ozzie

发布于轻之国度-轻小说论坛：http://www.light-kingdom.com/

—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萝球社！1

在进入高中同时，长谷川昴就因为社长与小女生交往而无法进行社团活动。明明与小学生相关的话题就已经是禁忌了，为什么自己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小学的女子篮球社教练呢！？

「嗯？不用担心小裤裤会曝光啦，你看！」

「果然人家是个大块头！」

「我喜欢大哥哥的背部。」

「那个，差……差不多该进行指导了吧…」

「很多事情都变的很有趣了呢，嘻嘻。」

面对五名性格鲜明的少女们强烈的自我表现，昴虽然被耍得团团转，但为了守护他们各自的意念，他终于下定决心……！

就算是小学女生也同样充满烦恼。被一群这样的女孩们包围、戏弄——青春活跃的运动喜剧活力登场！

序章

「插图004」

在我的左边，坐着一名长发的学长。

他是那个在说明会中，当着全校学生面前顺利投进三分球的人，应该是二年级没错吧?基本上对他还有点印象。

可是，叫什么名字就想不起来了。

至于我的右手边，则堆着一大叠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周刊漫画。

而在那堆漫画的最顶端，露出微笑的写真偶像的名字……我也同样想不起来。

在体育馆隔壁的社团大楼中，七芝高校男子篮球社的全体成员正摩肩接踵地坐在其中的一间教室里，默默地等待着副社长的归来。

包括自己在内，还只是暂定的新进社员刚好是十五人。二年级的学长们大约是那个人数的一半，而三年级的人数则比二年级的人数还少一点。很显而易见的，要把这样的人数挤进仅仅只有四坪左右的空间里，实在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好运占领到角落位置的自己也就算了，那个桥田中学毕业的中锋——好像叫做鹿岛——由于他的体型特别庞大，在两旁学长的压迫之下，看起来似乎真的非常难受。

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户与入口的那道拉门全都紧紧地关着，琥珀色的午后阳光从窗口火辣辣地照进了室内。再加上过度密集的人数所造成的加乘效果，让无可宣泄的混浊空气变得更为闷热，明明还只是四月，然而室内的不快指数却正无止尽地向上攀升中。

话虽如此，但是现在并不是在举办忍耐比赛，也没有在进行类似的训练。所以，就算擅自去打开窗户或拉门，让新鲜空气进入室内，大概只会让大家在内心暗自叫好，不至于遭到责骂吧?只不过，学长们个个都面带沉重的表情，待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要在这种气氛下擅自行动，对一名新生来说实在是件相当高难度的事情。

之所以没有任何人打破这份沉默，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虽然并没有特别规定大家不准讲话，然而现在也绝对不是开口询问写真偶像姓名的时机。

……呃，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想问啦。

整个房间仿佛被透明的绳子牢牢地捆绑起来一样，陷入了束缚的状态。而且，这状态已经维持了将近一小时。还没结束吗?总觉得也差不多该有个结果出来了吧?不过，因为自己以前根本不可能经历过类似的经验，所以现在也无法斩钉截铁地下定论。

每当有人经过那扇难以开启的拉门，学长们的肩膀就会随之一震。明明只要仔细聆听，就能马上知道来者不是大家久候之人啊。就像刚才那群人，除了脚步声之外，还伴随着类似金属球棒摩擦混凝土的声响，所以是棒球社的家伙们吧。根本不是空手离开这里的副社长。

算了，我想可能是因为学长们已经无法冷静地做出那样的判断了吧。

当然我也很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也知道现在根本不是可以像这样心平气和的状况。倒不如说身为当事者的自己，竟然没有比任何人更慌乱这点还比较奇怪。总之，我就是无法切身地掌握目前的状况。

毕竟不管怎么说，在我成为暂定社员之后，今天才不过是第二次的社团活动日而已。当然，对于社团的内部情况是一无所知，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我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有够久。连思考的力气跟随意观察的兴趣都已经消耗殆尽了。闲到发慌，虽然这是个很不该有的想法，然而这种念头却开始占据自己的脑海：

那么，就来消磨一下时间吧……这么一想之后，就把视线朝下，开始计算榻榻米的格子数。

正当自己埋头于无意义的行为，并计算到第三十八格时……突然有一阵风扫过了脸颊。

就好像是沉闷已久的空气已经忍受不住而冲往室外的感觉。这细微的气压变化让我得知出入口已经稍微被打开了一点点。抬起稍微低垂的头部之后，看见了拉门的毛玻璃上映出了一个瘦长的身影。

「……杉本同学。」

就像是在回应某位学长的低声呼唤一般，门外的人拾起生锈的滑轮让剌耳的拉门声消失，并以熟练的动作将门往旁边一推……那人总算回来了。

沉默。

虽然从先前开始就没有任何人开口，然而就好像要再次重现沉默的感觉一样，在此一瞬间，气氛变得更加凝重了。从眉头深锁，站着不动的副社长——杉本学长的表情来推测，看来情况相当地不乐观……我想，应该会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大概……一个月左右吗。就算只是一个月，对三年级的学长来说，那已经足以令人绝望了。

……然而，如果。我是说如果，万一是三个月的话，那就不只是「普通」惨，可说是完全绝望。这场悲剧将不仅止于降临在三年级身上，包括二年级，甚至我们这些根本还不算是正式社员的新生们都会受到相当的影响吧。

拜托是「一」啊!

我在内心强烈地祈祷着，希望杉本学长说出口的第一个字是「一」。到刚刚为止丝毫没有感受到的焦躁感，让现在的心脏内部就像小时候在模仿调酒师时拿来使用的罐装可乐一样，不断地提升着压力。

我紧盯着学长的嘴型。

接着，学长的嘴型缓缓移动的方向是……两侧。啊啊!是「一」!嗯!绝对没错!

太好了!虽然可能会伴随着相当多的困难，然而如果是一个月的话，就算是三年级的学长们也还有一丝希望……

「——一整年。男子篮球社被勒令停止社团运作一整年，禁止进行任何活动。」

四月十一日，星期一。这是我进入七芝高校就读的第七天，成为篮球社的暂定社员才不过第四天。

这一天，我——长谷川昴这个人的一大半身分，就这样在一瞬之间消失了。

scene.1

「插图007」

我说啊，这世界的造物主是否应该对「规则美」这种概念有更深的体认与了解呢?

一个在入学没多久就被牵扯进不幸的事件，每天过着失意生活的高校生。正常来说，这种人物在教室里面的位置，应该是在最后面的靠窗座位才符合规则美吧?那是最不容易被唠叨老师盯上的神佑领域。坐在那位置上的少年慵懒地眺望着窗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投影到眼前那蔚蓝到没意义的青空，还有从操场传来其他班级的天真欢笑中，心不在焉地听着无聊的上课内容……

这就是惯例所产生的固定规则，可说是不成文的规定。

特别是用来当作故事的序曲，这实在可以说是王道中的王道。

可是……现在是怎么样?在几天前的班会里换座位的结果，我被换到的上课固定座位——从前面数过来是五列中的第三列，从右边数来则是六排中的第三排，换句话说就是在三十人教室里的正中央区块。以法文风格来说，就叫做Briquede正中央。

有够悲惨。

这不是很过分吗?待在这种位置，叫人该如何才能混掉那些无聊的拘束时间呢?都已经如此过分地把人家的财产给全部夺走了，却连集点兑换的小小回馈都不肯给啊。至少也该赔偿我，将窗边位置这种小小的特权阶级赐给我才对吧!

这种对待……实在是太没有爱，太不慈悲，也没有宽容。如果这就是世界的意思的话，这世上一定没有神存在。

……没错，神一定不存在。

就在此时此刻，我领悟到这一点。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舍弃这些!

长谷川昴，十五岁。就在今日，我在内心宣布要与诸般信仰诀别!

……有够白痴。

在呆板解说着第四堂课的老师声音掩护之下，我发出一声音量不足以让周围察觉的微弱叹息。真是的，这阵子以来，不自觉地在脑中浮现出的，为什么都是些无聊到极点的东西啊?让我愈来愈讨厌自己。

真想快点解脱。不管是从这个让人待不下去的座位上，还是从不受自身意志控制的负面感情里。我抱着这种念头，抬头看了看黑板旁边的挂钟……现在时间正好是十二点。距离上午最后一堂课的下课时间，还有十五分钟。

真的吗?居然还有十五分吗?

我发出了第二次的叹息。

若是可以睡着的话，那有多轻松啊。我的心情并没有消沉到连睡意都感觉不到的地步，应该说早已过了那种时期。只要趴在桌上把所有感觉全都隔绝开来的话，就不用担心自己过于白痴的妄想遭到幻灭而引发自体中毒，可以从中加以解脱。

然而，对现在的我来说，这是不被允许的行为。万一由于自己在上课时打瞌睡，而被老师点名警告的话，那就太惨了。所以为了避免风险，绝不能随便做出任何会引人注目的行动。

我已经受够了——受够了那种莫名其妙地成为他人目光焦点的情况。

一开始降临的灾难，是同学和老师们对我退避三舍的态度。

我是以推荐入学的身分进入体保生班级的，没想到立刻就没戏唱了。因此多少会被人以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吧?这点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然而我根本没想到，居然会让我如此深刻地体验到身为名人的那种不好感受!

拜此所赐，我的心情一直很低落。我跟事件明明毫无任何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受害者，但为什么却非得像这样，被当成动物园的猛兽般，遭受大家好奇心十足地远远观察呢?

……话虽如此，不过，我是能理解那种觉得有趣的心情啦。毕竟，这也算是个会让人觉得好奇的事件。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降临到七芝高校男子篮球队的灾难，实在是件相当刺激的事件，刺激到如果只当成地方话题都会让人觉得可惜。让人觉得说不定一个搞不好，就会被综艺节目给盯上，甚至最后在全国播放都没什么好奇怪的。

因此，就算我和事件没什么关系，但光是因为隶属于篮球队的这个身分，就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是我在自夸啦，自己毕竟是领奖学金入学，甚至还特地拒绝县内顶尖篮球强校的邀请，进入七芝就读。然而却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就演变到宛如卖剩的冷冻鲔鱼一般没有归宿，当然会让人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引来注目。

然而，即使如此，我当然也不会因此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切。像这种跟鞭尸没两样的行为，拜托你们停止吧。至少，让我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毕竟在这间学校里，已经没有我想要做的事情，也没有我能够做的事情了。所以，现在只有平静度日是我唯一的希望。

由于提不起劲来抄笔记，我只能茫然地望着眼前那本跟暗号没两样的古文教科书……不久，宣告午休时间开始的钟声，终于在教室里响起了。

——呼，总算午休了。好了，今天要在哪里吃饭呢?

在我这个根据无神世界的完全乱数所提供的座位周围，不知道为什么……四面八方都坐着棒球社那些理着三分头的家伙们。无论是黑白棋、夹将棋，或是围棋，以这个构图来看，不管采用何种规则，自己都会被确实地吃掉吧。故意找碴到这种地步，反而让人觉得好笑。讲真的，与其要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吃饭，还不如要我单独闯入塞满高中女生的家庭餐厅，并把草莓圣代这类对男孩子来说，属于高难度选项的食物给连续吞下三份还比较轻松。

所以，在我被这些灰色三分头带点青涩的黄色笑话，搞得陷入蓝色忧郁之前，我看我还是先跑为妙。于是我一溜烟地穿过抱起教材，正慢吞吞地打算回教职员室的老师身旁，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教室。左转后，朝附近的楼梯前进同时思考着自己的目的地——虽然没什么选项可挑。

麻烦的是，我隶属的一年十班位于要前往各地点都很不方便的旧校舍三楼。北边的隔壁教室是预备用的空教室，我边走边瞄了瞄里面的样子，只见好几组女学生正开心地聊着天，同时把桌子并在一起准备吃饭。既然与自己无缘的世界已然成形，那么这里当然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顺道一提，与我前进方向的相反位置，也就是往普通科班级那边，基本上有些老朋友。不过，现在我也想要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因为大家都是知道彼此底细的交情，那些家伙反而丝毫不懂得手下留情。虽然我也觉得，那样似乎比被人私底下，偷偷摸摸地当成展览品看待还要好一点，不过那些家伙，肯定只会让我原本疲惫的精神变得更加疲惫而已。好不容易稍微冷静了下来，又何必主动去打乱自己的心情呢。

「喂!萝莉控一党的!」

……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不想见他们。当我来到楼梯前方，正打算转换方向的那一瞬间，一句直截了当的诽谤从背后刺中了我。这个声音……是一成吧，真是个擅长惹火他人的家伙。实在很想趁着转身时，顺便赏他一记右直拳。

「心情可好……呀!……呜哦!你干嘛!」

「……咦?」

原本只是「想想」而已，看来自己的身体擅自采取了行动。不知不觉间，在前后倒转的视野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家伙正表现出一种「明明一直交代握寿司里面别放山葵了……」的含泪眼神，满脸惊愕地压着嘴角呆站在那里。对方脸上挂着一副装模作样的无框知性型眼镜，还留着一头明明是这一带最有名的美容院所设计，然而却平凡到让人挤不出评语的短发（光剪发就要五千八百圆）。那令人忍不住会联想到凄凉感觉的瘦长躯干，配上柳条般的不自然四肢，以及那副过于缺乏特徵，让人简直有股冲动，想要替他抹上一堆麻油来增添风味的平板五官。嗯，没错，的确是一成。太好了，自己没有打错人。

……好啦，这就先不管了，结论是我到底要去哪里好呢?

嗯，果然还是学校的餐厅吧。现在自己并不想要先绕去福利社，然后再来悠哉地寻找可以安心休息的地点。

「等……等一下啊!昴!扁完人后还想装蒜跑掉吗?」

在我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抬脚继续前进后，背后再度传来怒吼声，实在是有够麻烦。

「……你啊，如果没有那种被人扁后遭人装蒜逃跑的觉悟，就不要说那种话。」

我边叹气边回过身来，基于老朋友的情谊对他提出忠告……不，是教育。今天遇到的是我，所以只不过挨一下右直拳就没事了，如果刚才的发言被其他年轻气盛的篮球队员听到了，不被打得半死才怪。一定会先受到恐怖的制裁，接着在那个理所当然的地点被人找到，最后享受三年间都被人以「大便男」、「小便太郎」等这类别名来称呼，过着前途一片黑暗的高校生活。还有，我要特别解释一下，我根本不是萝莉控。

「啊……抱歉、抱歉……真是的，我是在想你或许会一个人寂寞地吃着厕所饭，所以才好心来找你去餐厅吃饭耶。」

啊啊，真是讨厌，一开口就是大便、厕所的，你今年是几岁了啊?话说回来，厕所饭是什么意思?在厕所里吃午餐吗?……嗯，这也许是个好主意。

「真是多管闲事。说起来，为什么到了今天才来找我，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篮球队被勒令停止活动的日子是这周的星期一，而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

「什么太晚了，是一直都等不到你这家伙露面，所以我只好特地出马前来找你耶!再怎么说，大家都很担心，怕你是不是自暴自弃了。」

一成皱着眉头讲完，接着毫不客气地把手肘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不行吗?」

我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手拨开，转开脸非常刻意地咂了咂舌。

自暴自弃不行吗?应该说不管是谁都会自暴自弃吧?碰上这种事情，没自暴自弃的才奇怪!

「白痴!当然不行，非常糟!我说啊，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这些啊，笨蛋!为什么不来找我们诉苦，把堆积在体内的那些混浊物体全都发泄出来啊?啊!真是个见外的家伙!……我也没有恶心到觉得彼此是什么出生入死的好伙伴，但起码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混在一起三年了吧!我可不会叫你什么：『前桐原中学的智将!篮球队期待的新人!』对我来说，你就是普通的长谷川昴。是个脸蛋明明还像个小鬼，但却莫名其妙地比我还要稍微受到女孩子欢迎的可恨家伙，就只是这样而已!」

一成带着一副打从心底感到受不了的语气，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自以为是的长篇大论。

什么啊，饶了我吧。就算受到你们异常的担心，那也只会让我更加心酸，反而让我不知如何是好而已。还是不要吧，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风格。

「……没问题的，别管我啦。我是不会有事的!」

我回过身子强制结束对话，并快速朝着楼梯的平台迈进。

就算对一成抱怨，眼前的事实也不会因此而改变。随便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吧?

「喂!昴!等等啊!」

「真罗唆……快点走啦，不然餐厅会没位子!」

……算了，最少我不会叫他不准跟来。毕竞那里又不是我的私人空间，自己一个人去的话，也有点尴尬。如果他坚持无论如何都想要跟我一起坐，那就随他便了。

「……出现了!傲娇!」

傲娇足什么玩意?那也是在厕所里吃午餐的意思吗?

……不，当然不可能是那个意思吧。

「可是，引起这丑闻事件的只有社长那家伙一个人而已吧?为什么篮球队全体都必须受到停权的处分?的确，如果没有篮球队就不会发生这起事件，但是，这会不会有点太过严苛了?」

「听说顾问老师原本就没什么干劲。好像是转调到这里时，硬被安插成负责社团的老师。所以就算副社长，还是教练提出斟酌减刑的请求也完全不肯听，似乎原本就打算一口气把事情闹大到直接废社的程度。根据学长他们表示，现在这样的处分说不定还算是轻的了。」

等我回神时，发现自己已经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盘托出了。

简直就跟水坝的溃堤没两样。如果只是稍微谈谈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就是因为自己的大意，才会在一成的问题攻击之下，让内心的愤恨像溃堤的洪水般冲口而出。虽然似乎一切都按照这家伙的盘算发展这点让我非常不爽，然而我的嘴却与这种心情相反，根本停也停不下来。

说到底，自己似乎一直很想找个人聊聊。纵使相当不甘心，但还是得承认这个事实。早知道就不该贪小便宜点了这份「炸花枝乌龙面」的特惠菜色，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都没空吃，现在面已经完全糊掉了。

「原来如此。原来，那个顾问就是直接的被害者吗?哈哈哈，他那样做的确不合情理。」

「再加上就如你所知，那个女孩居然才小学六年级。所以愤怒会有如火山爆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这样，听说上面的人几乎都没仔细看过文件就立刻盖章了。」

前阵子，身为男子篮球队社长的三年级生水崎新（十七岁），与负责该社团的顾问老师独生女（十一岁交往的恋情曝光。当然，马上就被父母要求两人必须立刻分手，然而他们却顽固地不断坚持，最后甚至发展成如同罗密欧与茱丽叶那样的戏码，引发了不小的骚动。之后，根据教职员会议的结论，希望水崎社长在处分确定之前就自行退学（这部分的内情我也不太清楚），而篮球社则被勒令必须停止活动一年。

这就是大概的来龙去脉。

这场大骚动足在上周六发生的，因此我们这些新生是在过了周末后的星期一，突然被告知这个件事，并在当天就收到勒令停止活动的通知。这已经不是用「青天霹雳」就足以形容，根本就像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耳朵被刺入冰凿一样。在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的状况下就被禁止活动，甚至还因为这是个极具话题性的事件，所以明明和我没有直接关系，却让我必须面对来自周遭的诡异视线。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人不自暴自弃才是不合理的要求吧。

「哇哈哈。那当然……该怎么说?好像只能说请节哀了?」

也不知道他是何时吃光的?一成露出惹人厌的笑容，同时把手上的汤匙丢进塑胶制的拉面空碗里面，发出了低沉的声响。

「换成你遇到这种事情试试看啊?肯定会连抱怨都觉得是在白费力气。」

「是啦，也许是那样没错。你的心情我也不是不懂。」

……算了，实际上，真的把心中的不平和不满全都宣泄出来之后，现在我才察觉到，之前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在餐厅里嘈杂声响的掩护之下，我找了张简朴的长桌和一成面对面坐了下来开始谈话。聊着聊着，让我感觉到原本那股堆积在胸口，难以言喻的怨气似乎有消散的倾向。

当然，若是让一成产生「怎样!都是我的功劳吧!」这样的念头，那可是会让我想用乌龙面上吊自杀，所以绝对不能吐露出半点这种想法。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我是说以后。」

一成突然伪装出与原先不同的正经语气，还有看起来颇为认真的严肃表情，同时偷偷摸摸地把筷子伸向我的碗里，打算抢走整碗面的精华炸花枝。

「怎么办是指什么?」

我用手刀打落他的筷子，同时瞹昧地反问。

「你的社团活动啊!社—团!如果是你，在其他球类社团中也会是个抢手货吧?这不是反而是个大好机会吗?我觉得你最好跳槽到足球之类的社团去，会比较有发展哦。地方杂志上不是有写吗?『让原本总是在第一轮就败退的弱校桐原中学篮球部，在三年内提升到足以闯入县内准决赛水准的选手——长谷川昴。他的才能不仅只是在投篮命中率上面，更值得注目的是那份出类拔萃的比赛掌控能力。正因为他以司令塔的身分掌控了整场比赛，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优秀明星选手的桐原中学，才能团结一致，并以势如破竹的气势不断晋级。』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才能在其他竞技上也能派得上用场吧?」

「……为什么你那么清楚啊?」

总觉得有够恶心。刊载这段文章的可是那种几乎算是不为人知的超冷门地方体育专门杂志耶!为什么你看过那个啊!而且还把关于我的文章给全部背了起来?这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污辱!让我有种想要立刻去冲澡一边大哭的冲动。

「什么……我才没有特别清楚呢!我……我只是偶然在书店看到那本杂志，所以随便翻了翻而已!我对你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知道了吗!」

出现了!厕所饭!……咦?不对，不是这个。呃……是叫什么?好娇?不对，骗娇?傲饭?骄傲的醋饭?

「你这个寿司混帐!」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好像弄错了，算了没差啦。

「——总之，与其什么都不做白白浪费那样的才能，还不如转移到其他的社团试试?」

「我没那个打算。」

如果这么简单就能切换跑道的话，我早就换了。

「真让人搞不懂。我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坚持篮球?只是打好玩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如果真的考虑到将来，要在日本打球就只有棒球跟足球这两种选择吧?」

像你这种目标放在东大，长久以来只顾着念书的家伙，应该无法理解吧。

如果什么事都可以用道理来说通，那这个世界就会更加和平了吧。

「因为……我喜欢篮球啊。」

「……是吗。」

原以为会被嘲笑，但出乎意外的是，一成却只摆出了一副严肃的表情并缓缓地叹口气而已。

真是的，他虽然是个擅长惹毛别人的家伙，但却总是能掌握住该适可而止的最终底线。就因为如此，我才没有跟他绝交，维持着这份没完没了的孽缘。

「那——」

就像是想要重新继续这个话题一般，一成稍微转开视线，又再度开口：

「——干脆转学到伊户田如何?他们有去中学挖角吧?为什么你没去那里?」

县立伊户田商业高校。

去年该校树立了连续十五年进入全国大赛的光辉纪录。在本县中，可以说是没有其他学校可出其右的男篮强校。

我没去那里的理由有两个。真正的理由，还有表面的理由。不管哪个，我都不太想说出口。

「…………是因为我父母的希望。他们说可以的话希望我进七芝。」

挣扎之后，我回答的是表面理由。纵使这个理由，很可能被人认为自己是个对父母言听计从的没用家伙，甚至被人看不起，然而—

「原来如此，是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一成的反应果然不出所料。伊户田虽然是篮球强校，但是它的升学率就算想拍马屁也不能说是好的。当然如果有把一切都奉献给篮球的觉悟与实力的话，就有机会进入企业球队或是大学体育会。然而先姑且不论当事者的想法，以父母的立场来看，那应该是非常不安定的前景吧?相较之下，七芝每年都会将几个毕业生送进东大，是一间传统优良的升学高校。而且也确定会有几个私立名校的推荐名额，所以就算整天都埋首于体育活动里，这里也比较可以轻松地进入好的大学。像一成这种早已规划好未来的人来看，一定会觉得进七芝是个合理的判断。

然而，事实上父母叫我进七芝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升学之类的规划，而是因为其他理由。不过我当然没有必要老实到把那些都乖乖招出。幸运的是，刚刚的说明似乎已经让他完全认同了。

接着，一成表现出一副稍作思考的样子后，轻轻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开口说道：

「这样的话，你果然应该换个社团吧?既然无法离开七芝，就算你再怎么喜欢篮球，不能打也是白搭啊。全国的那种程度，应该没有简单到空白一年之后仍旧足以应付吧?」

以现在七芝在县内的综合力也只不过是中上程度来看，休息一年之后必定会一落千丈吧?而且一年之后社团是否能够再度开始活动，现在都还是个未知数。虽然也可以选择暂时栖身于社团队伍里等待机会，但是也有可能到头来白忙一场，白白断送三年的光阴，一想到如此的风险就让我难以采取实际行动。

所以就如同一成的主张，如果考虑到现实状况，我该换个社团，或是转移到能打篮球的环境里，要不然就是——

「我在想，或许已经到了结束的时机了。」

干脆让一切都画上句点吧。

「……结束，然后呢?你白痴啊，离开运动你还能做什么?而且你有跟父母商量过吗?只要你跟父母说你是认真地想要打篮球，应该就会有办法吧?他们一定可以理解的!」

喂喂，这话跟你刚刚讲的完全不一样耶!话说回来，拜托你不要摆出那种好像真的很担心我的表情好吗!只会让我更加不知如何反应而已!

……而且，说真的，其实跟父母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被夺走的并不是只有场所而已。

我来到这里……来到七芝高校的真正理由。

当我察觉到我确实失去它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热情似乎从体内消失了。

那是个在一对一攻防时，一靠近就会闻到他身上的麝香味，感觉有点装模作样的人。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国一的时候。那时我在中学第一次亮相的比赛中被打得落花流水

我其实从以前，就一直很崇拜社长—那个名叫水崎新的选手。

结果，连跟他好好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听说他已经像是逃跑一样搬到了某个遥远的县，再也不可能见面吧。

由于主要角色不合理的退场，让剧本就此失败。我的故事就这样空虚地半途夭折。

如果我这样说，果然还是对他中毒太深了吧?

不过，总之呢。

我的篮球，有好几成是靠着模仿那人而培育出来的。

所以，想必……

随着那人的消失，我对篮球的热情也跟着失去了好几成吧。

\*

——交换日记（SNS）01——◆Log Date 4/10◆

「事情似乎变得很严重，真是对不起，我真的不要紧。大家不必勉强自己来配合我，好吗?我不能继续纠缠着大家，甚至带给大家困扰。

凑智花」

「那不对啊!阿智!这已经是战争了!

小帆帆」

「嗯，一起加油吧，智花。虽然害怕，但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办得到的事情，我愿意去做。

爱莉」

「就是这样。别在意了，我们跟你有相同的心情，所以，不要一个人承担。总之呢，先来想想该怎么做吧。明天再来和阿美一起召开作战会议。

纱季」

「哦—是战争—对吗?

日向」

「喔!是战争没错!

小帆帆」

「大家……谢谢。

凑智花」

\*

银色的电车通过了横跨在一级河川上的铁桥。

这是放学后的返家路线。映照在水面上的直线倒影告诉我，下车的车站即将到达。

七芝高校的校地就位于广阔的森林公园旁边，距离县府所在地的终点站相当近。与家里的距离在二十公里以上，虽然并不是完全办不到，然而考虑到睡过头等风险，还是不能像中学时那样骑着脚踏车上下学。因此，像这样一天被电车摇晃两次的行为，就成了这学期新的例行公事。

我依稀还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熟悉的景色以及成为月票一族的喜悦，让我的情绪略为激昂了起来，不过，那样的心情却持续不到一周。

无论是对眼前的乡村风景，还是对手持月票快速进出验票口所引发的莫名优越感，我都在不久后立刻感到了厌倦。

最后变成只是单纯用来往返的电车，也成了司空见惯的沉闷空间……对了，明天去买台iPOD好了，如果身上带着那类东西，这平淡的路途或许会变得比较好过一点吧。钱的问题方面……因为高中入学时拿到的红包到现在都还没有动，而且也没有其他事情需要用到钱。

「下一站是松角、松角站……」

在我思考这些事情的期间，车内播放出语音拉长的广播，之后两旁景色的移动速度也开始减缓。可以感觉到微弱的反作用力沿着我靠在窗框上的手肘，传达到了下巴上。接着，电车一下子就驶进了那个我所熟悉的冷清车站，没多久之后电车就完全静止了下来。

我等到车门打开之后才缓缓起身，在验票口举起月票，迅速地来到了车站外侧。

——午后的强烈阳光彷佛已经等待了很久，从我的正面照射而来。

「呜哇……天果然还很亮。」

不，当然这种事情在我下车之前就已经很清楚了。然而和月票或电车那些不同，这种在大白天就可以准时放学回家的情况，还是让我觉得很难适应，以至于刚才那句感言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明明我根本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罪恶感啊?

背后传来电车驶离月台时的启动声与平交道的警铃声，我无精打采地穿过住宅区的小路，离开车站往家的方向前进。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大人的脚程计算，大约需要十分钟……正常是这样啦，但是最近总觉得自己似乎花了更多的时间。当然不可能是路变长了，或许是因为我的步行速度减缓了吧。

虽然也没特别的目的，但计时之后，我这天从车站回到家的时间，花了十五分钟。

「欢迎回家，萝莉控的明日之星!」

「……见鬼了。」

……当我好不容易回到家，打开客厅兼餐厅的门想要向妈妈说声：「我回来了」时，却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代替妈妈迎接我的，是某个比一成还更让我不想见面的人的开朗声调。

「…………美星姐……你为什么在这?」

全身无力而垂下头的我如此问道。

「为什么?当然是来玩的呀!……先不提这个，我说昴啊，昨天姐姐有打电话跟我说过了!哎呀哎呀，还真是委屈你了!」

语毕，那家伙从沙发上起身往这边走来，带着别有深意的笑容，同时用手指不断戳着我的脸。当然，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丁点安慰或担心的样子。降临在我身上的不幸看在她的眼里，一定只是娱乐的一部分吧?

这女人，从以前就是这样。就因为她是这种人……

「我明明千叮万嘱过，只有对美星姐绝对不能吐露半个字啊……」

老妈居然背叛了我，可恶!

「哇哈哈哈!白费力气!姐姐她根本完全不擅长说谎或隐瞒嘛!对她有所期待是你的错!」

闭嘴啦!你有资格说吗!

……然而，是啦，关于这个见解，很遗憾地我只能表示全盘同意。从各方面来说，我那个对恶意这类事物迟钝到极点的妈，在我已知的范围以内，根本还不曾顺利达成说谎之类的任务。所以，实际上看到眼前这家伙出现在家里的那一刻，我已经有一半确定自己将会碰上这种事情——那就是持续不断的挖苦攻击这个二次灾难，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只不过，我没有料想到袭击会来得这么快。

好啦，也许不必再多做解释了，这个敌对生物—美星姐其实是我的阿姨。正式名称是篁美星。年龄现在是二十三岁……这样一说大部分的人都会大吃一惊。这也是正常的，毕竟以外貌来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已经是这种年纪了。

她有一头从来不曾好好保养过，洗到颜色变淡的长发，一张从来不曾上过妆的娃娃脸，身高约在一百五十公分左右。身材方面婉转来说，就是缺乏起伏与景观，完全不适合健行者攀登的身体线条（我实际上想说什么请自行推论）。至于她的服装品味，最爱的组合就是四处都缝着徽章的野战迷彩夹克，再配上贴身的黑色厚棉裤。不管怎么看，都像是个乡下的女高中生。

但是，这不是骗人的，这家伙真的是二十三岁。

「话说回来，美星姐，你不用去学校吗……?总算被开除了?」

此外，还有其他让人吃惊的情报。是比年龄更令人不敢置信的事情，那就是这家伙的职业。我刚刚提到「学校」，但她不并是去上学，而是在教人。这女人居然是个老师!

「我怎么可能会被开除!『总算』是什么话啊!听说你今天终于被退学了，所以我才特别提早离开学校，火速冲过来啊……不过，听说原因居然是萝莉控，这也未免……」

美星姐讲到这里突然把头低了下去，接着立刻就很故意地「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喂!居然当着我的面，讲这种现在的我实在笑不出来的笑话……

「……小心我扁你喔。」

这下果然该爆表了吧……我忍耐的极限……

「哦!那么就来个特殊规则的三回合，允许攻击四点位置，这样可以吧?」

正当我怀着满腔的熊熊怒火，双拳紧紧握起，打算进入战斗态势的那瞬间，美星姐很愉快地往后一跳，拉开与我的距离，并摆出了预备动作……那样子就好像一头遭到绳索长久禁锢之后，总算被解放开来的杀熊猎犬。她那比一般人更长的尖锐犬齿，从带着残虐笑容的扭曲嘴角内显露出来，好像能够将头盖骨一口咬碎的那副利齿，散发出黯淡的光芒——

当我回过神来，发现刚才还充满在长谷川家客厅内的乎稳气氛，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几乎能用肉眼辨识的浓厚杀气与明确杀意，正围绕在美星姐的周围。

这真是令人绝望的震撼力。就像在呼应这股力量一般，过去十五年以来烙印在我身上，深刻到几乎已经可以变成遗传基因的那八十八处旧伤，一口气痛了起来……

就像是在恳求我……快·点·逃·走·吧一样。

——呜呜!老样子，我还是觉得自己毫无胜算。

「……对了，家里还有人家送的铜锣烧，你要吃吗?」

我缓缓放松紧握着的双拳。不得已，今天还是原谅她吧。毕竟，如果真的用综合格斗技来开打的话，万一无法煞车，会有出人命的危险。

不用说，当然是「美星姐」会让「我」出人命。

「铜锣烧?太棒了!我要吃我要吃!」

「听到点心的名称，美星姐就瞬间解除了武装，开始按着餐桌上的热水瓶，咕噜咕噜地把热水加满到她的专用马克杯里。我经过她的身旁，走向开放式厨房的内侧……没啦!这可没什么好丢脸的!让对方无法在擅长领域中有所发挥，在各种战略里都是基本中的基本!可别搞错了!

……可恶，怎么觉得很想立刻躲进厕所里。

「——喂，我妈呢?你今天还没碰到她吗?」

我打开电冰箱旁边的柜子，扯着嗓子问道。若是平常，现在早就是开始准备晚餐的时候了。但是仔细看看，水槽还是干的。而且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妈还没出现，根据以上种种迹象来判断，她应该是不在家吧?美星姐手上有我家大门的钥匙，擅自闯入的可能性很高。

「有遇到啊，但是她又去买东西了。好像是忘了买麻婆豆腐的豆腐。一

呜哇!有够蠢的!菜名就有提到豆腐了耶!算了，这也是那个人常做的事情啦。

……嗯，换句话说，今天晚餐要比较晚才能吃得到罗?那么连同自己的份，铜锣烧就拿个两个……不，我看拿四个吧。

「接好!」

「哦耶哦耶!」

我把个别包装的点心，全都丢到餐桌上之后，美星姐马上就像保护鸟蛋的母鸟一般，迅速地把三个铜锣烧抱进自己的怀里。嗯，果然如同我的预料。顺便讲一下，我想剩下的那一个并不是对我的慈悲，应该只是想当作吃完麻婆豆腐后的点心而已。

「——好了，你究竟是来干嘛的?居然还特地装病早退。」

我跟美星姐隔着一张上面铺着根据妈妈的喜好选择，有着红白格纹，超高调桌布的餐桌，面对面坐下后，就开门见山地如此提问。

虽然美星姐在成人之前，可以说是几乎每天都来我家报到，但是在她进入本地的国立大学并开始教育实习的那阵子，来访的频率就大幅地下降。当我听说她就任的学校跟我家都同样位于美南市内时，我还以为恶魔会再次降临，吓得每晚都哭得泪湿枕头。不过即使她再怎么堕落也还是个出了社会的人，似乎已经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可以像以前那样整天无所事事地窝在别人家里浪费青春。最近就算她会出现，也仅限于例假日这类的时间而已。

然而……今天她却在这种平日，而且还在晚餐前就突然现身。说她只是为了挖苦我才特地跑来?这未免有点太难以想像了吧。

明明两腮都已经鼓得像只松鼠，美星姐依旧如风卷残云般咬下第二个铜锣烧。接着她嚼了嚼嘴里的食物几次之后，才开口说道：

「……唔，我才不是装病，今天从早上就一直觉得头……」

「有毛病吗?」

——飕!

「好脏!」

不要乱吐红豆馅!而且这明明是事实啊!像你那个连无头骑士都宁可不要的鸟脑袋!

「唔唔!真是个没礼貌的家伙，居然对一个老师说这种话!」

像你这种人也能做老师，这种事情对世界更没礼貌吧!虽然我很想如此反驳，但是如果一遇到这家伙的怪异部分就要一一予以矫正的话，对话根本不会有任何进展。于是我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话吞回肚里，改为把与刚才相同的问题再度说出口：

「那么，您这位老师大人特地放弃重要职务，千里迢迢地来到寒舍，究竟是有何贵干呢?，」

我可以保证，这已经是我所能挤出，最充满反讽含意的尊敬语气。听到我的发言，美星姐以满足的表情挺起那根本不存在的胸部说道：

「嗯，其实我是因为有点小请求要商量，所以特地前来。」

……即使我早就明白，但果然反讽这类东西对这家伙根本完全没有用。

「请求?找我妈商量吗?」

带着一点心有所悟的威觉，我没好气地反问。

她是来借钱的吗?这家伙基本上并不是个爱浪费的类型，但是偶尔会做出在渔港把带壳生海胆一个不漏地全部买下之类的事情，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美星姐先把第三个铜锣烧给整个塞进嘴里，再用泡淡的番茶一口气漱过口后才开口回话：

「不是，是要找你。我有事情想拜托那个在五岁时，把口水滴在我人生第一件胸罩上，并毁了它的长谷川昴同学，才特地过来的。」

哦?有事求我还讲出这种话?这下除了佩服之外还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不对，我根本没做过那种事情!绝对是捏造的!……我应该没做过……吧?

「——很好，快回去。」

什么请求啊!真是太小看这个世界了!

在这个局面下，我在可选的选项中，选择了最最最绅士的讲法，并将我的回答传达出去。

「……真可惜啊，交涉决裂了吗?想到要藉由我的嘴，来向世间众人宣传你的特殊性癖好并加上实际经验谈……虽然会让我有一丝丝的罪恶感，不过这也没办法。那，不好意思打扰了。」

说完后，美星姐就马上起身，转头打算离开客厅而去。

哈哈哈，这个女人都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把交涉的意思完全搞错。白痴啊!你那不叫交涉，是叫威胁!而且所谓的「实际经验谈」的部分，根本是随你乱捏造的不是吗!

「等一下，何必那么匆忙。如果只是先听听内容，也还可以啦。」

我茫然地望着半空，开口叫住那个正在离开的背影。可恶!她绝对只是在虚张声势，但我却不得不叫住她。因为如果让美星姐直接这样离开，她真的会到处乱散播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呼呼呼!果然人人都该有个好心的外甥!放心啦，因为你自己长了一副会成为正太控目标的脸蛋，所以你是萝莉控的事情根本不会露出马脚啦!」

美星姐似乎老早就预测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窃笑着转过身，重新在原来那张椅子坐下。就说我不是萝莉控了!还有你跟我一样都是娃娃脸!

「够了……随便你说什么都行啦。好了，你想拜托我的事情究竟是?一

我陷入半自暴自弃的状态，同时把剩下的点心塞进嘴里。

「就是呀……那个，其实我在不久之前因为形势所逼，最后当上了女篮的顾问。」

「……………女篮?女子……篮球队?」

一听到这个名词，我的身体就反射性地一震……明明跟我是完全无关的事情。

「对。因为是新创立的社团，所以没有其他人可以担任顾问。好不容易才成为新手教师的我就雀屏中选。哎呀，害我连放学后都得工作，真是伤脑筋呀。」

美星姐嘴里虽然如此抱怨，但是她看起来却异常地开心。果然就算是这家伙，可以被指派工作，获得能独当一面的认可时，还是会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情吧。

话虽如此，但有一点让我有些在意：

「美星姐，你能教篮球吗?」

「不，完全不行。连规则都似懂非懂。社员里面有一个成员，是原本就在其他地方打过篮球的老手，所以现在几乎都是让那孩子来指挥，我只不过是负责监督而已。」

这听起来还真是件棘手的事情啊。

嗯?因为这样所以来找我商量?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所以……啦。我的请求不为别的。中学时全县最佳球员的你，就稍微当一下那些家伙的教练吧。如果继续照这样下去，难得可以参加社团活动的她们，却无法有什么进展，这未免也太可惜了吧?所以，拜托了!」

——哑口无言。

我终于知道，真的有那种想说话，但是却讲不出话的时候。

「……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勉勉强强挤出一句话，指责眼前这个白痴刚刚说出的那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

「我可是非常认真的啊。基本上你最近很闲吧?正好是最适合拜托你的时期。」

是啦，我是很闲!

所以我才觉得这个请求太超过了啊!

「……我说，美星姐，你应该已经从我妈那边听说过……我最近很闲的原因是什么了吧?」

「我听说啦，那又怎样呢?」

「什么那又怎样!」

我忍不住站起来放声怒吼。她的脑袋到底是在想什么啊!不用说，这原本就是让人提不起劲帮忙的事情了，还挑这种时期!就算是想故意找碴也该有点分寸!

因为——

「你的学校，是小学吧!」

\*

「我吃饱了!」

我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放，看也不看就离开了餐桌。

心情不好的原因，并不是出在原本我以为会吃到豆腐，结果端出来的却是茄子……不过倒是吃了一惊啦。我说老妈，你到底是去买什么啊?

「啊!小昴，要吃甜点吗?铜锣烧还有……」

「不要。」

妈妈随意的提案还没说完，我就开口打断了她。若是平常，我一定会顺道要求她也该停止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小」字了，然而今天就姑且不追究。因为我有尽快逃离这地方的理由。

「喂!昴!怎么可以把醋拌海带芽剩下来!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不会长毛!」

……当作没听到!虽然很想回头对她怒吼：「我没长的只有胡子而已!」但我还是坚持装作没听到。总之，现在我只想逃离这家伙。话说回来，你对我的毛发发育状况到底是知道多少啊!

吸哩呼噜。

背后传来的应该是美星姐吸食海带芽的声音。我迅速冲进走廊，因为胸中无处发泄的愤怒让我随意地搔弄着头发，同时乒乒砰砰地走上楼，闪身进入自己房间之后，在内侧门闩上锁了个挂锁。每次找朋友来玩时，他们都会讶异地笑我说：「有必要使用这么夸张的东西吗?」但这可毫不夸张。因为以前有个笨蛋曾经赤手空拳就把原本附上的普通门锁给打烂掉了。当然，那绝对不是自己在十四岁时因为血气方刚而做出的犯罪行动，当然也不是我妈，也不是那时正被公司派驻外地的我爸所造成的。

「昴……终于，可以跟你单独相处了（爱心）。」

没错，不必说，犯人当然就是刚刚讲出恶心台词（连括弧里的爱心都照讲不误）的那个家伙……咦?

「插图023」

「——呜哇!」

我一回头，就看见那家伙。

那个应该在客厅里吸食海带芽……当年的赤手空拳犯罪者，现在却正坐在我的床上。

「为……为什么?」

比起愤怒或是其他情绪，现在我内心里的惊讶实在过于巨大，所以只能以这种笨蛋般的声音发出疑问词。

「你最好记住。当一流的盗贼出现在现场时，就代表其八成的犯行已经结束了!」

美星姐贼贼一笑露出犬齿之后，把拿在手上的小碗靠近嘴边，并且一口气喝干梢早前还泡着海带芽的三杯醋，最后把清空的容器放到床边的桌上。

……虽然我不知道她那听起来颇有含意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既然不可能是从门口闯入，那么能人侵这房间的路线只剩下一处。我抱着开始阵阵抽痛的头来到了窗边。

「……实在太超过了。」

在经过窗户旁边的排水管上，被紧紧地绑着一条绳梯。看来在我回来之前，她就已经事先准备好备用路线了。不过，她手上拿着筷子跟醋拌海带芽，还可以爬着绳梯上来?真是个怪物!

……这也就算了，在目前这状况下绳梯还不算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是绳梯，而是在窗户玻璃上，窗锁附近的位置居然有一个正圆形的缺口。美星小姐，正常来说这叫作犯罪好不好。

「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拿去。」

不知何时贴到我身后的美星姐，像是在安慰我般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递给我一卷胶带。真抱歉，我不懂你说的「没什么好担心」是什么意思。

「请你……回去……」

我摇摇晃晃地回到房门前，把刚扣上的门闩打开。我已经连大声指责她的力气都没了，总之，我已经不想与这家伙继续纠缠下去了。

「我才不回去，我还没听到你的回答啊。」

「……如果我拒绝，你真的要去乱传谣言吗?」

「你想拒绝?」

「……废话!当然想。」

那打从心底感到意外的表情算什么嘛。就算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事的情况下，那也只是件会让人觉得很麻烦的请求，更何况是现在!居然在这种时机，搬这种话题来讨论!难道还以为我会回答：「哦，也好啊」吗?

「什么嘛?有什么不满?」

「……全部。而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象是小学女生这点根本太说不过去了。」

「对象是小学女生有什么不行吗?」

「当然不行!你已经知道了吧!我们社长他——」

「社长他对小学生出手了，那又怎么样?有什么关系吗?」

「什么——」

这家伙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我说昴，难道你真的是那个吗?只要看到小女孩，就没办法抑制自己的欲望?」

「我怎么可能会那样!」

「那不就好了?你好好思考一下。高中男生教小学女生打篮球，这是件不对的事情吗?」

「……这……」

行为本身或许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那也只不过是她身为关系者之一的歪理罢了。就算当事者的确只是抱着单纯的心情，但是周遭的人还是可能擅自想像出各种不纯的目的。而我现在的立场，引起他人这类误解的危险性又特别高。

「这不是件不对的事情吧?可是，其他人不见得会像这样以善意的想法来解释。因此，为了不让异样的眼光降临到自己的身上，还是应该要尽量远离危险的事物吧?」

……正是如此。

「……现在的大人都是这样，都抱着这种想法。就算那些孩子遇上困难，也不肯伸手帮助他们。只会按表操课完成自己的职务，然后远远地冷眼旁观而已。就好像是在参观动物园，要不然就像是在观看模拟游戏的画面……现在的学校就是这种感觉，尤其是对女孩子。」

这时我才发现，美星姐脸上那不正经的笑容消失了。

她也能有这种表情嘛……我模模糊糊地思考着。眼前，有着我所不知道的美星姐。

「在这种环境里，是无法垂直生长的。因为就算在途中长歪了，或是被其他的苗芽缠住，只要没有掉到花圃外侧的范围，根本不会有人前来整理。换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小孩子真的很可怜。由于大人不会打骂，也不会教导他们游戏规则，所以这些小孩子根本不会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扭曲了，也没有能力察觉。小孩子是纯白的，就因为是纯白的，所以若是没有人来指引他们应该前往的道路，他们就有可能染上任何颜色。无论是多么肮脏，多么邪恶的颜色，都能够染上。你不觉得，如果目睹这一切却当作没看见，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才要成为老师的呢?这种行为是错的吧，所以我才会插手。就算被孤立，被周围的人以责难的眼光看待也没关系……因为我喜欢小孩子。因为我希望能以我的方式来让他们往上直直地成长。」

「……美星姐。」

「呐，帮帮我吧。那些孩子明明有心想要把篮球练好，但是却因为没有人肯伸出援手，刚冒出的新芽已经快枯萎了。如果现在可以给她们正确的指导，或许能培育出很有发展的明日之星也说不定呀!即使如此，现在要让幼苗成长的养分却是完全不足。昴，拜托你，把阳光与水分带给那些孩子吧!成为让她们能直直向上成长的支撑木吧!」

——有够狡猾。

在平常时，她本身的存在明明就像个笑话。

但是却突然变得这么正经，害我不由自主地听得入神了。

……不管是老师……或是美星老师……

这一直是个令我难以置信的称呼。

但很意外地，或许她很适任。

在这个所有人都抱持着消极主义的世界里，或许很需要像你这种负责制造变化的角色吧。

真是伤脑筋啊。看到对方露出如此真挚的眼神，我也必须拿出认真的态度来应对才行啊。

真没办法，我以这种态度缓缓地叹了一口气之后，目不斜视地看着美星姐的眼睛，接着讲出了我的回答：

「不过我拒绝。」

「为什么啊?你这个垃圾虫的粪便混帐!」

美星姐一定自以为，已经完全压制住我的内心了吧?在听到我的回答那一瞬间，她原本的凛然表情立刻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没品的发言，还有那可能出现在几十年前的搞笑教科书中，标准的吐嘈招式。不知道为什么，这反而让我觉得很新鲜。

话又说回来，刚刚美星姐的瞬间变脸还真的很有艺术性。与其说是露出狐狸尾巴，还不如说是整只都打回狐狸原形。

真险啊，差一点就被当时的气氛给影响了。不过，就因为她的演技实在太过于逼真，反而像是装出来的，这就成了致命伤。她的优秀见解的确是非常合情合理，然而仔细想想……刚刚那番长篇大论，根本与我完全无关啊。是没错啦，只因为对方是小学生所以就刻意避开，这种想法的确不对。但即使如此，那也完全不构成我接下教练一职的理由啊。

「简单来说，就是很麻烦。」

再加上，我并没有一定要接受的义务。

「——你说麻烦?那好。这代表就算让我的编故事才华来煽风点火，你也无所谓罗?」

「没差啊。」

「唔?」

我毫不客气地把她那充满讽刺的眼神给挡了回去，这感觉真不错。没问题的，因为从美星姐口中说出的情报会有多少可信度?我想附近这一带的邻居应该早就心知肚明了。当然我多少还是会受到伤害，然而就算被说了什么，我想受伤害的程度，应该也仅止于只要四处否定就可以了事的程度而已吧。怎么能老是被打败呢?我要切断这恶性循环。

「哦，是吗，是这样啊。」

美星姐瞪着我的脸好一阵子，似乎想找出可突破的缺口。最后，或许是因为已经无计可施而失去了兴趣吧，她以冷淡的口气讲完这句话后，就一脸无聊地把视线转向地上。

「——好啦，没事了的话就快点出去。」

我打开房门，摆出如同饭店服务生般的手势指着出口。

已经满意了吧?好了，把平静和安稳还给我吧。我现在可没有心情陪你闹着玩。

在我的催促之下，美星姐低着头走到了房门前。但，她却在那里突然转过身，一把抓住我的衣襟，接着开口说道：

「我说，昴，你别逃避。」

她抬起头，再度以强力到似乎能够看穿一切的眼神看着我。

「……逃避?你在说什么啊?」

我真的无法理解她在扯什么。

如果指的是，我拒绝麻烦的这件事，那就真的太说不过去了。

「不要逃避篮球。」

我的身子一震。这并不是因为我心里有数，只是因为一听到这个名词，我的身体就会像条件反射动作一般……自动反应。可恶，又来了!

「因为很麻烦?你说教别人打篮球麻烦?这不是你会说的话吧。一个在中学时，就算从社团退休，把队伍交给下一届之后，还一点都不厌烦地接下被受托的教练职位，应该说开心地接受才对，甚至还每天都照顾学弟到很晚，这样的人是不会讲这种话的!」

「……那是因为，我是推荐入学不必准备考试，所以很闲啊……」

「不是的。才不是那样!那时候的你，无论是自己下场打球，还是看别人打球，甚至是教导别人打球……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你是个喜欢篮球到无药可救的笨蛋。不管怎样，你也绝对不会对任何与篮球有关的事情，说出你觉得麻烦的话。当你自己无法打球，整个人闲在那里时，就更不必说了。」

明明想要讲些什么话来反驳，但嘴巴却只是像金鱼般不断张合，什么话都挤不出来。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对篮球已经无所谓了。该怎么说，我厌倦了。」

干辛万苦总算挤出来的，却是这种含糊的说法。

「厌倦了?那算什么?意思是你不打篮球了?」

「……………………嗯，没错。」

我终于把这话讲出口了。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表示放弃的意志吧。

……算了，也好啦。反正迟早我都必须做出如此决定。虽然有点是因为被强迫而演变成这样的结果，但也无所谓。我要停止打球，就这样决定了，我……不后侮。

「不行!」

「…………什么?」

或许是因为美星姐的发言太过简洁，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理解从她嘴里大声喊出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昴，不行。你绝对不能放弃篮球。绝对不能因为那么无聊的事情就逃避篮球!」

美星姐加强了手上的劲道，我的身子被她一点点地往下拉。

「……什么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啊?还说什么逃避，我根本没有在逃避啊!」

「你就是在逃避。昴，你并不是厌倦了，只是觉得害怕。害怕自己会失去至今为止所累积的篮球技术和名声，害怕这一切会一天一天地被夺走，怕得不知如何自处。所以，与其带着随便的心态来接触篮球，感受那衰退的技术和失落感，还不如装成自己的热情已经完全燃烧殆尽。你只是想要把全部抛开，藉此松一口气而已。」

「别闹了!不要自顾自地发表那种自以为很了解别人的言论!」

听到她这种实在太过自我中心的解释，让我忍不住怒火中烧。语气当然也跟着粗暴了起来。

「那，你为什么要像这样，与篮球保持必要以上的距离?只不过是无法进行社团活动而已，根本没有必要放弃啊!」

「不是说了，我是因为已经厌倦了!而且……还有一些事情，美星姐你不懂。」

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并不只是单纯的社团而已啊!

「嗯，我是不懂。因为我不是你，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懂……可是，就因为我不是你，所以有些事情我才能看清。昴，听我说，只有这件事情，我很明白。」

——美星姐的语气不知在何时，已经转变成非常平稳而温柔的语调。

原本紧抓着我衣襟的双手也松了开来，转为伸向我那无力下垂着的拳头。

双掌就这样紧紧地包覆住我惯用的手。

「放心，你还可以打篮球，我保证。所以千万不要在这种地方，因为这种无聊原因而放弃，这是不行的。」

她的微笑很温柔。

我不由自主地垂下我的视线。我从来没见过这家伙摆出这种表情，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出什么表情，讲出什么话来回应。

「拜托你，只要一星期就够了。一星期之后，我就不会再强迫你任何事情，我可以跟你保证。所以来试试看看吧，只要跟我，跟我们一起打篮球一阵子，试着一起打球进行确认，确认你是否真的对篮球毫不在乎了。再稍微接触一下篮球，好好地思考看看。如果那样还是无法让你改变心意，还是想要放弃，那么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那时就随你高兴想怎样就怎样，好吗?」

她的语气就像在劝导小孩子。

美星姐留下这番话后，没有再多问我什么，只是静静地离开了我的房间。

后来，在妈妈老实招认后，我才知道……

美星姐根本不是在昨天才知道我的篮球队停止活动，似乎是好几天前就知道了。在事件发生后，我阻止妈说出去之前，她已经把来龙去脉都讲给美星姐听了。

「美星她也一直很担心你。我想她一定想了很多，想着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你的。然后她才会选择在今天，特地早点结束工作来这里找你。」

妈妈以上的这番发言，实在让我无法照单全收。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家伙怎么可能做出这番，有如慈善事业的行为呢?

可是。

的确啦，或许她多少有为我担心也说不定，我也不是完全没感觉。

——那家伙，居然摆出那种根本不像她的表情。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复……也许是因为在道别时，她让我看到了那种表情。

……真没办法，我就稍微配合一下好了。

毕竟那家伙很会纠缠不休。如果在此不理会她，导致事后她又在那边罗哩八嗦地烦人……那还不如就花个一整个星期来配合她们，让她找不出理由再来跟我抱怨，这种做法一定也比较能让彼此接受吧。

而且，被人家单方面地这样讲了一堆，却不做任何处置，这并不合乎我的作风。

我知道了，我就证明给你看。证明我根本没有在逃避，证明就算去接触篮球，我的心情还是不会有任何改变。

……就只有一个星期喔。

我用邮件通知了美星姐。

\*

——交换日记（SNS）02——◆Log Date 4/15◆

「阿美寄邮件来了!她说总之已经获得一星期的时间，后面就看我们如何表现了。喔耶!全力冲吧!

小帆帆」

「一星期……如果只有这点时间，根本不够呢。在这期间内，如果我们能尽力让对方认可我们的技术，并愿意多指导我们一阵子的话就好了。

凑智花」

「技术啊……可是我们除了小智以外，都是外行人啊。因为这些家伙拥有某些潜力所以我要磨练出成果来!……像这样的热血展开，应该不可能发生吧?

纱季」

「不要担心!我有计策!详情明天再说!

小帆帆」

「真帆的计策?只会让我有不好的预感。

纱季」

「对方是……男的吧?不会很可怕吧……?

爱莉」

「哦—会来一个，可怕的人吗?

日向」

scene.2

「插图031」

「没胆进去……」

在美星姐来袭之后过了个周末的星期一。虽然天气足一片晴朗，但我的内心却是乌云密布。从距离高中最近的车站，搭上公车摇摇晃晃了三十五分钟。庄严地肃立于美南市郊外的这个场所，外面包围着红砖高墙，将悠闲的乡村风景区隔开来。从大门内可以隐约看见，点缀着各种颜色花圃的中庭，以及位于校园中，相当醒目的巨大时钟台。

私立慧心学园。

一间从小学到大学都兼备，历史悠久的综合学校。话虽如此，位于此地的只有小学部与中学部，高中部与大学部则是各自独立存在于市区的样子。

以上，是我在公车上为了杀时间，把收到用来代替地图的简介手册，拿来乱翻后得来的知识。本以为这是些无关紧要的情报，然而这个想法却是大错特错。如果这所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全都聚集在同一校地里，那么就会有各种年代的人进出，像我这种人混在里面肯定也不会太显眼。如此一来，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卡在唯一的出入口前，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份压迫感给压死了。

不行，误闯场所也该有个限度。看看眼前这扇像是请艺术家制作，有如牢笼般的对开式铁门，很明显地散发出拒绝杂质混入的气势。虽然现在那扇门正开启着，但是我再多靠近几步的话，那扇门说不定就会察觉到可疑人士的存在，然后自动地关上那个人口。

幸好我来到这里，刚好是对直接回家的学生来说太晚，但是对运动社团的学生来说则是太早的时间，所以目前并没有看到学生走出校门，然而难以靠近的事实依旧没有改变。不，我反而觉得放学时的那种吵闹混乱反而可以当作掩护，让我能够直接冲进学校里。

从刚才开始，站在门旁，貌似警卫的男性……呃，就是警卫啦，不断地瞄向我这边，对我投以不解的眼神。这也当然，因为我很明显地很可疑嘛。

……为什么我会来这里呢?

虽然那时我回了一个轻率的回答，但是敦小学生打球，这件事到底会有什么用?在我轻易做出放弃篮球的定论之前，总之要再次亲手碰球，争取一些让自己思考的时间。就算这想法是正确的，但再怎么说，方法本身也未免错得太离谱了吧?

「回去吧……」

这种事果然没什么意义。我转过身，开始朝着刚才下车的公车站牌走去。

定到第三步时，我就被踹飞了出去。

「笨蛋!没出息!」

在我朝下倒地的背部，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听起来虽然带着鼻音，但对方绝对没在哭，要我打赌也行。

「……你是从多久前就开始看啊?」

我拍拍制服上的灰尘爬了起来，接着回过身子瞪着那名不讲理的施暴者——也就是美星姐。

……看吧，果然没在哭，甚至还在嚼口香糖。

「一小时又三十分钟前，我等得都不耐烦了。」

「你这个闲人!为什么不干脆叫我!」

「我想要确认一下你的决心啊……但结果却让人很遗憾。」

罗唆啦!我只是找回了我的理性而已。虽然我想这样回嘴，但实际上既然我已经表现出试图溜走的行动，再怎么说那都只会成为输家的藉口，这实在让我非常懊悔。啊啊，不过，最让人火大的就是欠缺决断力的自己。要在这种地方犹豫的话，干脆从一开始就不要来了。

「——哼。算了，光是看你可以到达校门口这一点，今天就先称赞你吧。但是!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我可不会让你再越雷池一步!」

美星姐这样说完，就摆起类似泰拳的姿势踢着单脚，同时挡在我的正前方。

……呃。

这，意思是在说我可以走了吧?我竭尽全力留下一个充满侮蔑的叹息，当作送给眼前这名白痴的道别礼物之后，往右转一圈再度朝着公车站牌走去。

「有破绽!」

「卑鄙!」

我才走了一步半之后又被踢飞了出去。真是值得让人惊讶啊!要说什么东西值得惊讶，那就是我竟然可以跟这种家伙，保持十六年关系到现在的这份坚忍耐力……我不要再忍耐了，就在今天，我绝对要\*\*!

「……那个……篁老师?」

「咦?」

正当我打算根据自己的五脏六腑所组成的被害者会议之结论，来挑起决死的反击时，站在门前的警卫走了过来，似乎有些困惑地从美星姐的背后开口叫了一下美星姐。

……嗯?怎么有种怪怪的感觉?正常来说，警卫会把学校老师的名字一一记住吗?

或者说，因为美星姐动不动就闹事，所以很单纯地被记住了?

嗯，绝对是后者没错。

「就像之前多次跟您提醒过的，在校门口前争执……」

不要老是被人提醒啊，这个大笨蛋!

「啊!抱歉、抱歉!因为这家伙拖拖拉拉的嘛，马上就会解决的!」

这是冤枉啊，美星老师。每次都把事情变复杂的罪魁祸首是你耶。

「——哇!喂!住手!快放开!」

正当我以责备眼神看着美星姐时，她却突然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在我尚未留意时，她就突然伸手抓住我的衣领后侧，逼着我弯下身，打算把我拖进学校里去。

「篁老师!这一位是?」

虽然耳边传来那位尽忠职守的警卫慌张的声调，但由于头部完全不能移动，所以我也无法确认警卫的样子。明明她的身高比我还要矮二十公分以上，这是什么鬼力气。

「这家伙是女篮的临时教练，接下来还会来好几次，麻烦请好好记住他的脸。」

美星姐用空着的手抓住我的后头部，强制地让我面向警卫。

由于对方对我摆出一脸彷佛在说：「就是你吗?真辛苦了」的僵硬笑容，因此我也回敬了一个相同意义的苦笑。我稍微觉得，彼此的心意似乎相通了。

「怎么说……这真是惊人的学校耶。」

好不容易跟美星姐订下「绝对不会逃走」的约定并让她放我自由之后，眼前出现的景色让我忍不住讲出听起来有点蠢的感想。

虽然从外面也可以略窥二一，但在通往中央时钟台大道的两侧，不断延伸的中庭花圃上，种植着色彩丰富的各式花朵，整体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个主题公园。往旁边看去，可以发现校舍正好环绕着中庭，延伸至此的道路上则点缀着整排的银杏树，上面长着繁盛的嫩叶。由洋红色与白色砖瓦交织而成的建筑物本身，营造出一种古朴的历史风味，完全不像是小学或中学该有的风格。

此外，偶尔看到的学生们，身上的制服也很有特色，尤其是女生制服很惊人。由于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不足，所以无法具体形容，但怎么说……轻飘飘的?然而又不会太过花俏，以寒色系为基调的高尚感跟校舍的风格极为相称。

「……那制服，好像很贵。女生制服就是一副『大小姐』的感觉。」

「嗯?哦，是啊。不过那是中学部的哦，小学生制服会再稍微简洁一点点。」

「……是喔……」

就算美星姐这么说我也完全无法想像，所以当然只能随口回应。我把视野拉远一些，试着多观察一下周围，然而能看到的制服样式还是只有男女各一种。看来在这附近的都是中学部的学生。说得也是，毕竟我还没有看到那种带着稚气的脸孔。

「——好啦，这个时钟台就是境界线。以此为界，刚刚经过的地方是中学部。而另一边就是你引颈期盼的小学部区块罗。」

「……我根本没有引颈期盼好吗?」

从门口往前直走，来到位于中央的地标前方后，美星姐停了下来。接着她像个导游一般，开始比手划脚地说明起学园整体的构造。话说回来这还真是间造型讲究形式的学校。入口大开的这座时钟台内部中空，才踏了一步进来，鞋底摩擦地面的声响就造成了辽远的回音。

正面的右手边有一大座广大的讲台，这里大概是用来举办全校集会或是某些典礼的场所吧。不过，既然这里如此开阔，似乎也就无可避免地会被玩心旺盛的小孩子们给看上。墙壁上贴了数张写着：「禁止在此游玩」「禁止在此打球」的大型海报。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标语发挥了效用，这里充满了寂静的感觉，相形之下中庭的热闹气氛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这里的庄严气氛让我的紧张感又再次涌现，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从最短的距离横越这个广场。当视野再度扩展开来时，我看见另一个与之前构造相当相似的中庭，出现在我的面前。

接着我再度被不特定多数的交谈声给吸引住……原来如此，观察了在四周奔跑游玩的几个学生外表后，我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还带着稚气，身高也不高，很明显地年龄层比刚才下降了。

只是，讲到制服……那可以算是简洁吗?的确看得出来与中学部的设计不同，不过在强烈的风格以及高级感上，两边并没有什么差别。

取而代之的……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啦，装饰中庭的花圃倒是朴素多了。仔细看看花圃角落还插着「四年C班」之类的立牌。大概是被用来当作自然科的户外教学吧?

「昴!走这边!」

原本都直直往前走的美星姐，这时却在中庭中央的十字路口往右转。追上去之后，可以从行道树的缝隙间看到一栋造型熟悉的鱼板型建筑物，看来这学校的体育馆也采用了常见的构造。

沿着通路前进之后，我们来到了距离体育馆正面入口的不远处。但是美星姐并没有走向那扇玻璃门，而是往左转沿着建筑物外侧定了过去。虽然不知怎么回事，但我跟着走过去之后，最后就看见了一扇冷冰冰的铁门，看来是要从这里进去。

「好啦，里面整个区域全部都是女篮被分配到的区域。大家已经在里面等了，今天就先来个自我介缙之类的培养培养感情，其他就拜托你适当地处理一下，那我走啦~」

美星姐停下来回过身跟我讲了这段话之后，就挥了挥手，潇洒地想要离开这里。

「喂!等等!你要去哪儿!」

「当然是去工作啊，这里可是我的工作地点耶。」

「什么工作……那篮球社呢?你是顾问吧!」

「所以我说拜托你适当地处理一下啊!」

「别闹了!」

每次都这样，到底她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就算因为你是篮球门外汉所以无法指导她们，但是怎能就这样让你把事情全都推给我!再怎么说要是美星姐不在的话，一定会超尴尬的吧!

……对方可是第一次见面的小学生，而且还是女孩子耶!

看到我摆出「全面拒绝」的态度瞪着自己，美星姐就摆出一副拿我没办法的样子耸了耸肩。

「我说昴，时间只有一星期耶。而且练习是练一休一所以实际上只有三天。如果不尽速让你跟她们打破隔阂，那么时间一下子就会结束，变成完全没有收获啊。难得有缘，不管是对那些孩子还是对你也好，没做出一个对你们彼此都有意义的结果是不行的吧?所以，我不要介入比较好，你懂吧?这的确是种激烈手段，但是你直接跟她们面对面绝对可以比较快建立感情。」

「呜……」

这是什么长篇大论啊……不过倒是非常合情合理，美星姐竟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你一个人去指导她们吧。如果不管怎么做都无法好好沟通，下次我也会参加……不过，要是你没有坚持只限一星期，而是一直都会来当教练，那就另当别论了。若是那样，就没有必要着急，可以慢慢花时间跟大家一点一滴地培养感情了，要吗?……呵呵。」

「…………可恶!我知道了啦!」

虽然让人火大，但是这场争论很明显是我处于下风，也只能……屈服了。

「很好，那就定案了!」

把我说服似乎让美星姐极为得意，只见她很幼稚地开心踩着小跳步离开。但是走了五公尺之后她就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想到什么般开口说道：

「昴，你要对大家温柔一点。感到紧张的不是只有你而已哦。」

她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却是一脸「老师」的表情。

「……我知道啦。」

听到我的回应之后，美星姐这次总算带着满足的表情远离而去。

咳，真没办法……也只能，乖乖做吗?

说真的，我还是不认为这次的指导工作对我本身会有任何好处。只是，都已经定到这个地步了。为了避免到最后落到白费力气的下场，至少要传授给美星姐的学生们一些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只能尽量努力试试。

——而且，说真的我并不讨厌担任指导工作啦。

一、二，深呼吸。

只要打开眼前这扇铁门，学生们就会在那里等着我吗?还是正在自行练习，或是半认真半游戏地进行红白对抗赛?第一句话该怎么说?如果摆出太轻浮的态度看起来会像个白痴，问题是如果话说得太少又有可能会让她们害怕。一开始为了不让她们吓到，语气是不是该客气一点?或者还是直接展现出友善的态度，轻松以对就好……?

怎么办?怎么办?

「可恶，烦恼也没用啊!」

就算再怎么思考，答案也不会出现。还不如一鼓作气地直接打开门，接着就听天由命吧。

好，就下定决心这样做吧。

我用渗着汗水的手掌握住门把，接着使劲地把门拉开——

「欢迎您回来!主人!」

——我立刻又把门关上。看来似乎是因为过度紧张而产生了幻觉。

我希望那是幻觉。

\*

当然，不可能会看到如此刚好的幻觉。

我鼓起勇气再次闯入之后，在门前列队的五名少女还是以……

「欢迎您回来!主人!」

这句和先前一字不差的台词来迎接我。

脑袋一片混乱的我，按照顺序观察她们所有人。

每位少女都穿戴着白色发箍以及轻飘飘的围裙，围裙底下则穿着看似厚重的礼服。大略看来，服装似乎分成两种，颜色虽然都是黑色，但是有三人穿着长裙，剩下两人则是迷你裙。穿迷你裙的两人都穿着及膝的紧身袜，其中一人穿着有蕾丝边装饰的细网格网袜，另一名女孩则是穿着红黑相间的条纹袜。

——以上这些详细说明，恐怕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想要叙述她们的外观，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

简单来说，她们都是女仆。

就算住在这种乡下城镇里，基本上还是会知道「都市里似乎正在流行女仆」的这种情报。然而，我根本完全没有预料到渗透率已经高到这种程度。我还以为，讲到可能会出现女仆的地方，大概就是咖啡厅之类的店家而已。

女仆篮球队吗?这到底对谁有利啊?

慢着，怎么会有这种事!面对眼前的状况，无论是谁都会闻到阴谋的味道吧!

我重新将视线转到女仆们的脸上。嗯，兴致勃勃的只有两人，其他的三人则可以从她们的身上感觉到从内而外所散发出的反感情绪。换句话说，她们是受到某人的强迫后，才会做出这种行为—这种判断应该没错吧?那么，某人到底是谁呢?……这根本连想都不必想。

「对不起!美星姐……我是说篁老师居然会讲出这种无理的要求!真是不好意思!我打从心底感到抱歉!」

我把腰弯成直角，表现出我最大诚意的真挚态度，持续对她们低头道歉，甚至作出了不再抬起头来的觉悟……那个混帐，发表了一堆好像很有道理的事情，但实际上她只是怕事迹败露，才会赶着逃走不敢和我进来吧!

「那个……主人，请问您在说什么呢?」

「咦?」

然而收到的答案却与我的预测并不相同，我不由得提早把身体拉了回来。

大略扫过五个人的脸孔之后，站在正中央的女孩对着我开怀一笑。刚刚开口说话的就是她吗?一头栗色的及肩长发绑成了双马尾，又大又圆的眼睛可以说是她的特徵。看到她那随着笑容显露而出的洁白牙齿，让人觉得在这五人之中她是特别开朗的一个。顺便说一下这孩子穿着长裙，是兴致勃勃的二人之一。

「呃，不是篁老师强迫你们穿上的吗，这一身装扮?」

我把视线从中央这女孩身上慢慢往旁边移动，同时开口发问。也不是在怀疑她，但是我总觉得这孩子跟其他女孩相比，在情绪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搞不好这女孩早就已经是美星姐的手下，所以可以的话，我想要听听看其他人的意见。

正当我心里打着这种算盘时……

「不是的，这是为了表现出对主人的欢迎，大家才自动自发穿上的哦，是吧，阿智?」

这发言时机巧妙得让我以为我的内心已被看穿。那孩子转过头面向右手边的少女，寻求她的意见。

接着——那个被点到名，一头短发剪出了明显的层次，左眼下方有个明显黑痣的少女，沉默了好几秒之后，才以有如蚊子叫的声音短短地做出回应：

「…………………………是的。」

她的眼神往下看着地板，声音也是硬挤出来的。总觉得，那副模样看起来，似乎是满腹委屈的样子。

不管怎么看，这样的态度根本让人无法采信她的发言。明显地异常……呃，讲到异常，的确从她们全都穿着女仆装的那时开始就已经很奇怪了，但是比那更严重……总之有哪里不对劲。

或许这间学校的方针就是在推行「扮装社团活动」这种奇妙的新宗旨?虽然我联想到这类荒诞不经的假设，但是往旁边一看，使用隔壁区域的女子排球队，看起来却极为普通。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那个，主人。毕竟我们彼此是初次见面，总之是不是先进行一下自我介绍，您觉得如何呢?」

一直保持讶异表情还一语不发的我，可能让她们觉得有点怪怪的吧?一名把出众的长发分别绑成左右两条辫子的眼镜少女，脸上虽然带着一丝困惑的表情，但是仍旧以明确的语气来询问我的意见。

……不好，如果话太少，说不定会吓到她们。我之前不是有这样提醒过自己吗?

「……抱歉，也对呢，就这么办吧。那首先请让我知道各位的名字吧。」

我努力地挤出笑容，观察她们的反应。唉唉，真让人坐立不安。这种讲话方式没问题吗?会不会让她们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家伙呢?算了，讲到奇怪，我觉得两边都是半斤八两啦。

听到我的回答之后，五个人没有立刻反应，而是做出互相交换眼神的动作。接着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出：

「谨遵吩咐，主人!」

…………这是要我如何回应啊?

由于外型给我的冲击过于强烈，所以我刚才忽略了这事好几次，但是「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她们打算以后也一直这样叫我吗?……这可是很困扰耶。

「那个……在自我介绍之前……如果可以停止『主人』这种讲法的话，我会很感谢……」

我讲完之后，又是一阵沉默。接着，这次她们以绑着双马尾的女孩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圈，偷偷摸摸地说着悄悄话。咦?我讲错话了吗?让她们不高兴了?可是只有这个我无法退让啊，毕竟尴尬得让人难受。

当我还在胡思乱想之际，圆阵散开了。她们按照原来那样整齐列队，也按照先前那样异口同声地说道：

「知道了，大哥哥!」

……谁快点来救救我。

「呃……我叫长谷川昴，十五岁，高中一年级。打篮球的经历……差不多是六年。位置是后卫，国三时是得分后卫。还有……我跟篁老师是亲戚……」

听完所有人的简介之后，我趁着自我介绍，试着把五人的脸和名字对在一起。

给我最开朗印象的双马尾女孩是三泽真帆同学。从她自我介绍的样子来看，这个印象似乎的确没有错。她是个非常有朝气，行为最像小孩子的女孩。

身高在五人之中正好是第三名。虽然我忘记小学生的乎均身高是多少，但她应该不算高吧?

学年是六年级，听说所有社员都是六年级。篮球经验方面只有在上体育课时碰过。

她一直保持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完全没有显露出受到他人强迫的感觉。是她本来就是这种个性呢?还是因为她本身就是这个女仆装企画的始作俑者呢?究竟是哪一边?

痣成了魅力之一的短发女孩……是凑智花同学。冷静稳定的声调和客气的遣词用字让她看起来比其他女孩还要成熟几分。这女孩似乎是唯一打过篮球的人。

身高比真帆同学还要矮了几公分，身材也属于细瘦型，与其打禁区的位置，应该更适合担任后卫吧?由于自己也是这种类型，所以如果是一对一教学应该会很轻松吧，不过反正这是支几乎都由门外汉组成的队伍，所以怎么样都无所谓吧。

从这个有礼貌的举止来看，她可以说足最适合女仆装扮的人，然而看她的表情就可以知道，她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穿上这身衣服的。至少我可以断言这女孩绝对是「被迫穿上的那一边」。

永冢纱季同学……就是那个戴眼镜，辫子长度及腰的女孩吗?虽然她的外观给人一种看来就像是个文学才女的印象，但相反地，她那直挺的鼻梁与略为严厉的眼神也给人一种「个性似乎很强势」的感觉。实际上她的发言都很简洁，而且那清晰透亮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

她一直都保持着干脆明快的态度，虽然没有表现出讨厌这身服装的明确反应，但是从她冷淡的表情看来，与其说她赞同这行为，还不如说她已经到了干脆放弃的境界，我是觉得这情况比较有可能啦，当然我并没有证据。

以上三人就是长裙组。

穿着细网格及膝袜的香椎爱莉同学，虽然五官端正清秀，但是除了眉毛粗这一点以外，是个长相不容易让人留下印象的女孩。那长度及肩的正统风格妹妹头发型，还有畏畏缩缩的举止，多少都会给人不起眼的印象。

但是，实际上基于那唯一的身体特徵，让她成为在五人之中也是特别显眼的存在。总之她身高很高，看起来跟172公分的自己没有太大差别。小学女生要长到这么高是很罕见的吧?虽然她还只是个篮球初学者，但是如果持续打下去，说不定有可能培育成一个奇才。

至于女仆服装部分，她的反感情绪似乎和智花同学相同等级，或者因为她穿的是迷你裙，所以似乎产生更大的抗拒感。从刚才开始她就一直满脸通红，眼里因为分泌了过多的泪水而呈现饱和状态。她那缩着身子拚命用手想把过短的裙摆往下拉的样子有点可怜，让人不忍心再看下去。

最后一人，袴田日向同学是个特别娇小的女孩，恐怕只有130公分左右吧?一头大波浪的柔顺长发，就像是法国娃娃般闪闪动人，非常引人注目。皮肤也像是初雪般洁白，和眼尾微微下垂的柔和五宫相互辉映之下，展现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气质。

篮球方面当然是没有经验……我想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孩子只有低声说句：「日向。袴田日向。」并柔和地微笑了一下之后就结束自我介绍，所以详细状况我也不清楚。但是据说智花同学是唯一有经验的人，所以把她当成初学者看待应该不会有错吧。

她对于服装并没有表现出讨厌的态度，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不知道是因为能穿着可爱的服装而感到高兴，或是因为这孩子也属于主谋者的那一边?……以印象来说完全是前者啦。

「——那么，接下来短短的一星期中，就请各位多多指教了。」

我略微低下头，为自我介绍作个总结。由于一直分心于思考上，所以究竟讲了些什么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希望没讲出什么奇怪的事情。

「大哥哥!」

「哇!」

好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正当我在如此思考时，真帆同学突然一蹦一跳地冲过来抱住了我的手臂。她整个人压到我的身上，就像是要把沉睡在我内心的大哥哥本能引发出来一般，抬头仰望着我做出攻击。

「差不多可以不要使用敬语了啦!很累耶!自然地讲话就可以了!好不好?」

这撒娇的声调与碰到手臂的肌肤触感，让我的紧张感一口气沸腾了起来，身子也反射性地开始僵硬。

「好……好啦!我知道了，总之先放开我吧，真帆同学。」

「真帆同学这种叫法不好~!叫我真帆或是小帆帆!还有叫大家时也不准加同学!」

「——真……真帆，先放开我。」

「是!!大哥哥!」

真帆同……真帆她立刻放开我的手臂，在我眼前露齿一笑。由于平衡突然遭到破坏，我差点跌了一跤。

可能是天真无邪吧?看来这女孩是那种不太会对他人产生心防的类型。虽然对同年代的人来说，她应该是个让人感激的存在，但以年纪大的男性角度来看，这可令人有点精神耗弱。虽然她看起来并不是个坏孩子啦。

「呃，那个，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请让……我是说我就直接叫大家的名字啰。不过同样地，如果你们可以不要叫我『大哥哥』那我会很高兴……」

我认为现在是个时机，把一直找不到机会说出口的希望，当成交换条件提了出来。话说回来，我不是主人吗?……呃，这意思可不是在说，我希望她们叫我主人，绝对不是。

「咦？这也不行吗?『妹系女仆』不是正中红心吗?同时具备妹妹与女仆特质的类型，不会让你觉得是最强的吗?那~那~大哥……不对，阿昴你的口味到底是哪方面?」

真帆很不服气地鼓起双颊说道。

「……咦?啊……什么……?」

怎么办?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啊啊，够了真帆，你给我稍微闪一边去……真对不起啊，长谷川先生，这家伙有点努力过头结果反而白忙一场。这套衣服也是真帆为了欢迎长谷川先生而替所有人准备的……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那真的很抱歉。」

正当我困惑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时，绑辫子的女孩……纱季替我解了围。太好了，我正在烦恼万一我不回答就无法获得解脱的话，那该怎么办。

女仆服的理由也还算能够接受，虽然特地准备五个人穿的衣服，这实在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吧。

「不，没关系。我只是吓了一跳，并没有觉得不舒服喔。」

我挤出僵硬的笑容，对着所有人展示善意。既然理由是这样，那我生气并不合理，况且她们是为了我才考虑这么多，所以我反而应该要高兴吧……就算没有抓到重点。

「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

「——长谷川先生……那个，很抱歉这么着急，但是，能不能请你今天就开始指导呢?……真不好意思，这么没礼貌。」

纱季露出了安心的笑容之后，那个篮球经验者智花缩着身子，怯生生地询问我的意见。说得也对，时间本来就不多，聊天闲谈差不多就该到此为止，应该要立刻进入主题才对。

「嗯，当然。那么因为要开始练习了，大家先去换个衣服好吗?」

「咦~?为什么!?」

我还以为我的发言是非常理所当然的言论，没想到真帆却提出了意料之外的抗议。

「还问我为什么……你打算穿那身衣服来打篮球?」

「嗯。」

……真的吗?我以惊愕的表情凝视着真帆的脸孔。

「不，那样不太好吧……」

再怎么看那都不是运动时该穿着的服装。而且，就是……以女孩子来说……太那个了吧?……该怎么说，那衣服防备太过松散吧?……讲白一点……就是看得到吧?

「嗯?不用担心小裤裤会曝光啦，你看!」

「呜哇!」

就像是在回应我的邪恶思考——不对，是我身为绅士的关心，真帆拉住自己裙子的下摆，而且还一口气掀了起来。

当然，我有试图转开视线。但是那毕竟是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可预测之突然攻击，以灵长类的反射神经来说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虽说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我确实看见了真帆的裙子里面……以结果来讲，我了解「不用担心」的意思是什么了。

「咦……?安全裤……?」

在脑中以残像形式显现出来的是——覆盖在一双大腿上具备光泽的贴身黑布。

「对呀~对呀!阿智跟纱季也有穿哦!顺道一提，迷你裙下面的是紧身运动短裤哦!」

「——呀啊!」

……可恶!我又吃了一记突然攻击。

光开放自己的领地并没有让真帆感到满足，她接着绕到了爱莉的后方，连爱莉的裙子也掀了起来。

……我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次由于有明确的被害者，让我的罪恶感也加深了一层。对不起，爱莉。这孩子的行动实在太超乎常理，让人根本无法预测啊。

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比起安全裤，迷你裙底下的紧身运动短裤，让人感受到的不道德感增加了五成，或许被害者是看起来最感到难为情的爱莉这点，才是主因吧。

「你看，不必担心吧?」

真帆笑容满面地冲了过来。不，当然得担心吧……爱莉同学正失魂落魄地瘫坐在地上不是吗?看着其他三人跑到她身边鼓励她的样子，就让我有种想要跪地磕头以表歉意的冲动。

——对不起，我没有转开视线。我有努力过了，真的。

「插图043」

结果在那之后，服装就以「自由」这个结论拍板定案，智花与爱莉两人去换了运动服。我有问纱季不换是否没有问题，她回答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换衣服很麻烦所以没关系」。她就是这样一个爽快干脆的女孩，由于不需要过于介意她其实年纪比我小，所以或许纱季是这里面最容易与自己打破隔阂的人也说不定。

等两人从更衣室出来之后，一开始我让她们围成圆圈进行暖身操。我也加入她们，同时趁着这段时间思索着指导方针。

……话说回来，我是不是也该换个衣服啊?基本上我有带运动服来。

算了，没差。今天再怎么说已经浪费掉不少时间，无法做什么特别的练习。就算穿着制服也不会有问题吧。

由于美星姐有交代要在六点半以前结束，考虑到事后收拾的所需时间，剩下能用在实际活动上的时间已经不到一个小时，大概只有四十分钟左右。这样一来，就算让她们进行脚步动作或是传球动作等基础练习，看来也可能在练习到一半时就要草草结束了。如果要了解目前的队伍程度，分组对战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成员只有五人所以这也有困难。嗯~这真是令人伤脑筋。

………………嗯，决定了，还是以实战形式来进行吧。

在彻底的暖身运动终于结束之后，我集合所有人将今天的练习内容告诉她们。

「今天是第一天，我也想看看大家整体方面的动作，所以只进行综合练习之后就结束吧。但是人数不足以进行比赛，所以改为分配好攻守两方后，让你们在一半的场地里进行对战。今天就先安排offense（进攻）方两人，defense（防御）方三人这样试试看吧。当然攻守的角色分配，我会在途中不断交换所以别担心。」

「那个!offense是什么?Word或Execl之类的吗?」

这是真帆的声音……呃，要从这部分开始敦啊?顺便说一下那叫做office。话说回来，她知道office这点反而让我比较吃惊，小学的电脑课会上得这么专业吗?

「不是，offense是指进攻的意思。呃……」

……算了。比起一一死记还不如让她们习惯就好，就算不懂专门术语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吧?深入一点的东西就等实际进行时我再做出指示就好。

「算了，要是碰上不懂的地方，我到时会再教你们。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不必客气尽量问。那么，就赶快开始吧……嗯，那首先由智花与真帆担任进攻，纱季、日向还有爱莉负责防御，这样可以吗?」

「了~解!好了上吧!」

真帆充满精神地对大家喊话。其他女孩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不满的反应，于是我让她们散开进入场地内。

总之，虽然我基本上的目的，是想要先让她们以半游戏的心情自由活动，并藉此判断各自的力气和体力的状况，以及大略掌握她们的个性，以应用在之后的指导方针上面。但是个人首先最想确认的足智花的进攻与爱莉的防御。让具备经验的智花在进攻上层现出个人技巧，而面对她的攻击，负责防守的爱莉究竟能在篮下发挥她的身高到何等程度?由于我就是想确认这些，所以一开始也以这种威觉来分配角色。尤其爱莉是个重点，即使现在还是新手，但以她的身高，若是运动神经也有一定水准的话，将来或许可以培育成相当不错的选手?

啊，对了，既然她们不懂进攻是什么，那或许连各自的位置都还没有分配吧?基本上，必须告诉爱莉她要好好守在篮下才行。

「——那个，爱莉，可以讲个话吗?」

我稍微靠近那高大身躯的后方，特意地用温和的语气呼唤她。

「哇!哇啊!什……什什……什么事情呢?」

啊—她好像很害怕，难道我吓到她了吗?这孩子看起来好像很怕生，说不定该加上「同学」来称呼她会比较好。我总担心直接叫名字是不是会给她们一种压迫感……可是话讲回来，如果只对一个人的称呼方式不同，又好像是故意要造成一些区隔的感觉……可恶!真伤脑筋!

总之!必须先解除她的戒心才行。为了表现出我并不是会危害到她的人，所以我尽量以稳重、温柔的态度对她说话。

「那个啊，爱莉你长得很高对吧……」

「……呜!」

「……所以呢………………咦?」

「…………唉呀!」

那时，我很明确地感受到体育馆全部的空气都在一瞬间冻结住，因此我的发言也在半途就停了下来。

不管怎么看，我刚才似乎说错话了。看到智花整个人僵在那边，还有纱季垂头丧气地抱住头的反应，都一一显示出我说错话的事实。可是对于今天才刚见到大家的我来说，根本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错，也无法想像那到底是多么严重的地雷问题。

所以，当我察觉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呜……呜……呜哇啊啊啊啊啊啊!果然!人……人人人人人家是个大块头!是个女巨人!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一辈子都要以女巨人的身分活下去了啦~呜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场嚎啕大哭是在我面对突然降临的静寂后，以「发生了什么事?」的这种悠哉心态观察了周围一圈，再把视线转回爱莉身上的那一瞬间开始的。话说这哭声根本不是用嚎啕大哭就足以形容，已经是婴儿等级的哭闹法了。爱莉那清澈透亮如同竖琴般的女高音，到底穿透到何处?让人想要无条件投降的那声音，就像是拿着磨砂纸，在一种被泪水、鼻……我是说其他各种分泌物的混合液体浸湿了的琴弦上，摩擦后所发出的一样，而那声响就像洪水般在我的眼前肆虐着。

「呃……那……那个?」

我知道自己是加害者。然而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伤害到她，也完全不清楚该怎么做她才会停止哭泣。因此面对哭个不停的爱莉，我也只能手忙脚乱地不知所措。

「爱莉!你那样不行啦!就是因为你没有跟阿昴说清楚你的生日，所以才会被误会呀!绝不是那样的!因为你是四月出生，所以只是成长稍微比较快而已啊!」

「是……是呀!爱莉!我不是也讲过好几次了吗?你只是稍微早熟了一点而已!上了中学以后大家都会变得差不多!」

「哦~爱莉，面纸，这里有哦。」

真帆与智花像是一阵风般从茫然自失的我身边冲过，日向也咚咚咚地跟了上去。接着一行人就一起开始对着抽噎个不停的爱莉，开起了安慰与说服大会，真帆露出了像在取悦小孩那样的笑容，智花则一脸真挚地进行说服工作，而日向的表情和平常没太大差异，依旧是笑容满面。

「——过人的身高是那孩子很严重的自卑点。只要稍微提到身高的事情，她总是会变成那个样子。」

等我回过神时，纱季已经站到了我的身旁，苦笑着对我说明事情的真相。

「原来是这样……我说错话了啊……」

被人点出自己的严重失态，让我觉得脑袋一下子变得好沉重。把小学生惹哭的这个事实，让我的神经变得严重地衰弱。

「啊，请不要太介意。老实说，除了本人以外，大家多少都有预感到，第一天可能会碰上这种情况。不过我们也犯下了错误，明明爱莉去换衣服时就是说明的好时机，结果我们却粗心地忘了提出来。」

语毕，纱季吐了吐舌头。接着可能是因为也要加入说服的行列吧，她离开我的身边往前走了几步，却似乎又想起什么般在途中回过身来，掩着嘴低声说道：

「长谷川先生，能请你也来说几句话吗?只要讲些：『我不知道你是四月出生!』这类的发言并低头道歉的话，我想她一定会冷静下来的。」

我当然可以配合。在纱季的指示之下，我也跟了上去……可是，这种辩解真的就可以了吗?

「呜呜…………呜………………呜……」

我按照纱季的指示持续道歉了好几次之后，爱莉的呼吸终于慢慢地舒缓了下来。「因为是四月出生所以身高才会这么高」，虽然大家都很清楚这种事情根本不成理由，然而只有这个事实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一句话吧。

我看了看时钟，已经是六点十五分了。可以说时间到了。

结果什么都没做，自己的没用让我不由得小小地叹了一口气。但，这个动作似乎不小心让人看到了，好不容易停止啜泣的爱莉，似乎打从心底感到抱歉似地开口说道：

「对……对不起，长谷川先生，难得你跑了这一趟。那个……我……我居然这么激动……呜呜。我……我讨厌这样，比周围的人，那个……成长得更快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讨厌……对不起……对不起。」

……说得也是，女孩子长到这么高，当然会很显眼吧?而且一定也会因此被这时期的天真儿童当成取笑的对象吧?对于看来很敏感的她来说，这肯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果然不该把「你很高呢」这种话轻率地说出口，我会深深地反省……只是，要讲理由的话也不是找不出藉口，例如，毕竟具备这种自卑心态的女孩居然会加入篮球队，这还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总之，今天的活动就到此为止了吧。我对着半瘫倒在地的爱莉做出一个微笑，同时以让周围四人也能够听到的音量缓缓开口说道：

「不，没关系。我根本不清楚爱莉的事情，却讲了这么不会替人设想的话，这是我不对。今天有跟大家说到话，而且有稍微培养了一些感情，这样就足够了。好了，差不多是要去搭校车的时间了吧?大家一起来收拾整理吧!我也会帮忙。」

我站了起来观察一下四周，附近只有两、三个球被丢在地上，并没有拿出什么别的器材。只要稍微用拖把拖一下地就可以结束了吧。

在五个人散开行动时，从我眼前横越而过的智花模样，不知为何让我特别在意。她似乎有些苦恼，叹息着垂下头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是因为今天没能练习的事情而让她觉得非常遗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她真的很喜欢篮球。

喜欢篮球吗?真好，有前途。

…………唉，真糟。就算是出自内心的称赞，现在我一说，听起来也会像是讽刺。

我在内心里苦笑，下意识地把视线继续放在智花的背影上。她走到三分线附近，灵巧地捡起掉在旁边的篮球，接着就在原地做出了一个单手跳投的动作。

……我的身子一震。咻!球滑过篮网的声音在体育馆里回荡着，所以那个投篮应该是成功了吧。然而这种事情怎样都好，球从手中离开后会往哪里去的问题，我现在根本毫无兴趣。

「智花!」

「啊?」

我不由自主地突然喊出她的名字，人也跟着冲到了三分线那边去。虽然智花似乎吓了一大跳，但我并没有去管这件事，而是把先前智花投出的球捡了回来，唐突地转交给她。

「抱歉!不好意思，可以再投篮一次让我看看吗?」

\*

「哇哈哈!你把她弄哭了啊!抱歉啦，我忘记跟你说了。」

「这才没什么好笑的!……真是的，我可是完全不知所措呢。」

我坐在一台老旧轿车的副驾驶座上茫然地望着车外的风景，同时向放弃职务的顾问报告今天的活动情况。虽说是在看风景，但由于这里是郊外所以车道相当暗，窗外也只有街灯的光会间歇性地一闪而过，其他就是一成不变的黑暗持续地绵延着而已。

「呼呼呼!算了，这也算是青春啦!感情与感情之间的互相冲击会让情谊升温的。」

美星姐讲了句冠冕堂皇的评论之后就带着笑容，左手则配合着从车上收音机播出，有如斗争般吵闹的摇滚乐节拍，切换着排档杆。

依然是老样子，还是这么爱催速度，因为很恐怖所以我不太愿意坐她的车，但是特地等待共乘巴士的行为会让我更忧郁，因此今天选择让她送我回家。不过，我看剩下两天还是搭公车回家好了……毕竟对心脏不好。

「——话说回来，那些孩子如何呢?」

「怎么说呢……今天也没能观察到什么可讲的啊。」

「哇哈哈哈，是吗，真遗憾。」

「………………不过。」

「嗯?」

「有一个让我在意的女孩。」

至今为止，光社团活动部分是六年，但是若把打着玩的时间也一起计算进去，我接触篮球的时间已经超过六年。无论是在电视上欣赏、现场观战，还是职业的比赛我都看过不少，然而，我还是第一次产生那种感觉。

凑智花。

这名少女的单手射篮只能以优美来形容。

不管是跳跃到最高点的那个高度，从预备动作到实际投出之间的速度，还是整体动作表现出如同弹簧般的弹力，一切都非常理想。

话虽如此，如果这些动作是由那些经过彻底锻链，具有结实肌肉的NBA运动选手所表现出来的话，虽然会让我感到赞叹和向往，但并不会如此地惊讶吧。

做出如此美丽投篮动作的人，居然是那么纤细的女孩。

那精准地将球直接贯穿篮框，干脆俐落的美丽动作，与稚嫩少女特有的楚楚可怜气质，居然能在一个投篮动作中彻底融合，并完美地同时并存。

对我来说，这实在是太过令人震撅的事实。

「……我说，昴。有个地方我现在想带你过去，可以吗?」

正当我出神地在脑中重复播放那深深烙印于记忆里的智花动作时，美星姐用让人感受到莫名慈爱的语气对我发问。

「要去哪?」

「警察局。」

「我说的在意不是那种意思!这个白痴鲔鱼肚!」

我在内心发誓，在这家伙面前我绝对不会再表现出正经的态度。

\*

——交换日记（SNS）03——◆Log Date 4/18◆

「真帆大笨蛋!笨蛋鲑鱼肚!长谷川先生被吓了一大跳呀!害我们出了大糗!真是的!

纱季」

「真奇怪~爸爸说过女仆跟妹妹是男人在本能上，无法抗拒的属性呀~难道阿昴不是男人?

小帆帆」

「不，不管怎么看都是男生吧……的确脸孔有点像阿美啦。啊~真是的~要怎么办啊!再这样下去的话，绝对只会再指导两次就结束的!

纱季」

「没办法啊，只能再拜托看看能否在最后一天时再多帮忙指导一下，被拒绝就放弃，毕竟长谷川先生也有自己的事，不能大过勉强。

凑智花」

「我~不~要!我绝对不放弃!可恶!明天再来开作战会议!

小帆帆」

「真帆，谢谢你，真的……

凑智花」

「不是说过这不是为了小智你啊!是大家想做才这样做的!小智，我们就一起挣扎到最后一刻吧!

纱季」

「纱季……嗯，谢谢。

凑智花」

「…………那个，我果然是比一般人……还要高吗……?

爱莉」

「没那种事!你可以问问你的胸部!

小帆帆」

「真帆说得对。我不是一直都跟你说，就连你那成长到令人痛恨地步的胸部，也只不过是早熟的证明而已吗?要是你一直钻牛角尖的话，我可要再捏你哦!

纱季」

「哦~我也想捏~爱莉的胸部捏起来很舒服~

日向」

「啊呜……对不起。请饶了我……的胸部……

爱莉」

\*

星期三的体育馆内。休息一天之后，这是我第二次担任，慧心学园小学部女子篮球队的临时教练。

在暖身运动之后，我吩咐她们进行之前未能实施的模拟战，重新观察五个人的行动。

顺便讲一下，我有借用更衣室来换运动服，虽然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而且，该特别提到服装的并不是我，而是纱季。今天五个人从一开始就穿着运动服配上T恤，当然与上次的女仆服给我的印象截然不同，但是，纱季在她们之中变得更多，简直可以说根本变成了另一个人。

首先是发型不同。那长度及腰的两条辫子今天并没有绑起来，而是用发箍让整头长长的直发披在脑后。我问了一下，才知道她平常都绑辫子，但是社团活动时似乎就会换成这个发型。这一定是为了避免绑起来的辫子会像鞭子般攻击队友吧。

再来，比发型更引人注目的装备是那副浅咖啡色的护目镜。虽然我也知道普通的眼镜会有危险，但是小学生，不，业余人士居然会戴着如此夸张的眼镜，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毕竟这不是那种跟一般眼镜相同，只有两块镜片的类型，而是把滑雪运动时会使用的那种防风镜，加以薄型化之后，从眼角到鼻梁都以一面镜片整个罩住的完整防护规格。这玩意儿非常显眼，而且还非常帅气。与纱季那严肃的五官相辅相成，展现出一种下水冢纱季，「战斗模式中」的气质。

——啊，不好。一不小心就只顾着看纱季的脸，也差不多该回神进行教练工作了。

首先是关于智花的报告。她已经结束进攻，现在进行防御。关于她的进攻能力，说真的我没能彻底掌握，因为和防守方的能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话虽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智花的动作过于出类拔萃，而是因为……讲白一点就是防守方实在太不成熟了。搞不好在终点前摆三根木桩还比较能当成障碍物。

如此一来根本无法进行评价。不过，运球很顺畅，也能够以带球上篮的动作，轻松地将球放入篮框，因此「篮球经验者」这称号应该不是骗人的。

此外，关于防守方面，目前也不得不说是无法判断。很明显地她为了配合周围的队友，刻意降低了自己的水准。我原本想要提醒她拿出实力，然而仔细想想又放弃了，因为如此一来又会跟进攻时相同，彼此间的能力差异太大，结果还是没有意义吧。

即使继续看下去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收获，因此我决定对智花的观察就到此先告一段落。评价则是保留，若想要正确掌握她的实力，我看必须想想其他的办法才行。

总之，现在先把注意力栘到其他女孩子的身上吧……不过老实说，在观察智花时，我已经顺便大略地确认了剩余四人的能力了。

简单来说，嗯，所有人果然都还是初学者。

……不过呢。即使事实如此，但如果我就这样直接宣布评量结束，似乎过于欠缺考虑。

对方是前途无量的小学生。除了技术面，该着眼的地方应该还有很多。我重新思考之后，决定还是再继续观察她们一阵子。

例如真帆，目前多余的动作太多所造成的运动量值得关注。这孩子的身体能力似乎相当不错，速度好像也很快，具备优秀的弹力，跳跃高度也高。已经七、八分钟没休息不断追着球到处乱闯，却完全没有显露疲态，这点可以给予高度评价。虽然只是跟在别人的后头，就像金鱼后头的粪便那样而已。

纱季的动作也绝对算不上差。虽然要让她学会篮球的脚步动作，可能还需要多一点的锻炼，但即使如此，她在判断状况时的优秀决断力，偶尔还是会崭露出一点锋芒。那副护目镜虽然会让人产生只重外表不重实力的感觉，但是从形式开始着手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这种行为我自己也有许多相同的范例，例如购买跟崇拜的选手同款的篮球鞋之类的。

我认为这两个人只要她们有心想打的话，应该比较容易立刻上手。

相反的，剩下的两人……看起来似乎要花点时间。

爱莉纵使具有成为奇才的可能性，然而她那畏缩的态度，以及容易害怕的性格却成了阻凝，连面对熟悉的同伴都会因为不敢行动而退却起来，实在是非常可惜。这方面就是精神上的问题，在一星期的时间之内根本无计可施吧。

至于日向的体型小，感觉上对运动好像还不太熟悉的样子。这孩子应该要以长远的目光来关怀她吧，就是只能期待将来的发展罗。

「——好的，那么这个练习就到下一回合结束吧，之后可以休息十分钟!」

除了智花以外，这时我已经大概掌握她们各自的能力了，所以在所有人至少都担任一次攻守后，我宣布模拟战即将结束。

方针也差不多有个谱了。接下来就参考她们的意见，订出暂定的练习计画表，然后指导几个练习方法之后就可以解散。最后就实际地按表操课到最后一天，并针对问题点来进行调整吧。

这样一来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吧。在一星期之内能为她们做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进入休息时间之后，当大家坐在地板上聊天，用毛巾擦汗时，只有智花一个人默默地进行投篮练习。这孩子对篮球真的有很强烈的热情。

另外，她的跳投所呈现出的美相当特别。仿佛是清澈的涌泉顺流而下一般，智花的右手流畅优美地将球运往半空中，并描绘出弧线的那个姿态，虽然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但却会让人感觉时间似乎变慢，变成好像在看慢动作重播一样。包括紧盯在她身上的视觉在内，全副意识都被她的动作所吸引，让感受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拉长了……大概可以说是这种感觉吧?

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一看再看。不过，刚好有件事情想要问清楚，所以就趁空档的时候，从旁对她开口问道：

「——那个，抱歉智花。我想稍微问一下，你们平常练习大概是什样的感觉?你现在方便吗?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啊，是的!当然没问题，请等我一下下!」

智花对我一笑之后就转过身子冲进了女子更衣室里，几秒钟后她一只手拿着一本水蓝色的小笔记本回来。

「基本上，我自己试着排出的练习计画表，内容是这样……」

我把身子靠过去，仔细端详笔记本上，其中一页所条列出的项目。那看起来一丝不苟的漂亮字体，的确很符合这孩子的风格。

……话说回来，我们是不是靠得太近了?保持着肩膀几乎快要互相接触到的距离，我将脸凑到小笔记本前方之后，才回过神考虑起这个问题。微微闻到智花身上那种爽身喷雾的人工柠檬香味，让我产生单方面的罪恶感。对方现在应该处于多愁善感的时期，万一让她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我还真是非常地抱歉。

我战战兢兢地偷偷瞄了瞄智花的脸色……太好了，看起来她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在意的样子。

「哦!你们在做什么?」

「哇!」

正当我松懈下来的这一瞬间，就像是要攻其不备一般，突然有只像是手臂的物体绕住了我的脖子，像是某个人攀到了我的背上，这些感触让我的脊椎以逆弓形的姿势僵硬了起来。从声音判断应该是真帆吧。她用脚缠住了我那因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定住不动的身子，还努力地往上爬，最后把头从我的肩膀处伸了出来，探头看向那本笔记本。

嗯——面对小学生，我是不是对一些小事计较过头了啊?如果以真帆的行动为基准，的确会让我产生这种感觉，不过搞不好只是因为她还很幼稚……由于这种可能性也很高，所以我非常难以下判断。

……有够伤脑筋，我一直抓不准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我……我是叫智花让我看一下练习计画表啦，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提出建议的地方。」

我把视线继续固定在笔记本上，这样回答真帆。我本人也觉得这是个很不自然的举动，然而如果随便移动头部的话，我很怕会引起致命的接触意外……很近耶，彼此的脸。

我感觉到真帆的呼气碰触到自己的脸颊，同时把意识集中于笔记的内容上。

原来如此，有好好地以基础练习为中心规划出均衡的内容，这是份还不错的练习计画表。乍看之下，这样练习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如果硬要举出不适的地方，我觉得三角传球之后带球上篮这类的复合练习对她们来说应该还太早了。现在对她们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让她们尽量多接触篮球，把各种基础的基本动作，个别确实地排进计画表里。类似这类复杂（其实也没有复杂到哪里去啦）的反覆练习应该先删除，以单纯的练习来取代才对。

不过，如果过于集中在基础练习上，会变成毫不有趣而让人容易厌烦的计画表，所以也必须穿插一些游戏性高的项目。例如拿球捉迷藏这类的游戏，可以放在这个部分……

「……哦哦~以前是这样练的没错~真怀念~」

还攀在我脖子上的真帆突然发出了感慨万千的意见。嗯?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一直都以圣人的精神贯彻无抵抗主义到现在，但如果她能放开我的话，在很多方面我会很感激。

「你说怀念?这不是现在的练习计画表?」

「呃，其实……」

智花似乎很为难，吞吞吐吐地没把话说完。

「那个，一开始大家是照着阿智想的练习方式来做，后来就慢慢开始觉得麻烦，最近都只有在比赛而已呀!哇哈哈~」

后方传来一阵开朗的笑声。而智花似乎愈来愈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垂头丧气地说道：

「真对不起……我是觉得这样不好，但是又想到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开心……」

原来如此，所以四人才会还跟门外汉没两样吗?虽然也有很多技术得在实战的情况下才能学会，然而那也是在把篮球的基本动作都熟练之后才办得到的事情。

嗯，我觉得那样也没什么不好。我并不想否定这种以消遣为目的的篮球活动，但如此一来在练习方面，我该如何建议才好呢?这才是我烦恼的点。话说回来，到底为了什么才叫我来啊?

「嗯—这样的话，不用帮你们编排一套新的练习计画表，也没关系罗。」

「不!没有那回事!如果可以帮我们排一套新的计画表，我们会很高兴的!」

我在笑容里加上一些困扰之色，提出疑问之后，智花以惊人的气势摇头否定。

「没错、没错——帮我们想一下吧!我们最近产生了一种叫上进心的心态，所以才会拜托阿美叫你来呀，请不要客气排得严厉一点吧!」

总算放开我的脖子绕到前方来的真帆表明了她的决心，还配上了类似战队影集里面的姿势。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犹豫的吧。

「是吗，了解了。那就以智花编出的计画表为基础，参考大家的意见之后制作一份新的计画表吧。嗯——那……再三分钟之后就来集合，集合之前多去休息一下吧!」

「0—K—!那，阿昴!拜托你想个很棒的计画表出来!那种每努力一小时就可以提升三等级左右的计画表!呼呼呼……如果一小时可以升三级的话，那么有一星期……每天两小时共三天……十八吗!那个阿昴!等级十八是什么程度?如果有十八等级的话，要在地区大赛夺得优胜也是很轻松的事情吧?」

真帆才回给我一个充满精神的反应，接着就马上得意洋洋地以诡异的笑容嘀咕个没完，然后丢出一个完全超出我理解范围的问题。呃……等级……什么?抱歉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单位的基准，虽然无法理解，但……

「嗯~不管多努力，也不可能一星期就达到可以赢得地区大赛优胜的等级吧。所以，我没办法编排出像你想像的那种，可以让人立刻变厉害的练习计画表喔，不好意思。不过，我会尽量帮你们想一套很好的东西出来，虽然只有一个星期是不太可能，但只要继续努力总有一天……」

我讲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停住了口。

因为在没有任何预告与徵兆的情况下，不知何时真帆脸上的表情已经全部消失了。

她这出乎寻常的样子，让我的嘴巴也因为惊讶和困惑而无法继续动作。

咦……怎么了?刚才她还那么开心地在笑耶，现在是出了什么事?我……我又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吗?

「……………………不可能，吗?」

从茫然的真帆嘴里，断断续续讲出的疑问句勉强地传进了我的耳中。

「……啊?……嗯……是呀，抱歉。」

「很困扰!」

「什么……咦?」

「不可能的话我们会很困扰的!做一个啊!拜托你!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就算是打电玩，只要努力一个晚上至少也会升个十级左右不是吗!既然这样一小时升三级应该很轻松吧!」

这次换我呆住了。真帆的怒吼在体育馆中造成回音，我用眼角余光注意到连使用隔壁区域的女子排球队，也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动作停止了一瞬间。

……我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真帆只不过是在跟我开玩笑而已，然而看来她是认真的。她是真的在期待我能够按照她的期望，为她们编排出一份「一小时就可以提升三级的练习计画表」。

「……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立刻变厉害的事，最初还必须从培养体力开始做起……不过，别担心，真帆的运动细胞似乎不错，所以只要半年……不，总之如果在一个月左右的期间内，有认真地按照完整计画表练习的话，一定马上就……」

「我等不了一个月!咦!咦~真伤脑筋!伤脑筋!没有立刻变厉害是不行的!………………对了!那就不用管什么练习计画表了，快教我们投篮绝招!那种差不多可以打倒七个敌人，然后直接冲到篮下的绝招!」

「不……没有那种绝招啊。」

七个人，那不是连板凳球员都一起攻击下去了吗?这是什么凶狠的投篮……

话说回来我还真吃了一惊，当然这过分的要求让人惊讶，但是最让我意外的却是真帆那认真到超乎常理的眼神。虽然这样讲满没礼貌的，但我根本没有想过她是可以做出这种表情的人。面对她那骇人的态度，我忍不住对智花送出了求救的眼神，然而智花也只是露出像是若有所思，也像是在道歉的微妙表情，把视线朝向了地面。

之后，我好不容易哄着真帆，同时集合五人开始讨论起练习计画表，然而或许是由于负责炒热气氛的要角一直处于垂头丧气的状态，整体的气氛也一直相当沉重。这次的讨论也不知道该说是有结论还是没结论，总之在没有得到确切回应的状况下，时间就结束了。

在第一次之后，今天的指导也失败了。这结果让人不得不这样承认。

「唉……」

我在借用的更衣室中深深叹息着。

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办法满足真帆那荒唐无理的要求，因此也许我并不需要感到什么责任感，不过小孩子光是用那种率直的眼神看你，就是最好的凶器了。

由于一直偷偷注意着要性子、闹着别扭的真帆，让我浑身不自在到了难以自处的地步。再加上周遭也像是被她感化了一般，整体的气氛愈来愈像是在办丧事，讨论到了后半段时，我的脑中已经只剩下偷看时钟这件事情了。明明还没有把练习计画表给确定下来，然而当时限的六点半终于到来的那一瞬间，我暗自在内心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自己实在很没出息。

「真的，很不对劲吧……」

至今为止都只是在打着玩的篮球队，居然特地找来临时教练，还说想要尽快变强?

应该发生了什么事情吧?这个队伍。我还没有迟钝到无法察觉到这一点。

果然还是跟美星姐有牵连吗?是那家伙在暗地里操纵，想要让我看到真帆她们迅速进步的样子，藉此让我回想起篮球的乐趣……这一切其实是类似这样的鸡婆行动?

……可能的话我想否决这个推论。如果以这个假设来思考，先前真帆表现出的急迫感就不是让人可以立即忽略的。毕竟如果她们只是受到请托而行动的话，就算计画有可能会失败，她们应该也没有感到任何焦急的必要。

「……如果没有受到美星姐威胁的话啦。」

威胁。美星姐逼迫并利用她们的可能性。

……真不想考虑这个可能性。

就算是美星姐，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偏离做人道理到那种地步吧?

为了把最坏的想像从脑海中赶出去，我暂时针对其他「某种」可能性左思右想了一阵子，然而慢慢地我就觉得这样很蠢，于是在半途就结束了这个毫无意义的推理游戏。

已经够了，自己根本没有必要特地涉入这些事情。

「某种」可能就让它维持是「某种」的状态就够了。

只要再跟她们往来一次，接着让一切干净俐落地结束就好了。

在那之后的事情已经与我无关，毕竟一开始的约定就是这样。

换好衣服之后，正当我为了把脱下的运动服塞进包包里，而把手伸进那没有门的简略置物柜里时……

「——嗯?」

有个东西从自己的行李上面滑了下来，飘落到地面上。

我把那东西捡起来瞧了瞧。

是一个极为普通的长方形白色信封。

「——一封信?」

上面没看到寄信人的名字，是女篮队的某人偷偷放在这里的吗?

……如果是她们给我的信，无论内容到底写了什么，现在看下去一定会让我更消沉。我直觉地认为肯定会是些麻烦事。

所以我并没有拆开那封信，而是直接把信塞进了包包里。

\*

「立刻辞去女篮队的教练职务!不然你就会遭到不幸!」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封信，跟很久以前曾经在传闻中的谣言里，听说过的某不幸事件非常类似。

里面也没写着寄信人的名字，在活页纸上就只有写着上述的一行字。

……由于我是以略为紧张的心情拆开这封信，受到反差的影响之下我只觉得似乎全身无力。特地把这封信谨慎地带回来的自己，简直跟白痴一样，当场拆开来读完，然后丢掉不就得了。

我叹着气从书桌前面起身，整个人往床上倒去。

「好难看的字。」

面朝上躺在床上之后，我把那封还握在手里的信又看了一次。至少这跟今天看过的智花的字完全不同。

是啦，从内容来看，我也不认为这是女篮队的人写的。毕竟只要丢着我不管，也只要再见面一次就可以说拜拜了，根本没有理由给我这种信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莫名其妙地跑去小学不说，最后居然还带着不幸的信件回来。

我到底是在干嘛啊?

还有一天……吗……要不要干脆翘掉啊?所有事都实在有够麻烦。

结果化学作业我连碰也没碰，晚上也很早就把房间里的灯关掉爬上床睡觉。

然后，我作梦了。

梦见智花她默默地投了好几百球的跳投，而我只是在旁边一直一直看着她。

我到底是在干嘛啊?

\*

——交换日记（SNS）04——◆Log Date 4/20◆

「啊~真是的~我对阿昴好失望啊!他不是最佳球员吗!

小帆帆」

「长谷川先生没有错啊，真帆。虽然很遗憾，但是，我认为果然还是没有简简单单就可以立刻变厉害的秘密方法。只能脚踏实地累积实力才行。

凑智花」

「是呀。不过如果只靠我们自己，已经毫无办法了，还是得让他继续当教练才行……这样一来，就只能招了吧?把真正的情况讲出来。说不定他会觉得我们很可怜而愿意帮忙呢。

纱季」

「可是，美星老师有交代过，可以把事情真相全盘托出的时机要好好考虑才行。她还说如果我们突然拜托他的话，大概会失败呢。

爱莉」

「嗯……所以，才会想要在前两天尽量提高他对我们的好感度呀。不过，还有一天。在星期五的练习里，要想办法跟他培养感情，然后在最后的最后时拜托他看看吧。

纱季」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爱莉!让阿昴摸你的胸部吧!

小帆帆」

「喂!笨蛋真帆!爱莉哭着打电话来了!你立刻直接给我去道歉!

纱季」

「哦~如果是我的胸部，可以摸没关系喔?

日向」

「日向，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讲啦……

凑智花」

\*

星期五。结果我还是来到了慧心学园。

如果只有美星姐的话也就算了，要我背叛刚认识没多久的小孩子，实在是让人觉得内疚。当然这是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该怎么说，因为我很闲。最近这阵子不管我人在哪里都闲得发慌，而一旦我没事可做，那些负面思考就会又开始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所以，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好，我想要充实我的行程，就算不有趣也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一些让我暂时不必去思考多余事情的时间。

……而且，我对不幸的真相也多少有点兴趣。

当我考虑着这些事，走进时钟台的内部时……有个小孩倒在那里。

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个看起来像是小学高年级的男孩子正抱着肚子呜呜呜地叫着。

或许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胡思乱想吧，对眼前发生的状况花了一番时问才得以理解。总算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我慌慌张张地跑到了男孩的身旁。

「喂!你还好吧!」

我单膝跪在地上，看了看那孩子的脸。

「呜呜……肚子……突然……」

男孩以痛苦的表情呻吟着。

「肚子痛吗?我知道了，去保健室吧!你站得起来吗?来吧，抓住我的肩膀。」

我把男孩抱了起来，并钻进他的手臂下方支撑着他的身体。这姿势有点吃力……不过这只是小事，比起这种小事有个更大的问题。

「抱歉，该往哪里定?我不知道保健室在哪里。」

「——不，保持这样就好了。」

「咦?」

由于男孩子突然以明确的语调讲了一个我无法判断的回答，吃了一惊的我忍不住抬头看了看他。而对方似乎等待这机会很久了，他突然加重了靠在我肩膀上的手臂力道，接着大叫道：「趁现在!」

——这叫声应该是个信号吧，现场立刻响起了好几个杂乱的脚步声。

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首先被夺走了视觉。头上被套了个布袋之类的东西，眼前一片黑暗。接着抓住我四肢的人，用力拉扯着我，将我押到了冰冷的磁砖上。我的手被绕到了身体后方，还被摩擦系数低的绳索给绑住了，由于感觉像是塑胶制品，也许是跳绳吧?正当我思考着这些事情时，才发现不知何时连脚部也失去了自由。

在我感觉到有个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发出卡啦卡啦的声音靠近自己时，虽然有点吓到，然而随即在好几个人齐声同力地把我身体抬起的那一瞬间，我几乎可以确信发出此声音的东西应该是台推车，或是类似的东西。果然没错，我马上被放到了一台摇晃的台座上。接着刚才的声音再度响起，同时空气流动的感觉让我明白自己正被运往某处。

到此为止一连串的动作都没有任何迟疑，让我内心不禁觉得，这些家伙不知练习了多少次。

我完全没有抵抗。从声音推测，犯罪集团的成员很有可能全部都是小学生，所以万一我随便挣扎导致他们受伤的话，事后反而会更加棘手。况且这有一半也可以说是我主动自投罗网，因此没有惊慌失措的必要吧。不，我当然没有察觉到这会是个陷阱。

不管怎么说，我的不幸就这样拉起了序幕。

被缺乏安定感的车轮摇晃的时间只有十几秒而已，伴随着紧急煞车的冲击，听起来很沉重的门扉被推开的嘎吱声也传人了我的耳中。由于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已经离开大厅来到外侧，因此目的地应该是舞台旁边的准备室，或是仓库之类的场所吧?声音回响的方式跟先前的感觉并不太一样。台车一推进这似乎很狭窄的空间之后，身体下方就毫无预警地倾斜到一边，同时滚落到了地上。

接下来遮蔽我视线的布袋突然被拉了起来，我的视野也立刻豁然开朗起来。

「——我们应该已经用信件警告过你了。」

听到从正面传来的声音之后，我把被朝下丢在地上的身子与头部一并拾了起来，这才勉强看到在一层层堆叠起来的摺凳之上，有个嚣张地翘着二郎腿的少年。

虽然手脚的自由都被夺走了，但身体还算可以活动，所以我利用反作用力把身子挺了起来，换了个抱膝而坐的姿势。接着，我重新把视线放到少年身上。

这就是刚才在大厅里抱着肚子的少年。他有着像是刺猬头的短发，那张满是雀斑的脸孔正一脸憎恨地瞪着我瞧。

「喂!快说点话!」

这次换成从旁边传来了强硬的声调。我转头看了看四周，除了正面的刺帽头，还确认到有其他四个人。每个都是同样年纪的少年，而且脸部表情也都离「友善」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我顺便稍微观察了一下自己被带进来的房间。这里没有窗户，墙壁可能是隔音构造，上面有数不清的小洞。照明方面只有一颗看起来很不牢靠的灯泡点亮着，在灯泡正下方放着麦克风以及上面有一大堆用途不明的按钮之类的控制台，其他能确认的东西只有被塞在棚架上，数不清的摺凳而已。看来这个房间的用途大概是当作广播室兼仓库吧。

「忠告?哦，那封信啊。我呢，看到那种东西反而会很期待耶。」

为了让这些对我怒目相向的少年们能够接受，我以很愧疚的语气如此说道。不知道为什么这反而让他们更为火大。沟通还真是困难呢!哎呀。

「喂!不要因为我们是小学生就把我们当笨蛋!之后就算后悔、想道歉也来不及了!」

刺猬头从椅子堆成的高塔上跳了下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威胁着我。

还真是吓人啊，原本我打算安分一点，如果他们要使用过分粗鲁的手段来对付我，那也许有必要给这些家伙一点教训。话先说在前头，对我来说，在这种手脚都被捆绑状态下的攻防，老早就跟美星姐对战过了。而且那时候是被更牢固的手铐铐住，所以我毫无办法直接败北，不过现在绑住我手部的东西很明显地过于随便，只要有时间的话我应该能够挣脱。

「哼，很好啊，让人吓得发抖呢。我很期待会怎样让我后悔喔。」

我抬起嘴角展现出好整以暇的态度，以嘲讽的口吻接下那无聊的胁迫。虽然是从电影里学来的，然而在明显不利的状况下，不采取卑微的态度反而是活下来的秘诀。就算采取虚张声势的态度，该死的时候还是会死，然而如果直接逢迎谄媚，那根本就是死定了。

「——喂!你们!来对着这家伙尿尿吧!」

「哇!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喂喂，太恶劣了吧，最近的小学生!想法太过卑鄙了!应该要堂堂正正地用拳头来沟通啊!

「哼!总算露出差不多的表情了。」

刺猬头以令人可恨的表情笑着，真是让人火大。

「……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话虽如此，但小便攻击实在是太恶心了，所以我寻求着和平的解决之道。总之得先把自己为什么会碰上这种倒楣事的原因，问个清楚才行。

「信上面有写吧，立刻辞去女篮的教练职务……」

「我当教练就当到今天为止耶。我认为有没有立刻辞掉都没有太大差别，还是你们有理由要我即使早一天也好，总之快滚?」

我这样一说，刺猬头就露出了出乎意料的表情，与周围的家伙互看了几眼。

「……真的吗?真的到今天为止?」

「嗯，真的。」

「那，你不会再来这里了吗?到比赛那天为止，都不会跟那些家伙有更进一步的牵扯?」

「……比赛?」

我反射性地回问之后马上就想到……糟了。

恐怕我已经被牵扯进去了，就因为刚才那句话。

「就是她们跟我们男篮队的对抗赛啊，你啊，就是为了比赛而被请来的临时教练吧?」

原来如此。算了，我本来就觉得事有蹊跷。原来，这些小孩是男子篮球队的成员。

可是，知道这些有限的情报，反而会让我产生更多新的疑问。

——可恶，怎么办?

该尽量把话题蒙混过去，避免自己知道更多多余的事情呢?还是……

「不，我没听说过那种事情……话说回来，为什么同一所学校，学生间的对抗赛，会需要请个临时教练来啊?」

不行，我果然会介意。既然如此，那么不管听了多少消息，都没什么差别了吧。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露出沉思表情的刺猬头，再度对其他少年们发出寻求意见的目光。

「——那个，根据真帆所说，这家伙是个厉害的选手吧?既然这样，比起那些家伙，他应该更能体会我们的心情吧?……干脆说出来吧?」

从旁边传来某人的意见。或许是听到这个建议让刺猬头下定了决心，只见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开口说道：

「……已经定下约定了，在下星期天的比赛中如果我们能获胜，就可以从她们手上拿到使用体育馆的权利。之前原本一星期只能练习三天，如此一来就能够每天练习了。」

「咦……?」

只要获胜，就可以拿到?而且是每天?

「……那女篮队呢?她们要怎么办?」

我茫然地回问。这超过我预期的严重情况，让我感到意外，受到了些微的冲击。

「如果那些家伙获胜的话，场地分配就按照目前这样，各自三天不会改变。如果女篮输了……她们就要废社。」

果然对刺帽头来说这是别人家的事情，他冷淡而干脆地把我最不想听到的单字给讲了出来。

「……这算什么，不管怎么说，那样她们也太可怜了吧。大家和平地一起使用不就好了?」

「她们根本不可怜!」

这激动的语气让我吓了一跳，身子也不由自主地紧绷了起来。这叫声是个蕴含着极度激情的吼叫。

「…………唉。」

然而刺帽头立刻叹着气搔了搔头，似乎对自己情绪失控的行为感到很丢脸。接着他停了一会儿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才再度开口说道：

「那个……我们在去年度最后的大赛里夺得了地区优胜，这是第一次。」

「……啊?……这还真了不起……恭喜。」

由于话题转换得过快，让我不由自主地回应出一个听起来有点蠢的赞美。不过……地区优胜吗?他们是一支强队呢……地区优胜……哦，原来之前真帆为何会提出那样的基准，真相就是这个吗?

「也没什么好恭喜的。因为在全县大赛中第一回合我们就输得惨不忍睹。好不容易优胜了，也好不容易获得了满满的自信，结果之后却突然被人打得落花流水，让我又生气又不甘心，简直想要去死。」

这次我能够好好地回答他了，因为这是自己也曾经体验过的经历。

「所以，我想要变得更厉害，我觉得必须更加练习才行。不只是我而已，男篮队每个人都是这样想。可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已经没有可以练习的场所跟时间了，因为比我们晚成立的女篮队占着地方在那边玩!」

——原来如此啊。他们说我应该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她们是认真在打篮球的话，我们也不会想要抢走她们的场地。可是，那些家伙不是只有在玩吗!一开始我们也只是拜托她们让我们可以跟她们一起练习，可是真帆跟纱季却说绝对不要，还抱怨说那是她们女篮的时间。是啦，说起来是那样没错，那她们为什么不好好练习呀!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服气，所以跑去跟男篮指导老师讨论这件事，老师也赞成我们的想法，帮我们去拜托女篮把时间让出来给我们，结果这次就换成女篮的顾问老师开始站到女生那一边，还说什么绝对不行……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变成要比赛来决定了。话先说在前面，可不是我要主动提出说要用比赛来决胜负的哦!」

……是美星姐吧，那个白痴。

「喂，你的篮球很厉害吧?你一直在努力练习吧?如果是这样你应该可以体会我们的心情吧?应该会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吧?」

「……帮我解开绳子。」

「……你先答应你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才会帮你解开。」

「两边吵架从以前就注定会落到两败俱伤的下场。说真的我喜欢你们这种有上进心的家伙，但是我也不觉得为了开心而进行社团活动有什么不好。我不会产生『那就从她们手中抢过来』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不会成为任何一边的同伴。不管是你们……还是女篮队。」

「…………是吗?」

在几分钟的沉默之后，刺猬头来到我的身后，替我解开了手上的绳索。

我缓缓地甩了甩肩膀，享受着这瞬间的解放感，然后才自己解开脚上的绳索站了起来。

「……不过，你们会不会警戒过度了啊?就算练习个几天，也不可能立刻就会变厉害啊。就算我打算继续担任她们的教练，我认为你们根本也没有绑架并威胁我的必要。」

我运动头部让关节发出几次声响之后，才用不以为然的语气说道。

「……果然是这样?不会发生只要你有心，就能够让女篮胜利的事情?」

「你也很清楚吧。既然你有在打球，也知道目前女篮的程度的话。」

「是吗……是这样呢。呃，一开始我们是觉得不在意也无所谓，但是真帆实在太有自信了，说什么会有很棒的教练过来指导她们，所以她们会赢之类的。」

……要是没多嘴就好了。竟然擅自把如此自以为是的期待加在我的身上。

我以沉重的脚步走向出口。要去见她们还真是有点痛苦。

「……你要去女篮那里吗?」

「是啊，要去做个了结。幸好没有全身都是小便。」

我讽刺地笑了笑，然后推开门回到大厅里。

我一边往前走，同时在内心想着。

……就算是小学生，对象是男孩子果然还是比较好讲话呢。

「……长谷川先生!太好了，我还以为今天你不会来了……那个，其实我们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我才一打开门，智花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她立刻跑到了我的身边。其他四人也似乎松了口气缩短了与我之间的距离。

……这还真是让人难以招架。

「那个……虽然有说好，你只要担任教练到今天为止，但是如果可能的话……」

「我刚才跟男篮队的人聊过了。我已经听说比赛的事情了。」

「啊……」

我半途打断了智花的恳求。已经到极限了，我想把全部都说出来好早点解脱。

「——抱歉，我办不到。我并不是想评论比赛这件事情本身是好是坏，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出让你们可以获胜的指导。如果你们想赢，最好考虑一下别的方法。就算我继续担任你们的教练……结果也不会改变。」

虽然我不清楚男篮队的能力究竟如何，但是地区大赛优胜队伍与这些孩子相比……虽然这样讲很直接，但根本是天差地别吧。

「——抱歉，我无法帮上忙。虽然时间很短，但我还满开心的，谢谢你们。」

我讲完之后就转身离去。因为我无法继续看着她们那种绝望到极点的表情。

「——阿昴!」

正当我把手放到门把上时，有个叫声从我的背后传来。

「……真帆。」

「根本没有其他方法啊!只有阿昴……对我们来说只剩下阿昴你了!求求你帮帮我们，帮帮我们呀阿昴!」

「真帆，抱歉。对我来说实在是爱莫能助。而且……虽然我觉得你们很可怜，但是我也有点可以体会男篮队的心情。」

「——呜!过分!太过分了!」

最后这句话似乎最有效果——为了让她们讨厌我。

真帆把脸转开，还低下了头。难道我又把她弄哭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第二人了，五分之二吗?我真的有够差劲。

虽然我有点介意，但是进行确认的话就太过不解风情了。至少，我应该立刻从这里消失，让她们拥有一个可以彻底痛骂我的地方。

「长谷川先生!」

转身面对大门之后，再度有个叫声传到了我的背后。这次是智花的声音。

我一语不发地当场停住，已经连转过身面对她们都办不到了。我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表情面对她们才好。

「——还可以练习一下子吧。请你担任最后一天的教练，只要一点点就好了，请给我们建议好吗?」

我讶异地把脸转向智花。

智花的表情是笑脸。虽然身影带着落寞的感觉，但她的确在笑。

「……我知道了。」

刚刚那是最有效的攻击，我的心脏就像被紧紧抓住一般，极为痛苦。这种请求法叫人怎能拒绝呢?

如同送葬般的最后练习，一直持续到了六点半整为止。

真帆她并没有参加。

\*

「结果你只是想利用我而已吧?」

我打破长久的沉默，茫然地对着驾驶座上的人提问。

「嗯!我不否定这个说法。的确我认为如果是你，应该能为她们做点什么。」

美星姐的视线依旧朝向前方的挡风玻璃，平淡地回答着我。

「你也太瞧得起我了。一般来说都会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任务吧，根本没有胜算。」

「我才不知道，我是门外汉呀—」

「既然如此，这种欠思考的比赛，从一开始就不该提出呀。再怎么说，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死定了……」

「如果没那么说根本无法抗战到底啊!你又不清楚情况，男篮的顾问可是个让人火大到想叫他去死的混帐。他把地区大赛优胜当成王牌，跑去跟教务主任等人狂画大饼，说什么只要加强宣传本校是一间对运动也很重视的学校，那么想报考入学考跟插班考的人都会增加吧。等我们注意到时，已经陷入高层人士根本不愿意倾听我方意见的状态了。女篮队差点就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就被判定成『由于活动内容不完善，所以取消认可资格』……有没有实际成绩，根本毫无关系吧!这种事情根本不构成抢走那些孩子地盘的理由!」

说起来，慧心是一间私立的升学学校。社团活动有杰出成果的这项事实，在推广知名度的意义上，或许真的比一般小学有更大的帮助。既然我不清楚这方面所谓大人的考量，那么我也没有单方面责怪美星姐的资格。再怎么说这家伙是宁死也不愿败北的死不认输个性，既然她会提出如此欠缺考虑的胜负之争，或许的确是背水一战也说不定。

「……我说，昴。有个让你介意的孩子吧?你连她都要舍弃吗?」

智花吗?

的确我有点想要继续看看那孩子的球技。可是……

「那孩子一个人也可以展翅飞翔的。」

再怎么说，能打篮球的地方不是只有一个。就算现在的女篮完蛋了，她也还有其他选择。总之这一年间她可以在学校以外的地方练习，等上了中学以后再继续参加社团活动就好了。幸好中学部似乎有支组织完善的女子篮球队。

智花的一年后，确实有个符合她的前景在。

那么，一个人也没关系吧。只要她还有那样的热情。

那孩子是不同的，跟失去归处也找不到前进方向的我不同。

「…………不要随便说这种好像很清楚一切的……」

评论好吗?

彼此彼此吧。

而且啊，我也说过了。

即使我有伸手援助她们的意愿，也是没用的，根本赢不了。

\*

——交换日记（SNS）05——◆Log Date 4/22◆

「怎么办?

纱季」

「现在也只能以长谷川先生帮我们编排的练习计画表来努力了。我认为这是一份很容易投入，而且为了避免过于单调，还穿插着许多起伏变化，相当不错的计画表……如果至少有一个月让我们认真练习的话，还可以让我们多少有点希望……

凑智花」

「比赛延期……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爱莉」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螳螂那家伙，嘴巴上好像讲着会给我们一点退路，不过就是因为他认为绝对可以赢我们，所以才会同意比赛吧?他不可能再多接受其他会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啊！真的是让人火大耶，那个老师。

纱季」

「大哥哥，已经不来了吗?

日向」

「会来的!阿昴他一定会来帮我们的!

小帆帆」

「真帆，你已经不再说：『我最讨厌阿昴!』了吗?为什么你可以如此确定，这么地相信他呢?

纱季」

「虽然我还是很生气，但是他是阿美带来的人，所以我决定还是要相信他!因为阿美不会背叛我呀!绝对不会!

小帆帆」

「真帆……嗯，对啊，还不能就这样放弃呢。

爱莉」

scene.3

「插图068」

拒绝教练职位后的隔天是周六，受到一成用电话召唤之后，我依言来到电车总站隔壁的综合游乐凯议施「ALL GREEN」 。

首先，我们来到饮食区好填饱肚子。正当我坐在开放空间的座位上大嚼章鱼烧时，我察觉到坐在对面的一成猛盯着我瞧，好像在看什么珍奇异兽一般。

「……干嘛啦?」

「没事，只是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虽然是我自己找你的……不过如果早知道你会来，我就会在昨天召集荻山等人呀。」

「……呃，反正我很闲。」

我耸着肩回答。的确，这不是个让我提得起劲的邀约，不过我还是觉得比起窝在家里，出来外面会让我的心情多少好一点。只要一个人在那里闲着没事，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女篮队的事情。明明我已经不打算再插手了，但是毫无意义的烦躁感却不断地累积着。从以前开始，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无法满足他人对自己的期待。

「很闲吗。算了，也好，我现在已经不会多说什么了。好啦，那要玩什么?」

一成把自己的食物迅速解决之后，很理所当然地把选择权推到我的身上。顺道一提，这家伙的午餐是五个鲷鱼烧，光看他吃都会让人觉得反胃。

……好了，该怎么办呢?我人是来了，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很想玩，因此很没劲，当然也没有办法举出自己想去的地方。

在「ALL CREEN」里，除了目前所在的饮食区，还有保龄球场、撞球、桌球、卡拉0K、电玩场等区域……首先保龄球跟卡拉0K可以直接跳过。以我现在的兴致，要我和一成两个人去玩这些，简直跟拷问没有两样。而桌球这家伙又完全不行，撞球彼此应该都没有经验……什么嘛，以消去法删减之后，这样一来只剩下一个地方了。

「电玩区吧，这最没问题。」

「电玩区吗?果然没问题。」

「我们两个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还是你希望我用桌球痛宰你?」

「我拒绝，你这混帐打起桌球根本毫无天良。」

是没办法用反拍把球打回来的你技术有问题，别怪罪到别人身上好吗?

「……啊~对了。昴，今天天气不错，所以一起朝甲子园前进吧!」

甲子园?……对了，这下我才想起来，顶楼的确有挥棒练习区。

我只是忘记了而已，并不是故意跳过那个区块不去考虑。

「……嗯~?去顶楼不行吗?你不想看到那个吗?」

在我吞吞吐吐地不肯回答时，一成露出了邪恶的笑容，开口刺激我：

「你白痴喔，根本没关系!」

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顶楼上面还有篮框以及半个球场。

那又怎么样，讲到篮框，我家也有啊!

「……一成，你啊，这就是你的目的?」

「……不，这完全是偶然。」

顶楼相当热闹。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在于周末人潮比较多，然而今天这样拥挤的理由并不是只有这样而已，真正的原因正写在这里：

「今天正在举办每月的惯例活动——罚球线投篮大赛!投十个球并赢得豪华奖品吧!十球都完美投进的人，将可获得能在所有设施使用的千元优待券!另外也有参加奖喔!」

一开始看到这些时，我怀疑这是不是一成他想藉此让我碰球的阴谋。不过看看他的表情，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然而，无论一成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着这个算盘，这个疑问也实在没什么意义吧。

「很好，昴，去成为男子汉吧!」

你看，无论如何，这家伙一定都会叫我去投。拜托饶了我吧，一个现役球员去参加这类游戏可是很丢脸的耶!

……啊。我已经……不是现役了。

不对，总之这种小问题先放一边别管。

「彻底拒绝。」

「你这笨蛋!有一千元的话可以去买回数券，所以能免费玩挥棒练习五回合耶!对于有各种开销的高中生来说，这可是有如作梦般的优待券耶!如果是你应该可以轻易达成十连投吧?」

可没有像你讲得那么轻松好吗?只是把球投进也就算了，但在众人环视之下，每投一球就要被计算一次，这压力可是很惊人的耶!由于难以集中精神，所以搞不好会比在比赛时更加紧张……不过，话说回来，十球的话只要谨慎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算是这样，篮球队的人去玩这个也未免太不成熟了吧。」

「没关系吧，你又没长毛。」

「我没长的只有胡子而已!」

况且0TONAGE（成熟模样）的GE根本不是GE（毛）好吗!你这个想上东大的!（注：在日文中，成熟模样的语尾和毛的发音相同。）

由于我火大了，所以不想跟他继续牵扯下去，一个人朝着挥棒练习区的区块走去。

「喂!等一下啊昴!你害怕了吗?」

「……什么?」

我也知道这是个拙劣的激将法，但是我还是做出了反应，留在了现场。

「你只是怕自己投不中而已吧!你不想要体认到自己因为摸鱼而变差的技术。」

一成的说辞跟那家伙非常相像，所以他和美星姐在把我惹毛的能力上，可说是不分轩轾。

我回过身面向一成，走到距离他非常接近的地方之后瞪着他说道：

「……优待券就给你吧，但是你下次要请我吃猪肉拉面，而且要全部增量双倍!」

「等你拿到再说。」

一成露出一个得逞了的笑容。

真是的，我身边都是这种替我找麻烦的家伙。

加入排队行列后，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还算满快就轮到我上场了。

听完负责说明的工读生简单解说之后，一颗蓝白红三色的七号球就放到了我的手上。

我站到罚球线的中心左右，让球以后旋转的状态落下。

右手放在比腰部更高一点的位置，球就像被右手吸回一般，再度回到我的手中。

我重复了相同的动作两、三次。

哇，真的很久没有好好碰球了，可能是因为这样，也或许是因为眼睛已经习惯了小学生所使用的五号球，让我觉得这球的直径似乎有点变大了。

——不过，没关系，依旧没问题。

我以要在大地上扎根般的感觉将重心放低，再缓缓地只把上半身抬高，静止不到一秒钟。接下来就像是要把蓄积在膝盖上的力量，全部朝空中解放一般伸直了身体，把球投了出去。

蓝白红三个色彩在空中旋转。

没多久之后，就响起了后旋球摩擦着篮网的声音，我的第一球投进了篮框里。

「……果然行。」

一成喃喃地说道。而观众们也跟着很义务性地拍手。然而……

「这不行。」

我忍不住脱口说道。

虽然以结果来说我投进了，但是刚才的投篮以我的感觉来说，算是失败的投篮。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姿势跑掉了。我重温刚才的感觉……然而却无法抓出问题点。

恐怕是全体姿势都稍微偏离了理想动作。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毕竟的确有空窗期。

我从露出一丝讶异表情的负责人员手上再次接过球，立刻放低重心。

这次我仔细地，像是要一一确认我每个动作的样子般将球投出。

「恭喜!第二球也成功了!」

投篮成功了，但还是不对。

我在状况正佳时的姿势并不是这样的。

第三球，这次我更加地集中精神。

只要顺势做出动作，将最好的想像，深深地烙印在脑中，和自己的姿势加以对照。

「第三球成功!」

还是不行，我的动作与最好的想像无法完美地重叠。

不过这次有了收获。

我了解自己无法投出理想射篮的原因了。我不该被罚球线投篮这种固定观念束缚住，因为立定投篮无法达到我的目标。

我该追求的理想并不是把脚固定在地面上的立定投篮，而是为了让自己能抓住天空，所以要振翅高飞的跳投。

下一次我绝对要做到同等的动作。预备姿势跟之前是相同的，但是这次我在脚上加强了劲道，用力跳起!

「第四球!」

好，进步很多了，但是还很遥远。

我一拿到球立刻跃向半空中。

「第五球!还剩下一半!」

好吵啊，这会让我分心。

为了让自己再度冷静下来，我屈膝下蹲，并以腰部附近的高度运了几次球。

不够的地方是高度吗?

「第六球!状况真好!」是状况超差。高度应该是够的，那么，是在半空时过早放球吗?

「第七球!好厉害!还有三球!」

只剩下三球而已吗，可恶。

高度有发挥出来，聚力也做得很好。

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但是就是有某个地方怪怪的。

我觉得还差了什么。我的投球无法配合上节拍。那彷佛清流般，似乎连时间流动都可以被我支配的柔和与美感还不足。

「第八球!还有两球!」

可恶，已经不行了，我就是搞不懂。

「好~终于来了!最后一球!」

……这就是最后一球了。

结果我居然连一次都没达到理想吗?

我以半自暴自弃的心态将球投出。

——接着比先前更响亮的欢呼声突然爆出，让我猛然回过神来。

一瞬间我真的没有弄懂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哈哈哈，果然在篮球方面你很行啊!昴!」

当一成这样说着并重重拍了拍我的背后时，我才总算回想起自己正在进行罚球线投篮。不，已经结束了吗?我，成功了吗?几乎没有印象。由于过于混乱的意识，让我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不安。刚刚那到底是……?

「好!那我马上去换成回数券!哎呀~真是赚到了、赚到了。」

一成理所当然地直接从负责人员手上接过奖品，之后就兴高采烈地想要前往售票窗口。我慌慌张张地叫住他。

「啊!等一下，抱歉，果然今天还是不挥棒了。」

「啊?真不像你耶，难道你现在才要说你舍不得这些优待券吗?」

「没有啦，优待券还是给你，不过我身体不太舒服。虽然抱歉，但我今天可以先走吗?」

「什么?你还好吧?……急性篮球中毒?」

讲什么蠢话，最好有这种病啦。

但是，不知为何我觉得那也不算是错误的形容。

回到一楼之后，我再次跟他道了歉。接着我就和接下来得去补习的一成各分东西，踏上回家的路途。

一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连衣服都没有换就直接倒到床上，然后又作了个梦。

……又是那个梦。梦的内容就只有看着智花不断跳投又跳投，一个既像是拷问，然而却很奇妙地又不会让我感到无聊……找不到出口的梦。

我一直深信那是自己的理想，自己不断追逐的那个目标……就在那里。

当然理想与现实不可能会重叠。因为我不是她……我不是智花。

\*

「……99!」

没有任何问题。

「……100!」

在空中飞舞的篮球与太阳重叠，形成了一瞬间的日全蚀。

最后一投命中了篮框的正中央，让篮网也跟着翻动。

早上，从那宛如未完成的摇头电音，副歌不断重复的梦境中苏醒后，立刻去洗脸台用冷水冲了冲脸。在隔了十几天之后，我再度来到院子里面对篮框，并且藉此了解到一件事，我长谷川昴没有退步。

这下我就能确定了，昨天在罚球线射篮中产生的奇妙感觉，只是单纯的迷失，或者该说是因为一点误解而导致的错觉。被我当成自己的最佳姿势而不断追求的那个想像，既然来自于智花的跳投，那么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重叠。

再怎么说小学女生与高中男孩的体格有着差异，因此姿势方面在细部上会有不同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更何况我一再追求却无法达到的理想，就是智花所拥有，女性特有的柔和感或是曲线动作的滑顺感吧。身为男性的我，当然不可能具备那些条件，况且就算不具备那些特质也无所谓，因为这是跟姿势好坏毫无关系的要素。

换句话说，我的姿势——维持这样就好。

多投出的第一百零一球在篮网中弹跳着。嗯，没错，这的确是最佳姿势，我能够确定。

话说回来还真是好笑啊。虽然我有自觉到自己的目光被她深深地吸引了，但没想到智花的跳投，居然在我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痕迹。

凑智花……吗?

从现在到比赛当日的这段日子，那孩子将会以怎么样的心情来度过呢?

是对毫无胜算的战斗感到绝望吗?或者是还在摸索着胜利的可能性呢?

如果，自己在那个队伍之中，事情又会怎么样呢?

……当我仰望着云朵，出神地思考着这些事情时……从面对庭院的厨房，传来窗户被打开的声音。我转过头一看，发现一位心情不错的妇人正从那边望着我。

「小昴，早安，早饭做好了哦。」

「……哦，好。还有，不要用『小』字叫我了啦!」

「好!」，妈妈如此悠哉地回应，然后缩回身子。思，她绝对只是随口回应而已。我差不多开始对提醒她这件事情感到厌烦了，然而这场战争是先屈服的人会败阵。将来我还是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以年为单位忍耐这个持久战吧?

我听从妈妈的叫唤，从玄关进入了客厅兼餐厅之后，奶油的香味就刺激着我的鼻腔。原本我想先去冲个澡，但好像有法式煎蛋卷可吃，所以我决定让早餐优先。万一冷掉了那就太可惜了。

当我这样想着把视线栘向餐桌的那一瞬间，我立刻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除了留给目前还在瓦斯炉上翻滚的法式煎蛋卷的位置之外，桌上还放着各式蔬菜搭配现磨巴马干酪的沙拉；腊肠与培根的拼盘；很明显不是用餐包加热而成的义大利蔬菜浓汤：可能是由整整一条香烤法国面包切片堆成的小山；还有甜点跟水果优格：更夸张的是居然还有挤上鲜奶油与蓝莓果酱的松饼。大量的料理把桌面挤得水泄不通，连那条红白格子花纹的桌巾都看不见了。做过头到这种程度也未免太夸张了吧?她是打算开旅馆吗?

「……我说，这是怎么了?」

看到妈妈拿着上面淋有蘑菇番茄酱的法式煎蛋卷走进来之后，我傻着眼提出疑问。她有点腼腆地笑着回答我：

「真不好意思呢!因为听到你在练习篮球的声音，就让我不由得觉得很开心，然后不小心就做了太多的菜。不过，太好了呢，你又想要开始打球了?」

面对眼前这个笑容满面的人，让我觉得有些词穷。

「也不是……那样啦。今天是只是偶尔想打一下而已，明天就不打了……大概吧。」

「……是这样啊，真遗慨。」

就像是放了一晚的汽球那样，眼前的笑容整个垮了下来。她是在介意当初她希望我进入七芝的事情吗?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就算她没有这样建议我，不管如何我最后也会选择七芝。明明我已经解释过这问题好几次了。对我的称呼也是一样，平常明明是个好好小姐，然而对别人的讲法却不愿意乖乖接受……这点就是这个人最让人束手无策的地方。

「……总之，来吃饭吧。难得有丰盛大餐要趁热吃才行。」

我抢走妈妈手上的盘子在桌边坐下之后，她似乎总算学乖了，知道如果在篮球上面跟我纠缠不休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此立刻重新展露笑容开口说道：

「嗯，来吃吧!……对了，既然我做太多菜了，那可以叫美星来吗?因为那孩子要是不管她的话，根本就不吃青菜。」

……美星姐吗?我不想见她耶。真是的，何必做出多余的关心呢。虽然我很想说不，然而好不容易才让忧郁的气氛散去，要是再让妈妈消沉起来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也许是因为这对姐妹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妈妈对美星姐可说是异常溺爱，所以只要那家伙被人刻薄对待，她就会非常失意、沮丧。而失意沮丧的妈妈会以很高的机率，做出夸张的粗心行径……主要是关于火的方面。

「请便~」

基于以上，不管内心怎么想，事实上回答只有一个选项了。

算了没关系，这不是问题。就算是饵已经摆好了，但是突然收到通知之后，那家伙再快也需要二十分钟才能到达这里。只要我在那之前把饭吃完，并找个目标出门去就好了。反正待在家里也没事可做。

既然如此决定，那好事要趁早!不对，是吃饭要趁早!我稍微瞄了一眼往电话走去的妈妈之后，就用汤匙舀起满满一匙的法式煎蛋卷……一口塞进嘴里。

……实在足太棒了。虽然妈妈常常出包，然而只有在煎蛋的熟度掌握上，绝对不会犯错。我总是只有在这个瞬间会打从心底佩服她。

我专心地继续轮流享受着法国面包与这个半熟的天国美味。过了一会儿之后，主厨以一脸烦恼的表情回到这边，缓缓地在我对面坐下，有点迟疑地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小昴，虽然很麻烦，不过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

由于我嘴里已经塞满食物，所以用眼神示意妈妈继续说下去。拜托我?什么事情啊?反正我很闲，如果是买东西之类的小事那当然是可以帮忙。不过妈妈才刚跟美星姐讲完电话，以这时机来看，不知为何就是让人感觉到一股可疑的气氛。

「那个啊，美星她说今天有事所以不能来。所以呀，小昴，你可以送便当去给美星吗?我马上就会做好。」

唉，不好的预感总是会命中。当然我要彻底拒绝……然而既然有火方面的担心事项，我也不能太明显地表现出我的厌恶威。

「要我送去……如果她在家的话就叫她自己来呀。我是不知道她有什么事情啦，不过太宠她对她也没有好处吧。」

我打算以这一类的模范回答蒙混过去。实际上来说，要人特地把吃的送去给她……自我中心也该有点限度吧?

「关于这个，她说她不在家而是在学校。好像受托担任什么比赛的监督。如果她在家的话我可以自己送去，可是我不知道美星的学校该怎么去……小昴的话，已经去过了好几次吧?」

就在我正把送到嘴边的汤匙含进嘴里的那一瞬间—那个名词传到了我的耳中。

我全身上下部突然僵硬住了。

现在我脸上的表情，一定跟第一次看到杀人现场的新人警官的表情没有两样。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从妈妈嘴里讲出的那两个字，简直就像是从打钉枪里射出的长钉一般，以强劲的力道直接贯通了我的胸口中央。

「…………比赛?美星姐是这样说的吗?」

「嗯，她说今天是最后了，所以她一定要好好在旁陪着才行。」

怎……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今天是比赛?

很奇怪吧!为什么会这样!那家伙……那个刺猬头的确说过比赛是在下星期的星期日…………下星期?

咦……那意思，是指今天吗?是啊，在月历上也许是这样没错。前天是星期五，所以如果按照月历来算，今天的确可以算是「下星期的星期天」。不过，普通来讲那应该是指再一星期之后的事情吧?不管是从语气还是从状况来判断都是如此。

或者是什么?我在不知不觉间进行了时间跳跃吗?

「小……小昴?你怎么了?脸色整个发青……法式煎蛋卷的味道怪怪的吗?」

「——啊，不是……当然没这种事……很好吃啊，跟以前一样。」

我察觉到妈妈以担心的表情看着我，所以连忙做出解释。这下整个僵住的身子总算可以稍微动作了，脸色方面似乎也已经恢复，妈妈以略为放心的样子轻轻地呼了口气。……跟我，没关系吧。等恢复某种程度的冷静之后，我重新思考着。也好，就算我无法接受，但假设比赛的确是在今天举行，那我要怎么办呢?当然，不怎么办，理应如此。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我能做的事，更重要的是，对我来说那些女孩的比赛无论结果如何，都和我毫无关系。

所以当然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

没错，我的脑子很清楚这一点。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放不下的感受。就像是原本宣布会在一星期后举行的小考，却突然在无预警的状况下提早执行而引起的焦躁感。明明自己对小考的结果并不在意，反正自己根本没在念书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考都没差，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依旧会产生好像被人背叛般的感情。明明自己很清楚没有这种必要，甚至连资格都不够，可是手掌上渗出的汗水却一直没有停止。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会如此迷惘?

我的行为看起来很像是在追求……

那不可能存在的其他答案。

「………………………妈，你赶快准备一下……便当。」

「咦?……是吗!你愿意帮她送过去吗!嘻嘻，我就知道小昴最好了!」

……不是，我并不是因为在意那些女孩。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差。我只是想去确认一下，今天是不是真的在比赛而已。比起从高中出发，慧心学园与自家的道路距离还比较近，骑脚踏车也只要三十分就能到达。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这点小事拿来杀时间应该很不错。

没错，我只是在杀时间而已。我的行动只是一时兴起……

「——妈!还没好吗?」

「哇啊~不要催我啦，妈妈我不擅长赶东西嘛……」

——可恶，拜托一定要赶上啊!

\*

「呀啊啊啊啊啊~好激烈!太激烈了!」

「呵呵，还不够，不够的。接下来会更加地惊人喔……来吧，一起上吧……!爬上比现在更高的地方，然后再往下堕落……!」

我用全力拚命地踩着脚踏车冲到了慧心学园，当我使尽全力拉开小学部体育馆正面玄关大门时，那瞬间冲进我眼里的异常光景，让我不由得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啊?这场比赛到底是什么!这看来……这看来完全是……

「社区妈妈排球赛啊!」

就像是被绝望感给拖倒了一般，我四肢跪地无力地垂下了头。

我真的是个白痴。我现在有股冲动想要寄封道歉信，给过去曾经被称呼为智将的自己。女篮的比赛不可能是在今天举行，肯定是在下星期。至于这星期，就如眼前所见，是社区妈妈的排球大赛。

「咦~什么~昴，你专程送便当来给我吗?这到底是在刮什么风……不过，你在干嘛?挡在这种地方恍神会很碍事耶。」

虽然注意到我的美星姐来到了身旁，但是全身笼罩着虚脱感的我，还无法直起腰来。

「笑吧……嘲笑我吧美星姐……」

「实在太狼狈了害我笑不出来耶……好啦，这位置很显眼所以过来这边，到底是怎么了啊?真是的。」

她伸手抱住我的两侧腋下，拖着我穿过刚刚才通过的正面玄关，来到体育馆外面。

「听说……你今天负责监督……还有什么最后……」

「嗯?是呀，今天我是妈妈排球大赛的监督人员呀……话虽如此也是两班制，本来我只要参加下午部分就可以了，但是高畠同学的妈妈她的腰痛好像又再度复发了，因此她似乎决定要从这个大赛退休，所以我想，绝对要好好看一看她最后的英姿…………最后?啊~原来是这样吗……呵呵呵。」

从背后传来一阵暧昧的笑声……呜!这可真是个严重的错误。我居然说溜了嘴让她获得了多余的情报。

来到室外之后，美星姐指着入口前的楼梯示意我坐下。

「我也来坐!……是吗，你以为是她们的比赛吗?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你误会今天是女篮的比赛，才会特地帮我送便当来?呵呵，虽然你讲了一堆理由，结果你还是对那些孩子的事情介意到无法自拔嘛~」

美星姐在我身旁坐下，满脸贼笑地挖苦我不说，还把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不是的。」

虽然我试着这样辩解，然而在这种局面之下，到底要叫我挤出什藉口，才能让她相信事情不是这样的呢?难不成我得说：「其实我有恋母情结，想看妈妈们打排球时那丰满美艳的样子」吗?死也不要。与其要讲出那么恶心的宣言，老实承认肯定会比较好。

真是个致命的错误。

这个样子简直就是别人明明没问，自己却自动招出，其实内心的确还牵挂着女篮的事情啊!

「……我说，昴。你只要再照顾她们一星期，如何?这样你应该也会比较释怀吧?」

而且，我等于还给了美星姐一个可以正大光明讲出这种提议的藉口。原本彼此的约定是只要我配合一星期，之后她就不会再多说些什么，然而我居然把能拿来推翻这约定的最佳藉口给了美星姐。

「……我的任期已经满了，也完成了跟你的约定了吧。」

真痛苦。在犯了大错之后讲出的一字一句，全都让我感到非常痛苦。要用这种不堪一击的拒绝来闪躲美星姐的言语攻击直到最后，实在太困难……

「哦……是吗?那就算了。好了，我也饿了，先走罗。谢谢你送便当来。」

咦?我觉得好像挨了一记闷棍。

真奇怪……原本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面对美星姐更加纠缠不休的言论攻击，结果她却很干脆地鸣金收兵，迅速回到了体育馆里。

单独被丢在这里的我，只能手足无措地凝视着再度关上的正面大门。

嗯嗯~是妈妈的料理救了我吗?或者我的恩人其实是那个素不相识的高畠同学妈妈?

不管是哪一个，总之这一刻我似乎得救了。不过，反正之后我还是会因为激烈的劝诱攻击而感到很困扰吧?因为我轻易地把弱点暴露在那家伙的眼前。

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心情愈来愈沉重。

「唉……」

我一边叹气同时仰望着天空。

虽然已经没有任何待在此地的必要，但是，看来我的力气已经完全枯竭，所以无法立刻开始行动。

我保持仰头的姿势闭上眼睛，太阳的光线把我的视野染成了一片暗红色。

为什么，我会陷入眼光如此狭隘的状况呢?

为什么，我只是一厢情愿地做出结论，却不去考虑其他的可能性，让女篮队的事情塞满了整个脑袋呢?

浮现在脑中的是，最后看到的那孩子——智花她的微弱笑容。

就像昨天那样，那女孩的跳投再次迷惑了我吗?

无法助她们一臂之力的罪恶感以及同情心……我应该都可以用理性来克制啊。

明明是这样，我却像是聚集在捕蚊灯周围的小虫一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智花的投篮深深地吸引住，还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就是造成这股单纯冲动的答案。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蠢事。」

什么对篮球的热情，应该早就不存在于这身体里的任何地方了。

只有对智花跳投的这份记忆，以不均衡的形状凝结成块并开始发热，紧黏在我大脑的深处。我有这种感觉。

「…………回去吧。」

我保持着坐在台阶上的姿势，等我回过神来时，才发现已经发呆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

最近这几天一直都是晴天，这一天的晴朗气候也满适合日光浴的，不过要是待在这里太久，说不定又会被美星姐诬赖上什么新的奇怪癖好。万一被她嘲笑是「萝莉控加上恋母情结」的话，这叫人怎能受得了。话说回来，这到底是哪门子的好球带?是不高不低吗?还是支离破碎?

总而言之，我也差不多该启程回家了……正当我百般挣扎地起身时……

「长谷川大哥?」

——怦通。

我还以为我的心脏会停止。

光是在这种地方被人叫住就够让人惊讶了，更何况那声音的主人正是先前我在脑海中想像的那个人物。

「…………智花。」

我缓缓地把头转往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那个我以为已经不会再相见的少女，正诧异地把视线集中在我身上。

而且，恐怕她也是这样想的吧?我们两个人二日不发地凝视着彼此一阵子。微风吹起，少女那柔软的短发静静地随风摆动。

先回过神来的人是智花，她有些慌张又似乎有点害羞地红着脸开口：

「长……长谷川先生，是怎么了吗?为……为什么今天你会来这里呢?」

「——啊?哦……哦哦……呃，那个……美星姐……对!我是帮篁老师送东西来!不过事情已经办完了，我正要回去。」

既然这是事实，我大可光明正大地回答她。结果却因为过于紧张，让说出口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虚伪。

「是这样子吗?辛苦了……我这样讲好像也很奇怪耶?哈哈哈，真对不起。」

不过幸好智花并没有表现出觉得奇怪的反应，只是腼腆地笑着并更正了自己的发言。

今天明明是假日，智花却还是穿着制服。难道她每次都会穿着制服来学校吗?还是校规就是规定如此?如果是后者，那么老实遵守规则的行为，的确很符合这孩子的作风。

「哈哈，不，能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谢谢你，你是来做什么呢?来自主练习吗?」

她的肩膀上挂着体积庞大的运动背包。从她的目的地是这个体育馆这点来看，我已经有一半确定她是来练习的，不过还是问一下好了。

「啊，是的。我是打算来练习……可是看来应该不行呢。」

智花露出一个似乎有点疲惫的苦笑，把视线转到依然回响着妈妈们叫喊声的体育馆上。

是吗，白跑一趟吗……换个角度来说我也差不多啦。

……自主练习吗?这样说来，我以前也曾经碰上这种事情呢。想要练习所以在假日时斗志旺盛地来到了学校的体育馆，结果却因为正在举行剑道比赛而根本不能用，还真令人怀念呢。

哈哈，那时候好像真的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徒劳无功的境遇应该也是原因之一，让我不由得擅自对智花产生了共鸣。

「……那个，智花你家是住在哪一带?来这边是搭公车来的吗?」

所以，这念头就只是我一时兴起而已。面对这个偶然相遇的苦恼少女，我打算聊表一点心意。当然，如果让她觉得困扰的话我马上就会收手。

「我家吗?离仁科站很近。来这边的确是先搭电车再换公车。」

仁科吗?并不算是太远，而且她家离车站很近的话，回程时也不必担心。

……既然如此。

「智花，如果你接下来还有时间的话，要来我家吗?至少还有篮框可以用。」

「咦!可以吗?………………不过，会给你添麻烦吧……」

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光芒，但是又立刻沉了下来。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我觉得好像第一次看到智花像个小孩子的一面。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办法再多教你什么，不过把篮框借你用一天这点小事我还办得到……何况今天在这里碰到也算是某种缘分。」

「……………………那么，虽然很冒昧，不过请让我接受这份好意……真不好意思，无论如何我都想练习……」

哦~这孩子还没有放弃吗。

既然如此那更好，我就把能让你继续挣扎求生的地方借给你吧。

「了解，跟我来吧。」

或许我多少有些其他企图。

毕竟我不能说，我心里完全没有「想要再度看到那孩子的射篮动作」这样的念头。

……不过，没关系吧。这一点甜头。

我让智花在校门前稍微等待，自己前往脚踏车停车场，把车子牵回之后再度回到了校门口。

顺便说一下，这是台普通的淑女车，颜色则是天蓝色与银色的组合。

「让你久等了。」

「不，完全没什么等，真的!」

或许是因为紧张吧?智花回答得相当快。果然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怕吗?去年纪比自己大的人的家里。

「好啦~接下来怎么办呢。我家是位于从松角站步行十分钟左右的地点，所以如果你能在那一站下车等我，我是可以去接你……不过从这里的话，最快的方法就是两个人一起骑着脚踏车回去。哪个比较好?」

「两……两个人一起骑车吗……?」

对不起我太得意忘形了，居然讲出这种让人不舒服的提议。

「抱……抱歉!当然如果你讨厌这样的话，我也不打算强迫你!」

「不……不是的，我不是讨厌……只是，这应该是不对的行为吧?」

啊，是这方面的问题吗?我稍微松了口气。话说回来，智花真的是个有礼貌又守规炬的小孩。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产生这种感想了，这应该是父母教育的成果吧?

「呃……对……这是不对的行为。所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不勉强，真的喔!，一

「……时间方面，会有多少差别呢?先搭公车去车站，然后再换电车……跟直接骑脚踏车相比的话。」

「嗯~这也会受到公车与电车时间的影响。如果可以顺利转乘，大概只要二十分左右吧。可是如果运气不好，就会相差四十分到一小时左右罗。」

加上这一带距离市区相当遥远，公车的班次并不多。

「是这样吗……那，请让我一起骑车吧。」

「嗯，那么……啊?」

由于我已经擅自认定两人共骑的选项已经消失，因此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讶异的叫声。

「……不行吗?这么厚脸皮实在很不好意思，可是我想尽量多练习一会儿……」

「不，当然可以呀……那，坐上来吧。」

我慌慌张张地跨上原本牵着的脚踏车，转过身来催促智花。

「是……是的!那我就打扰了……」

智花以战战兢兢的态度绕到了后方，接着身体坐上了行李架上。脚踏车有点失去平衡，我用左脚踏地支撑住车轮的倾斜之后……

「——哇!」

突然有个出乎意料的感触袭击了我的背后。那紧贴着自己的小小身体，跟几经犹豫之后才环抱住我腰部的纤细手臂，开始在我的腰部周遭，以可说是凶猛的程度，主张着自身的存在感。

「你……你要那样坐啊?」

「咦?我……我弄错了吗?对不起，我没有跟别人一起共骑过同一台脚踏车……」

不，并没有错。只是一般来说讲到两人共骑一车，我一直认为后面的人是要站着，所以才会大吃一惊。像这种横坐在行李架上的方式，我只在有点年代的电影重播里看过一次而已。

……话说回来，我早上打完篮球后并没有冲澡换衣服耶。而且那之后我立刻骑着脚踏车狂奔来到这里……我会不会满身汗臭味啊?

「那……那个，如果我有弄错的地方请告诉我，我会改的!」

「不……没事，没有问题。那，我们出发吧。」

啊~我好想说，你能不能换成站立的方式啊……可是这样一来又很像是我想太多了，害我说不出口……

不妙，在我挣扎之际，各种细菌一定在我全身上下大量繁殖。

算啦!一直发呆也没有用，赶快朝目的地前进吧。

在不让智花察觉的情况下，我做了一次大大的深呼吸之后，才使劲踩下踏板。

载着全身僵硬的我……不对，载着我们两人的脚踏车，就这样滑向平缓的下坡。

在无言的空间之中，只有车轮转动的声音不断响起。

从慧心学园通往自家的道路，是以毫无变化的田园风景作为开始。也许因为是假日吧?乎常就已经相当稀少的交通量在今天更是直接挂零。加上现在也不是耕作的时间，路上几乎完全无人通行。

也因此，两人共骑的我们并没有碰上被责怪的状况。由于不需要另外去担心会被人看到这一幕，说起来这或许是该感到高兴的情况。

然而，静寂也是一把可能会让尴尬气氛，变得更为明显的双刀之剑。

我让脚踏车前进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分钟，然而彼此之问还不曾有过对话。总不能让智花来担心我，我得讲点话才行……这些焦虑反而让脑中的文字一一消失。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我在做不对的行为……」

就像是要袒护这无能的驾驶，先打破沉默的是智花。

「……哈哈，真不好意思，居然让你做了不对的行为。」

这孩子真可爱。

不，这当然不是什么奇怪的意思。

如果我有这种妹妹，或许也不错?我稍微产生了这种想法。

「插图084」

\*

「啊，小昴，你回来啦。谢谢呀……哎呀?」

约三十分钟的两人旅行结束，我一把脚踏车停在自家门口后，就突然碰上了正在帮前庭盆栽浇水的妈妈。算了，由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能蒙混过去，所以基本上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然而没想到连先让我做个深呼吸的时间都没有。

儿子带了一个年龄有一小段差距的小学女生回家。面对这状况还可以不出现惊讶或怀疑反应的双亲，恐怕这世上并不存在吧?好了，该怎么开口解释呢。

「哎呀!午安，你是小昴的朋友?」

……虽然我迟疑了一会儿，但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妈妈对智花的来访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在意的样子，甚至还满脸笑容地迎接她。嗯，虽然这样我很轻松也得救了，可是像这样完全不懂得怀疑也是一种问题吧?算了，或许我该认为这是妈妈信赖我的证明而感到高兴才对。

还有，总之只有现在也好，拜托别再加上「小」了，有够丢脸。

「她是美星姐的学生啦。就是拜托我当教练的社员，我刚才偶然碰到她……」

「我叫凑智花。今天承蒙长谷……不对……昴……昴大哥的好意，所以厚着脸皮请他将篮框借我使用，并让我来府上打扰。在您休息的时间前来，若是造成您的困扰实在非常抱歉。」

「哎呀，原来是这样。不会啦~完全没有打扰，热闹一点比较有趣呀。嘻嘻，智花妹妹真有礼貌呢，了不起!……是吗，你是美星的……嘻嘻嘻，虽然这家里什么都没有，不过还是请你多待一会儿没关系哦。」在我的短暂介绍后，接着听到智花的自我介绍，让妈妈更是心情大好。我想她是觉得美星姐的学生可以教育得这么有礼貌，所以感到很高兴吧。想也知道，把智花养育成这样的功臣绝对不是美星姐，不过这种杀风景的话我还是别说了。

我在一旁观察两人之间的交流，同时把脚踏车停到角落去。等到会话告一段落后，我对着智花问道：

「智花，你要立刻练习吗?篮框是在院子里啦，还是你要先吃饭?」

「不，怎么能如此打扰……如果方便的话，我希望能先把篮框借我使用。」

现在正好是中午，根本不需要客气啊。算了也好，劝她吃饭的工作我就交给专家来处理吧。

我用视线跟妈妈稍微示意之后，她就微笑着对智花说了声：「待会儿见」然后就回到屋子里去了。虽然我也不确定我的意思是否有确实传达到，但是她是把做菜当成生活意义的人，就算丢着不管应该也会拿出什么来吧。

「那，跟我来。啊，我记得仓库里应该还有五号球，我去拿一下。在这段时间内你就先做一下暖身运动之类的吧。」

当我拿着打气机跟已经扁掉的老旧篮球回到院子里时，原来穿着制服的智花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黑色紧身裤，加上有简单图案的红色T恤，正在专心地进行着伸展操。

是不是该提供更衣场所给她啊?不过我想她也不可能在外面露出身体来吧，从这一点时间就能换好衣服的状况来推论，应该是她事先就已经把运动服穿在身上了吧。关于这方面的担心，等到练习结束之后再来研究吧。

我看着进行大幅度弯曲的智花，同时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开始把空气灌入篮球内部……哦哦!她身体的柔软性真好。虽然我已经看过好几次她的练习，不过还是第一次仔细观察她在做柔软体操时的样子。我觉得我似乎稍微窥见了她那优美姿势的一些秘诀。

「——啊!昴大哥!我自己来帮球打气吧!」

智花在一连串的准备动作结束之后稍微望了这边一眼，接着她似乎觉得造成了我的麻烦，慌慌张张地冲了过来。由于已经快要结束因此我原本想要拒绝她，不过我又突然想到……说起来，还有一件事情该处理。

「那就麻烦你啦，在这段时间内我会把篮框降低。」

得把篮框降低到迷你篮球——小学生使用的高度才行，希望篮框没有生锈。

「啊……」

「嗯?不要降低比较好?」

由于智花发出了有点困惑的声音，因此我回头看了看她。因为也有人特地使用高篮框来进行提高射篮精准度的练习，所以她可能也是想要那样。

「啊……那个…………该怎么办……呃……」

「你不必客气，要降低篮框是件很简单的小事，所以选个你喜欢的方式吧?」

我尽量摆出温柔的表情询问开始犹豫不决的智花。

然而智花脸上的苦恼神色却愈来愈明显。她垂着眼帘思索了一阵子之后，终于像是下定了什么重大的决心一般，吸了口气后抬眼望向我，并坚定地提出了一个与我的预测颇有差异的要求。

「那个!昴大哥!请跟我一决胜负!一对一!」

「……………………胜负?」

虽然对这突如其来的发展感到讶异，我还是慢慢地在脑里回想着智花的提议，思考着她没有说出口的意义与目的。

确实，我对胜负本身并没有反感到觉得讨厌的地步。

不过……讲到这孩子之所以在这个时机，提出这样要求的理由嘛……

「——意思是，如果你获胜，我就要再去当一次大家的教练?」

「……是的。」

果然是这样吗?

嗯~该怎么办呢?虽然我提不起劲，然而是我自己邀请她来我家，害得她起了这种念头，所以我是不是也该负起责任?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哦?毕竟我不能随便就接受，让你到时候反而空欢喜一场。」

「……是的，这当然。」

「是吗，那我明白了，我就接受吧……不过单挑式的一对一是不行的，再怎么说你在体格上太不利了。」

「不，因为是我提出的无理要求，所以无所谓。」

「有所谓。基本上，如果我是个跟小学生进行认真对战，结果还会输掉的选手，那你们找我去当教练也没有意义吧?」

「这个……」

「就是这样吧。所以我要做出一些让步。这些让步并不是对你的施舍，而是为了让比赛能够成立而设下的条件。」

「……我……明白了……谢谢。」

她看起来非常不服气，不喜欢占优势的比赛吗?

算了，虽然我自己讲得冠冕堂皇的，不过我也很讨厌这种有让步条件的情况。即使我能够了解她的心情，不过这孩子居然会反感到这种程度，这可让我有些意外。

好啦，关于让步的条件，要怎么设定呢?如果进行罚球比赛应该是最公平的吧，不过由我跟智花两人进行的话，一个不好，说不定得靠运气来分出高下。

「……那，关于比赛的方法。我负责防守，智花则是进攻。如果你能投进任何一球，就是你获胜。篮框的高度要按照迷你篮球的高度来设置，作为交换条件，我禁止做出任何跳跃动作，这样如何?」

「怎么这样!让步让得太多了!」

这个抗议我已经事先预测到了，因此我并不理会智花，而是转过身开始调整篮板的高度。

「昴大哥!」

调整结束之后我再度转身面向智花，并往前走了几步。

我阻挡在篮框的正下方，并有点坏心眼地俯视着不断抗议的智花。

「总之，你先投进一球再说，如果还是不服气的话，我再考虑考虑。」

「……你的动作变慢了!是不是该放弃啦?」

「不要!反正又没有限制时间!所以我还没有输!」

「哈哈哈!」

我忍不住放声大笑。了不起，真了不起啊，这孩子!

紧贴着地面的切入!如同闪光般迅速的换手运球过人!

完全不像小学生会有的速度以及安定感。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运球技术!

……然而，不对。

真正令人吃惊的并不是这些。

——这个家伙，居然会……居然会打出如此具备侵略性的篮球!

我完全被她的低姿态以及客气语调给骗倒了。智花的篮球风格实际上并不是「柔」，而是完全的「刚」。以为她适合当后卫根本是大错特错，这孩子是天生的前锋。不管是持续攻击直到以毫发之差避开犯规的优秀决断力，或是即使身体已经如同机车过弯时那般倾斜，还是依旧咬牙不愿倒下继续往前的身体韧性，让我觉得她已经不知道把平常那种知书达礼的形象抛到哪边去了。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个乖乖牌，不过内心根本是匹野马呀!

再加上精神面是她最优秀的部分。只要我看穿她的动作成功抄截，她就会起劲地不断重复同样动作，而且每重复一次就会变得更快、更俐落，在成功之前绝不放弃。

「你看!光顾着想要过人而变得只会不断切人的话，就算速度再快也会被人看穿!必须给予对手你也能够从外射篮的印象!」

「我……我不擅长从外射篮呀!」

更夸张的是这种态度。应该是因为我之前说好了，绝对不会跳跃吧，因此从刚才开始，她就死也不肯进行跳投。不擅长从外射篮?哈哈!这个骗子!再讲这种话我可要生气了!被最爱的恋人当成笨蛋时，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呢?

——混帐!我最想看的就是跳投啊!

常常听说有那种只要手握方向盘就会性格大变的人，智花应该算是篮球的版本吧。不对，光是接触球并不会让她有如此戏剧性的转变，所以也许还必须加上「认真对决」这个条件吧。

总之，现在的智花跟社团活动时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眼神的锐利度也完全不同。

……即使如此，我还是完全不觉得自己会输。虽然她在脚步和运球上都拥有极高的技术，然而就如眼前所见的，她很容易激动，而且太老实也不是个优点。如果想要闯过高中生所布下的防线，她就需要更多的狡猾，或是收放控制这一类的特质。

——不过，我还满喜欢这样的小孩。

横冲直撞，这不是很好吗?如果在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开始倚赖一些小手段，那么就会养成奇怪的习惯，这并不是好事。

那些小技巧就以后再慢慢教就好了，没错，这些全都可以慢慢锻链出来。

可是，这种超攻击性的个性以及不服输的耐力，可不是想学就可以学起来的东西。

智花她一定能成为「中流砥柱」的选手，而且是以和我不同的方法。

如果我的篮球是那种支援同伴的类型，那么她的就是能率领同伴向前的篮球。

如果能够同时具备这两方面，那么她的队伍一定会坚不可破吧?

虽然我也明白这是很渺茫的事情，然而我依旧忍不住想像着……

如果，她是我在桐原时的学妹……

我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能打进全国大赛呢?

\*

「………………呜呜。」

两手握着由早餐剩菜转变而来的培根蔬菜法国面包三明治，垂头丧气地坐在长椅上的智花发出了小小的呻吟。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毕竟我们经验不同嘛。」

坐在她身旁的我边啃着同样食物，边安慰着她。

「……说得也是呢。」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她却一脸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搞不好她出生至今，还是第一次在单挑里败下阵来?如果是那样一定很不甘心吧，以她那不服输的个性来看。虽然我有绝不能输的理由，不过是不是下手太重打得她精神受创太深啊?

……不过，这下我可以肯定，这孩子绝对没有问题。就算那支女篮队消失，这孩子的内心也不会因此心灰意冷。无论她会走上哪条道路，最后一定能回到篮球的舞台上来。

「……抱歉啊，我也很小孩子气。不过既然我很清楚无法让你们赢得比赛，那么我当然不能接下教练职位。」

「…………无法获胜……吗……果然?」

智花的表情显得更为忧郁。她不愿意那样吗?她想要在那支队伍里打篮球吗?

话说回来，我不清楚的事情还有一堆呢。像她这样全身上下都充满着上进心的女孩，却执着于那个只不过是初级者在一起打着玩的球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其他成员挑战篮球的动机究竟又是什么?我也还无法掌握。

「……那个，智花，你为什么加入那支球队?我从美星姐那里听说过，你以前是在别的队伍里打球。你离开之前的队伍以后……为什么会加入现在这支部是初级者的队伍呢?」

最后我输给了自己的好奇心，直截了当地开口发问。智花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她的视线还是看向其他地方。她以思考中的表情沉默了满长的一段时间后，终于突然做出一个像是放松下来的动作，接着转身面向我，露出一个柔和但却有点落寞的笑容。

「昴大哥，其实我……曾经放弃过篮球。在加入现在的社团之前。」

……咦?

我惊讶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听不懂她的意思，智花到底在说什么?刹时之间我的脑中全都被问号给塞满，连正确理解她发言的能力都不剩。

不，可是……这是骗人的吧?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像你这种……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篮球的热情的女孩……怎么可能放弃?一个拥有那么美的跳投姿势的人……怎么会放弃?

面对完全没有回应，只是吃了一惊后就僵在现场的我，智花再度低下头，仿佛想要从我的视线中逃离。接下来她再度表现出，似乎犹豫着该不该继续说下去的态度。

一段时间之后，智花慢慢地抬起头。这次她的眼中蕴含着类似强烈决心的某种意志。

「……昴大哥，虽然说来话长，但是你愿意听我把来龙去脉好好地说完吗?我想一定不怎么有趣，如果将来不会再见面，我也想要将这些事情好好传达之后再别离。我希望昴大哥能够再多知道一些……知道真帆、纱季、爱莉，还有日向的事情。知道我以外的社员的事情…………知道我最喜欢的大家的故事。」

「……好啊。」

也许是被她突然转变的严肃表情给震撼住了吧?我只是呆呆地回应。即使并非本意，但我觉得我似乎已经回答了想要听。

智花听到我的回应之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开始讲述一个故事。

一个我不知道……关于她们的故事。

「在去年的这个时期，我还不是慧心的学生。那时候我就读于公立的小学里，并隶属于那边的篮球队。」

……咦?是这样吗?我一直以为智花应该隶属于专门的社团球队之类的，不过原来是这样啊，是其他学校的社团活动啊。

「对于社团活动，我非常热心地参与。那个……我想先前在对战时已经被你察觉了，我只要一讲到篮球，就会变得非常不服输。在其他事情上明明不会这样，可是只有在篮球上我不赢球就不会甘心。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喜欢篮球，太喜欢了才会变得怪怪的吧。」

「……不，并不怪啊。讲到不服输的问题，我也是一样。」

「不，我的情况很明显的是异常状态。对我来说篮球比任何事情都优先，而且我根本无法想像，也不愿意想像在比赛里输掉的状况。所以我每天都练习到过量的地步……而且，我还强迫其他成员也必须如此。」

这是我所不知道的智花的一面。

……这是当然的，我跟她只有一周左右的交情，当然没有资格自以为是地发表评论。

「就是因为我这个样子，所以等到我发觉时，在社团里我早巳被孤立了。已经没有任何人愿意听我说话……这是当然的……因为是我不好……一切都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很多事情都无法挽回了……就这样，因为我的自私，所以我没办法继续去那间学校……之后，我就逃走了。我参加了慧心的转学考试，从原来的学校逃走。」

碰上霸凌了吗?应该是吧。

我认为是她内心里的罪恶感，让她拒绝使用这个名词。

「好不容易考试合格之后，我就从第二学期的途中转学来到慧心学园就读。我感到非常安心，因为慧心并没有女子篮球社。我认为如此一来我就能够放弃。虽然我喜欢篮球喜欢到让自己变得异常，可是既然没有社团，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可是，因为我至今为止都一直在打篮球，所以在班上没办法和别人建立感情。就算我想找人讲话，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结果总是自己一个人。美星老师对于这样的我非常关心，可是那个时候的我慢慢就觉得……其实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白白浪费了老师对我的一片好意。」

……是吗?这孩子也失去了吗?失去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迷失了自己。

「这样孤单一人的时间过了好几星期以后，某一天上体育课时，美星老师突然改变了计画，说今天要来打篮球。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为了我而改的吧。可是那时的我，只产生了：「唉……真讨厌」的这种感想而已。因为我认为，既然无法认真打，那还不如干脆不要打。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分成好几个队伍大家乱打乱玩而已，所以我根本不去碰球，只是随意参加而已。」

既然无法认真打那还不如干脆不要打……吗?虽然我不曾产生这种想法……不过原来如此，我非常地能够体会，或许我也是这样吧。

「正当我躲在界外区茫然地思考着怎么不快一点结束时，发生了个意外事件。同队里的活泼女孩突然跟班上可说是老大的男孩吵了起来，起因是女孩子的射篮失误。等我发现时争吵已经扩大到把周围都牵扯了进去，男生站到了男孩子那一边，女生则站到了女孩子那一边，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上课。

因为我是待在距离比较远的地方观望而已，所以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发展过程，也不知道是怎么吵的，吵到后来就演变成两个人要用篮球决斗的状况……男孩子似乎认为自己绝对不会输，因为他是班上唯一一个男篮队的成员。」

我自然而然地把那个男孩跟刺猬头联想在一起，虽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

此外，那个活泼女孩……说不定是……

「美星老师她最喜欢这种状况了，所以别说安抚他们，她甚至更加煽动大家，说既然要打就来打男女对抗赛。所以……就强迫我加入了女子队……我本来并不想打，可是美星老师在我耳边悄悄说道：『你可以认真打哦』，后来又看到那个篮球队的男孩充满自信的脸孔，结果我的坏毛病又发作了……最后我们赢了，全部都由我一个人在场内乱闯，是最差劲的获胜方法。」

虽然在谈论如此严肃话题的途中，我这种反应实在不太庄重，可是看到智花那消沉的表情，我反而觉得颇为有趣。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真对。

「我想，我一定又吓到周围的人，这样一来我绝对没办法交到朋友了……可是，事情却不是这样。在休息时……不对，从换衣服的途中开始，队友里那个活泼的女孩就不断地找我聊天。例如：好棒啊!会打篮球真帅!或是成功投进时是什么感觉?我也做得到吗?之类的……她就这样一直、一直找我聊天……

……我那时候，应该是做出几乎不理会她的反应才对。因为我吓了一跳所以很紧张，根本就讲不出话来。即使这样，那女孩在隔天，以及再隔一天，还有之后……她每天都锲而不舍地找我说话。后来，等我注意到时……已经跟她成了朋友……那个人就是真帆。」

果然。

「接下来我就跟真帆讲了很多很多事情。我努力想要尽量聊篮球以外的话题，可是相反地真帆却非常想要跟我谈篮球。回答了她的各种问题之后，我不经意地把我在之前的学校里是篮球队，跟现在已经不打篮球的事情也说了出来。结果真帆就叫我不可以放弃，叫我在这里……在慧心跟她一起成立篮球社。就算我说不需要这样，她也完全不肯接受。」

那孩子也被智花的投篮动作迷住了吗……眼光还不错。

「顾问老师的人选马上就确定了，美星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不过，社团必须有五个人才能成立，这是唯一的条件。听完这条件之后，真帆立刻就开始寻找社员。一开始她去拜托的人是纱季。纱季是真帆的童年玩伴，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可是纱季好像对篮球完全没有兴趣，几乎不可能期待她会给我们什么正面的回应。

像这样让人觉得是白费力气的说服工作持续了好几天之后，某天真帆突然为了纱季，跑去订做了一个护目镜。昴大哥你也看过吧?那个有点夸张的护目镜，度数正好符合纱季的近视度数，我想一定非常昂贵。真帆把这东西交给纱季，还说都已经做好了，所以纱季必须负起责任加入篮球社。嘻嘻，这真是个惊人的歪理对吧?我那时站在真帆后面，还以为绝对行不通。不过，纱季盯着护目镜瞧了一会儿之后，就叹着气答应加入。我到现在还不明白，那时的纱季究竟在想什么?我想应该是真帆与纱季之间有一种我所不清楚的情感联系吧?就这样，社员有三个人了。

到了那时候，本来只是一脸困扰地跟在真帆后面的我，内心也开始产生：「或许我可以继续打篮球」这样的微弱希望……同时也出现了：「说不定我又会因为篮球而失去好不容易交到的朋友」这种恐惧想法。

看来我似乎对纱季的护目镜有点误解，我在内心默默地向她道歉。

话说回来美星姐那家伙，还讲得好像是人家强迫她当的……要什么帅啊。

「对爱莉与日向的邀请很快就结束了。虽然她们两人跟篮球之间的关系比纱季还要遥远，不过她们却因为这是真帆的希望，所以很爽快地接受了。她们两个人跟我一样，以前曾经受到真帆的各种帮助，所以认为真帆对她们有恩。这是我跟她们感情变好之后她们告诉我的。爱莉是……那个，在身高的问题上真帆曾经多次替她说话。而日向是因为不喜欢吃的东西很多食量又小，以前班导师还是个恐怖的老师时，她总是没吃完营养午餐所以被骂得很惨。不过后来真帆就会偷偷帮她吃掉，她也因此得救了……就这样，等我发觉时，社员一下子就凑到了五人，女子篮球社也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好几个疑问慢慢解开了，然而同时却有另一个新的疑问浮上了我的心头。

为什么现在智花要跟我说这些?在推论之后，我预想到某个结论。

「接下来在第一天练习时，因为日向完全不懂规则，所以大家决定总之先分成三对二，边教她边进行比赛……我感到非常害怕。只要一打球，像以前那样眼中只有胜利的我，那个奇怪的我是不是又会回来?……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是在那时候，才第一次在不拘泥于输赢的情况下，享受了一场愉快的篮球。

……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另一份心情更重要的关系。想跟真帆她们快乐打球，想要以朋友的身分和她们一起度过相同时光……这份心情盖过了我心中对胜利的异常冲动……所以我只有跟真帆她们一起打球时没有问题。因为就算没有获胜，但我却得到了比输赢更重要的东西。这都多亏了真帆……还有大家。不过，隔了好一阵子之后，今天一跟厉害的人进行对战，我果然还是激动了起来，哈哈哈。」

漫长的故事告一段落之后，智花就像是在稍事休息一般，难为情地笑着：

「真不好意思，明明我说要讲大家的事情，结果好像都在讲自己的事情。我不擅长说话，如果讲得不清楚，那真的很抱歉。」

「不，没问题……应该吧。」

这是因为我觉得知道智花的故事之后，似乎可以直接藉此和其他四人的故事产生关联。

总之，我想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理解了。为什么智花会认为现在的篮球社很重要?只有这个理由我已经充分理解了。

「如果……在下星期的比赛里输掉，你打算怎么办?」

……所以我不得不问。问智花她内心所描绘……她自身故事的结局。

「我会放弃篮球。而且，这次之后我绝对不会再打球了。」

我并没有太过吃惊，因为我已经隐约地预测到了这个结果。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兴趣在其他地方打球吗?」

「是的。」

「……可是，在跟我的对战里，你不是那么的热衷吗?不服输只求胜的想法，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只要参加那种成员的上进心都很高的队伍……」

「我想的确是如此，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任何方法能隐藏，我对篮球抱有异常强烈感情的这个事实。如果说我没有想打球的念头，那就是在说谎。可是……不，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放弃。我对放弃篮球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留恋。」

「为什么?」

「如果我们输球，社团被解散后我依旧把生活重心放在篮球上面的话，那么大家就会一直无法忘记我们曾经没能保护住自己的社团。就会一直留着悲伤、悔恨的心情。这不是我想太多，她们真的是这样的人。我讨厌这样，比什么都讨厌……所以，我必须要展现出来。就算没有篮球，但只要大家肯待在我的身边，我就能打从心底微笑。我必须证明这件事情，但篮球将会成为我证明此事的阻碍。」

智花虽然把头稍微低了下来，然而她率直的眼神里却毫无迷惘。她把视线朝向地面，同时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你要对自己这份喜欢的心情说谎吗?」

「我不是要说谎，而是要舍弃。我喜欢篮球，可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真帆她为我建立的那个五人所共有的场所。篮球是其次。」

语毕，智花抬起头来，对我露出一个如同花办散落般的凄美微笑。

……基本上我明白智花想表达的事情，我能理解这个论调。

然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同。

首先，这中间有着矛盾吧?在智花的发言与行动之间。

「……那么，既然你已经考虑到这种地步了，为什么到了现在还要拜托我当教练呢?这不是你还没有完全放弃的证据吗?」

「……说得也是，虽然我讲得好像很了不起，可是其实我还没办法下定决心。内心还带着，只要我拚命努力的话，是不是能有什么办法的这种天真想法。虽然明知天真，我却也无法将它舍弃……可是，刚才输给昴大哥之后，我觉得总算可以下定决心了……嗯，我决定了，我要在今天停止继续作着让篮球社留下来的梦。昴大哥，真谢谢你，最后能够再次碰到你真的是太好了。多亏有你才让我了解到，果然自己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这样一来，我已经没问题了。哈哈哈，就算输了，我一定也可以笑着问大家说：『好吧，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发表完宣言之后，智花总算把一直捏在手里的法国面包三明治放进嘴里。

刚刚的那番话，如果多少夹杂着一些嘲笑或讽刺，那么我会得到多大的救赎啊?

然而，智花的发言并不是那样。

她的脸上带着毫无一丝阴霾的清澈笑容。

所以，紧紧地扣住了观看者的内心。

「真是不好意思，居然打扰到这么晚的时间……」

「没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我还希望你连晚饭都在这里吃一吃呢……智花妹妹，下次再多找一点时间来慢慢玩喔。」

我和妈妈并排站在大门与玄关之间，不发一语地目送智花踏上返家的路途。仔细一看周围已经全都被夕阳染成了暗红色，或许是因为到刚才为止，智花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冲澡，因此来到外面之后，她那有点泛红的脸颊一点也不觉得显眼。

在独白结束之后，智花开始一个人默默地进行跳投练习。她专注地看着篮框，一球接着一球。就像是要确认球的触感和篮框的高度一般，她非常仔细、非常仔细地投着。

就像是要细细品尝所剩无几的时间。

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的我，只能以出神的目光追逐着她的身影。

在刚好第五十球时，我就像是被吸引过去一般定进了场内，擅自担任了接下篮板球与传球的工作。智花立刻露出客气的表情开口想要说些什么，然而在我缓缓摇头制止她之后，她害羞地行了一礼，允许我继续站在篮框下。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智花继续投着球，而我则继续传着球。

这并不是夸饰的叙述，智花的跳投的确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让我真的连作梦都会梦到。

她的姿势就如同梦中所见那般，可以说已经艺术到简直像是一场虚幻。

而且，现在这姿势真的要如同虚幻一般，将要从这个世上消失。

……怎么说，很像是西方的拉糖艺术。我模模糊糊地产生了这种想法。

少女的纤细身体所呈现出的大胆曲线，散发出闪亮的光辉，就像是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那个在专家的巧手之下，将琥珀色的线条，如魔法般交织而成的拉糖艺术品一样。

不过只要稍微碰触，或是稍微曝晒于风吹及热能之下，这艺术品一定就会碎裂、融化、最后崩解毁坏。

虽然这东西就是以此种危险的均衡，奇迹似地保持形状直到今日，然而我却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这个拉糖艺术品——被智花的射篮给深深地吸引住。

之后，我依旧没有察觉到这份不知何时会崩毁的脆弱。只是擅自地抱持着善意，毫不节制、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地碰触着——

就像因果报应一般，最后居然被自己亲手粉碎了它。

「…………………真不好意思还借了浴室，实在非常感谢。」

智花露出有些困扰的笑容，藉以保持距离，婉转地拒绝了我妈请她再度来访的邀请。

她应该是确定自己大概……不，是绝对不会再度前来这里，然而又犹豫着无法把这件事情直接说出口，只好采用这个迂回的方式吧。

她这份温柔与坚强让我非常心痛。即使智花终于把手搭到门上，往我家门外踏出第一步的那个瞬间，我依旧无法对她说出任何一句话。

最后，智花站在门外望着我们，轻轻地笑了笑并深深低头行了一礼之后，就按照我告诉她的路线往车站的方向走去。虽然她的身影立刻从我的视野范围内消失，然而我还是抛不下这份留恋，只是茫然地站在前庭里，一动也不动地寻找着那句已经无法传达的最后话语。

随着智花一步步往前走去，她的脚步声也渐趋微弱。最后，终于再也听不见了……只留下春风吹袭的声响，接着世界就被沉默给完全笼罩了。

「……那个，小昴……」

「…………妈……我出去一下……」

「…………………………嗯，路上小心。」

啊~不行啊，这样，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我当然很清楚，我是很清楚。

我应该是个已经对篮球失去兴致，也把篮球舍弃了的人。明明这样却对他人的篮球有所执着，这只能说是笑掉别人大牙的自大意识。

我去干涉智花的行为，只能说是过度的自命不凡。

可是，即使是如此。

那孩子，智花她……要放弃篮球?

我怎么能认可这种事情!

不管是自大也好，或是自命不凡也罢。

看到那么真心喜爱篮球的孩子，以那么落寞的态度来舍弃篮球的样子……

我难道要视而不见吗?

而且竟然还是我亲手给她致命一击，而让事情就此结束?

——这当然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等我回过神时，我的两脚已经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朝大门全速冲刺而去。

「啊!小昴!晚饭要怎么办?」

这个叫声让我暂时停下了脚步。

「我马上就会回来所以你先准备…………要三人份喔!」

「…………嘻嘻，了解!」

听完妈妈的回应之后，我立刻重新打档到一档，一百八十度回转之后往外面冲去。

「……智花!……等等!等等我!」

「……………………咦?」

我一边往前跑，同时大声呼唤着那个在地上投射出长长影子的背影。

吓了一跳的智花先紧张得全身紧绷，之后才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松了一口气的我，冲到了她的眼前之后，先弯腰把手搭在膝上调整着呼吸。

「怎……怎么了?那个，难道是我有什么东西忘了拿……吗?」

「…………别放弃。」

「……咦?」

「我以为我已经失去兴趣了，对篮球根本没有任何不舍与执着。我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可是，还是不行，我根本完全无法办到!」

我自己也觉得这番话既唐突又不得要领，智花也因此有点一头雾水。然而我完全不顾她的反应，只是突然把手放到她的两肩之上，并加强了手上的力道。

夕阳西下，周遭是一片琥琯色的世界。

我笔直地凝视着少女那对，仿佛会立刻和这片色彩融合为一的落寞双眼。

「我办不到。智花，我没办法对你视而不见。」

「……昴大哥?」

「我拜托你，千万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篮球。不行啊智花，你是那种不可以放弃篮球的人。如果能够让你继续迈向篮球之路的场所只有一个的话，那么你就不能轻易放手。」

我绝对不承认。智花有如此的才能，还有那美丽的射篮姿势，居然要在我的眼前毫无意义地消逝而去……这种事情我绝对无法视而不见。

智花保持着沉默。她垂下头用浏海遮住了表情，不发一语。

「拜托你……像你这种射篮动作能如此吸引别人目光的女孩，千万不要如此简单地就说出要放弃篮球这样的话啊……」

我轻轻地把手放到她的头上，就像是在说服她一般，摸着她的头。

「……………………我没有简单地说……」

智花艰难地挤出几个字，把一直堆积在内心深处的情绪，转化成断断续续的言语。

虽然那还是非常微小而薄弱的声音，但……

「我不想放弃!其实我根本不想要放弃!」

激情也逐渐融人其中，最后终于爆发出来。

「那就不要放弃。」

「不放弃的话，我就无法保护我重要的东西!凭我的力量，光要守住最重要的地点就已经到达极限了……」

「我帮你保护。」

「……咦?」

「我两边都帮你保护。无论是你的篮球，还是你的栖身之处，我都会保护……希望你能让我帮你。」

当我总算把最想传达的事情说出口后，原本被放弃填满的智花眼中，迅速闪过一道光辉。然而那道光辉就像是快要熄灭的日光灯一般，立刻又黯淡了下来。

「可是，你说过赢不了……」

「……嗯。说真的，并不是我已经有了胜算……可是，如果这样做就能守住你的篮球，那么我想试着努力帮忙，直到我能帮忙的最大限度为止。希望你能让我这样做。而且，既然使出全力的智花是那么了不起的选手，那么一定还可以找出许多希望。我收回我之前说过的话，我已经全部重新考量过了。这可不是客套话，我觉得你真的非常棒。地区优胜?哼，那又怎么样。比起那种名号，你更加、更加地了不起。」

「………………………………………………呜呜!昴大哥……」

……在激情的更深之处，那名只有成熟举止让人印象深刻的少女内心深处。

一直都堆积着满满的情绪吧?一直在勉强自己压抑着这一切吧?她的怯懦、不安、寂寞。

这些终于全部爆发出来了。

是我让她爆发出来的。

「……那个，智花，我有件事情一定得向你致谢。所以可以请你再一次给我时间以及机会吗?让我可以认真考虑你还有你们的未来……那个，今天能不能再空点时间给我?当然这是在你双亲许可的情况下。」

那么，我当然必须负起责任。

「呜呜……没问题……一定……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

「是吗?那太好了。那么，再跟我详细地说明一下男篮队的事情。好啦，回我家去吧，首先要在我的房间开一场作战会议。」

「…………呜…………好的!」

\*

「……喔?怎么了?」

晚上七点过后。我再度把智花送到车站后，一回到家立刻跳上脚踏车全速往前狂飙。十五分八秒，创下新纪录。我敲了敲美星姐一个人居住的公寓大门。

我与一脸诧异的美星姐对峙。多余的言论完全省略，只简洁地传达出要点：

「我需要情报，什么都好，你有没有关于男篮的资料?」

「…………嗯，你等我一下。」

几秒钟的静止之后，美星姐回头定进房间深处。由于她完全没有表现出惊讶或是挖苦的反应，反而让我觉得不太爽。什么嘛，那一副好像觉得我迟早会来的态度。

我是来了没错啦。

「——拿去。」

「……哇!喔!」

有个薄薄的塑胶盒从房间内部飞了过来，我急忙接住。

「……那个，这是什么?」

「不就是DVD吗。」

这个我看也知道。问题是在空白的标签上，用铅笔写着「昴」这个暂定的标题。

「那里面有两场男篮在春假之后的红白对抗赛，一场练习比赛，还附赠一整天的练习状况。我想练习比赛的成员就是目前的主要球员。不过这是外行人用手持摄影机拍的东西，所以搞不好只能拿来随便瞧瞧而已。」

……这家伙在说什么啊?

这根本不是像她所说那么随便的东西吧!为什么她手上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像这种在求胜时是绝对必要，然而在想要时却偏偏难以人手的关键道具，她已经准备好了?

「……你那么有信心认为我绝对会回来?」

「也没有啦~我只是打着在最坏的情况下，就算采取形同犯罪的手段，也要让你去照顾我们。所以无论如何，那些影片都会派上用场，所以就事先准备好了，只是这样而已。太好了，你今天就来了。我还在想万一到明天你都还没改变心意的话，我就必须让我可爱的外甥，在社会上受到一辈子无法抹灭的伤害了……」

什么社会!肉体跟精神全都直接跳过吗!

「……为什么你要这么坚持?……为了智花吗?」

「是为了大家。昴，那个场所早就已经是大家的东西了，远超过你想像的程度。已经不是智花一个人，也不是她跟真帆两个人的地方而已，是大家的女篮队。」

我总算觉得，开始稍微习惯这家伙的这种表情。

真是的，居然动不动就摆出一副，自己是个独当一面的老师的态度。真是装腔作势。

「……我可不认为这样就欠你一份人情了哦，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塞给我的麻烦事。」

我把片子拿在手上乱晃，同时以最大限度的坚持瞪着美星姐，结果却被她：「好啦好啦」这样随便应付过去，害我觉得刚刚那句话，是不是很像败者的说词?可恶，真是失策。

「……那，我回去了……算了，还是道个谢好了，谢啦。」

「嗯，那下次学校见啦。」

美星姐露齿一笑。什么嘛，居然摆出这么高兴的嘴脸。

由于我没有带包包过来，只好硬把光碟塞进外套的口袋里，然后伸手去推玄关的门……但，到这边突然有另外一个疑问闪过心头，于是我漫不经心地开口发问：

「那个，比赛的影片你是怎么拿到的啊?是自己拍的吗?」

正大光明地跑去拍敌对对手的比赛吗?呃，这家伙的确有可能做这种事情，不过也未免太周到了吧?

「怎么可能，我又没有摄影机。」

「那么，是人家给你的?」

在敌方里有间谍吗?有这么刚好的事情……?

「怎么可能。不久之前我因为篮球社的事情跟男篮的顾问相互批评时，因为其他的老师半途插手进来协调，所以害我没能给他最后一击。我怎么样也无法吞下这口气，所以把病毒伪装成工作联络用的邮件，让他的笔电中毒。结果这影片就经由校内的档案共享网路流出来啦。哇哈哈，那个节肢动物是个小气的家伙，果然他的电脑根本没装防护软体!」

是谁啊!将电脑知识教给美星姐这个笨蛋!这可不是用「如虎添翼」就可以形容的状况，根本是让\*\*手上拥有中子炸弹啊!她本来该不会也打算利用网路来上演，让我在社会上出现危机的影片吧……光是想像到那情况就让我浑身抖个不停。

想让美星姐屈服，这一个我长年以来的愿望，究竟有达成的一天吗?

我就这样品尝着无能为力的滋味，把身子转向大门，打算真的回家去时，美星姐突然压低声调对我问道：

「我说，昴……能赢吗?」

「……不可能吧，正常来说……不过，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不是也很有趣吗?」

我没有回过头直接做出回答。

接着我用力打开大门，往外踏出了一步。此时有个小小的，几乎可说是自言自语的低语传进了我的耳中。

「欢迎回来，昴。」

……你在说什么啊，现在该说的应该是目送他人离去时的问候语啊，美星老师。

——交换日记（SNS）——◆Log Date 4/24◆

「我成功了!大家!昴大哥说他要再来帮我们一次!还说为了保护我们的地方，他会跟我们一起战斗!

凑智花」

「真的吗?……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爱莉」

「哦~大哥哥~欢迎回来~

日向」

「真是的!阿昴真不坦率!如果是这样，从一开始就先说嘛!

小帆帆」

「你别哭啊，真帆。

纱季」

「我才没哭!我根本没有在哭!

小帆帆」

「……话说回来，昴大哥……吗。

纱季」

「……?怎么了?纱季?

凑智花」

「啊~没事，别在意……那个，小智，你今天是在哪里见到长谷川先生的?

纱季」

「那个啊，我想要练习一下所以去了学校，就偶然碰到了。然后因为昴大哥请我去他家，所以我也不客气地去打扰了一下，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好好整合成文字叙述。明天到学校以后我再跟大家好好说明。

凑智花」

「哦—你去了长谷川先生的家吗?嗯哼——

纱季」

「哦——所以你让他摸了你的胸部?

小帆帆」

「什……!真……真帆!当然不可能发生那种事情啊!

凑智花」

「小智~你太慌张的话反而会更可疑哦~算了，总之这下很多事情都变得很有趣了呢，嘻嘻……很多事情哦。

纱季」

scene.4

「插图102」

男篮队很强。

这是昨晚不断重复确认影片之后，我所获得的结论。

不，当然在看影片之前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毕竟从实际成绩上也可以推论得出来。然而，这就是所谓的「百闻不如一见」。从传闻中得知的强度，跟实际观察比赛流程之后所认知的状况，在作为参考情报上的价值并不同……绝望感也不同。

针对慧心学园小学部男子篮球队，目前的简单分析如下：

首先在防守方面，虽然没有特别显眼的人才，但相对地也几乎找不到特别差的部分。似乎擅于整体的人盯人防守。虽然并不起眼，但是无论是哪种竞技，基本形式都是最重要的稳固基础。针对这部分，现在还找不出能算是对策的对策。

当然，如果只是要暂时打乱防守并不困难，只要拜托智花就可以了。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无论是由男篮社的谁来负责防守，智花应该都能够轻松地甩开对方吧。只要把一切都寄望在她的个人技巧上面，应该可以拿到不少分数。

然而这当然行不通。像这种过度倚赖个人的队伍，只要那人遭到封锁，接下来就什么也不剩了。对方当然应该也很清楚女篮是支由个人独挑大梁的队伍，因此首要的战略应该就是压制住智花吧。

再加上，光靠智花一人无法胜利的理由还有另一个，那就是男篮也有一个特别注重攻击，精力旺盛的得分高手，看样子就是绑架我的那个刺婿头。在我确认之后，果然他就是那个跟真帆吵架的同班同学。单挑对决的话智花当然绝不会输，然而一牵扯到队伍的整体能力可就另当别论了。敌人可以采用以两人、甚至三人来压制智花的手段，然而我方却无法这样做。我想智花以外的成员无论是派了几个人一起上，恐怕还是无法阻止刺婿头吧。但如果因为这样就把压制他的工作也塞给智花，那么就会让那孩子的负担过于沉重，即使是她也无法撑到最后，一定会在途中就出现破绽。况且实力的优势会随着时间而逐渐缩短，到最后就会被对方大幅逆转。

以结论来说，目前的女篮赢过男篮的可能性是零。

然而我还不打算舍弃希望，还是有可以突破的部分。

——男篮之中并没有特别高大的成员。

这也是从智花那里听来的情报，男篮目前的板凳成员中，身高最高的是150公分左右，其他人几乎都在这个数字以下。以影片来确认之后，我也确定他们不是支身材高大的队伍。

换句话说，如果爱莉能成功发挥出身为中锋该有的功能，那么将会形成相当的优势，而且这也是获胜所需的最低条件，是起跑线。为了要在短时间内，让女篮取得比男篮更有利的位置，无论如何都必须倚重爱莉的身高。必须以爱莉在篮下的功用为前提，这样才有办法开始进入规划作战的阶段。

但是，讲到这个方法……如果能简单想出的话，我就不必这么辛苦了。想让对身高自卑又超内向的那孩子站在篮板下成为众矢之的，并让她积极打球……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我连该怎么做都还摸不着头绪。总不能叫她去参加什么心灵开发课程……

……………………先保留吧。

总之这个问题只能先跳过。毕竞若是无法让爱莉开窍的话那就输定了，所以目前先假设「爱莉在一星期后已经可以担任中锋位置」，并决定要教导其他成员什么作战，这种作法应该比较有建设性吧。

……而且，在目前这个当口，有一个比什么都还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我总不能一直逃避现实……也差不多该做出个结论来了。

「我该怎么进去……」

现在时刻是星期一的下午四点十五分。

在慧心学园小学部体育馆后门前，双手抱胸的我已经在这里静止不动将近五分钟了。

……因为，很尴尬啊。

在尴尬的气氛下跟真帆道别之后还没有再见过面，跟智花以外的其他女孩，交情也没有好到笑着约定下次再会。现在我又该拿什么表情去面对她们呢?

只要打开眼前这扇铁门，学生们就在等着我吗?也有可能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比赛，正在进行自主练习或是认真地进行红白对抗赛吧?第一句话该怎么说?如果摆出太轻松的态度，讨好她们的企图就太明显了，问题是如果话说得太少，又有可能让她们还是对我留下不满。一开始为了表现出诚意，语气是不是该客气一点?或者为了早点解开彼此的心结，就直接展现出友善的态度轻松开口就好……?

怎么办?怎么办?

「可恶，烦恼也没用啊!」

就算再怎么思考，也不可能得到答案。还不如一股作气地直接打开门，接着就听天由命吧。

好了，就下定决心吧。

我用渗着汗水的手掌握住门把，接着使劲拉开了门—

「欢迎您回来!主人!」

——给我道歉!向我的紧张情绪全面道歉!

我立刻要求她们脱下女仆服，绝不接受任何抱怨，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似乎也早就在她们的预料范围之内，当我以尴尬笑容下令之后，大家立刻当场开始解除重装备，马上就把事先穿在里面的运动服展现在我的眼前。

「呜呜呜……」

……问题是，她们穿的是紧身运动短裤跟安全裤。安全裤组也就算了，一个人在那边不知该进还是该退，要脱又不敢脱的紧身运动短裤组爱莉同学，身上的女仆服却是被真帆给硬扒下来的，看她整个人都已经快哭了。唉唉，我的眼睛是要放在哪里?这种时候如果告诉她可以换穿一般运动裤，算是好意的发言，还是性骚扰?……啊，智花一语不发地把一般运动裤递给了爱莉，嗯，你果然是个优秀的孩子。

「……呃，那，重新打个招呼。我想你们已经从智花那边听说了，我决定再次接下各位的教练职务。好像乱七八糟的，真是抱歉。不过……我一定会试着让你们获胜，所以如果你们能原谅我之前说过的那些过分的发言，那我会很高兴的。」

等事情都到了一段落之后，我对着并排的五人低下头，并如此宣布。

「真没办法!就原谅你吧!阿昴!」

真帆那率直的笑容就像是仰望着夏日天空的向日葵一般。受到她的影响，整支队伍都露出了笑容。思，果然这孩子最适合开朗的表情。

「谢谢，那么虽然有点急，不过就开始吧。为了战胜男篮的秘密特训。」

我按照顺序看了看大家的脸，每个人都换上了认真的表情。

「……我一开始要把队伍分成两组，接着让两组各自练习不同的内容。A组足真帆和纱季，你们两个首先要彻底练习投篮。B组是智花、爱莉、日向，这一组则从防守面开始强化。总之我先从A组开始教导你们练习方法，在这段期间我希望B组去外面跑步，因为到下一个星期，我希望你们多少能增加一些持久力，你们愿意去吗?」

「是的!」

三人给了我充满精神的回应。太好了，智花当然没问题，但是，连其他两人都没有显示出反感的情绪，向我表达了参加练习的意愿。

「好!……那智花，掌控就交给你了，一开始不要太勉强她们也没关系。等一下还要进行其他的练习，所以你就看情况结束练习然后回来吧。」

「是的!我明白了!」

虽然不是可以太悠哉的时候，但是万一因为过于勉强而导致受伤那可就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还是对定向外面的三人队伍中，最后一个人交代了一下。看来以后依旧需要智花针对我照顾不到的部分来辅佐我才行。

「好，那么就来看看A组吧，你们拿着球到对面的篮框下集合。」

「好!」

真帆以及带着护目镜的纱季迅速地按照我的吩咐行动，话说回来今天的纱季没有绑辫子，一开始就用发箍把头发披在脑后。

「那，先从真帆你开始……站在这个位置，然后不可以移动，直接投几个球给我看看好吗?……纱季是这边，跟真帆刚好是左右对称的……相反位置。好，你们两个从今天起到正式比赛为止，全部都要在这个距离，这个位置来进行射篮。可以不必从其他地方投球也没关系。可以把标线当作记号，然后好好地把自己该站的位置记住。」

我把两人配置于和篮框约四十五度斜角的位置上，距离以目测来看约是三公尺以内。差不多是三分线（虽然迷你篮球并没有三分球）与篮下（至近距离）的中间左右位置。

「那个，长谷川先生。这边是不是有点远?我有点没自信……」

「嗯，有点远。不过你试着从那边投投看，没投进也没关系。」

我要求一脸困惑的纱季试着投篮。她按照我的指示使尽全力投出，结果球撞上了篮板，连篮框的边都没擦到，就直接掉到了地上。

……很好，能用。

「下一个，真帆你也试试看。」

「0K!嘿咻!」

这次球撞上篮框弹了回来。投篮本身是失败了，然而并没有问题。

以小学女生的力量，从这个距离投出的球可能根本碰不到篮框。我担心的只有这一点，不过两人的腕力都轻松地达到了基准值。如此一来作战的目标就可以确立了。

接下来我就让两人在固定位置上不断地交互投球，并修正她们的姿势。我在指出她们的缺点时，不只是针对本人，同时也让另一个人认识到问题点，使她们能掌握彼此该修正的重点。

练习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很平稳地进行着。虽然只有几球，不过还是有出现命中篮框的场面。每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称赞非常开心的真帆或是轻轻握拳的纱季。虽然现在还只是因为凑巧而已，不过这样就可以了。投篮练习是一种努力的结果，很容易马上呈现出来的反覆练习，只要不断地将凑巧累积下去，终将成为实力。

话说回来，有一件预料外的麻烦事。真帆模仿智花使用一只手，换句话说她坚持要单手射篮。在姿势还没有稳定下来之前，使用两手绝对比较好，然而真帆却顽固地不听劝。嗯~毕竟没时间了也只好放弃吗?反正基本上球还碰得到篮框。以现况来看，纱季能碰到篮板的次数稍微比真帆多一点点，原因可能就只是因为这样。因此，若是能说服真帆用两手的话，我是很想叫她改掉，可是考虑到她的个性，强制介入很有可能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让她们持续三十分的自由射篮后，我听到后门那扇铁门打开的声音。智花她们好像回来了。

好，那么就来进行下一个阶段吧。我大声吩咐智花等人休息之后，再度示意真帆与纱季过来集合。

「辛苦了，两人表现得都很好，我很佩服喔。那个，我从现在开始要过去看一下B组的练习，你们可以继续这样进行投篮练习吗?只是这次不是只有投篮就好，我希望你们再加上一些别的动作。因为我暂时没办法照顾你们两个，所以你们要听好，趁现在把练习的方法记住哦。」

我来回看着她们的脸，就像是要让海绵吸饱水一般，慢慢地、仔细地把方法告诉她们：

「下个练习是这样的。首先，真帆和刚刚一样在相同的位置投篮，不过这次不能一直待在原来的地方。把球投出去以后，要马上跑到篮框底下，接着要把掉下来的球捡起来。不管有没有投进去都没有关系，自己投出去的球一定要自己把它捡起来……到这边听得懂吗?」

真帆点了点头。

「好，那我继续说。等真帆把球捡起来以后，要马上传给纱季，然后球一传出去，你就要赶快回到原来的位置。至于接到球的纱季，要尽快站在原地投篮。听好罗，一接到球就要马上投喔，而且姿势要保持刚刚我教你们的那样。一开始可能很勉强，多少会失去平衡，不过我希望你们要尽量慢慢去修正。像这样去思考目前的投球姿势到底对不对是很重要的。」

我在发言的途中把视线转到纱季身上。她以认真的表情回答我说：「我明白了。」

「纱季把球投出去之后，就跟刚才的真帆一样要马上去把球捡起来，然后传球给真帆，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接到球的真帆则要立刻投篮……接下来呢，只要从头一直重复这个循环就好了，懂了吗?」

「嗯!轻松轻松!」

「没问题，我听懂了。」

太好了，似乎有好好传达给她们了。

「还有另一外件事，虽然要跑，还要投篮、传球会很辛苦，不过我希望你们尽量去注意对方的射篮。真帆要去看纱季的姿势，纱季要去看真帆的姿势，如果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或是花了太多时问才把球投出去的话，就要告诉对方。办得到吗?」

两人都给了我肯定的答覆。

「很好!那我稍微去看一下另一组的情况，你们要加油喔……要用你们两人的投篮来打倒男篮队!」

我最后的这句话让两人先是吓了一跳，但两人接着又得意地笑了笑。

非常好，这是个很棒的反应。虽然没有根据，不过我隐约地觉得这两人的内心，应该也隐藏着相当不服输的精神。

好了，对A组的说明，这下总算告了一段落，接下来轮到B组了。

我告诉两人如果发生什么不懂的状况，或是产生疑问的话，可以不要客气赶快来找自己，接着就前往另一边的场地走去。

「……哇!没事吗!日向妹妹!」

结果B组发生了紧急状况。在体育馆的角落里，脸色发白的智花正拿着文件夹帮躺在爱莉大腿上的日向妹妹瘘风。看到日向妹妹脸上凝结成滴的汗水，过于虚弱的表情，还有节奏紊乱的呼吸，让我情不自禁地用妹妹来称呼她，也让我不由自主地改变了直呼大家名字的规则。

「那个，真对不起!昴大哥!明明你有交代我要好好照顾她们，可是我却没有发现日向她在逞强……」

智花一脸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当然责怪智花也没有任何益处，我叫她不需要在意之后，仔细观察着日向妹妹的脸孔。

「很不舒服吗?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我的呼唤之后，日向妹妹微微张开眼睛，用她那如同蔷薇花苞般的可爱小嘴硬挤出笑容，对着我说道：

「我没事，大哥哥……」

在这瞬间。

有道电流通过了我的身上。

……刚刚是怎么回事?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就像是在我内心里沉睡的保护欲，全部都被强行夺走一样。如果硬要举例，就像是我的下巴挨了美星姐的那记致命右勾拳时那样，我感觉整个脑袋都在摇晃。

那实在太强烈了，由于过于强烈，连这孩子从第一次见面以来就一直偷偷地称呼我为「大哥哥」，这个原本应该让人很惊愕的事实，我现在都没有精神去理会。

这下我才想到，我曾经听过这种说法：小婴儿或是小动物之所以有着惹人怜爱的外形，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我现在切身地体会到这个理论。无论是什么人……不，无论是哪种生物，如果拥有正常的精神，就绝对不可能伤害这名少女吧。

……要保护!必须最优先保护袴田日向!

「医务兵!保健室……不对!快叫救护车!」

「长……长谷川先生，请你冷静一点。日向她只是太累了而已呀!」

……糟糕!我不由得依照本能大叫了出来，听到爱莉的劝告之后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

「……喔?怎么了?阿昴也终于成为『纯洁的魔性魅力』的牺牲者了吗?」

注意到骚动而跑到这边来的真帆唐突地讲了句神秘的发言……那听起来像是别名的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总之，我请智花与爱莉帮忙注意一下真帆她们，顺便继续休息一下，至于日向妹妹，为了慎重起见决定由我背着她前往保健室。

不过，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啦。呼吸已经完全恢复平顺的日向妹妹，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把我的耳朵往各种方向拉扯，边玩还很开心地哼着歌。

「喵喵喵~喵~喵~喵……哦~前面右转!」

「哦!了解!」

我根据日向妹妹的导航，回到中庭的十字路口后往右转。看来保健室是位于盖在校地最内侧的校舍之中。

……倒是这附近完全没人真是太好了。我总觉得万一现在这样子被人看到的话，应该多少会引起一些麻烦事。真希望能保持这种无警报的状态直接到达目的地。

「就是那边~突击!」

「冲啊!……呼~」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祷告发生了效果，很幸运地在没有碰到任何人的情况下，我顺利从正面的楼梯口进到了目的地的校舍。很好，这下就越过了难关吧?只要能进入室内，就能利用各式各样的遮蔽物，应该会比外面安全得多。

我安心地呼了口气之后，直直穿过鞋柜之间的通路，正打算踏入铺上亚麻油地材的走廊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糟了，日向妹妹，我穿的是外出用的鞋子所以不脱鞋不能进去。不好意思，我可以在这里把你放下来吗?」

「不可以!」

「……不可以吗……」

没想到她居然不允许，这下伤脑筋了。

「呃，这是为什么呢?」

「呃，原因就是，人家，非常喜欢大哥哥的背部。」

「是吗?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我立刻以绝不退缩的决心，重新把日向妹妹的两脚抱好……

这也是不得已的。如果有那种听到这番话后，还没出息地要求她下来的家伙，我绝对不承认对方是个男人。

啊~真是的~这一来我唯一可定的路就只有努力试着把鞋子脱下来。顺道一提，我今天穿的是高筒的篮球鞋，鞋带一直绑到高筒的部分，所以想要不解开鞋带直接把鞋子脱下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然而除了解开鞋带以外，恐怕我已经没有别的选项可选了，完全没有。

「……呜!可恶!」

「哦~加油，大哥哥!」

就这样，目前在鞋柜前面上演一出背上背着女孩，然后还像是在闹脾气般，不断甩着脚的现役高中生之奋斗纪录片。

……有够蠢，我好想哭。

真糟啊，现在根本不是可以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的场合啊。不只练习量会一直减少，更重要的是，目前这个状态未免太诡异了，万一被人看到的话……

「日……日向!你在做什么啊!」

「……可恶。」

然后，这一类的担忧往往都会化成现实……

我缓缓地把头抬起，转身面对那发出声音，而且声音有点熟悉的第三者所在方向。

就在我们眼前这条横向的宽阔走廊，正对面刚好有条通往楼上的平缓楼梯……

而在那楼梯从上数下来的第三个台阶上，那个有着刺猬头以及满脸雀斑的少年正站在那里，并以沮丧的表情看着我们颓废派的舞蹈。

「哦~竹中~」

没错，竹中。这就是昨天从智花那边得知，这家伙的名字。男篮队的王牌，精力旺盛的得分高手。而且也是上星期绑架我的现行犯兼首谋者。

竹中暂时皱着眉站在原地不动，但是没多久之后他就一口气冲下楼梯，直接往这边跑来并狠狠地瞪着我：

「喂!你……为什么还在这里?跟你之前说的不一样啊!」

「……啊……那个，抱歉……我稍微改变心意了。」

只有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关于这一点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开什么玩笑!………………哼!算了也罢，反正就像你之前自己说的，到现在不管怎么做，女篮都不可能打赢我们。所以就随便你吧，这个萝莉控混帐。」

「谁是萝莉控!」

「无论谁怎么看，都会觉得你是萝莉控啊!不是的话，现在就把背上的人放下来!」

唔，这可办不到。我绝不退缩。

「看吧!你不是不肯把她放下来吗?……嗯?还是她受伤了?」

讲完之后，竹中就以讶异的眼神看着日向妹妹。

「哦~才没有。」

「是吗……我说日向，你要是继续被真帆要得团团转的话，哪一天真的会受伤哦。」

「哦~要你管。」

……日向妹妹一面对同年级的男生，口气就变得有点差。应该是真帆造成的影响吧?

……算了，也罢。反正女篮在一星期之后就会结束了。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里，你们就感情融洽地一起玩个够吧，再见!」

竹中丢下这些台词之后，就从我们的身旁走过，站到了鞋柜前面换鞋。之后他头也不回地打算离开校舍。

「……等一下!」

我以强硬的口气叫住了对方。

我不能轻易放这家伙走，如果我让他就这样走掉，那我就是个无药可救的懦夫。

我挣扎走到以惊讶表情回过头来的竹中旁边，缓缓地把右脚伸到了前方。

「什么啊?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可以帮我解开鞋带吗?」

呜……好丢脸，可是如果放过这个机会，我一定就没有退路了。

「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

「拜托你!要是不解开的话，我就只能一辈子都在这边跳着颓废的舞蹈!」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白痴吗?」

竹中虽然叹了一口长到我觉得他肺里的空气，大概全都挤出来了的气，还露出了很不以为然的表情，但还是蹲到我的脚边，帮忙把两脚的鞋带都拉开了……这家伙嘴巴虽然坏，但是也许是个不错的家伙。

「…………」

我穿着袜子定在铺上亚麻油地材的走廊上，默默地前往保健室。

……我的脑中有个强烈的不对劲感。

刚才的竹中。

很明显地怪怪的，那家伙为什么……

「等一下来问问看大家好了。」

「哦~什么?」

「……我在自言自语。」

「哼~」

日向妹妹在不高兴了。虽然我感到有点抱歉，但现在无法停止思考。

没想到我可能得知了一个相当大的秘密。

……而且，如果是那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拿来应用呢?

如果顺利针对这点下手……我觉得下星期的比赛似乎会变成对我方相当有利的比赛。

毕竟我现在规划出的作战，有个无论如何都无法补上的漏洞，是不是能找到适合的人材来填补这个缺口呢……?

……不过，呢……

这个，在各方面来说，都很接近极限了吧?虽然并不违反规则，不过总觉得光是拿出来讨论都会让大家产生反感情绪。

……果然，还是放弃比较好?老实说，好不容易才跟大家培养出感情，我已经不想要做出可能会白白破坏这关系的行动了。

我将这愚蠢的思考强制结束，默默地往目的地前进。

保健室好像位于一楼的最深处，还有一些距离。

途中连续经过好几问无人的教室。最靠近楼梯口的是电脑教室，隔壁好像是家政教室?走廊的墙壁上贴着被剪成兔子造型的模造纸，还有附照片的荷包蛋作法介绍。上面的字体很大，而且平假名也很多。虽然外观庄严，但这里的确是间小学。

「那个~大哥哥~」

日向妹妹突然打破了沉默。她叫了叫我，还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脖子。

「嗯?怎么了?」

「人家，不希望结束。」

「……咦?」

「我还不想，让一切结束。我还想跟大家，多参与社团活动。可是，人家，什么都不会。篮球，很烂。跑步，很慢。投篮，碰不太到篮框……很没有用。」

「日向妹妹……」

少女瘦弱的手臂紧紧地搂着我的锁骨附近。

「求求你，大哥哥。人家也会加油，会很努力。所以……所以，也请你教我，打篮球。」

………………………………我是个笨蛋。

她以这么小的身体奋力奔跑到不支倒下，拚命地想要和伙伴们在一起，想为了伙伴们加油……然而她的心意却差点因为无意义的面子问题而被糟蹋。

我到底是来这做什么的?当然是为了让女篮队获胜才来的。既然如此，明明发现了最佳方法，又有什么理由让我不予采用?我到底足在做什么天真的行为?

如果能回应日向妹妹，回应大家的期待。

如果能保护智花的栖身之所，保护大家的女子篮球社。

那么即使是扮黑脸的角色，我也只要笑着接下来不就好了?

「……日向妹妹……你喜欢篮球吗?」

「哦~最喜欢了。虽然我很逊，可是跟大家打篮球，很有趣。」

……我决定了。因为这句话让我无法继续视若无睹。

从真心喜爱篮球的人手上夺走篮球的剧本，我已经绝对不会认同。像那种情况，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要把它改变。

无所谓了，就算被讨厌也没关系。所以挑个时间跟大家讨论看看吧。就算我可能会觉得如坐针毡，只要那是能保护这场所的最佳手段，那么至少我应该提出来让大家知道。

「……日向妹妹，加油喔!从明天开始的练习一定会变得更辛苦……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的决心了，所以以后，我就不能只对你特别优待罗?」

「…………哦!放马过来!」

\*

「昴大哥!……那个，日向呢?」

「啊!没事、没事，只是因为做了不习惯的运动所以身体受到惊吓而已。今天虽然我有找美星姐过去，并让日向妹妹休息到练习结束为止，不过这只是为求慎重而已。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智花你不需要摆出那么内疚的表情啦。」

我一回到体育馆，就看到由于愧疚感而一脸意气消沉的智花，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是的……呜呜。」

「好啦!我就说叫你拿出精神来嘛!甚至你该称赞日向妹妹的努力喔!好了，我们也开始练习吧……爱莉，你还能动吗?」

我有点粗鲁地摸了摸智花的头之后，就问了问以担心表情靠过来的爱莉身体状况。

「……啊，是!我可以!」

思，爱莉的疲劳似乎也已经恢复了。好，那首先就来确认一下……她成为中锋的可能性。

哦，对了，还必须确认真帆与纱季的情形。我穿过球场，同时把视线投向另一边的篮框。

……嗯，佩服、佩服。她们有认真地在持续练习投篮。

「真帆!纱季!如果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喔!」

「我还可以!……喂!纱季!有够烂!你又只有右手抬太高!」

「我也……没问题!……吵死了笨蛋真帆!你还不是全都靠手在投!」

只不过，在姿势指正的对话上，已经完全呈现互骂状态，这让我多少有点担心。

「真的没问题吗……算了也好。那么，虽然有点耽搁了，B组也来开始行动吧。智花、爱莉，过来集合。」

我把视线转回来之后，已经来到我身旁的两人就马上整队排好。

「我一开始也已经说过了，我要先让爱莉你来练习防守。虽然话是这么说，不过你今天还可以什么都不必做，只要站在篮框稍微前面一点的位置……对，就站在那附近就0K。然后你要稍微蹲下，还有把两手举高。对，就是这样。保持这个姿势不动，这就是你今天的练习。」

这个过于简单的练习方法，让爱莉露出一头雾水的表情。

接着我把目光转向也有类似反应的智花，同时向两人解释这个练习的目的。

「那么，智花，你从外侧运球到爱莉面前之后，就用转身或是切入来过人，接着射篮。这套动作要不断重复。只是，每一次你都一定要使出全力，不能因为顾虑爱莉就手下留情……爱莉，你也听到了，接下来智花会认真地向你进攻，她会使出全力，用可怕的速度贴到非常靠近你身体的位置。可是，你要努力站在原地不要动，眼睛也要好好张开往前看。」

两人同时露出了理解的表情，但是爱莉马上又换上了有点畏惧的面孔。

这个练习其实就是爱莉的耐力实验。虽然有点残忍，但是我想要确认一下她的懦弱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如果面对智花的猛烈攻击，她只会有点畏惧的话，那么只要一个劲地让她去习惯篮球的动作，说不定就能有什么改善。然而，如果她的症状比这还严重，我就必须考虑别种方法。

「爱莉，没关系的，你不要那么害怕。智花她不会真的撞上你，万一今天情形不顺利，我也不会因此生气或是骂你的。所以，就轻松地做吧?」

「……是……是的……」

听到这虚弱的回应虽然让我更加担心，但总之现在必须铁着心肠试试看才行。

「啊，智花，还有一点。光是这样对你来说实在算不上是练习，所以我再给你一个功课。，在你过人之前，最少一定要加上一个假动作。而且一旦使用过之后，就不能再度使用完全相同的假动作。要一点一点地加上变化，让过人方式的种类能够逐渐增加。这部分我希望你能尽量自己去想去做，当然有注意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提出建议，你办得到吗?」

「是的!我明白了!」

与先前的爱莉相反，智花的回应充满了干劲。我把这回应当成开始的哨声，让她们立刻开始练习。

取好距离的智花以俐落的运球，向爱莉的眼前冲了过去。

接着………………啊~果然不行吗?

当智花冲到自己面前时，爱莉就紧闭双眼，还用两手抱住肩膀缩成了一团。我让她们继续进行了几次练习，然而却没有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

「爱莉，加油!总之身体会有反应就当作是不可抗力，你今天只要先努力试着让眼睛不要闭起来就好了!来吧，仔细看着智花的动作!」

「……是……是的……」

我想爱莉本人非常有心想打篮球，看她都已经怕成这样却还是不肯放弃的样子，就能让我明白到这一点。然而看来只靠着意志，似乎没有办法将这个长年以来，已经深深地渗透进她内心的懦弱症给治好。

这一天，结果到最后爱莉都一直对智花的猛烈攻击，表现出畏惧反应。原因大概是由于过人的身高被嘲弄至今的经历，造就了她现在的畏缩个性吧?老实说，我个人是希望就算不牵扯到篮球，也想要让爱莉能够多了解自身的价值，好让她可以更抬头挺胸地过日子。不过呢……

这是个难题啊，即使我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了。

今天没有继续增加练习的内容，而是让她们各自继续进行练习，直到快要六点半时才宣告结束。如果能够多练习一点那当然很好，然而也不能把小学生困在这里太晚，况且再怎么说大家在体力上已经到达极限了吧。

「有~够~累~人~」

连那个简直是精力化身的真帆都全身无力地躺在地板上。至于纱季似乎连话都懒得讲了，她把毛巾盖在脸上躺成大字形，一动也不动。

「辛苦了，真帆、纱季。你们很厉害哦!就是因为你们有认真努力，所以才会累成这样。」

我走近两人蹲了下来，给予她们赞美。在这种就算偷懒也不会被人责骂的环境里，我真的觉得她们的确非常努力。

「……阿昴，我有升级了吗?」

「当然，一定有一口气升了五级喔。」

不过这限定在投篮能力上，而且还必须站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下投出。

「什么嘛~果然还是有啊!一口气让等级提高的练习!阿昴你这个大骗子……」

「哈哈，抱歉啦……好了，在你们这么累的时候还要提这些实在很抱歉……不过我希望你们明天也要做同样的练习，两个人一起。一开始先自由投篮，接下来再进行互相传球的射篮练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练习?学校这边男篮要用所以不可能吧?」

最坏的情况就只能让她们来我家了，她们不会因为觉得太拘束而感到讨厌就好了。

「喔~知道了~练习场地的问题不必担心，应该吧!明天我跟纱季两个人一起进行秘密特训就好了对吧?交给我!」

真帆有气无力地把拳头朝天花板高举。什么叫应该吧?我就安心地交给你罗?没问题吧?

「纱季也可以继续加油吗?」

我跪在她的头部旁边，开口问道。

「……长谷川……先生…………我提升了多少……等级?」

「……………………应该是……六吧?」

我以极小的音量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了解了，我会加油。」

很好，从旁边听着她们两人互骂之后，我觉得自己似乎大略掌握到真帆与纱季之间的关系了。让这两人同组真的是正确的决定，在相乘效果之下，两人一定会像是在竞争一般往上进步。

接下来等到负责收拾球的B组回来之后，我就宣布今天的练习结束。

最后我拍了拍低垂着头非常沮丧的爱莉肩膀，讲了几句安慰的话：

「没关系，还有时间。你今天很努力了，爱莉，辛苦了。」

距离比赛为止，还有六天。

「插图116」

——交换日记（SNS）07——Log Date 4/25◆

「纱季，听说来得及!会在明天放学前帮我弄好，让我们可以使用!

小帆帆」

「哇，真的让爸爸买篮框给你哦?真帆爸爸还是一样宠你耶~嗯，不过太好了，那我明天会去你家。啊~真是的~身体好累，刚刚差点在浴缸里溺死。

纱季」

「好棒喔，真帆家有篮框吗?昴大哥家的篮框也很棒，不过如果是真帆家，一定连整个球场都一起设置了吧?……那，我明天也过去。

凑智花」

「阿智不可以来!

小帆帆」

「咦?不行……吗?

凑智花」

「要是你又顾着我们的话，我们会拖累你，害你不能进行自己的练习吧?没问题的，我们只会按照长谷川先生的指示进行投篮练习。所以小智你就不要客气，尽管去做你的个人练习吧。

纱季」

「就~是~这~样!不必担心!我会把篮框借你的，等比赛赢了之后!

小帆帆」

「真帆、纱季，我知道了。那明天就分开练习吧。

凑智花」

「爱莉跟日向要怎么办?要来我家吗?

小帆帆」

「人家，要去跑步。因为大哥哥有说，要我努力跑步。

日向」

「是吗。那好，不要大勉强自己哦，日向。

纱季」

「哦~看我的~

日向」

「哦~!爱莉呢?

小帆帆」

「…………我打个电话给她试试。爱莉搞不好还在沮丧呢。

纱季」

\*

女男女对抗赛·特别规则☆

◆比赛时间是上下半场各六分钟，共十二分钟（正常比赛的一半）。

◆两队都禁止在途中更换场上选手（避免对女篮队造成不利）。

◆没有五次犯满离场的规定。然而当同一选手累计犯下超过五次以上的犯规，那么之后每次犯规时无论情况如何，都必须让对方球队进行两次罚球，并且球权也必须转移给对方（因应不可更换选手的规定）。

◆其他全部以正式规则为准。

星期二，特训第二天。由于今天无法使用学校体育馆，因此只能靠大家各自练习。

由于真帆与纱季有来通知我，她们已经找到练习场地了，因此我把智花叫来我家，先让她进行实地练习并给了一些建议，之后再把场地换到我的房问，开始第二次的作战会议。

「……就是这些吗?跟平常不同的规定?」

「是的，我想这些就是全部规定了。」

我首先把从智花那里听来，只会使用于这次比赛里的特殊规定一一写出，打算针对每一条来个别研究。

「……基本上这些全部都是对我方，对女篮有利的规则。尤其是比赛时间只有正常的一半这点实在是太棒了。美星姐不愧是执着于胜负的恶魔，在这种方面绝对不会有差错……明明她对篮球根本一窍不通。」

「是的，托美星老师的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不过，像是五犯这些规则有点复杂，要让大家记起来可能会很辛苦……」

「基本的规则呢?像是走步之类的，真帆她们懂吗?」

「啊呜……我想她们不是很懂。那个，要我在休息时间跟大家说明吗?为了学会规则而占用到练习时间实在是很浪费……」

「嗯………………不，不必了。规则就不要教她们吧。一个不好把她们弄糊涂，头脑变得一团混乱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耶?全都不教吗?连走步跟双运球也不教?」

「嗯。反正我本来就不打算让你以外的人运球啊。」

「怎……怎么这样。那……那三秒规则呢?还有五秒跟三十秒规则那些?」

「真帆、纱季和日向妹妹反正不会进入禁区，所以跟三秒规则没有关系。五秒还有三十秒的话……万一犯规就放弃吧，干干脆脆地放弃。」

「那……那样赢得了吗……?」

「嗯，可以赢…………如果，我们能达成最大的条件的话。」

「……是爱莉吧。」

「……是啊……爱莉她还在沮丧吗?」

「……是的，昨天纱季先打电话给她了，后来我也跟她说了很多话想鼓励她，可是今天在学校见面时，她果然还是有点消沉的样子……啊，我有按照昴大哥你交代的，在放学后让她跟日向两个人一起去长跑训练喔。」

我和智花铺着坐垫面对面坐在地板上，一边瞧着笔记，同时联想到的是——女篮队那令人烦恼的中锋（预定）问题。

「是吗……果然还是只能放弃吗?想让爱莉担任中锋的计画。」

放弃的话，虽然总有办法可以解决，不过……

「如果爱莉是中锋的话，我想可以进行各种战术。可是，如果她继续保持这个样子，也许很难达成……让爱莉……皆田中锋……啊……嘻嘻。」

「……怎么了?」

由于智花在奇怪的时机笑了起来，因此我下意识地把脸转向她。

「没事，我只是回想起一些事，所以觉得好怀念喔。其实讲到爱莉，我也曾经害她突然哭出来喔……跟昴大哥你一样。」

「哈哈哈，是这样吗?你那时说了什么?」

「呃，我想应该是：『你绝对是该打篮球的人才!因为你有这么突出的身高，一定可以成为很棒的中锋!』类似这样的话吧?嘻嘻，很过分吧?也很没礼貌。明明那时候我已经决定不要把热情放到篮球上面了，结果却在爱莉被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一瞬问，就把这些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想想还真像个笨蛋。」

面对露出难为情笑容的智花，我也配合着破颜一笑。

「不，如果是打篮球的人，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吧?首先根本就不可能会联想到有人会讨厌自己长太高呀，倒是会有如果自己能再高一点就好了~之类的想法吧?·一

「就是呀!……我也很想很想要再长高一点，会再长吗?」

「还会长高吧~还没有必要烦恼啦。小学时的身高如何，很快就会变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毕竟现在只是因为发育速度有些微不同才会造成落差而已啊……真的就只是根据出生月份，而有所变化这样……噗呼。」

我讲着讲着，终于因为无法继续忍耐而笑了出来。

「啊哈哈，真的很夸张耶，那个说服方式。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吓了好大一跳。一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也亏爱莉能认真当一回事呢。如果光是因为四月出生就能长得那么高大的话，那我也很想在四月出生啊。」

「我转学过来时大家已经在用了，所以我猜应该从满久之前就开始用了吧……啊，昴大哥，请你不要误会她好吗?爱莉她呀，成绩非常好，她绝对不是……呃，该怎么讲……那个……那种奇怪的孩子。纱季她说过，爱莉之所以会把那个讲法认真当一回事，是因为如果她要让自己能相信这类对自己有利的讯息，就必须对不合理的地方视若无睹，是一种类似防卫本能的举动。所以爱莉她只有针对能让她逃避过人身高的理论，才会毫不考虑、毫无怀疑地接受。」

纱季的想法实在太理智了。她真的是小学生吗?

「…………那，这样吧，如果告诉她中锋是由矮的人来担任的位置，她会不会真的相信呢?这样一来，也许她的心情就会变好，可以完成进入禁区单打这类的战术……」

「嗯~我想那很难。就算是爱莉，我想她应该也已经承认并接受『自己是在社团里最高的人』这件事实。而且我曾经说过，因为她很高所以适合当中锋。」

「……说得也是，果然要捏造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

——嗯?

等等。稍微，等一下。

好像，有个点子。

这，可行吗?或者，不可能?那……

「……昴大哥?那个……对不起。你是不是在气我把关于中锋的事情讲了出去……?」

智花很不安地看着突然沉默下来的我。

「……啊，哦，没有啦，不是的，不是那样……智花，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我要想一想。」

就算我捏造了虚构的谎言，也只会被拆穿。

——那，如果我把原本就存在的事实变成谎言呢?

不，这是不是太单纯了……就算对象是爱莉，这种事情能顺利进行吗?

但是，如果爱莉对「身高」有着过度执着的反应?

「……智花。爱莉真的那么敏感吗?对于能让她逃避过人身高的理论。」

「咦?……呃，是的。跟其他事情比较的话，的确是如此。例如……我曾经听说过，她因为从某人那边得知：『只要做重量训练就不会再继续长高』这样的理论，所以她一星期会锻链身体三次。后来我有婉转地跟她说：『我想那只是迷信喔!』，然而她却完全不肯相信。最近我已经觉得干脆就放着爱莉去做直到她甘心为止，所以不再多嘴管这件事情了。而且我也觉得锻链身体并不是什么坏事。」

你说她每星期会做三次重量训练!真是理想啊!如此一来别说是比较不会长高，反而只是在提高她成为中锋的资质而已呀!

「其他呢?还有其他类似的故事吗?」

「其他……呃……例如她喜欢的食物是红豆（注：日文为小豆），讨厌的食物是大豆……」

「……嗯嗯。」

那应该也是一种迷信的现象，对谐音或同音字特别敏感的反应。

……如果是的话，这下就愈来愈好办了。好，看来十分值得放手一试。

「你好呀，爱莉。嗯?我怎么觉得你的身高是不是有点变矮了?」

隔天，一在体育馆里见到爱莉，我立刻毫无预警地以认真的表情对她说出这句话。

其他四人瞬间冻结住了。话先说在前头，这可不是我临时想到的计策，而是我想要知道爱莉对荒唐无稽的理论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的测试。如果她认为这是个过分的玩笑，那么最糟的情况很可能必须赔上一天的宝贵练习时间。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要面对这种风险，总之必须进行确认。

「……真………………真……真的是这样吗?」

我差一点也把「真的吗?」这句话回敬给她。爱莉的眼中丝毫没有怀疑的神色，她完完全全地相信了……真糟糕啊，这孩子，只要在说辞里加上「身高会变矮」这个关键字，无论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壶，还是什么丝网印刷的绘画，她都有花大钱去买下的危险。明明是我自己设下的圈套，现在却因为罪恶感而想要切腹谢罪。

「……嗯，我觉得我的视线好像有稍微往下一点的感觉。」

然而，我重新对自己强调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坚持摆出了张扑克脸。即使要忏悔，等我守下了这个场所之后，要我忏悔多少遍都行。

「嘿，嘿嘿，太好了……我好高兴。其实之前我有拜托爸爸帮我去做了张特制的床铺。听说赛马的骑士为了不要在晚上增加身高所以会睡在柜子里。就是参考这个说法，用垫子让我的身体尽量缩到最小，接着在四周围上板子，而且连上方都可以关上盖子喔。真棒，已经有效果了!」

……那根本就是棺材吧。一想到被迫制作这种不吉利之物的爱莉双亲内心的感受，我就觉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嘿嘿嘿~好!今天也要加油!」

看着几乎是一蹦一跳地跑去做准备动作的爱莉逐渐远离，我对着她的背影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接下来，等所有人都做完热身操之后，我再次把她们分为两组，进行跟星期一相同的练习。只是今天也同时教导日向妹妹防守的相关知识。

也许是因为心情非常好，爱莉从头到尾都比上一次还要积极。虽然她的身体还是会紧张得动弹不得，但是视线并没有从智花的猛烈攻击上栘开过，连一次也没有。

精神面的充实，以及藉着反覆练习来习惯。只有在这两方面部具备的情况下，让爱莉身为中锋球员的资质，得以萌芽的土壤才总算准备就绪。而现在，我总算看见了一丝曙光。

然而这样还不够。靠这种程度的客套话来激发的气势，顶多让她睁开双眼，就已经是极限了。想要让爱莉从被踩得结实的坚硬土壤中解脱，还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实际测试这个计策的时机，恐怕要等到比赛即将开始之前吧。这是因为就算顺利成功，效果似乎也无法维持太久。此计画将随着时间慢慢瓦解，最后连个痕迹也不剩，消逝无踪。这个作战就是那种近似于在海边用砂堆积而成的城堡，正可说是纸扎的老虎。

然而若是这砂城能建筑成功，站在对岸远眺的人就会因为这突然出现的一夜城，而陷入无计可施的困惑与混乱吧?

成功的机率在看到她今天的反应之后，总算来到一半的地步。

但是，我已经想不出其他计策了。所以我只能祈祷，那一天的海面能够风乎浪静。

距离比赛，还有四天。

\*

「……喔~果然是那样啊?」

「是呀。嘻嘻，根本是超明显的。只有本人认为没有任何人察觉。」

星期四放学后，我毅然决定让大家都到我家集合进行练习。幸好隔天是假日所以学校放假，而且也跟美星姐讲好由她来负责接送，所以没有受到家长们的反对，能够充分利用时间直到晚上为止。

而我在趁着练习后顺便召开的晚餐会中，把星期一发觉的怪事拿出来确认真伪之后……就从纱季的口中得知我的推测果然足正确的。

「哼~~是吗……是这样吗。」

我赶紧把两手交握挡在脸前，遮住那个差点不小心显露出来的邪恶笑容。

「喔!阿昴你在打什么坏主意?这就叫作虚无主义（nihism）吗?」

「真帆，我常常跟你说不懂的名词不要硬是拿来乱用吧?根本完全不对……这先不管，长谷川先生，难道……你想要利用这一点吗?」

不过在旁人眼中似乎早已露出马脚，真帆与纱季以兴致勃勃的态度看着我。

「啊~没啦，这还没定案。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不是不太好……就是因为这样，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要听听看大家的意见。」

我调整出认真的表情，按照顺序看着围在桌边的大家。

「……那个，阿昴，你难道以为我们……」

「愿悠哉得会因为这种程度的小事，而觉得有罪恶感吗?」

「……哈哈哈，昴大哥，你从一开始就打算那样做了吧?那个练习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吧?」

真帆与纱季露出诡异的微笑，而智花脸上则是略带着困惑的苦笑。看来智花也没有到想反对的地步……说得也是，大家都一样，不是顾什么面子的情况了。也许会让她们反感——这看来是多余的担心。

「抱歉，这是个蠢问题……不过，要怎么跟爱莉还有日向妹妹说?我想没有好好跟所有人谈过是不行的吧?毕竟是这种事情。」

两人刚刚去了洗手间，还没有回来。顺便讲一下美星姐出门去买果汁了，那家伙面对这些孩子时，把她们照顾得相当周到，让我吓了一跳。真希望她可以把这份温柔的一半……不，十分之一也好……应用到我身上来……

「不，没关系，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长谷川先生你应该不太方便直接跟那两人谈这件事情，所以这部分我会好好处理的。」

纱季答应会由她来协助处理……思，老实说这帮了我一个大忙。

「……啊!虽然很不好意思，如果你能帮忙的话，我会很高兴……好，那么，就上吧!」

「哦!」

三个人都发出了充朝气的回应。

「喂!等等!人家也要~哦~!」

「啊呜，迟到了……虽然搞不清楚状况……哦!」

下一瞬间房门打开，日向妹妹跟爱莉都回来了。

接着五人全数到齐，重新握拳向天高举。

啊—这种场面，总觉得感觉很不错。

「……好了!奶油焗烤做好了喔!这很烫，要小心一点哦!」

正当我沉醉于友情的余韵里时，妈妈把新的料理送上桌来。

「喔喔喔!这东西好像很好吃!好厉害~阿夕很会做菜呢!」

「喂!真帆!你很没礼貌耶!真对不起，这家伙讲话没大没小……」

「没关系~有精神最重要呀。真帆跟大家都要多吃一点哦，吃吧，等一下再来把苹果派切一切……啊!对了，还有冰淇淋得再去搅拌一下才行。」

长谷川家特制的海鲜加蛋焗烤一端上桌，就让真帆发出了喜悦的欢呼……「阿夕」应该是在叫我妈吧?顺便讲一下我妈妈的正式姓名是长谷川七夕。

话说回来，妈妈今天似乎又浑身充满了干劲……老爸单身调职去外地所以常常不在家，美星姐来家里玩的次数也大幅减少，因此最近我家变得挺安静的。这久违的活泼气氛让她高兴到难以自拔吧?

对了，不久以后再叫大家来一次，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

当然，那时候就是庆祝胜利的聚会了。

——成长日记（BRT）——

「呜啊!好痛苦!阿昴家的浴室真是超小的!」

「我就说这样叫普通啊!打算五个人一起泡到浴缸里根本太勉强了……」

「是呀，真帆家的浴室实在太大了……啊，好痛……」

「……呃，小智你家的桧木浴室也不算普通啦……」

「好软~」

「啊!不行啦……日向……不要把脸埋进来……」

「喂!日向!你很好诈耶!……不过，真的发育得很好耶，这个。」

「呀!住……住手啦!真帆……」

「喂!不要乱动真帆!真是够了，你给我去刷洗身体!真是的，还没洗的人只剩下你一个!」

「罗唆啦~我知道了~…………啊，阿智，帮我刷背。」

「嗯，好。」

「啊~小智，不需要对那家伙太好也没关系呀。」

「没有啦……我自己也觉得这样还不错。」

「咦~为什么啊?」

「……对智花的心情，我也有点懂……就是会觉得很快乐呢。不管是洗澡，还是晚饭，平常都是些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只要跟大家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快乐。」

「哦~人家也~很快乐喔?」

「嘿嘿~谁叫纱季爱管闲事!被排挤了吧!」

「……罗唆啦……是啦……讲到这种事情的话……其时我也…………多少……有一点……」

「啊~？听不到耶~?」

「很开心啦!我也很开心!可以了吧!」

「哇哈哈!很好!……好了，那就差不多要麻烦你啦，不需要客气，用力帮我刷刷刷吧!」

「…………」

「……唔喔?你在做什么，阿智?我是拜托你帮我刷背耶，没有人要你从背后抱住我哦?」

「…………真帆，谢谢你。」

「嗯?」

「那个，我……可以认识真帆你们……认识大家，真的太好了。我觉得非常感谢。」

「智花……」

「哈哈，抱歉，突然讲这种奇怪的事情……可是，我绝对不想失去这么棒、这么开心的场所。我想要在以后，也像这样创造出很多很多跟大家的回忆……所以，星期天，我们要赢。」

「……笨蛋，那是当然的吧，绝对要赢!」

「那真的是一个笨问题呢。我不是从以前就一直在说吗，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嗯，来赢吧。智花，虽然我一定派不上大大用场，可是我会拚命努力，把长谷川先生教我的事情全部发挥出来。」

「哦~人家也会加油哦~」

「…………嗯!加油吧!大家一起!」

「哦哦!…………话说回来，这件事情先放一边……阿智，你很硬耶。」

「……啊?…………很硬是指什么地方很硬?」

「就是从我背上传来的威触啊，简直像是有块板子靠在我身上一样……虽然我觉得你应该很小，但没想到居然发育差到这种程度……」

「……怎……怎么这样!我很介意耶!」

「啊哈哈!听说，吃鸡肉跟高丽菜之类的不错喔?加油阿智!」

「……不对，等一下。我说啊，真帆，发育最差的人，明明是你啊。」

「啥?你在说什么啊!纱季?怎么可能……会这样……?…………咦?」

「……让我看一下!…………呜哇!真惨啊，真帆。的确我也没什么发育，不过真帆你的话简直跟背后没有两样……」

「呜……呜……………………这不是真的!」

「……啊，日向还满有料的耶。」

「哦~人家，第二名?」

「呜……虽然不甘心但真的输了……真意外呢，日向还真行啊。」

「插图127」

\*

一个晚上过去，来到了星期五。今天是假日，靠着美星姐的安排，可以使用慧心学园的体育馆一整天。

上午我安排了分组练习，吃过饭后，下午我让美星姐也来帮忙，开始进行五人一起的攻击练习。话虽如此，由于我还没有告诉爱莉她担任的工作内容，因此旁观者可能无法了解我们到底在进行什么练习吧。除此之外，必须直接在正式比赛时才挑战的问题，简直堆得像座小山，所以并不能过于乐观。即使如此真帆与纱季的完成度让我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虽然条件是只能在同一个位置射篮，而且还必须是无人防守的自由状态。但是只要能满足上述条件，她们就已经具备了足以成为武器的等级。

真是的，小学生实在太棒了。这种吸收力，让我真的觉得很羡慕。

在吃个点心休息过后，最后进行队伍防守的练习。由于不能教导她们太详细的事情，所以我只把最有效且能在短时间内学会的阵形告诉她们……不，正确的说法是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虽然相当怪，但这恐怕是最佳的阵形。只是，关于攻击的一方，现在也只能由我和美星姐两个人来模拟而已，其他大部分的情况只能在实战中让她们去习惯了。

老实说，在防守面相当地不可靠，然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要在一星期以内把攻守都提升到水准以上，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重点就是被得分之后必须再得分回来，只要在比赛结束的哨音响起的那一瞬间，比对方多进一球也就够了。这次我的目标就是这种篮球。

星期六，比赛前一天。我没有安排全体练习，好让大家可以休养。

到了这个时候，比起随便挣扎的行为，还不如调整身体状况，保持完善的状态会比较好。而且，到了现在就算我说不必练了，大家也会各自进行个人练习吧?以最终调整来说，这样就已经够了。

虽然我是这样想的，但过了中午之后却来了个访客。

结果那是抱着球一脸抱歉的智花，出现在我家的玄关前。

我做了个苦笑代替招呼，接着叫她前往院子。算了，也好，智花她应该并没有累积太多疲劳。说真的，我也早就有点预料到她或许会来。

以实战的形式进行一对一练习，挥洒了汗水之后，我和她进行了作战的最后确认。

虽然这次的作战对智花来说是有点吃力的内容，然而她似乎已经全部都记在脑中了。

之后，在夕阳西下回家之时，她对着我说了句：「真的非常感谢你」并深深地行了一礼。

当然，我回答她：「现在谢我还太早」之后就跟她道别了。要道谢的话，等明天再随你谢到高兴为止。

……这几天的记忆，就像跑马灯般在我眼前流逝。当这份记忆转变成现实之后，我缓缓地从自己房间的床上起身。

藉着一直没关的日光灯光线，我确认了一下目前的时刻。现在差不多是半夜十二点，距离比赛开始的预定时间十点为止，已经不到半天。

要做的事情，已经全都做了。

……真的吗?

这样真的就能够达成吗?

我甩着头试图抹去不祥的预感，然而不安却不肯从我的内心离去。

「可恶……」

没有终点的思考回圈，让我的脸发烫到简直快要烧焦了。

冷静点，到现在已经没办法做任何事情了，只能背水一战了。

稍微去吹吹夜风吧。

「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啊，哈哈。」

我坐在离家最近的便利商店外的长椅上，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同时打开了罐装咖啡的拉环。

因为小学生而不能打球的人，居然为了小学生的篮球拚命地动着脑袋思考。这个事实突然让我觉得很可笑，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自嘲的笑容。

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情况?

「……我想让她们获胜。」

应该就是因为我产生了这种念头吧?一开始是为了智花，到头来是为了女篮所有成员。

不过，现在……大概已经是为了自己了。

想要帮智花，帮大家守护她们的场所，当然这份心情并没有消失。然而我却觉得现在让自己如此烦恼的原因已经不是这个了。

我不想输，不想在篮球上输，是我自己最不想输。一定，就只是因为这样。

虽然我没有什么自觉，不过是一样的，跟那孩子……跟智花一样。

对胜利执着到异常的地步。抱歉智花，其实我也一样。

「……………是吗，所以我才会自暴自弃吗?」

对于自己想要放弃篮球的理由，我似乎自然而然地想通了。

就是因为……我已经不能再跟那个人……跟水崎学长对战了。

被他打赢了就跑，所以我发起了脾气。因为失去了能分出胜负的机会，所以我闹起了别扭。

「有够无聊……」

我居然因为这种事而打算放弃吗?明明我的脑海里面只有篮球而已啊。

谢谢你们，智花、真帆、纱季、爱莉、日向妹妹………………还有美星姐。

如果没有大家，我一定不会醒悟。

我差点就因为这种无聊的理由而放弃篮球，一辈子后悔。

我真的非常感谢。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好想让她们获胜。」

为了自己。也为了相信我而把一切都交给我的大家。

「相信……吗……说得也是。」

我已经把能教给她们的东西全都讲完了。所以接下来我能做的，就只有换成我去相信她们。

相信那个和我一样，一讲到篮球就非常不服输的孩子。

我把冷掉的咖啡一口气灌进嘴里，踏上回家的路途。

距离比赛，还有九小时。

\*

——交换日记（SNS）08——◆Log Date 4/30◆

（今天没有写。）

——交换日记（SNS）09——◆Log Date 4/30◆

「终于要比赛了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睡不着，所以我把日记从头又看了一次……不知不觉中已经写了这么多了呢……这些和大家的回忆。

凑智花」

「呆子!快点睡!你以为现在是几点!如果阿智你情况不好的话，我们绝对赢不了耶!

小帆帆」

「就是这样!如果明天你说你不舒服，我可会生气的!是啦，我们也学了很多，但是到头来没有靠小智你多加油的话还是不行的。拜托你了，我们的王牌。

纱季」

「智花也睡不着吗?嘿嘿，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太好了，稍微可以放心。

爱莉」

「哦~智花，爱莉，睡不着的话，喝牛奶有用。

日向」

「哈哈……大家也太快就有反应了吧。

凑智花」

「……呃……哈哈哈。总~之~呢!明天要赢。赢了之后，从后天开始一切都可以和以前一样。好!加油吧，大家!

纱季」

「哦~！

日向」

「哦~!……等等，怎么又是纱季在发号施令!这里的管理者是我啊!

小帆帆」

「哦~!太好了，这次有跟上。

爱莉」

「哦~!好，首先要努力来睡觉!

凑智花」

「呃，如果那么起劲反而会更……

纱季」

scene.5

「插图132」

「哎呀，总算大驾光临了?篁老师。还以为你讲了那么多大话，结果却丢下学生逃走呢。」

比赛当天早上，由于我临时想到一件事，所以请美星姐带我去买了点东西。也因此我们比预定晚了一点才到达慧心学园。此时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看起来很神经质的上吊眼男子，以轻蔑的眼神迎接我们。我对此人虽然没有印象，不过直觉却告诉我，他应该是美星姐讨厌的类型。

「长谷川先生，早安……那就是男篮的顾问兼总教练，通称螳螂。」

纱季来到我的身旁，打了个招呼后顺便在我耳边悄悄说道。原来如此，形容得真好。

那么，果然那家伙和美星姐的关系是差到极点罗?不晓得美星姐会怎么反应，这可能还挺精采的。

我注意着美星姐的动作，她一直线地往螳螂老师的方向定去……

然后就像什么也没看到般从他身旁走过，开口说道：

「早安!喔，真帆，你额头上粘着一颗饭粒……我吃!……嗯!这是越光米!」

「呀!我额头的初吻被阿美夺走了!你要负起责任!」

她居然彻底地怱视对方，呜哇~真是不成熟。

「……哼，也罢，因为我今天心情很好。无聊的争执总算要结束，我等可以有效活用体育馆的日子终于要到来了。请尽量跟女子篮球社的各位一起享受你们最后的游戏吧……再见。」

螳螂老师忿忿地放了话之后离开。美星姐与真帆还有纱季，对着他的背影摆出了各种不能上镜头的动作，以表现她们内心的厌恶。看来她们非常讨厌那家伙。

……不过，那也是他自作自受吧。

他说是游戏吗?居然说我的篮球只是游戏……这有趣。

「早安……我想进行最后的事前讨论，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只让女篮的人单独在一起?」

我把大家聚集起来，按照顺序注视着她们每个人的眼睛。

来吧，开始吧，我们的胜利剧本!螳螂就该被雌性当成粮食吃掉!

「早安，仓库可以吗?虽然那边又乱又脏……」

「只要大家都接受的话那就没问题……好了，走吧。」

智花以略为紧张的表情提出建议，而我就按照她的建议，带着五人穿过了体育馆。

「嗯?美星姐你不来吗?」

我对着动也不动的顾问发问。

「知道作战的话那不就会变无聊吗?」

「……是吗，那待会儿见了。」

我对露齿一笑的美星姐挥着手道别。真帆等人也各自以举高手、低下头，或是点点头等动作来向战友表明胜利的决心，接着我们往仓库——作战会议室——前进。

途中，当一行人经过聚集在一起聊天的男篮选手旁边时，竹中缓缓地站了起来，以冷淡轻蔑的眼神瞪着我。

「居然大摇大摆地来丢脸，真是笨蛋……你该不会以为你们会赢吧?」

「抱歉，我就是这么想。」

竹中的脸整个绷了起来。

「……不要瞧不起人，我们会把你们打趴!」

哦，这表情很不错嘛……我如果再说话就太多余了。因此我并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前进。

「凑!这次我可不会输!」

竹中继续对着走在我后面，也就是我方的王牌发出宣战宣言。

……真棒啊，我的热血在沸腾，再怎么讲我也是个男人，老实说我最喜欢这种发展了。很好!青春万岁!来吧来吧，智花!快回敬他几句不客气的台词吧!

「……那个，真帆，你脖子上粘着饭粒耶。嘻嘻，你是怎么吃饭的呀?」

「呀呜!等一下!别碰!那是我的弱点!」

……居然完全没在听。

真是的，害我很失望。果然女孩子是无法了解的吗?像这类的热血。

抱歉啦，竹中。同样身为男人的我，对他发出毫不吝啬的同情心，同时从他眼前通过，打开目的地那扇沉重的拉门。

就在那瞬间一股充满霉味的空气迎面而来。我把那气味当成提神剂，鼓起了干劲。

……好，首先是爱莉。从现在开始，我要让长谷川昴的人生中，最夸张、最恶劣的花言巧语开始发动。

\*

等我全部说完回到球场之后，看来准备已经大致上都完成了。美星姐坐在与敌方阵营并排的摺椅上，我则站到她的身旁做了个大大的伸展动作。

……不对，我做这个没有意义吧，就算我有暖身也没用啊。一不小心又把自己当成了选手了。我苦笑了一下，开始着手进行主要的教练工作。

根据我观察在我面前暖身中的敌方成员结果，看来并没有影片里没出现过的选手。太好了，似乎不需要去担心多余的事情，可以按照原本的作战计画来执行。

顺便一提，裁判似乎是由中学部的篮球社教练与顾问来担任，还算满正式的。

接下来的数分钟内男女都进行了自由练习。接着，按照预定在刚好十点整时，主审宣布集合之后，彼此就按照主审指示互相敬礼与握手。

……要开始了，大家的防卫战，以及……我的复活战。

……喂喂，是怎么了?就算是在县大赛的决战那时，我也没这么紧张过。

真痛苦，眼前就有篮球，但是我却不能碰。

……不，相信她们吧。今天大家就是我的各种感官。

女蓝0—0男篮

从裁判那边收到了要进行跳球—比赛开始——的指示。

按照会议结论，站在中线圆圈处，负责跳投的我方选手是——智花。

「……哼。」

由于与敌方阵营很近，所以螳螂的反应也是一目了然。刚才这家伙，很明显地松了口气。我方身高最高的选手——爱莉之所以没有出来跳球，是因为派不上用场。换句话说，光靠一些练习根本无法改变爱莉的个性。那个少女还是跟以前一样怯懦，还是一样……一点用都没有。

……那家伙，总之就是在想这类的事情吧?

这样就好，这份大意就是最好的突破关键。

由裁判手中往上抛的篮球直直往上飞。当这颗球到达最高点并往下掉落了一点点的那瞬问，拍中那颗球的人是……智花!很好!这份不把几公分的身高差距放在眼里的跳跃力!

「好!我拿到了!」

「真帆!」

「拿去!」

智花拍出的球精准地飞向她原本就瞄准好的方向，并传进了真帆的手里。这颗球立刻被丢了回来，智花一口气运着球冲往罚球区的前端——高位—的位置。

……来吧，让他们目瞪口呆吧。

「拜托了!」

球飘了起来。简直不像是从智花手中投出的，那颗球以缓慢、虚弱的弧线在空中飞舞。

没错，那样就好。传球不需要劲道，因为根本没有人能从中抄截。那么高的传球，根本没有任何人的手能碰到。

……除了唯一的一个人以外。

拜托你了，现在能支配那空中领域的只有你了……爱莉!

「是!」

爱莉忠实地按照指示，按照练习的情形跑到了篮下，她那高举的双手接住了传球，接着直接跳起。那颗球让篮网一阵晃动，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好耶!太棒了爱莉!」

「爱莉，真的非常好!不要忘记刚才的感觉……我会一直传球给你的!」

「……!……真的吗?我……投进了……篮框……嗯!」

回到自家阵营的爱莉受到了大家热烈的赞许。

……真服了她。当然我抱着期待，但没想到她会在第一球就投进。很好，像这种天生就是吉星高照的情形，也是很重要的才能。真的很棒，爱莉。

在今天之前，我让爱莉进行的攻击练习，都是冲人禁区然后接下智花的传球而已，并没有让她试投任何一球。这是因为以爱莉的情况来说，我认为这样比较不会让她产生奇怪的害怕意识，对她反而是好事。毕竟以迷你篮球的篮框高度来看，那孩子既然具备那种身高，只要她有心，甚至可以轻松地学会灌篮。因此她只要稍微跳起来，接着就只要把球轻轻放入篮框就好了。就像是「新手的好运气」这个原理一样，在无污染的状态下反而能顺利投进。

好啦，螳螂先生。如果方便是不是能让我再听听呀?你对于你口中的那个「游戏」的感想。

……是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吗?那还真光荣。

同样的，在球场里的男篮队成员也是一脸掩不住惊讶之情的样子。嗯，我能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这样好吗?居然在我们的王牌面前露出这种满是破绽的动作?

「竹中!快看右边!来了!」

「……啊!」

在中线附近，智花从竹中手里抄下了球。在这瞬间爱莉就引着一个防守球员来到了篮下。

之后再一次，与刚才完全相同的方式。又高又慢的传球往爱莉的方向飞去。

「……啊呜。」

这次的射篮没有受到篮框的欢迎，球再次回到了敌人的手上。但是，当然这也是在预测范围内。就算比其他选手更容易接近篮框，然而爱莉却是完完全全的门外汉。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她可以接二连三地投进。

不过，已经让对方理解了吧?靠着人盯人防守是守不住的。这边只要利用上空路径，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往篮下送球。这代表什么意思，你应该不可能无法明白吧?那个地区优胜队伍的总教练先生?

「……可恶!先进一球!总之先进一球!」

虽然应该还没有从冲击中冷静下来，但竹中还是以他天生的坚强性格来鼓舞着队友。这次他们有好好地提高注意力，小心地把球运到了我方的阵地。

来吧，这次是防守。最少要挡下一开始的第一球，办得到吧?智花。

「四号，0K!」

「……凑!」

智花对竹中展开配对防守。之后日向妹妹、真帆、纱季在篮下组成了三角形，而像栋尖塔般突出的爱莉则是站在罚球线与中央线的中间附近。

「……这……这是什么阵形?……是区域联防吗?」

螳螂喃喃地讲了句感想。也是，我想他根本看不懂吧?就算是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如果是普通的队伍，采用这个阵形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

然而，以目前的女篮队来看，我可以肯定这就是最好的阵形。

首先，篮下那三人的部分的确如同螳螂所言，是区域联防——并非一对一的人盯人防守，而是只需要各自防守固定区域的布阵。正确来说靠着临时抱佛脚所学会的技术，当然是远远比不上真正的区域联防。然而若采用一对一防守，不管怎么做都会出现破绽，所以只好让她们填补彼此不足的部分。这只是个弥补缺陷的代用品，要把它击溃应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吧。

……但是，只有你们的王牌会由智花，以一对一的形式负责封锁住。

「糟了，可恶!」

在智花屁股着地跌坐到地板后的下一瞬间，哨声响起。这是闪避过竹中的强硬攻势，并诱使他犯规的美技表现。0K、0K，做得很好，那是最棒的。如果能让竹中的犯规次数往上累积的话，会变得非常有利。

「……爱莉!」

换成我方攻击。偏高的传球飞往迅速跑向敌方篮下的爱莉之处。一切都按照作战进行。在敌方展开行动之前，就让爱莉进行单枪匹马的猛攻。

而且，在防守时把爱莉放在那个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的位置上，其目的就在此。在球权一回到我方手上之后，让她可以在被盯上之前就冲进敌方的篮下。如此一来爱莉就不需要运球或是在禁区单打，只要由智花负责配合她调整传球时机，就能够避开三秒规则—同一进攻球员不得连续待在敌方禁区内超过三秒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进攻方便，才会让原本应该是最重要的防守成员爱莉，待在距离我方篮框最远的地方。

如果急于同时追求守备面与攻击面……这么贪心的话一定会陷入「逐二兔者不得其一」的后果。所以，前半场的爱莉就是纯粹以武器的角色，直直地刺向敌方的咽喉。

「嗯!」

爱莉投出的球滑进了篮网中。很好，这进度不错!

「好!做得好呀!爱莉!」

「谢谢……嗯!谢谢!」

纱季首先拍了拍爱莉的背来慰劳她，等爱莉回到自家阵营后，也受到队友全员的赞美。脸上带着前所未见的开朗表情，爱莉站在众人的中心。

「……昴，你也差不多该揭开谜底了吧?你对爱莉做了什么?」

大概是已经忍耐到极限了吧?美星姐起身来到我的身边，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场内，嘴边喃喃说道。

「……美星姐，看来我无法成为正义的英雄呢，因为我骗了爱莉。不过还真是让人开心到难以自制呢，能够亲眼看到她的资质得以发挥。」

「前言以省了，只要把重点告诉我。」

……我知道了啦。那，请你听听我的忏悔。

—比赛开始前十五分钟—

「那么首先，我要发表大家的位置。袴田日向……控球后卫。」

「哦~」

「水冢纱季，得分后卫。」

「……呃，长谷川先生，那是……」

「抱歉，问题等一下再一起问好吗?总之先把位置的名称记住。」

「啊，是，了解了。」

「三泽真帆，大前锋。」

「喔耶!虽然搞不懂但是交给我!」

「呃，那下一个……香椎爱莉……」

作战准备阶段。也许已经大致想像到了，我要给予爱莉的是那个称号。在她的耳里，那个位置拥有的关键字，恐怕会美妙得如同天上的福音吧?当然智花以外的四人突然听到我指派位置，应该无法了解那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才好，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光靠字面来给她们印象。来吧，拥抱这个关键字吧，拥抱这美丽的先人为主观吧!

「香椎爱丽……………………小前锋。」

「……咦?」

现场响起了一个讶异的声音。然而声音的主人却不是刚才获得位置的爱莉。虽然爱莉也表现出稍微傻住的表情，然而惊讶到出声的人却是智花。

……很好的助攻。不过这个我们并没有事先演练过。

「……智花，很意外吗?你是不是一直以为会由你来担任小前锋?」

「呃?……是的，啊，不，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我的确是这样想，啊啊，也不对……呃……」

我继续对仓皇失措的智花追加攻击：

「……嗯，的确，按照至今为止的动作与实际表现来看，当然会让人认为你是最适合小前锋的人才……不过，我这次反而要冒险一下。因为我的第六感察觉到，爱莉身上具备了比智花你更佳的小前锋资质。」

我改变视线，从智花栘到爱莉身上：

「我是……小……?」

「对，爱莉在这些成员之中，最适合当小前锋，这是我的判断。」

「我……是……最小……………嘿嘿。」

……很好，上钩了。

爱莉已经被「小」这个对她来说，充满了甜蜜魅力的文字之饵所引诱。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把你钓起来吧!开始进行正式作战，我把钓线垂到爱莉的内心深处。

「那么重新宣布，香椎爱莉，小前锋。」

「是!」

这简直是从来不曾听过的有力回应。罪恶感在我的内心沸腾，但是我要忍耐。

「很好，很有精神，要好好加油…………不过!」

我在最后特地加强了语气。

露出一脸仿佛身在梦乡的表情，爱莉被我吓了一跳。

「爱莉，我希望你能仔细听好。小前锋在这次的比赛里是最重要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没有好好发挥作用……那么就会发生有点困扰的事情。」

我就像是在威胁她，然而又小心地不要给她太多压力，含糊地对她说明。

「……困扰的……事情?」

爱莉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嗯，困扰的事情。为了胜利的作战，可能会因此变得无法顺利执行。如果真的演变成那样，事情可就不妙了。所以啦，如果爱莉表现出的努力程度并不符合我的期望时，那么我就必须在途中让你跟智花交换……把小前锋的位置交出去。」

「咦…………要交换………吗?」

「嗯。根据情况，你可能会在比赛途中就不是小前锋了。我希望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怎么这样……那……那如果交换的话，我会担任哪个位置呢?」

「……应该就只能让你当中锋吧。啊不，这绝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单纯是因为只剩下这个位置而已。」

喂，智花，不要惊讶成那样好吗?

「中锋……如果我失败，就是中锋……」

没错，快想起来吧爱莉，「中锋」是怎样的位置?快仔细思考吧，我的发言的意思。如果你无法在那个拥有最美妙关键字的位置上做出一番结果，那么你就会被派去担任你最讨厌、嫌弃的位置哦!

「没错，如果你没办法当小前锋，那就是中锋……好，最后，凑智花……」

……你讨厌这样吧?好不容易才刚得到的礼物，却会在搞不清楚的状况下又被夺走。所以守住吧!用你自己的双手。只要一点点就好，若在你的内心里多少有一些那样的意志，就展现出来给我看吧……把你的挣扎、战斗、竞争心展现出来吧!

「……那个!长谷川先生!」

「…………怎么了?爱莉?」

「……我……我啊!我会加油的!我会努力让你认同我!所以请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才好……我该做什么才能让那个……小前锋的位置继续由我担任!」

我钓起来了，这可是只超级大鱼。

「……我知道了。就期待你这分斗志，我趁现在好好教你吧。你听好啰，小前锋必须达成的工作只有一个，那就是……」

女篮4—0男篮

「……支配禁区……!这就是小前锋的任务!」

连续得分!从智花的阻攻开始，连续四次的单点突破。

这下比分居然已经成为6—0了。

爱莉接受同伴再一次的称颂，同时若有似无地像是在偷看般把视线朝向我这里。

当然，我举起了拳头赞扬她的表现。爱莉露出害羞的表情，也轻轻地握了握拳。

没错，那个位置就是你的东西。

「那是怎么回事?虽然爱莉以为自己是在小前锋这个位置，实际上却是在做中锋的工作?」

「……正是如此。」

我肯定了美星姐的发言。如果不希望小前锋的地位被剥夺的话，那就去做中锋的工作。简单来说，我对爱莉讲的谎话就是这种内容。

「什么嘛，如果谎言被拆穿了，就会结束吧。并不是因为爱莉她真的变积极了吗……」

爱莉的「老师」无奈地垂下了肩膀，似乎打从心底感到遗憾。

没错，虽然遗憾，然而现在的爱莉只是一时被花言巧语给欺骗了而已。只要谎言一被拆穿，她应该就会立刻回到那个内向、怯懦的少女吧。当然这不是我期待的结果，严格来说，其实我根本没能给爱莉任何东西。如果可以，我当然很想把随时都能抬头挺胸过活的坚强意志传授给她。

……不过，我觉得。假使真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那孩子像现在这样变得如此积极，那个方法应该就是「让她继续打篮球」吧?看，这满溢而出的才能。篮球一定可以给她自信与勇气。所以不论是用哪种方法，守护这场所的行为，对那孩子来说应该也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想法。

而且啊，其实还满多的。在篮球场上，有许多和爱莉身高差不多的女孩。也就是那种能让她不必介意视线高度，就能与其对话聊天的……伙伴们。

「竹中!不要勉强!把球传出来!」

「……可恶!」

我把注意力转回场中。在智花紧迫盯人的防守之下，彻底被压制住的竹中很不甘愿地把球传了出去。在一对一的比较上，果然还是完全由智花占了上风。如果男篮坚持在竹中的个人技巧上，那我方就有轻易获胜的可能……但是他们不可能会这么天真吧。

「好!投得好!」

一下子就被对方闯进了禁区里，男篮第一次得分。

……从某个角度来看，现在比赛总算才真正开始。

好了，你要怎么办呢?男篮的总教练先生。虽然进攻的方式这下有了结论，但是不对防守做出指示真的没问题吗?如果你们打算坚持这个布阵到最后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要不断使用同一招直到最后就可以了。

打出手上的牌吧!快点!

「球去了!爱莉!」

连续五次。传球非常轻易地传出，但接下球后随即投出的射篮并没有投进。不过幸运却降临了，撞到篮框弹开的球正好回到了爱莉手上。这偶然的反弹球演变成再度挑战射篮的机会。

「……成功了!」

这球进篮，是第四次得分。我也跟着用力握了握拳。

我说螳螂先生，你也差不多到极限了吧?如果就这样输球，那可是总教练的错哦。所以……

「暂停!」

……好，这就对了。到目前为止都照着剧本……不，比预期的状况还要好。很快地就让对方把上下半场，只能各进行一次作战会议的机会给用掉了。这就代表对方在上半场已经无法再度重新组织了。即使到时候发生了更严重的混乱，他们也没有能仔细商讨对策的时间。

换句话说，可以随便我们搅乱情势了。

女篮8—2男篮

「很好，爱莉，大家，你们表现得很好，跟作战分毫不差。能赢，一定能赢!可是千万不要大意。我想接下来对方会按照我在会议时，告诉大家的预测来行动，不过，没有什么好慌张的。你们只要冷静下来，各自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稍微讲了几句慰劳的话，并确认了一些简单的指示之后，我就把暂停的时间全部拿来让她们休息，希望多少可以回覆一点体力。恐怕在上半场已经不能由我方叫出暂停了，因为我不想让对方有能够冷静下来思考的时间。必须尽可能让他们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而急得跳脚才行。所以现在应该会成为上半场最后的休息时间。

可以稍微听到对方总教练那带着责骂语气的声音传了过来。在暂停时间里，两边都拉开了距离所以无法听清楚内容，然而看来我们以不错的感觉，让对方感到焦躁。

「……智花，怎么样?……还好吗?」

在休息时间结束时，我把声音压低到只有对方本人能听见的音量，问了问智花的情况。

「哈哈，好像有点辛苦……不过我会忍耐，因为这是为了胜利。」

在我听完这充满干劲的回答时，裁判也宣告了短暂的休息时问已经结束。

「好!没问题!」

比赛从男篮的进攻再度开始。我方防阵在对方不断传球之下遭到瓦解，让他们轻松得分。

从底线接过球之后，智花再度成为起点进行反击。接着爱莉也再度往禁区内移动……立刻有两名敌人追上她。这是非常合理的包夹战术。

智花对我送出询问指示的视线，我也用眼神指示她，总之先按照原方式来继续作战。如果对方用两人也无法阻止爱莉，那么我方的胜利就可说是无可动摇，所以至少应该要有测试一次的必要。就这样，已经重演多次的缓慢传球，传到了爱莉的手上。

「……啊……啊呜!」

结果，球是传到了。然而要求那名完全不具备中锋技术，只靠着资质行动的少女做到的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敌方两人紧迫的防守让爱莉在完全无法动作的状况下，待在敌阵里浪费了三秒钟。根据规则，球权栘到了对方手上。

男篮的攻击。先传球接着切入禁区然后射篮……虽然一时好运没有投进，然而结果反弹回来的球还是落到男篮手上，对方再次进攻并投进。我方的领先很快就只剩下两分。

接下来轮到女篮攻击。男篮和先前一样，以相同的布阵来对付。爱莉身边跟了两人，为了抑制她在禁区内的功用，对方分散了人力。

……好了，让各位久等了!炮门开启吧!

「上吧!真帆!」

「我等很久了!」

一个与传给爱莉时明显不同的有力胸前传球，传往了在中距离位置无人防守的真帆手上。攻击的引线马上被点燃。真帆一接到球就立刻以迅速灵活的动作起身跳投。

「……什么!」

摇晃的篮网。睁大双眼的螳螂。

吃了一惊吧?一直被你当成门外汉的女孩子，居然成长到一出手就可以进篮得分的地步。

……不过，其实她只能从那个位置投进啦。

不过这种事我是死也不会说出口的。

「喔耶!」

「哦~!」

「好!做得很好!真帆!」

在称赞之中转为防守。虽然轻而易举地就被男篮投进，分数差距也再度缩短，然而这无所谓。这种状况我早就预料到了。好啦，接下来好戏才要上场。

女蓝10—8男篮

「盯住三泽!那个射篮不是运气!」

螳螂在板凳区大声叫着。判断得很对，那并不是靠运气。

不过很可惜~我方的炮击手并不是只有一个人。

「纱季!」

「来了、来了!」

好，拜托你了纱季。真帆才刚投进而已，你绝对不想失手吧?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蠢事!」

那颗球以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的锐利弧线，贯穿了篮框的正中央。

让人全身发麻，真的让人发麻。不能和她们一起站在同一个场地内，让我非常不甘心。

好了，你要怎么办呢?总教练先生?如果介意爱莉的话，那空下来的炮口就会射穿你们的篮框哦?

……话说回来，为什么不是日向妹妹，而是真帆或纱季无人防守呢?

这很简单，因为日向妹妹从一开始就无人防守。在人盯人防守中，本来应该盯紧日向妹妹的选手，在比赛开始没多久之后，就去包夹智花了。

这很合理。只要稍微了解女篮战力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展开这种布阵。而到了现在当然也不可能解开对智花的防守。即使现在其他成员的活跃身手非常显眼，但最需要提防的人还是智花，这个事实并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束手无策了。当然，只要对方识破真帆与纱季只能各自站在完全相同的位置才能投进，那么就可以找出对策吧?然而，根本不会露出马脚。可以瞒到这场比赛结束。

还有，如果男篮是能使用区域联防的队伍，那么这个作战是行不通的。然而我已经从DVD的内容确认到，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是啦，的确也有可能他们最近才开始练习这种防御方式，所以也不能说绝对没有问题。不过在迷你篮球时不学区域联防的队伍很多，所以这应该不是个对我方不利的赌注。

看起来，这个赌注就如同我预料的，是由我方获胜。如果他们能采用区域联防，应该早就会做出行动，然而却迟迟到现在都还没有这种反应。

既无法叫暂停，盯人的目标也必须不断转换。智花就逮住敌人的破绽，准确地把球传了出去。接着再靠爱莉、真帆或是纱季……以变化自在的攻击来迷惑对方。

另一方面，原本以为是外行人的对手，展现出意料之外的优秀表现，就已经让他们感到很困惑了，再加上自家的王牌被完全压制住，使得男篮队似乎在精神面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射篮也因此经常没有投进。

两者的差距开始拉开。

不久，上半场结束的哨声终于响起。

原本应该跟门外汉没有两样的女子篮球社，就在这场比赛中以六分的领先迎向下半场。

女篮16—10男篮

「哇哈哈哈!好棒呀大家!没问题!绝对可以赢!」

「哦!就用我的天才射篮来把差距拉开吧!」

「随便你讲吧~一定是我可以投进比较多球!」

中场时间。美星姐和真帆以及纱季互相说笑挖苦着，让队伍的气氛更加地开朗起来。

……现在趁着这个气氛提高士气，应该正是我身为教练该做的工作吧。

脑子里虽然很清楚这一点，然而我却无法把视线，从正在进行会议的敌方总教练身上移开。对周围的兴奋情绪我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皱着眉把头转向旁边，持续观察螳螂的动作。

——可恶，居然这么冷静。原本希望他可以更惊慌失措一点。

我希望他能因为混乱而提出许多对策，让自家的选手愈来愈疲倦。

然而，敌方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反应。

我想我方的真相还没有被对方看穿。就算是现在，看他们的脸色也可以明白，他们依旧对女篮的好表现感到困惑。但是在篮球上，绝对不可能有那种能够让人在短期间内就戏剧性成长的魔法。女篮的表现一定有什么原因，那男人确信到这一点，也做好拚死遵循自身经验的决心了吧?

……这就是正确答案啊!混帐!

领先六分吗?

一定不够吧。

「——阿昴!你在发什么呆?下半场也跟之前一样就好了吧?只要这样就可以赢了吧?」

「……哦，嗯嗯嗯，当然。加油吧!大家。」

我慌张地做出的表情，是不是有点狰狞呢?总之，看来似乎没有让真帆等人产生讶异的感觉。至于美星姐……啊，应该被看穿了吧?看穿我内心的不安。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吧!我要相信。只剩下一半而已不是吗?

「……爱莉，你还好吗?」

在进入中场时间后，上半场功劳最大的成员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披着毛巾低着头。

「……啊，当、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努力。」

「……真抱歉」

「……咦?」

「呃……让你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这白痴，要忏悔也不是现在，等赢了之后再说。

「不，是我自己想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打球。」

就是这样吧。

面对爱莉那硬挤出来的笑容，我也挤出了个笑容回应。

「……日向妹妹也没问题吗?会不会不舒服?」

「哦!对不起，大哥哥，人家，什么也做不到。」

「你在说什么啊，你的动作就跟我之前教你的一样，表现得很好——拜托你啰，下半场。」

「哦~」

很快地中场休息时间结束了。大家加油吧……要撑住啊。

——破绽总是突如其来，而且必定会降临。

在一开始的数十秒内并没有任何问题。跟上半场相同，利用爱莉、真帆、纱季三个选择来引开敌方的防守，领先一度拉开到了八分之差。

然而，就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都无法闪避的破绽之浪，来到了满潮时间，开始静静地淹没慧心学园女子篮球社。

首先是爱莉的脚步乱了。

她来不及进入禁区之内。

她被两名防守球员挡在低位之外，连在有效位置接下传球的动作都办不到了。

体力的枯竭。

在一星期之内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不安要素，开始发挥出它的威力。

就算这是比正常比赛时间还要短的特别规则，但在篮球比赛上所需要的运动量，完全超过了无经验者的想像范围。会体力不支是当然的结果，我不能责怪爱莉。

所以我才会想，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趁着大家都还有体力时多拉开一点差距。

当然，我方的成员没有任何表现不足的部分，无论是爱莉、真帆还是纱季，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我预期以上的分数。

如果要说有哪一部分是我的误算，果然还是只有关于敌方总教练的部分。螳螂那家伙比我预期的更加优秀，而且冷静。虽然他不具备华丽的战略性，然而面对意外情况的发生，他仍旧坚持着基本，不会轻举妄动。他早就有把握会发生这种状况，所以静静地把爪子磨得尖利，等着我方的运动力往下降低。

真的很像只螳螂，不只是外表，连内心都像。

在爱莉的动作变慢之后，对方立刻不再进行双人包夹。这是个确实到令人可恨的判断。以不断喘气的爱莉现在的状态来说，就算她在篮下拿到了球，也无法瞄准篮框把球投出。所以就算放着她不管也没关系——这就是她现在获得的评价。

正是如此。

接着，两门大炮也被堵上了盖子。

在严密的配对防守之下，真帆与纱季打得相当辛苦。射篮的精准度也失去了水准。

接下来，就像是在给予追加攻击一般，终于连纱季的动作也停了下来。第二个人的燃料已经用尽了。

我方在一分也得不到的情况下，受到了敌方的猛烈炮火攻击。

在下半场开始还不到两分钟的时候，当对方终于追平比数的那一刻，我叫出了暂停。

我非得这样做不可。如果现在不让大家休息，那么局势的走向将会完全底定。

女篮18—18男篮

「智花，阶段2。已经不必射篮了，只要传球，尽量多争取点时间。要忘掉得分这件事，然后把敌方的射篮次数抑制到最低程度。就算犯下三十秒违例……不，还不如说以故意犯三十秒违例的心态去防守也没关系。」

「可是……只靠这样的话!那个，至少……」

「……智花。」

「……呜……是的。」

「爱莉你已经不必勉强自己进攻了，接下来你要防守我们自己的禁区。如果敌方的射篮没进，球掉到你的附近，我希望你能把球捡起来。」

「……呼……呼…………是……是的……!」

我一边传达指示，同时给每人一个携带型的氧气筒。这是我一大早靠关系弄来的，算是慰劳性的恢复用品。如果能够有点效果就好了。

我还在想应该还不到十秒吧?宣告暂停结束的哨声就响起了。

看着大家摇摇晃晃地回到场中的身影，我送出了我的祈祷。

加油!撑下去吧!

……只要再一下子就好了。

暂停结束之后，很明显地成了一边倒的比赛。靠着传球来争取时间的计画，就如同智花所担心的那样，果然无法顺利发挥功能。即使传球者是一流的，现在接球者却无法甩开防守。球很轻易地就会被半途抄截。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被迫眼睁睁地看着五人在场上遭受虐待。

这是段苦闷的时间，我好几次想要把视线栘开。

在短短的一分半内，被拉开了八分的差距。

对方在五次的攻击中，有四次顺利让篮网晃动。

这是一幅如同地狱的风景。

……不过，已经可以了。大家真的非常努力。

而且真的做得很好，在最后的最后挡下了一球。就算只挡下一球，也绝对会在比赛后段化为巨大的价值还原到我方身上。

挡下这球的是爱莉。她以快要哭出来的表情……不，她已经完全是边抹着眼泪，边去把弹回来的球给捡起来。在这一瞬间，我也觉得鼻子深处一阵酸楚。

不过，还太早了吧。感动要留到最后……留到胜利的那一瞬间。

……下半场，剩下三分钟。这是我跟她约好的时间。

真的忍耐得很好。像你这种脑子里面，只有攻击篮框这件事情的超级攻击型选手，能像这样贯彻于防守及运球上，真的做得很好。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做这些事。所以我勉强你压抑着自我意志，为队伍来掌握后场工作。

当然在理智上你应该可以理解吧?这是必要的行动，是为了获胜的合理战略。

不过，所谓的天性并不是可以用理论来压抑住的。我想你应该相当郁闷吧，现在也已经快要爆发了吧?

已经够了，解放吧。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按照你的本能，随心所欲地打篮球。

……要开始了，最后的阶段……王牌的时间。

女篮18—23男篮

简直是用抱住的动作抢下来的那一球，从爱莉的手中传向半空中。那名总是充满畏惧的软弱少女，硬是忍住自己紊乱的呼吸，大声地呼唤着那个名字。我、美星姐、真帆、纱季，还有日向妹妹也都放声呐喊着。

大家都……把一切，交到了王牌手上。

「智花!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嗯!」

就像是从被拉满直到极限的弓上射出来的箭矢一般，智花那娇小的身躯化为一阵疾风，撕裂了敌方的阵形。一人、两人……挡在她面前的人影就像是被旋风卷起的枝叶一般，只能任其摆布，完全派不上用场。保留至今的智花速度，对于开始逐渐显露疲态的敌方防线来说，根本连追上去都办不到。

疾风往上空窜升，让篮网也跟着晃动……首先是两分。还有六分。

轮到男篮攻击。或许是被那份迅速给吓坏了吧，从底线传出的球，很粗心地距离太远，也很粗心地速度太慢。风再度吹袭而过。

「糟……!」

智花在敌阵的角落成功抄截。男篮的五人慌慌张张地回到防守位置，在禁区前组成滴水不漏的阵形。

——我的身子一震。

从几乎等于三分球的距离上，在不受他人妨碍之下投出的跳投，垂直贯穿了篮网。喂喂，就算是男性也无法轻易投出那种跳投!从那个位置!以那种轨道!

那是多么高、多么柔和、又多么美的射篮啊。

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一定是因为我和那孩子一样，因为我和智花一样是个篮球狂热者吧?

然而无论如何，我甚至觉得智花的射篮似乎包含了这世上所有的美。她的射篮就是如此夸张，如此强烈地吸引住我的目光。

拜托，多让我看几次智花的射篮吧。得分差距还有四分，追上去让我看看吧!

「喂!把球传过来!甩掉防守了!」

竹中粗鲁地大叫。如同他所说的，智花已经从一个人去压制竹中的责任上解放了。这是为了让她能专心在进攻上，为了让她能在一百八十秒内把全力都放在攻击上。

然而，只有这样的话当然会产生破绽。由于拔出智花这把刀，露出空隙的侧面就会被竹中给刺中。这就是本作战的弱点—给了敌人能进行突破的缺口。

所以，我要堵上这个缺口。

——上吧!纯洁的魔性魅力!用你的魔法来捕获敌方的王牌吧!

「日向妹妹!对竹中配对防守!」

「哦!」

「……什么!」

一个身高才130公分左右的娇小女孩，张开双手挡到了竹中的前方。

「喂!你在干嘛!快点闪过她!」

看到自家球员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犹豫态度，让螳螂愤怒地吼叫。这叫声让竹中吃了一惊，接着他才赶忙运球缩短与日向妹妹之间的距离，试图从她身侧迅速钻过。

「……啊。」

接着，就在他翻身闪过的那一瞬间，敌方的王牌僵着身子停在了原地。

同时还以困惑的视线，望向在他眼前倒下的少女。

哨声响起。

竹中犯规。

「……好耶!」

我忍不住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做得好呀日向妹妹!这是在关键时刻的超美技表现!

「竹中!笨蛋!你是在干嘛啊!」

「啊……不……可是……」

……竹中的队友们，别责怪他了。因为竹中其实什么都没做。

我让日向妹妹学会的，只有一件事。

即使想让她学会正式的防守技术，时间也实在不够。所以，我只有对她说了一句建议：

「要尽量让对方接近自己之后，再跌坐到地上。」

没错，我几乎没有教导她防守的方法。

我让她彻底学会的是，装出被对方犯规撞倒的演技。

就算这么说，那也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作。就算日向妹妹有着容易引起他人保护欲的外貌，要裁判因为这种刚学会没多久的演技而做出犯规判决，如果不是由门外汉担任裁判，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如果进攻的一方协助演出这出戏的话，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假使进攻者对倒下的选手表现出担心的态度，那么裁判就会毫不怀疑地吹下哨子吧。即使事实上根本没有撞到。

——我在星期一那时察觉到的强烈不对劲感。

为什么，那时候……竹中第一个反应是对日向妹妹说话呢?

竟然没有先责怪，不应该在那一天、那个地方出现的我。

「受欢迎的程度已经到了同班的男孩子里，搞不好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对她有好感，然而当事者却反而对这些恋爱问题，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她就是如此地纯朴。」

这似乎就是她——袴田日向的别名「纯洁的魔性魅力」的由来。

……我说，竹中。你无法视而不见吧。

当喜欢的女孩突然在自己的眼前倒下时。

球权回到我方，计时器再度开始倒数。但是男篮的成员，似乎都还没有从刚才的冲击中振作起来。智花闯过这散漫的防守，以带球上篮的姿势投入了一球。计分板的数字随之跳动，这下变成了两分的差距。

「插图150」

……可恶，差两分吗?如果可能的话，在日向妹妹这张底牌打出去时，我期望的理想分数是同分或是我方领先。

日向妹妹还能阻止竹中几次呢?这必须由敌方的精神力来决定了。第二次是否还管用?必须试了之后才知道。所以如果情况允许，这最终武器我原本是想要使用在一击必杀的场面上。算了，这也是不得已的，甚至该说，光是目前这样就已经过于顺利了吧。

正当我这样想着，并把视线转回场上的那一瞬间。

啪!一个破裂音在场中回响。

声音的来源是竹中，这是他用两手拍打自己脸颊所发出的声音。

——啊~不行了吗?

日向妹妹的犯规陷阱已经不管用了，仅仅用过一次之后就结束了。在我看到竹中斥责自己，并甩开杂念后那充满集中力的眼神之后，我就清清楚楚地确信到这一点。

啊啊，竹中也是个好选手呢。毫无疑问地他也跟智花一样，是个如假包换的王牌。

为什么呢?明明现在是绝望的状况，我却觉得有点开心。

女篮24—26男篮

在那之后，双方呈现无防御的互殴状态。智花根本不把对方的双人包夹当一回事，以中距离的跳投为中心来取分。然而竹中也没停手，他完全没有表现出会被犯规陷阱所欺骗的态度，面对已是破绽百出的我方五人那类似区域联防的布阵，他也能够非常轻易地突破。只要智花得分，竹中也就跟着得分，形成一场差距不会缩小的拉锯战。

……结果，真的就差了这么一点追不上吗?

如果上半场能够多拉开两分的差距，或是如果之前至少可以再追上两分的差距。

要是能那样的话，就能够赌上这微小的机会。然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能追上这两分差距的手段了。

之后，终于无法继续忍耐这状况的智花，擅自做出了夸张的举动。她并没有放慢进攻的步调，同时还在防守上对竹中进行全场的一对一紧迫盯人。虽然我认为她实在是太冲动了，然而在没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很明显地，光是维持现状下去并无法让我方追上分数……因此我也只能全交给她了。

在比赛时间差不多只剩下一分钟时，智花这拚死的猛攻总算开花结果了。从竹中手上把球抄截过来的智花，一口气冲进了对方阵营里，让有点过度焦急的对手出现强硬拦截的举动形成犯规，还顺势带球上篮得分。在两分之外，得到了一次罚球的机会。她靠着强韧的精神力将球投进篮网中，总算成功让分数逆转。

女蓝31—30男篮

……然而，就算是智花的体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冲动果然还是会引来破绽。

就在超前之后，智花终于完全无法跟上竹中的脚步。

在上半场她以司令塔的角色消耗精神，下半场她几乎是以孤军奋斗的状态来支撑着整个球队。即使是按照当初的作战来执行，她恐怕也只能勉强撑完全场比赛。所以我才会在剩下三分钟之前都禁止智花使用任何的个人技巧。虽然按照计画，但是由于她和对方王牌坚持了全场的紧迫盯人，就算时间很短，当然还是会造成她的燃料用尽。

竹中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无人防守了，他轻松地投入一球，让情势再度逆转。

时间还剩下最后的二十五秒。呼吸极为紊乱的智花展开最后的攻击。

虽然智花已经疲劳到让人几乎不忍心再看下去，然而其他同伴也都处于毫无余力的状态。结果，无论智花的情况如何，还足只能寄托在她身上。

然而，就像是要粉碎同伴们的这份祈祷以及智花本身的希望那般，敌方的司令塔做出了冷酷的指示。

令人绝望的三人包夹。

在体力已经完全耗尽的智花面前，三名少年毫不留情地阻挡着。

在距离篮框极为遥远，完全无计可施的位置上，我方的王牌被孤立了。

智花虽然在原地低低的运球以保护球权，并试图找出突破口，然而现在的她已经不可能找出甩开三人的方法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已经，到此为止了。毫无怀疑的余地。

「是我们的胜利……凑!」

在三人组的中心高举着双手的竹中，很残忍地龇牙咧嘴着说道。

就像是很想趁现在，把已经极为虚弱的宿敌给撕裂一般。

「……我……我居然会输……」

仿佛被逐渐流逝的时间给追急了一般，智花大喊着，她的脚也随之离开了地面。

球从她的手内被送出。

看起来很像是自暴自弃。

那个跳跃简直不像是她做出的，高度低，动作也很混乱。

球能不能到达篮框也是个疑问。

从这个距离，而且在被三人包围的状态下，投出的球碰触到篮框的可能性，即使拥有奇迹之力也依旧是零。

所以我已经非常想把我的视线栘开……从她们的篮球末路上移开。

然而，就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有看到最后的义务。

为了承担那份无法让她们获胜的罪过，我追逐着那无力的抛物线。

——交换日记（SNS）00——◆Log Date 12/6◆

「做好了!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们的日记本!

小帆帆」

「你真是有够急性子耶，才练习一次而已就做了这种东西。还有真帆，看起很辛苦所以乖乖写汉字啦!（注：原文中真帆的留言都只有平假名跟片假名而不用汉字，感觉有点像在看整篇的注音文）

纱季」

「这一

凑智花」

「这一?

日向」

「对不起!我弄错了所以还没写完就贴出去了。呃，这一次承蒙邀请，让小妹前来本场所，实在是非常地感谢。

凑智花」

「哈哈，智花你大正经了啦。这种东西就照平常讲话的感觉来写就可以啦。

纱季」

「呃…………谢谢你，纱季同学。我会努力看看的。

凑智花」

「爱莉也写点什么吧!

小帆帆」

「啊~爱莉她今天好像没办法。刚才我用邮件教了她好几次登入的方法，结果她说她完全搞不懂还哭了起来。我看得找个机会去直接教她才行吧。

纱季」

「爱莉好逊!在篮球上很逊，在机器上也很逊!

小帆帆」

「喂!真帆，你少得意忘形!今天的比赛，你是因为和智花同一组所以才会赢!才不是你的功劳呢!

纱季」

「才没有那种事呢!我可是王牌耶!我有投进呀!

小帆帆」

「那一定只是运气好啦。

纱季」

「才不是运气呢!对吧~阿智?

小帆帆」

「是呀，我认为那是很棒的射篮，真的很棒。

凑智花」

「你看吧!嘿嘿~我一定是超棒的啦!我说~阿智，从今天起，在危急的时候你只要传球给我就对了!我一定会把球投进的!

小帆帆」

「嘻嘻，我知道了。那我碰上危险的时候，绝对会把球传给你的，你要救我喔?

凑智花」

「交给我吧~!

小帆帆」

「有显示出来吗?

爱莉」

「喔!太好了，爱莉终于进来了吗?这下全员都到齐了。总之，虽然是因为情势的发展而让我们五人聚集在一起，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伴了。请大家多多指教。

纱季」

「哦!!嗯?不对呀!纱季你不要随便发号施令好吗!

小帆帆」

「哦~!……可以了吗?抱歉我迟到了。

爱莉」

「嘻嘻，哦~!

凑智花」

「日向!日向也来『哦~!』吧!只要这样做就会很开心喔!

小帆帆」

「喔~？哦……哦~!

日向」

\*

女篮31—32男篮

「……我居然会输……那也只不过是小事!因为现在，我和大家在一起呀……!」

——恐怕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她在射篮。

原因就是，智花的脸以及身体都直直地朝向篮框的方向。

而且四周被团团围住，视野完全被剥夺的智花，根本不可能掌握同伴的位置关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除了射篮，看起来她似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然而，那只不过是为了闪避敌方封锁，而伪装成射篮的声东击西传球动作。

位置关系什么的，就算看不见也无所谓。不，根本没有确认的必要。

如果队友在的话，就只会在那个位置上。智花没有做任何确认，就直接把球传向那个方向。

因为那名少女只能从那个地点来投篮。

——角度：从篮框往右上斜四十五度。距离：目测三公尺。

少女就在那个位置上接收了王牌传出的求救信号。她鞭策着疲劳的身体拚命奔跑，在传球到达的同一时刻冲进了那个位置。

接下来，最后一球……就从真帆的手中投出。

那是还很僵硬、也不成熟、动作不流畅、刚学会的单手射篮。

然而，她的姿势的确包含了智花的风格。

智花寄托在球上的祈祷，引导着真帆的身体垂直往空中弹起。

……不，不对。

祈祷的人不足只有智花和真帆两人而已。

还有纱季、爱莉跟日向妹妹。

仔细一看，大家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篮框，看着真帆射篮的前进路径。

在五人的祈祷之下，那个弧线俐落地贯穿了敌人的篮网。

接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就在场中响起。

终章

「插图156」

长跑训练的最后部分，是中间夹着间隔的分段冲刺。

在第五段的全力冲刺结束之后，我的呼吸也喘到不行。

不过正好来到了自家的大门口。我拿起挂在门牌上的运动毛巾，把脸埋进毛巾里之后，就闻到了新叶的味道。

早上的自发练习，到此已经结束了计画表的一半。

——结果，我决定等一年看看。舍弃转学到伊户田这个选项的原因，如果要说跟父母完全无关那就成了谎言，不过最大的原因是，我认为留在七芝继续打篮球的作法，才是我的雪耻之道。

假使我可以把那个人破坏的社团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一定就是我的胜利吧?

即使要说我是在牵强附会也无所谓。只要我内心的想法能够做个了断，那就好了。

而且该怎么说，那样很无聊吧?

那种几乎每年都保证可以前往全国大赛的学校，我总觉得似乎欠缺趣味性。

不，当然身为王者也有王者会面临的辛酸，不过对我来说，那种硬是把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可能的战法，一定比较合乎我的个性。

……当然这次要好好地花点时间，以万全的体制来面对。

关于社团活动停止的这一年，我究竟要如何度过的问题，虽然还有尚未完全决定的部分，不过，总之我决定在放学后，参加由一年级学生组成，非正式的篮球同好会，并每星期都在「ALLCREEN」斗个几次牛来度日。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好不容易才募集到三个人，目前还没有进行可称得上是活动的活动。七芝篮球社的暂定成员中，其实大家都没有非篮球不可的想法，所以有的人早就跳槽到别的社团去了，也有人为了自身着想，很干脆地转型成普通高中生，像是「到了现在还在管什么篮球啊?」这样的反应则占了绝大多数。因此成员募集到现在还持续着前途多难的状况。

不过，算了，总会有办法的，这就叫做「天无绝人之路」。后来靠着之前原本是篮球社成员等各式各样的缘分，不久前总算成立了一支队伍。

……和那些孩子在比赛当天分别之后，就没有再见面了，我并没有去见她们。

因为彼此已经不是那种关系了。

比赛……获胜了。女篮队—大家的栖身之处，就靠着大家的手守住了。

我完全不认为那是我的功劳，最后那个传球我根本无法预料到。后来问了之后才知道，似乎女篮的所有成员都认为，在那个情况下智花应该会传球给真帆。

嗯~为什么啊?为什么真帆在那种累得半死的情况下，还那么骄傲地相信王牌绝对会向自己求助，所以能够全力往前冲呢?为什么智花在视线完全被挡住的情况下，会想到把球传给真帆，而不是爱莉或纱季呢?为什么这种简直跟超能力没两样的双人合作，在女篮队的所有人嘴里却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呢?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理解。

好像留下了一个……很巨大的谜团耶……

无论如何，如果有最佳球员访问的话，能上台的一定是那两人吧。

啊啊，不过假设没有爱莉的话，作战根本不可能成立，而纱季的得分则成了上半场猛攻的起点，要是没有日向妹妹的引诱犯规那根本无法追上比分……

呃，简单来说，这是大家一起赢得的胜利。至于我只不过是这里面的几分之一罢了。

从胜利的余韵中解放，兴奋的心情也沉淀下来之后，我不禁觉得打从心底感到悔恨的竹中或是其他男篮队成员有点可怜。不过仔细想想，我在迷你篮球的时代还不是一星期只练习三天，要求每天都进行活动，原本就是个奢侈的想法。而且，和女篮共存一定能让男篮变得更强。就能够让人成长的环境来说，可没有任何条件比「身边就有竞争伙伴」这种状况来得更好了。

即使是对男篮队来说，如果能把眼光放远，女篮队留下来，应该会成为对他们有正面影响的事情吧?

比赛结束之后，在我家举办了一场小小的庆祝会。而且在庆祝会上，大家拜托我继续担任教练。好像还被说了什么：「这队伍是你守住的，所以你该负责继续当教练」之类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过我拒绝了，毕竟我自己从今以后也有很多事情要面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比起找我这种不是真正教练的门外汉，还是应该要由正式的大人教练来教导她们会比较好。

我有向爱莉道歉哦，并没有把这件事情随便蒙混过去。其实我让她做的是中锋，我是期待她的身高能有所发挥，所以讲了那些谎话。我边下跪磕头谢罪，同时毫无隐瞒地对她全盘拖出。

当然，我害她嚎啕大哭，而且还被真帆用拳头痛扁了一顿。可是接着我有拚命向她说明高大女性是多么地具有魅力，以及在我眼中看来，她是多么漂亮，多么惹人怜爱的少女。努力陈述了三十分钟以上后，总算让她的心情好转。然而能安心的时间也只有短短一瞬，这下换成智花的心情不知何时变得极为恶劣，结果我在庆祝会中就面临了，必须东奔西跑来讨好她们的悲惨状况。这就是本故事的结尾。

为什么智花会闹起那么严重的别扭呢?这是留下来的第二个谜团。

总之!如此一来我和女篮队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呃，老实说，我还是有点兴趣啦。爱莉、真帆、纱季还有日向妹妹，从今以后会以何种方式和篮球相处呢?我的确有点想要看看的念头。然而，这果然不是一个高中生该跳出来出风头的场合吧?我并不是指导者而是个选手。

……还有，智花……吗。关于这个孩子，我并不会特别联想到她的事情。

「早安，昴大哥，长跑训练辛苦了。这是七夕妈妈叫我拿来的柳橙牛奶，非常好喝哦。」

因为，智花每天早上都会来我家。自从她经由美星姐那边得知我再度开始进行个人练习后，她就像这样每天堵在这边，等着我结束跑步练习回家。明明两家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近，她倒底是几点起床啊?啊~还有，拜托不要直接称呼别人的娘为「妈妈」好吗?什么「因为她看起来那么年轻，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称呼她为伯母」这种客套话根本不需要，只会让她得意忘形而已。称呼那个人的方式，大可以用「欧巴桑」就……呜喔!不知为何我觉得屋内传来非常可怕的压力，所以这个建议就当作是不行的吧。啊啊真恐怖。

「早啊，你今天也要挑战吗?」

「是的!请多多指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应该可以成功……!」

「你这句话昨天也有讲过吧!」

「……呜!」

就像这样，智花每天来到我家，并挑战某个有奖品的游戏。

——游戏的内容是她是否能在罚球线上，连续投进五十球。

——成功的奖品，是我。

换句话说，是要求我担任慧心学园女子篮球社正式教练的权利。

最初智花向我提出这个挑战时，我不小心以随便的心情答应了她。

毕竟，我认为连续五十球根本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也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输掉的赌注。

然而我却犯下了一个夸张的错误。

……那就是我忘了订定期限。

于是智花就这样每天前来挑战，失败，垂头丧气，一起吃早餐，直接前往学校，隔天再次跑来。等我注意到时，每天在早上毫不问断地观赏智花包含失败再挑战在内，几十次的跳投，已经成了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也好啦，毕竟这是我以前连作梦都会梦到，让我深深着迷的跳投，因此我不会说我觉得无聊。今天也和往常无异，智花的跳投的确非常美丽。

即使自己达成的任务只不过是几分之一而已，但是我守住了这个跳投。一在内心里想到这些，我多少也是会产生那种感慨万千的心情。

……不过。

也不一定要在早上观赏吧。就算我组成了同好会，但是目前是个闲人的事实还是不会改变。所以一星期中只要几次的话，在放学后我也不是无法排出时间来给她们啦。

话虽如此，但是从我这边主动提出这种事情的行为，让我有种败在对方坚持之下的感觉，这让我不太爽。

可是智花她又是那种个性。无论接下来会失败多少次，我想都无法期待会由她主动放弃。理所当然地这个看不见终点的胶着状态，今后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吧?

唉，真是伤脑筋啊。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依旧在心中低声祈祷着。

和昨天一模一样的……一个微小的愿望。——就在这次，请让她成功吧。

后记

前阵子，我用电脑写邮件时，想打出「无可奈何」这个词。结果刚打到「无可」，日语输入法的预测变换机能就产生作用，明明没要求却自动跑出了「小学生」这个名词（注：两个词汇在日文中的开头读音相同）。当时我有种想将整个作业系统重灌的冲动，不过仔细想想，基本上这功能还挺方便的，结果就继续这样使用下去了。

初次见面，我是奇迹般获得「第十五届电击小说大赏」银赏的苍山サグ，我到现在仍然常常陷入恐慌，担心会不会是哪边出了错?但从今以后我会咬紧牙关努力精进自我，好填补过誉的评价与实力间的落差。

诚心感谢您拿起拙作。

如果您不止买下本书，还一路读到这一页，那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谢意才好。但愿能给各位提供一点娱乐就好了……

或许有些是抱着：「虽然这是不知打哪来的新人作品，总之先翻翻后记再决定要不要买」这

　一类的想法才会阅读此处的读者。即使如此，我还是得深深致谢。光是您能有「拿起来看看」的念头，就已让我满心欢喜了。

本来在这边我应该要多多努力，在不泄漏剧情的程度下针对作品做些说明，好让前述那些尚在观望的读者们能够或多或少增加一点兴趣。然而这一次我承蒙非常多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给他们添了很大的麻烦，才终于能进展到出道这一步，因此我首先想在此道谢。因此虽然非常失礼，不过以下的篇幅我将全部用在谢词上。

首先是责任编辑和田大人。非常感谢您对我这份难以称之为小说的比赛稿件，提出一针见血的指导，并引导我将其调整为一篇完整故事。此外，在当时也承蒙您很有耐心地陪我多次进行不断重复的修改作业，在此对您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再加上，关于向各种媒体介缙作品时所使用的宣传标语，您那深具冲击性又精力充沛……哦不，是精准无比的标语提案，更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无论是在短短两行简介中，都能够把「萝莉」起头的那几个字塞进去的彻底作风，或是您不时提出的书腰文案的各式备案等……虽然在撰写此文的时期，我尚不知道最后会采用哪些字句，然而那些全都是绝妙好句，让我在每次打开电子邮件时，都能体验到下巴差点掉下来的感受。

啊!这位责任编辑充满干劲!我这么想着。

打算在社会性的层面上杀了我啊!我如此感受到。

由衷地感谢您，将我那份像艘泥船，很可能在处女航之前就沉没的作品，拿来放进炽热的窑炉里淬链得更加坚硬（顺便一提，「炉」并无暗喻之意。『注：日文的炉与萝同音』），并涂上釉药添加各种缤纷的色彩。

今后还请您多多指教，我即使赌上这口气也会跟随您到底!

如果小说不卖座走投无路，我就算抛弃肉体化为怨念，也会附身在您身上!

……对不起，我是在胡说。我会努力锻链，好以活生生的状态跟着您。

接下来，最终选考委员会的诸位老师，电击文库编辑部的各位，以及协助试阅的大人们。光是麻烦各位阅读比赛稿件，我就已经歉疚万分，甚至还得到这般过誉的评价，使我心中满是感谢与惶恐的念头。非常谢谢各位!

尤其是还劳驾身为最终选考委员的时雨沢惠一老师为拙作附上介绍文，这份感激之情非我贫乏的辞汇足以表达。

同时，我也不禁想到，我是否该向时雨沢惠一老师道歉……呢?

此刻的我心里感到不安，担忧着让老师提到这种作品的行为，是否会对老师造成某些困扰?万一发生您可能会遭到波及的事态，届时就请您在遭受空穴来风的怀疑之前，讲出：「其实我不愿意，但收到命令不得不写」这类的真心话，我也是完全不介意的!

……对了，我刚刚要把「遭受」转成汉字时，却自动显示成「紧身运动短裤画」。真是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换字习惯?嗯，果然这台电脑待会儿还是该处以重灌之刑。

不过，在那之前!

有位我绝对不能忘记道谢的人士，所以我得把其他问题抛下，先处理这件事情。

那就是以美丽绝伦的插图来完成《萝球社!》世界的——ていんくる老师。

不只是感谢而已，还让我大吃了一惊!能跟老师一起合作就像是在作梦一样!这下子，只用插画出书是不是比较好呢……我差点产生那种，自己的文章就等于是食玩盒里多余的口香糖那般的感受!

此外，当责任编辑写邮件通知我插画由老师负责时，我几乎是反射性地写出：「把慧心的制服改掉!从西装外套换成轻飘飘型的!」这种失去理性的失礼回信，在此借用此处向老师致歉。

这方面完全是我的任性，增加了设计上的麻烦，实在是非常抱歉!

真的很谢谢老师，画出楚楚可怜的智花等角色!

为了不要拖累老师，我会更加地自我鞭策，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此外还有许多人的协助，我才能走到这里。我再次向诸位深深致谢。

但愿，还能有向拿起本书的所有读者再度表达谢意的一天。

二OO八年吉日 苍山サグ

━━━━━━━━━━━━━━━━━━━━━━━━━━━━━━

作者：苍山サゲ

插画：てぃんくる

译者：罗尉扬

扫图：ozzie

录入：临风且吟

　　发布于：轻之国度—轻小说论坛http://www.lightnovel.cn

　　—转载时请留心注意事项—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

在社长的萝莉控疑虑发生一个月之後，这几天周遭的传言总算沉静下来了。为了帮助那五名让自己重燃对篮球的热情，恩高如山的少女，昴再度成为慧心学园篮球社的教练。为了让她们能够更加地成长，因此决定在小学里举办集训。然而必须解决的问题却堆积得如同小山一般高——

「呼……在看耶，昂大哥在看这边!」

「人家，希望让大哥哥看呢~」

「……算了，阿昴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嘛。」

「嘿嘿，纱季是怎么想的呢?」

「等一下，我对那种事情还没有兴趣!」

看来还有更多带有各种含意的问题，堆积得如小山一般高……!?

即使被充满烦恼的少女们给要得团团转，依然还是充满活力的青春运动喜剧第二集!

(图004）

序章

雨声之中。

在水洼那一端，一名持续背对这方向的少女正伫立不动。而我拿定主意，朝她慢慢走去。

我知道这不是我该采取的行动。

也明白现在「不采取任何行动」的作法，才是最正确的「温柔」方式。

最重要的是，多管闲事的帮助并不会让她本人感到开心。

虽然我的确理解这一切，然而要我毅然决然对那已经浑身湿透的背影「视而不见」，我实在无法办到。

「……至少，最後用这个。」

我停下脚步在彼此之间留下一点距离，眼前可见湿透的衣物已紧贴在她的身上，并透出了肌肤的颜色。我赶紧把视线从那个娇小的背影上栘开，并对著她伸出右手。

「…………谢谢。可是现在，我只想看著前方……因为我害怕自己的心情会产生动摇。」

然而少女只随意看了我一眼，就随即将视线转回原处。她在柔和的声调里灌注了坚强的意志，并在我和她之间建立了一道无法以肉眼辨识的屏障。

我痛切的理解到她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甚至感觉……事到如今，如果我还要做出违反她意志的千涉行为，这似乎已经踏入卑鄙的领域了。

可是。

「抱歉，我办不到。」

「……啊!」

我无法抑制住冲动，从後方伸手环住了少女的身子。接著，我以指尖温柔抚过她那柔软的肌肤，最後再沿著额头到颈项，以类似轻触的手法顺了顺她的短发。做完这些动作之後，我终於将那已经失温的纤细身躯彻底解放开来。

「……呜!」

在到此为止的一连串过程中，少女只是僵著身子，不发一语。

「好了!不好意思，打断你了。因为我怕万一雨水跑进你的眼睛里，那可就糟了。正好手边也有毛巾，所以我想先擦一下应该比较好吧?……嗯，那么，去吧。无论结果是欢笑还是泪水……………………这都是最後的一球。」

仔细想想，今天正好是星期天，或许可以说是幸运，也或许可以说是最大的不幸。

如果今天是平日，如果彼此都处於接下来必须前往学校的情况，那么在这个突然恶化的气候条件之下，即使想要强迫进行挑战应该也只能暂时中断吧。

随著纪录屡次更新，早晨有限的时间也随之逐渐消耗，前往学校的时限则会迫在眉睫。如此一来必定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冲澡，藉以让已失温的身躯重新恢复暖和，话虽如此，但也不能让她随便擦去雨水後就直接离开，因为很可能会导致对方感冒。

所以在演变成这种情况之前，都会在雨声开始明显的那个时间点，将这宛如奇迹般的连续进篮纪录暂时保留。然而，这种不解风情的中断会对结果造成多大的影响，对她和与她同立场的人来说肯定不难想像。

然而，只有今天不需要担心这种状况。同时，我家的院子里会诞生两只落汤鸡的唯一理由，也就在这里。

算下来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十分钟左右吧?那名十一岁的少女，即使被雨水淋湿也毫不在意，持续站在罚球线上朝著篮框二日不发的继续投篮……而我只是站在她的身後，动也不动的凝视著这一幕……不过，刚刚我终於无法继续忍耐，所以移动到屋顶下方去拿浴巾，这算是个例外。

在这段期间之内，我当然没有产生过一个人撑起雨伞的想法，甚至连带著毛巾一起躲雨的行动都让我感到犹豫，因此我也跟她一样，已经浑身湿透。

——少女的名字是凑智花。

在某次邂逅之後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份才能，今天依旧以不变的美丽姿势，让我见识到连续四十九次的投篮命中。

接下来的第五十球就是最後一球。无论是投进，还是没进……

都会决定从罚球线上，是否能连续投进五十球的命运。

那是在十天前，她对我提出的赌注内容。

「……昴大哥。」

「嗯?」

有点突然，智花保持著把脸朝向篮框的状况，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你希望，我投不进吗?」

听起来，像是带著一丝疑惑的语气。

如果，最後这一投顺利进篮，那么我就会在这场赌注中成为输家，必须遵守与她之间的约定。这意思也就是说，我本人在未来的一年间，每星期将会受到三次的约束。

这件事情，到了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难道还想说，会觉得对此感到过意不去吗?

……真是的，可不可以不要对我太好啊!

「智花……真帆她们，过得好吗?」

我没有回答问题，反而是以此问题回应之後，智花终於转身看向我，接著开口说道：

「……秘密，请昴大哥自己亲眼去确认。」

好像觉得自己不小心违背心意回过头来的行为很丢脸，也像是要把无法继续忍住的笑容给压抑下去一般，她缓缓把扭曲的身子转回原位。

接下来，在深呼吸之後。少女再次凝神望向篮框。

之後，终於……

遭到风吹的雨雾会让视线不佳，下滑滴落的水珠也会让手的控制失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智花把最後的一球投向空中。就仿佛她深信著这样的动作——五十球全部都以跳投的方式来投出——是能够让她实现奇迹的仪式一般，没有任何犹豫。

雨水渗入了望向篮球去向的眼睛，让我一瞬间失去了视力。

然而，这或许是已经看过数百次的跳投了。

即使看不到途中的轨道，即使我身在连球贯穿篮网的声音都会被盖过的雨声中。

这颗球究竟会不会顺利入网，在投出的那一瞬间我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想，在球贯穿篮框正中央的那一刻，我之所以很难得又浑身颤抖的原因，一定是因为寒冷吧。啊，我真想赶快去享受一场水温偏高的热水澡。

然而，该怎么办才好呢?

眼前的问题，是该怎么做才能把智花先送进浴室?

反正她今天一定也……不对，毫无疑问的，她一定会比平常更客气，会更坚决主张要让我先去享受热水澡。

看来说服她先去洗澡的这件事，将会成为我——长谷川昴重拾教练一职後的第一个工作。

—交换日记（SNS）01—◆Log Date 5/15◆

「……总算，赶上了喔。昴大哥说他明天起会再来学校，说他会再度成为我们的教练。

凑智花」

「呜喔耶!做得好!

小帆帆」

「……太好了。那个，虽然这样说可能有点怪，不过谢谢你，智花。这样啊，长谷川先生会从明天开始过来啊。早知道就先去剪个头发了。

爱莉」

「哦~大哥哥，最近好吗?

日向」

「总觉得很不好意思呢，让小智你一个人花这么多心思。不过长谷川先生很固执，如果以正常的方式拜托他，一定不会成功吧。

可是，你果然很厉害耶，这也就是说，你连续投进了五十球吧？

纱季」

「不，没什么厉害啦，毕竟我失败了好多次，而且到头来也只是勉强赶上而已……

凑智花」

「喂!大家太轻松了吧!阿昴肯再次过来，的确让人期待!但是，这也代表新的战争即将开始耶!给我多多打起精神来呀!

小帆帆」

「那个，关於那件事……我什么都还没跟昴大哥说。真对不起。

不知为何我觉得好像在利用他，所以感到很过意不去……

凑智花」

「哈哈哈!你想太多了啦!我们又不是因为那个才请他来的呀，只是顺便啦!顺便。

纱季」

「笨蛋!才不是顺便!总之，这次一定要成功勾引阿昴!得想出比妹妹与女仆属性更强~烈的点子出来才行!

小帆帆」

「……不，等等。要是交给你的话，肯定不会有什么正经的後果，所以说服长谷川先生一事，这次我也会出手帮忙。毕竟上次的结果是那种惨状，这次我可不允许你说不!

纱季」

「……太好了，如果是纱季的作战，那我应该也可以好好帮上忙。

爱莉」

（图009）

scene.1

在那件不合理到极点的，七芝高校男子篮球社停止活动的事件之後，已经过了一个月以上。

如果按照「体验的时间越冗长，充实感就会越低」的这个理论来看，这一个月的期间对我而言，应该有很高的机率会觉得是一段漫长到无以复加的日子。然而，当我像这样回想著过去的那段日子之後，得到的感想却相反。

——已经，过了一个月吗?

这就是最能确实表达我目前心境的感言。

在丧失了梦想、希望以及目标，原本应该会闷闷不乐度过的日常生活里，毫不理会我的意愿，硬是以武力强迫我的阿姨，带来了不可能达成的难题。

在我不顾一切埋首於其中时，四月就这样过去了，剩下的是自己总算彻底完成一件事的充实感，虽然这绝对不是只靠著我的一已之力所达成的。不仅如此，在不知不觉中朦胧的梦想、渺小的希望，甚至连远方那依稀可见的目标都回到了我的手中。

试著，在篮球上多努力一下……吧!

是阿姨，以及阿姨所介绍的五名少女，让我再次产生这样的想法。

所以在进入五月之後的日常生活中，还留著无聊的对战棋局。

必须集中精神应付，几乎让我连一点空闲时间都感觉不到的棋局。

等我察觉时，黄金周已经在转瞬之间流逝而过，高中生活的第二个月，到了今天也正好过了一半。以这种进度来看，我甚至觉得要度过这一年应该是件简单之事。

……呃，实际上未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啦。

明年，男子篮球社真的能够顺利再度开始活动吗?就算能够再度开始活动，但能召集到成员吗?再者，在毫无目标的情况下自我锻链的自己，又能维持著何种水准重回高中篮球界呢?

考虑到这类不安定的未来，那些乐观理论等想法就会如风中残烛般，在转瞬间消逝无踪。

即使如此。

就算在这些前提之下，我仍然认为，现在应该是先把悲观要素全都暂放一旁，沉醉在希望中也没关系的时期。

毕竟，姑且不论未来是多么不明朗，但至少有一些开始好转的近况。

首先就是由一年级组成的非正式篮球同好会，总算开始活动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热腾腾刚出炉的新事件。

那就是，我和某个超级不服输的人士，终於在昨天结束了彼此互相僵持的状况。

在那场比赛——慧心学园小学部的男女篮球社对抗赛结束之後，智花第一次来到我家的日期是五月五日，就像是故意挑选过了一般……那天正好是「儿童节」。

希望我能正式成为女子迷你篮球社的教练——那名少女就是带著这个愿望，埋伏在门前等著结束跑步训练回到自家门口的我。

之後我就中了她挑衅的圈套，在长达十日的持久战之後，输掉了这场由她提出来的赌局。

这个事实代表的意义，绝对不容小觑。因此我的内心尚存有自我警惕的念头，担心著过度松懈是否不妥?然而，现在宽心的情绪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

毕竟，屏气凝神站在一旁观赏的行动，让我实在感到相当疲劳。如果在完全不可能的阶段就确定挑战失败，那也就算了。问题是那孩子在一天之中，基本上至少会有一次的挑战，会持续投进到接近成功的情况。刚起床就必须感受到这样的紧张感，实在有点太过於沉重了。

然而，这一切终於结束了。原本担心智花演出的这场没有期限，或许会成为无限循环的挑战戏码，总算在昨天迎向了终幕。

……不过老实说，我也感到一丝丝的寂寞。

虽然除了能从强大的压力下解放之外，就上学前的时间能够尽情拿来做个人练习这点来看，早上的自由时间增加或许还满值得高兴的。然而，虽然为期仅仅十天，但这段日子以来每天早上都会面对的脸孔，却突然要消失了。

也许从今天以後，在短期间之内，我每次从路跑训练回来时，都会受到某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所折磨也不一定。

……就这样，在不久之前，我还被这种有点无奈的感伤情绪给笼罩著。

「啊!这个凉拌豆腐真好吃!不会太甜，而且豆腐的味道非常好!」

「哎呀、哎呀!智花，你真有品味!嘻嘻，谢谢你呀。」

「姊姊!盐渍鱼卵!盐渍鱼卵还有吗!」

「真是的~美星你呀!都只吃这种重口味的东西……不行啦!蔬菜也要吃才行!……你等等，我现在去切一切再拿过来。」

怪了，揭开结果一看，今天早上围著餐桌的人却跟这几天以来的成员毫无不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除了妈妈，应该已经达成目的的智花，还有身为她的级任老师；兼我妈的妹妹；同时也是我的阿姨；也就是现在嘴巴里正塞满了白饭的平胸恶魔——她的名字叫作篁美星，通称美星姊。应该以安静平稳为最大卖点的长谷川家的客厅兼餐厅中，正因为我以外的三名女性的声音，从一大早就充满了惊人的活力，感觉很像自己正在观看上周五的情景重播。

「………………昴大哥?你怎么了?」

在困惑之下，我不由自主的在旁发呆注视著这一团和乐的景象。好一阵子之後，智花以诧异的眼神观察著我的样子。

「……啊—没什么啦。该怎么说?就是觉得……智花，你今天也来了呀~啊哈哈。」

刚才结束路跑训练回来後产生的「啊，她果然没有来」之类的落寞感究竟算什么?没想到她居然会跳过练习，直接把目标瞄准到早餐之上。

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法问出：「你为什么来了?」这样的质疑（毕竟那种强烈的追问，并不是我真正的想法），所以我试著稍微委婉的提出了自身的感想，然而智花对此的反应却是……

「耶?…………那……那个，这是……」

她露出一脸困窘到远超过我原本预测的表情，而且这份困惑并不是只针对我，而是在我及美星姊两人身上交互移动。

……原来如此呀，这下我自然而然就猜测到事情的真相了。

「你就是，幕後黑手吗?」

我保持著有点傻住的表情，看著那个坐在斜对面，正一脸开心的从筑前煮（注：一种以鸡肉、香菇、红萝卜、莲藕、药篛等炖煮而成的日式料理）里面把鸡肉全挑出来，并打算通通吞下肚的二十三岁女人……那样做会让之後的菜失去均衡所以给我住手啊!

话说回来，如果要讲到为什么不光是智花，连美星姊的造访都成了这阵子的习惯?这可说是意外中的意外，实际上是基於很特别的理由。

这家伙是为了开车送智花上学，所以才会在平日也都每天来我家。

嗯~她还是老样子，只有很照顾学生的这一点能上得了台面。该怎么说，我甚至觉得她这种奉献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是不是会转变成迫害，并降临到我身上来?

「——幕後黑手?你在说什么?」

美星姊用味噌汤为鸡肉举行水葬後，就以一种似乎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装蒜语气回应。

「别给我装傻!是你对智花说了什么吧?叫她每天来也没关系~之类的。」

「啊~什么啊，原来是那件事……嗯，我的确说过，叫她随时都可以来，还说你也会欢迎她。什么?这有什么不妥吗?」

「……咦?」

面对她突然正言厉色的如此反问，让我在一惊之下反而不知所措。

趁乱之中我悄悄把脸转向当事者的方向，发现智花看起来非常不安，正深锁著眉头以一脸仿佛可以立刻让眼睛充满泪水的表情，战战兢兢的凝视著我。

「我说~昴，你不希望智花来吗?在这之後?」

美星姊就像是趁胜追击般再度提问。

「不，那种想法，当然，完全，连一点都不存在，还不如说，就算只是每天早上，如果能一起吃饭，还有……篮球!能练习篮球的话，我认为没有比这还要更；幸福的事了!」

我之所以会用这么多无谓的修饰词，是因为要持续讲到智花的脸色彻底转换成安心的表情。

不过算了，毫无疑问那的确是我的真心话。只是因为智花已经达成了目的，所以我就擅自推测她应该不会再来了。

重新仔细想想……今後这孩子依旧会每天来访的这个事实，以及能一起接受刺激，并携手练习篮球的情况。

让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开心，理所当然的，我觉得很高兴。

「……抱歉，智花。我只是因为那个笨蛋什么都没跟我说，所以吓了一跳而已。你来我家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该说，如果你不觉得早上这样很辛苦，我也想拜托你，方便的话，从明天开始还是请你陪我，一起练习篮球吧。」

「……!好……好的!还……还请多多指教!……太好了~其实今天，我本来也想从练习时就开始打扰，可是……万一昴大哥实际上觉得很讨厌，只是顾虑到我才说没关系，那我该怎么办……我突然考虑到这些，才在迟疑间来晚了。」

智花的表情立刻缓和了下来……还好，我没有突然没头没尾的对她提出强烈的质问，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也许我现在已经陷入了失去重要拍档的窘境。

「喵哈哈哈，看吧!我可不是忘了要跟你事先确认哦?我只是认为根本不需要多问所以才会什么都没说。我的外甥见到每天早上来访的小学生时，会满面春风露出一脸色眯眯的样子，像这种小事，我可一清二楚~真是太好了呢，昴，智花她明天遗愿意继续来。在你被关人大牢之前，你可要好好享受这为期短暂的余生啊。知道吗，你这个死真涡虫废物~~」

「你想说的话就只有这些吗?很好，我要杀了你。」

我站了起来，使劲把刚才还坐在屁股下的椅子高高举起，打算丢向美星姊，正当此时——

「……啊!哇啊啊!不行啊昴大哥!美……美星老师!差不多该去学校了，要不然会迟到呢!今天有数职员会议所以必须在八点到校，是这样没错吧?」

智花慌慌张张的冲了过来，一方面劝阻我，同时把脸转向美星姊，催促她该出门了。

「嗯?……呜喔!真的耶!智花，你可以走了吗?抱歉这样催你!」

在智花提醒後，看了墙上时钟一眼的美星姊倏地站起身来，捞起放在桌上的车钥匙，顺便用另一只手一把抓起三个饭後甜点的兔子型苹果，还一口气把三个苹果全丢进了嘴里，这真是对兔子的大屠杀啊。

「是的!我可以走了。每天麻烦您送我，我才应该好好道谢!」

被催促的智花回应著，同时拿起放在桌旁的包包，背到了肩膀上。就在这一瞬间，那巨大的运动包，与她身上那套有著荷叶边和蕾丝等优美装饰的慧心学园小学部制服，稍梢呈现出不协调的感觉……然而，不知为何，只有智花会让我觉得，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刻意搭配的流行服饰，仿佛成了一幅画。也许，这只是因为我看习惯了而已。

之後，美星姊与智花就像是事先说好了一般相视一笑，动作迅速的打算离开客厅。

至於我，由於距离预定搭乘的电车还有一些时间，因此我重新在椅子上坐好，把一边手肘撑在餐桌上，发呆的目送两人离开……

「那么，我出门了……那个，昴大哥，放学後见。」

只有智花半途在门前停下脚步，转身面向我腼腆又郑重的低头行了一礼。

……啊!是了，将会变成那样啊。

之前，早上的道别都是说「明天见」。

如今，这句话产生了一点点的变化。

是的，从今天开始，我要再度前往慧心学园。

「……嗯，放学後见啰。」

听到我的回答之後，智花似乎很开心的露出微笑。接著她先静静的再度行了一礼，然後就以充满活力的模样离开房间。

\*

同学们那些曾经让我那么厌烦的好奇眼光，到了现在也几乎逐渐平息下来了。

由於俗话说：「世间谣言不会超过七十五天（注：日本俗语，意思是流言蜚语不会流传太久，迟早会被人遗忘）」，原本我以为这段艰苦隐忍的日子会持续到梅雨季过後，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这里可是充满各式娱乐消遣的近代社会，实际上，比预期还要短很多，周遭那些人的兴趣就从我身上转移了。我在这个七芝高校的学生生活中，虽然还没有到达能交到新朋友的地步，但总算也开始慢慢重回平稳的日子。

而今天的课程也全部顺利结束，不知不觉问就已经到了放学时刻。

——很快。

是吧，试著回想一下，我总觉得今天这一天的时间过得特别迅速。

课堂数跟平常一样都是六堂课，而且，明明还有我个人觉得最麻烦也最不擅长的化学实验，然而却没有影响，到底为什么威受到的时间会如此短呢?

……只是，这样说说罢了。自己对自己讲这种话，只不过会让人感觉更加空虚而已。

什么理由，我当然非常清楚。

——真帆和纱季的投篮，还能确实投进吗?

——爱莉一定只能从一……不，只能从零开始吧。

——日向妹妹，这次得好好教她「篮球」才行。

——智花的位置，要规划在哪一个位置才最有利於队伍呢?

当我沉浸於这些如同泡沫般浮现又消失，随後又再度涌出的思潮之中时，还来不及打开教科书，铃声就已经宣告课堂结束。一定是这个不断循环的重复思绪，让时间变快的。

哈哈，虽然嘴上啰哩八唆讲了一堆，其实心里还满期待吧?我呀。

我带著苦笑，拿起书包，从教室中央的座位上站起。

在全班成员几乎都有加入一些社团的一年十班里，放学後的时间是以一种极端两极的构图展开。在最後的敬礼结束之後，立刻以媲美闪光的迅速行动冲出教室的学生们，属於柔道社与棒球社。据说他们只要稍微没赶上集合时间，似乎就会被处以相当苛刻的惩罚练习。毕竟这两个社团在七芝是特别受到期待的，看来严格的程度也不同凡响。

除此之外的社团就很符合升学高中的风格，具备著带有正面意义的懒散感，对於集合时间似乎并不严格。因此大家就各自跟社团同好或朋友聚集成群，在教室里聊著一些废话直到真的快来不及时才前往参加社团活动。这种模式不知何时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换句话说，大家离开教室的时机就只会按照非常快跟很慢这两种行动模式之一，没有这样做的人只有一个——也就是只有我而已。像我这样，在最後一堂课敬礼完後慢吞吞的做好回家准备，打算直接离开教室的行为本来应该算是最普通的动作，但在这里反而成了异常中的异常。

虽然我已经相当习惯了，但仔细想想，这还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光景。

我在心里重新思考著这些事情，同时把手伸向黑板旁边的拉门。接著在附近聊得正起劲的羽球社男女二人组，就若无其事的对我说了声「拜拜!」。

我一方面摆出笑脸回应他们，另一方面对於自己总算能被周围的人像人一般对待的这件事，在内心流著眼泪。嗯，我真的产生今天会足个好日子的预感。在重要的活动之前，能出现良好的徵兆的确是件非常棒的事情。

我离开教室，每步都跳过两阶的阶梯往楼梯口冲去。接著我晃过四座由鞋柜形成的岛屿，在放有自己外出鞋的那个区域很有节奏的往右一转……

「啊，昴，你总算来了。」

「呿!」

……在那瞬间我不由得发出了惊叫声……而且是被归类到极度不悦耳的那种声音，就这样被我不小心说了出口。

……而且，偏偏听到的对象，还是归类於最凶恶的人物类型。

「……『呿』?你啊，一看到我的脸就发出『呿』是什么意思呀!」

听到我的失言之後，那家伙现在正发出媲美恐吓的低沉声调，配合著紧紧皱起的眉头，并以仿佛可以在我脸上挖出洞来的尖锐眼光瞪视著我，虽然这反应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不……不是啦!葵!刚才那只是因为我吓了一跳，所以声音一时失去控制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啦!」

我慌慌张张转身面对那名同年级的女学生，流著冷汗开始解释。

对方具备会让人产生好胜印象，有菱有角且轮廓分明的五官：以及能让人联想到新鲜青鱼，带有活力光彩的马尾。而穿在那双以女孩子来说，是形成高姚身材要素的长腿上的，则是复古的红黑篮球鞋。看来有点活泼的这名女学生，实际上，除了在个性方面非常具备侵略性之外，那双脚也与柔弱的外观相反，是双充满肌肉，如假包换的凶器……这点我的身体可是一清二楚。

「吓一跳……吗?……哼~」

葵——荻山葵。我跟这家伙从小学、国中还有高中，都一直就读於同一所学校，中间毫无间断。如果硬要使用好听一点的表现法，那就是青梅竹马，我们就是这种关系。顺便讲得更详细点，到国中为止我跟她连续九年都是同一班。

「呃，没骗你啦。所以你别在意，真的别在意。」

话虽如此，不过稍微想想我才注意到，这一个月以来恐怕是我跟她认识之後，第一次度过的疏远时期。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除了升上高中後两人不同班之外，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个异常事件。

「……哼，真的是那样吗?我看，你是因为总算不必每天都跟我见面，正厌到清静时却碰到我，所以才会发出那种声音吧?」

我的拚命解释看来也只是白费力气，葵喃喃说完之後，就像是要中断对话般当场转向旁边，用右脚脚尖踢著楼梯口的磁砖。

……不妙。这是MT5（马上会被踢飞五秒前）的讯息!

「笨……笨蛋!怎么可能是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我又何必找你参加同好会呢!」

我赶紧追加说明!当葵摆出这种看来有点颓丧的态度时，似乎才是她心中的暴力指数提升到最高点的瞬间。如果我在这里随便应付，那肯定会被一击毙命。在长久的相处之後，即使是我也总算学聪明了。

话说回来，所谓「同好会」当然就是在说那个非正式的篮球同好会。没错，其实葵也是第一个答应要参加同好会的大恩人。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她是在两种意义上让我抬不起头来的人。

……只不过，先把感谢的心意放一边不谈，葵原本跟我相同，拥有著足以让她从小学到国中都持续隶属於正式篮球社的热情，然而明明七芝高校女篮社并没有停止活动还依然健在，为什么她却不打算加入呢……这个疑问一直都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当然，我有实际针对这一点开口问过她，但结果还是被她含糊其词带过。不但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甚至最後还很莫名其妙的发起火来，硬是把对话强制结束，因此我已经怕得连问都不敢再问。所以我想，真相恐怕会永远埋藏於黑暗之中吧?

我思索著各种事情并等待著她的反应，而葵则是有点迷惘的稍微停顿了一下之後开口说道：

「……如果是那样，就算了。」

接著鼓起一边脸颊的她，总算转过身来面对我。虽然表情还是很明显的带著不高兴……不过太好了，看来我已经避开了暴风的直接冲击。

「那，走吧。」

「……咦?」

「咦什么嘛!我是说我要跟你一起回家!反正你也没有什么预定计画吧!」

……订正，我根本完全没有避开冲击。

「……不过啊，一星期两次实在太少了吧?活动。就算只是个同好会，我还是希望至少一星期可以打个三次篮球左右。」

「这也是不得已的啊!因为第三个人太忙了。如果你那样想，乾脆……不，没事。」

之後，我当然拒绝不了。

我和葵边聊著无意义的话题，穿过通往校门的樱花大道，沿著号称拥有本县最大占地面积的森林公园外围，朝著车站走去。於此同时，我的脑海中其实悄悄被接下来要使用的藉口给挤成了饱和状态。

当然，就算我哪里搞错了，也不会把接下来的预定行程老实告诉葵。即使事件的话题几乎已经乎息下来了——不对，正因为已经平息下来了，所以现在我要是讲出什么：「其实我接下来要去敦小学女生打篮球啦!」这样的发言，那毫无疑问，她一定会认为我疯了……当然我完全问心无愧，但毕竟讲出过於轻率的言论并引起风波，对我而言并没有任何好处。

好啦，该怎么办?葵跟我本来都是搭电车上下学，然而若是要前往慧心学园，我必须从目前正前往的南端圆环搭上公车才行。而且更惨的是，那班公车除了慧心以外，只会通往一些没有任何娱乐设施的住宅区以及郊外。正常来想，放学後根本没有搭乘那班公车的必要。

……啊，不过，对了，跟她说我是要去见美星姊的话?

……唔唔唔，可是要基於何种理由?

「……哦!说曹操第三人就到。」

「咦?」

脑中浮现出的提案立刻无法使用。正当我一个人不断重复著愚蠢的思考时，葵突然指了指十几公尺远的行人穿越区。仔细一瞧，那里的确有张认识的脸孔。

「哟~一成!你正要去补习班?」

葵靠过去，同时大声喊著正在等灯号的那家伙。

就这样，在意外的情况下一件事实被揭开了。第三个人——篮球同好会的第三名成员其实是一成，就是那个上原一成。

「运动社团之类的我是敬谢不敏啦，不过，一星期里让身体动个几次，应该也算是一种很好的情绪转换吧。好啦，就当作我是在你找到合格选手之前的临时会员吧!」

在这个月初，应该从来不曾对篮球表现出任何兴趣的知性型学生，在他的眼镜下方却露出这样的笑容，主动加入了成员之一……正确的讲法是，为了让我能熬过这一年而组织同好会的这个建议，有一半就是一成的点子，不仅如此，一开始建议我可以去邀请葵的人也是一成。

所以现在，就跟对葵的感觉一样，其实我私下对一成一直有著强烈的感谢之意。我有反省自己国中时代对他的态度似乎过於刻薄，从今以後应该可以稍微，像个普通朋友那样来对待他……我稍微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呃，哈哈，真不像我的风格啊!这种样子，实在是让人觉得难为情到受不了。

我露出苦笑，并和葵一起走向行人穿越区。

在那里的一成似乎总算发现了呼喊自己的声音，正缓缓把脸转向我方。

「哟!荻山。还有，这不是失落的幼女国王子殿下吗?在这种地方碰面还真是难得啊!哈哈哈，抱歉今天没办法参加同好会呜呃!」

——在进入攻击范围内的那一瞬间，还没听完整句话之前，我的上踢与葵的抬腿下踢就分别命中了一成的後脑与脸部中心。

……撤回!我在过去十几秒间产生的想法，全部都取消不算数!

「即使是只有一瞬，但居然会认同你这个混帐的我还真是不可原谅。」

「一成，我不是叫你别拿那种没品的话题来损人吗?到底要说多少次你才听得懂?」

两个不带任何感情的平坦音调，在十字路口回响著。

「——呜呜，明明一天到晚在吵架，但到了紧要关头时同步率还是没变，两位都是……」

砰!往前倒下的一成亲吻了柏油路面。这是理所当然的报应，你就暂时死在那边吧!

「啊，多谢你总是拔刀相助，葵。」

我就这样把一成丢在那里，先把凌乱的制服稍微整理整理，之後转身面向左侧那个插腰站立的速成搭档敬了一礼。欠她的情又多了一笔。

「……哼，我有说过这并不是在帮忙你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生理上就是无法接受那种无中生有的栽赃!只是这样。所以没什么……就算不是你的事情……反正我踢都踢了。」

总之就像这样，当我被人以那个嫌疑事件来挖苦时，葵一直全力支持我至今。虽然常常动不动就跟人吵架，不过却是个本性相当不错的好人。只不过在事件发生後的几个星期内，由於我实在太意志消沉，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才好。真是让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不过，那是「无中生有」吗?怎么觉得慧心的事情越来越难以启齿了。不对，的确是无中生有，是无中生有的事没错啦……怎么办?

「……呵呵呵，真是有义气啊!荻山。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万一昴真的开始对萝莉开眼的话那可就糟糕了呢。要是真的变成那样，你那难得的美胸技能可就无用武之地了，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去死!给我变成鱼肉泥去死!」

正当我再度因为难题而开始头痛时，依然倒卧在地的一成喃喃说了些什么，并随即成了葵追加踩踏的活靶。还是老样子，这家伙总是学不乖。他的脑袋应该不差啊，肯定是个被虐狂。

「好痛、好痛、好痛，快住手啊!荻山，好痛痛痛痛；—喂!昴!你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想逃走啊!你这个混帐，看到你的好buddy要被加工成食用patty却打算见死不救吗!（注：buddy是伙伴，patty是肉饼，两者谐音）」

「……谁是我的好伙伴?」

我并没有回头，只是低声嘟囔著，悄悄结束肉泥工厂的参观行程，一个人朝向车站走去。

不，一成也就算了，虽然我觉得对葵有点过意不去，但再不动身时间就不妙了。公车会离开萝莉……我是说离开圆环（注：萝莉与圆环的日文开头部分发音相近）。只要趁著葵专心把一成踩成肉泥时迅速脱身，就算她多少会发火，但以结果来看，这大概是最不会产生麻烦的作法吧?

（图019）

当这样想的我，正打算趁著那简直如同天助的绿灯亮起的机会穿越马路时……

「别……别让他逃走啊!荻山!以刚才的角度来看，你的内裤可是被昴那混帐看得一清二楚耶!就是你用下压踢对付我的那时候!你应该要快点去把他的记忆消除才对吧!」

「——呜!」

一成继续脱口而出的诬赖让我的背脊二况，脚步也因此而不由得停了下来。

——不久之後，我的肩膀就传来有手放上去的感觉。

「…………你……你好啊……啊哈哈……哈……」

我回头一看，满脸笑容的葵正倾著头站在那里。

而她的身後，可以看到趁著葵转换目标时迅速起身，把一只手举到额头前方对我送出「抱歉啦!」的手势之後，一溜烟往大楼区飞奔而去的一成身影。

——搞什么鬼啊!那个鱼板混帐!基本上从你这家伙的位置来说，绝对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看到吧!居然没凭没据就对葵说出这种乱栽赃的话……!

「我说~昴。来做个简单的心理测验吧?」

……不能回答的答案是「水蓝色与白色的条纹」对吧?我很明白。

「……………………好，放马过来。」

集中精神!这可是决胜时刻。万一不小心讲出不该讲的答案……就死定了。

千万别犯错啊……我如此叮咛自己，并看著葵的嘴巴，同时针对有可能出现的引诱陷阱和引导式提问先行拉起一条防备线。

「那么问题是…………你看到了?」

「骗子!你明明说是心理测验!」

然而，这真是令人动摇的超有效攻击。在人家正往前踏了一步，打算把外角的讨厌变化球给阻挡下来时，却发现竟然是由反方向钻入好球带的快速直球，让我因此出现了激烈的动摇反应。这家伙居然在对付我的方式上高明至此!

「抱歉，那是在开玩笑……那么，怎么样?你看到了?」

「……当……皆田然没看到啰?」

「是吗?啊哈哈，那就好了。」

葵对著我露齿一笑。太好了，看样子似乎可以在不被她特别怀疑的情况下解决……我原本担心自己的举止相当鬼祟可疑，但看来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放心、放心。

「哈哈哈，你真是想太多了啊!葵。」

「嘿嘿，抱歉、抱歉。啊，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打算让你做心理测验的话，你认为我想让你说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那当然是水蓝色与白色的……惨了!」

当我察觉到自己说溜了嘴，脑中敲响「防备冲击!」警告声的那一瞬间，学校指定的手提包已经逼近了我的眼前。

接下来，是火花。

「笨蛋!色狼!为什么不把视线转开!」

……这要求真不合理。

额头挨了包包重击後的我瘫倒在步道上，发出了无法成声的抗议。

「不管你了!我要先回家!」

和怒吼一起逐渐远离的脚步声，沿著地表传达到我那朝下趴著的身体，接著就立刻被往来车辆的排气声给掩盖住了。

「——好，差不多了吧。」

我推算著葵差不多已经远离的时机，像个弹簧般跳了起来。

在一旁有点担心，正打算伸出手来的欧巴桑发出「噫!」的一声并退了一步，我先是向她表达深深的歉意之後，就立刻穿过行人穿越区，为了不让葵发现，我沿著隐密处绕了一大圈，朝著南侧出口的圆环前进。

「好险!差一点!」

接著我在公车即将发车前总算成功上车，从比较空旷的区域中选了个单人座坐下来。到了此时，我才摸了摸被击中的额头。

嗯，看来并没有肿一个包……太好了，要是肿著额头登场的话，一定会被嘲笑吧?被真帆，还有真帆，就是真帆。

我咬著牙忍住苦笑，不久之後就响起车门关闭的声音，车辆开始缓缓移动。

——是被打中的地方比较硬吗?还是她手下留情?刚才的包包攻击其实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损伤。由於察觉到葵打算离开，因此我灵光一闪故意试著装出被她打趴的样子……看来这计策执行得挺顺利。这么一来，今天总算能够安稳的前往慧心。

话说回来，由於跟葵的交情已久，做出这种像是在欺骗她的举动，有点令人过意不去。不过，我也只能这么做。毕竟就算我把真正的情况告诉她，也只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而已。

不管怎么说，看来之後必须好好想个合理的解释。像这样的状况，一定还会碰上好几次。

「——咦?那是?」

往前开去的公车沿著行进方向来到十字路口——就是刚才碰到一成的行人穿越区，这时我注意到那里出现了正一脸不满东张西望的葵。

「哎呀……」

没想到她居然会回来……真服了她。

我弯下身子，躲了起来以便度过这个十字路口，等到安全确实获得保障时才叹了口气。

在练习结束之後，我还得针对自己擅自消失这事，好好想个理由才行呐……

\*

虽然只不过是半个月没见，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映人我眼中的所有事物都让我感到很怀念。

不管是如同牢笼的正面铁门，带著笑容向我示意的警卫，或是百花盛开的中庭，绿意更添一层的银杏步道，以及呈现出高级感的国中制服，在偏红的砖瓦上四处以白色点缀出花纹的建筑物，和在时钟塔大厅里回响的脚步声。

还有这个，朴实无华的体育馆後门。

从车站前的公车总站开始耗费三十五分後到达慧心学园的期间，让我感受到某种类似乡愁的感情。虽然从自己在此度过的时间之短来看，那可说是有点奇怪的感觉。

……简单来说，这代表那两个星期对我而言就是如此的「够份量」吧?

是这样吧。的确，那是很充实的两星期。不管是在好，还是坏的方面。

感到自己快要露出别有含意的笑容，我轻轻捏了捏自己的脸颊作为控制。

——好。

我在心中如此说道，对著门把伸出手。

此时一个问题闪过了我的脑海。

——我该以什么态度进去才好?

「不对，怎样都好吧?」

然而，那种烦恼却在霎时之间就消逝而去。

没问题，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做好沉重的心理准备了。

只要我人在那里就行了。

一半，是以教练的身分。

而剩下来的另一半……对了，就以年纪较长的朋友身分吧!

我觉得这种方式，一定是最恰当的。

所以，我应该要以跨入朋友家大门那样的轻松心情，来打开这扇门才对。

那就上吧。再度，来到慧心学园小学部女子篮球社。

我用力握住冰冷的银色门把。

接著，使出全力把门拉开——

「欢迎回来!亲爱的!」

——我好像看到一种极度不可能的光景。

…………不妙、不妙，看来在不知不觉之间，我累积了不少疲劳。

为了挥去眼前的幻觉，我缓缓把门重新关上。

「——呜!」

然而，很快就面临到必须中断那行为的情况。

由於我听到了好几个从体育馆内部砰砰冲过来的脚步声，因此在本能的反应之下，我的手腕就这样继续握著门把僵在原处动也不动。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我总不能在此和脚步声的主人们比赛速度，结果却犯下害得哪个人的手脚被铁门夹住的愚蠢错误。

「……唉。」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真的非确认不可吗?再次，确认那个?

「饶了我吧……」

话虽如此，也不能一直僵在这个地方不动……只有前进这条路可走。

——我吸了口气，打开门。

「欢迎回来!亲爱的!」

就这样，我又再度和少女们见面了。

……跟这些让肩膀跟双脚毫无防备裸露在围裙之外的少女们。

「好啦，总之先坐下来吧，亲爱的。来吃点心吧。」

「啊哈哈!亲爱的好久不见!来!吃百奇!」

「大哥哥，也有草莓口味哦—人家喜欢草莓口味。」

「日向!不对吧，就说只有现在要叫『亲爱的』!」

「哦~是这样没错。」 、

在鞋子被脱掉，人也被拖进体育馆里之後，我首先想到的是「到底该从哪一个开始发问?」的这个问题。

「……那个，我可以，问一下吗?」

「是的，什么事情呢?」

「这超乎常理的打扮到底是什么?还有这种称呼是什么意思?」

然而，在我确定方针之前，忍耐就已经到达极限，结果我决定两个问题同时发问。

——绑著双马尾，嗤嗤笑个不停的少女，三泽真帆。

——以充满自信的态度，脸带微笑的眼镜加马尾少女，永冢纱季。

——带著沉稳笑容，抬头望著我的娇小少女，袴田日向。

我把满腔的困惑感与焦躁感，直接向围著我的这三名少女发出。

我根本没有余力去顾虑到语气是否过於严厉。已经快要无法维持住自我意志的我，现在只能基於明确的弹劾意志，直截了当的要求解释。

好了，拜托你们让我听听解释吧。这种遣词用字…………还有那身像是学校指定的深蓝色连身泳装，上面直接套件围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嘻嘻，在听过各种意见，再加上自己观察之後的结果，我判断长谷川先生的罩门应该是这方面没有错。我想比起什么女仆服装，你应该更喜欢有家庭感觉的风格吧?」

纱季兴高采烈的回答。

……嗯，的确这番话似乎颇为合理。比起有隔阂的感觉，我也觉得不要硬是装模作样的一般打扮比较接近自己的口味……

「……泳装加围裙哪里算是有家庭感觉啊!」

「呃，虽然我明白你意指为何，但是，不穿衣服果然还是有点……所以，这部分就只能请你务必靠著想像力来弥补。」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够了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啊?这三个人。根据刚才的对话，看来这些跟之前的女仆装同样都是在表示欢迎之意，然而即使是那样，这种疯狂至此的提案，难道都没有任何人反对吗?

对了，剩下的两人呢?慧心学园小学部女子篮球社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我以求助的心情张望了一下四周，结果发现——

在那里。

「呜呜……我还以为交给纱季就不会有问题的说!」

「呜啊……在看……昴大哥，在看这边…………怎么办……」

她们穿著完全相同的服装躲在球场的角落。智花，以及拥有远超过小学六年级女生平均身高、身材修长的香椎爱莉，这两人……恐怕连要她们从那个地点移动都不可能吧。两人涨红了脸缩著肩膀，试图把身子尽量塞进那面积显然并不足够的布料里面。

我一看到她们那种样子，想要责备这两人的想法就立刻完全消失了。毫无疑问，这两个人是在无法彻底拒绝的情况下，被迫穿上这身服装的吧?

「怎么了呢?亲爱的。一脸发呆的样子……啊，难道是看得入迷了?嘻嘻，是这样吧!我的想法果然比真帆还要更加接近红心吧!」

「……我说，纱季，这是你想出来的提案吗?」

「是的!」

少女在眼镜後方的脸孔，展现出满是得意的表情。

我就在她的正面……

「………………咦?」

无声无息的跪倒在地。

「我求求你们，现在立刻去换衣服。」

我从来没有想过，除了之前对爱莉那次之外，我这一辈子居然必须再次面临向小学生真心下跪求饶的窘境。

\*

「球类大赛?这就是让你们想到用那种打扮来迎接我的原因吗?」

「没错!已经绝对不能再输了!输给6—D!啊，不过满怀信心选择服装的人只有纱季一个而已，其他人可都没有出意见喔?」

「……呜……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

之後，我和换上普通运动服的五人在体育馆角落面对面坐下来，并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後，主要由真帆来讲解的说明，大概就是以下的这种感觉。

两星期後的星期天，五月二十九日，慧心学园小学部似乎会按照学年分组，举行相互竞争的球类大赛（顺便一提，这好像是四年级以上的活动，三年级以下似乎是去远足）。

在这之中，篮球也包括在项目之内，因此五个人全部都成了六年C班的代表，负责参加这项竞技。由於无论如何都想从很可能成为她们最强对手的六年D班手中夺下胜利，所以她们希望我在接下教练一职之外，还能替她们再次规划出一套能让比赛获胜的作战。

只是这点程度的事情而已。

虽然听完来龙去脉後，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情绪及疑问，然而，我实在没办法在听完後不立刻讲这句话，发出这句感叹。

「我说啊，这点小事你们正常拜托我就好啦?何必做出那种简直像是胁迫的行为。」

该不会认为我会斩钉截铁的拒绝吧?要是她们真的那样想，还真让我有点遗憾。

「才不是什么胁迫呢……我只不过认为你应该会高兴……」

从先前开始，情绪就一直极度消沉的纱季，看著地板喃喃说道。

「哇哈哈哈!纱季同学明明讲了一堆好像很了不起的事情，结果却比我还糟糕多了不是吗!唉~唉~真是让人失望啊!以『冷酷又绝对的女王统治』让众人畏惧的班长，看来在掌握男人心态这方面完全不行呢!哇哈哈哈!」

「~呜!」

相反的，真帆的心情却好得夸张。感觉上，纱季的失败似乎让她高兴得难以自制。关於这方面，也许两人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曾经有过各种争执吧。

「啊~不是啦，纱季。那个，你们这么欢迎我是让我很高兴啦……只是在猜测我的喜好品味上有点误差啦……」

「…………是的，真是抱歉。」

总之，我实在不想继续向纱季抗议，毕竟这孩子懊悔起来的样子还真是笔墨难以形容。看来无论什么事情，她真的都很讨厌输给真帆吧?别在意，在那方面来说，你们两个可说是丝毫不差的完美平手呢……零分对零分。

「那个~大哥哥，下次服装由人家来选可以吗?」

这时，依旧满面笑容的日向妹妹突然如此提问。

「哈哈哈……」

对於这个问题，我只能回以尴尬的笑声。

虽然，我觉得如果由日向妹妹来监督的话，应该不会面临太悲惨的情况。然而，由於未知数的部分还是很多，一个不好也很可能出现比任何人都还要夸张的选择。

不过，比这种担忧更重要的是……

「小学生角色扮演社」的教练这种工作，以各种意义来看我都不可能接受……

「——那，虽然想问的问题堆得跟山一样高……总之，秘密对策是必要的吗?应该赢得了吧，只要你们正常下去打。」

在纱季的心情平静下来之前，我先和她们闲话家常，报告彼此的近况，在这些鸡毛蒜皮的闲聊之後，为了重新获得更详细的情报，我试著主动提出问题。

首先，我最在意的还是这一点。在她们的队伍里不但有智花这个压倒性的王牌，其他人就算不成熟也全部都是篮球社员。对外比赛当然另当别论，但是若以校内活动这种程度的比赛来看，除非她们实在过於轻敌，否则岂不是根本没有什么会导致败北的要素吗?

说个题外话，我本来以为正常来说，像这种球类大赛，应该会限制参加同种球类社团的人无法参与比赛才对，不过在这间学校里，五个参赛者都是篮球社的成员也没问题。算了，这大概是因为还只是小学吧。倒不如说，举办球类大赛的小学让我觉得似乎相当少见。

我依序看著五人的脸孔，最後真帆终於很不情愿的叹了口气之後开口说话：

「我们当然没有输球的打算啊~只是很遗憾的，看来没有办法轻易获胜。因为，6—D也有五个篮球社的成员。」

「…………咦?」

真帆双手抱胸後发出的言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不禁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你说五个……社员，增加了吗?」

是在我不在的这段期间里，新增了那么多成员吗?可是今天除了以前就有的成员以外，似乎没有其他人来啊?

混乱的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之後，真帆她们反而以诧异的表情安静了下来。然而，不久之後智花就以「我总算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样的态度猛然抬起头来，开口说道：

「啊!不是的昴大哥!那个，在6—D的篮球社员是男生!就是男篮社!这场大赛，似乎是男女混合举行。今年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对详情不是很清楚……」

原来如此，是这么一回事吗?在此同时，我也重新掌握到她们要求我提出作战计画的理由。

「也就是说…………你们要和那些男孩子们再次对战吗?你们之所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输，难道是那个原因?」

应该不可能又牵涉到社团存亡的问题吧?

虽然我有点担心这一点……

「啊，不是的。跟再次对战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个，因为也没有什么好详细说明的，简单来说，我们跟他们六年D班，其实从以前就是敌对关系……不对，从五年级开始，D班跟我们C班就这样了。」

不过，这想法马上就被纱季的发言给否定了。

在我针对这点深入追问之後，才知道造成彼此敌对的元凶，似乎正是去年举办的这场球类大赛。在五年级的时候，她们这些C班学生，曾经跟D班争夺总优胜的王座……而且以些微之差落败。在那之後，D班就变得无论大小事都会对C班炫耀著优越感，而被惹毛的C班则变得每逢各类活动，例如秋天的体育祭等，就会对D班挑衅叫阵——就是这么一回事。

虽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反应，不过—老实说，真是个幼稚的行为。在听著说明的途中，由於太引人发笑所以我好几次差点爆笑出声，然而若是真的笑了出来，恐怕会惹得始终保持著认真表情的真帆大发雷霆，因此我硬是忍了下来。

「因为上了国中以後会重新分班啊，能在球类大赛雪耻的机会只剩下今年而已。所以说拜托你了!阿昴!让我们班获胜吧!我想只要能赢得篮球比赛，应该就能获得总优胜!毕竟其他比赛两边不分上下嘛!」

「……唔~唔。」

纵然我完全不具备教练该有的底子，然而毕竟我已经答应要接下这些孩子的教练职务，因此如果在没有好好思索过的情况下就拒绝她们，未免也太缺乏责任感了。

可是，再两个星期，就要跟男篮社再比一次吗?

很严苛啊~这个。

……毕竟。

「…………啊呜呜。对……不起。」

在我稍微把视线朝向爱莉後，对方立刻传回了一个如同蚊子叫的回应。她那个很畏缩的举止正说明了一切。

「……啊~~不，别那样，你不需要道歉啦。我才觉得不好意思。」

我赶紧针对自己，让畏缩的爱莉承受这种不客气视线的行为赔罪。

然而以现实问题来说，这个事实相当沉重。

上次的胜利，是把许多作战寄托在她的高大身材上得到的结果，也是干辛万苦才获得的成绩。而这个作战应该已经不具效果了。那时讲出的谎话已经随著谢罪时，一起对她彻底招认了，更何况这次的比赛就算输掉，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伤害。

实际上，只有真帆在那边好强的宣称，无论如何都要获胜，但是包括爱莉在内的其他女孩，都没有让我感受到太多执著於胜败上的反应。如此一来，无论我怎么鼓舞，恐怕都无法提升足以让爱莉把她拥有的最大弱点——「懦弱」，给全面克服的勇气吧。

……而且，以我自己的立场来看，也想要避免再度做出类似欺骗的行径啊。

「真帆，还有纱季，你们两人的投篮，还投得进吗?」

「嗯!投得进!投得进哦!」

总之，我先试著询问之前传授过的另一武器的状态。真帆充满气势的高举双手，从她的表情上能够看出确实的自信心，看来她的宣称并不是在说谎。好，这边应该还可以当成主炮使用。

正当我感到安心的时候——

「嗯，的确还投得进。针对比赛，我们也继续做著相同的练习，可是……」

纱季讲到最後，以带著一丝嘲笑的语气含糊其词，并召来了乌云。

「可是?」

「真帆这个笨蛋，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後，马上就把只能从同一地点射篮的事情泄露给男篮社的家伙们……而且还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接著，她就像是要报复一般，毫不犹豫的把真帆的多嘴给抖了出来。好，这下主炮消失了!

「什……什么嘛!讲都讲了，也没办法了吧!」

啊!话是那样说没错啦。

不过呢，如此一来终於陷入了「走投无路」的这种状况吧?

我方实际上除了智花一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已经完全无力化了。相较之下，对手是保持著与之前同等战力的男篮社。在只剩下两星期这种有限的期间内，究竟要怎么做才能与之对抗……

……嗯?等一下?

应该不对吧?为什么如此单纯又重要的事情，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察觉到呢?

根本不是什么同等，对方的战力应该也大幅降低了才对。

不仅是那样，他们流失的部分应该直接全盘转移到了我方才对呀。

因为这场比赛，只不过是刚好凑巧跟上一次比赛的成员相同而已，实际上来说，这是班级对抗赛吧?男女混合的。

既然如此，果然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作战，根本是一面倒的会由这些孩子获胜。

「……那个。」

我慢慢把视线朝向所有人，同时以郑重的表情开口。

「嗯?怎么了?是不是你已经帮我们想到好对策了?」

看到我的表情，真帆的眼神整个亮了起来。

「……竹中他，应该跟你们同班吧?既然这样，跟他合作一起组队不就好了吗?」

然而，继续从我口中讲出的发言，却让那眼神立刻冻结成冰。

——出乎意料，一股令人不自在的沉默，开始笼罩著四周。

在我们六个人之间，时间不知究竟静止了多少秒?终於替这种状况画下句点的人，是缩著肩膀的智花。

「那个，昴大哥。竹中同学他，好像不愿意参加……」

「咦?不愿意参加?球类大赛吗?」

「不是，是不愿参加篮球赛。因为在上星期决定项目时，他已经报名足球赛了。」

下一个回答问题的人是纱季，说话的样子总算开始逐渐恢复成原本的开朗语气。

「这又是……为什么啊?」

虽然我再三提出质疑，然而心里却多少有些头绪。

「那个……竹中同学，跟真帆，正在吵架……」

接著，以几乎听不见的音量从爱莉口中讲出的发言，让我隐约联想到的预感变成了确切的现实。难道是在那场比赛後一直吵到现在吗?……很有可能。

「——哼!基本上是那个家伙不讲理啊!明明死都不愿意输给6—D，却给我说什么：『要我跟你一起打球，不管怎样都免谈!』之类的鬼话!真是个死小鬼!死小鬼!完!全~没~有~协~调~性!」

「那句话，是你四年级时被写在联络簿上面的评语吧……算了，总之呢，事情就是这样。夏阳……我是说，竹中应该是不可能加入的。或者该说，强烈主张不打败6—D就不甘心的人，大部分都以男生为主。而在我们之中只有真帆有这种想法，所以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拒绝我们也完全没有关系喔?」

「开什么玩笑!当然有关系、有关系，大有关系!阿昴!这种穿著变态裸体围裙的女人，她讲出来的话怎么能听!拜托你!让我们获胜吧!」

「——呜!只有你没有资格那样说我啦!而且根本不是裸体啊!是学校泳装!」

「……好了、好了，冷静一点纱季。还有真帆也是。」

我安抚著再度进入备战状态的两人，同时在脑海中重新整理状况。

虽然敌方失去了竹中——也就是男篮王牌这点是不幸中的大幸，然而要找出让爱莉再度觉醒的手段，看来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再加上，讲到真帆与纱季的射篮……既然重大情报已经外泄，那么对方肯定会建立起万全的对策来应对。

而且，比起其他部分，极度欠缺的是紧迫性。针对这种就算赢不了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的比赛，姑且不论智花，对其他人设定的课题究竟要到哪种程度才恰当?这一点我还无法掌握。

「拜托啦~阿昴!好吧?好吧?」

看到我沉默不语的样子，真帆抱住我的脚开始哀求。好啦，该怎么回应她呢?

……最後，在苦恼之後我选择的答案是：

「…………嗯，总之我会想想看的。所以，今天是不是差不多该开始练习了?」

唉，怎么有种讨厌的感觉，这种带有负面意义的「成熟对应」。不过，这也是不得已的吧?毕竟我觉得立刻做出随便的结论，对这些孩子是更失礼的行径。

「咦~!不行、不行、不行、不；唔唔!」

果然，真帆以极度不满的态度站起来大声叫嚷，但纱季却从後方俐落的捣住了她的嘴。

「够了!就算是长谷川先生，碰上这种突发状况也没有办法吧。这点小事你应该懂吧!」

在那之後，两人的争执持续了一阵子。令人意外的是，在最後做出让步的人居然是真帆。

「……算了，阿昴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嘛!真没办法，就让你缓期到下次吧!不过你绝对要帮我们想哦!」

她以看起来非常不乐意的态度如此说完後，就转向我这边摆出命令的态度。

「哈哈，我会做出适当的处理……」

「对……对呀!那么，差不多该开始练习了吧!那个，昴大哥!今天是久违之後的相逢，接下来要不要让大家来进行比赛呢?」

我苦笑著回答真帆後，智花像是早就看准了这个时机，立刻把身子往前一挺，如此询问我。

「比赛?我也要参加吗?」

「不行……吗?因为，之前并没有多余的时间能进行这样的比赛。如果你不讨厌这样的话，我想要麻烦一下……」

「…………嗯，也是啦。这提案……或许不错。那么，由我和智花两人猜拳，大家也两人一组来决定队伍吧。」

「那个、那个，大哥哥。人家啊，人家呢~虽然只有偶而，但是投球也碰得到篮框了喔。希望大哥哥可以看一下~人家，喜欢跟大哥哥同一队。」

「啊，日向好狡猾喔……我……我也……那个，如果可以的话……」

「好~啦!大家要公平决定才行吧!让长谷川先生为难了不是吗?」

「对……没错、没错!公平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还是不要以两人为一组，而是大家一起公平决定队伍……这样好吗?」

「简直糟透了。要是阿智你跟阿昴同一队的话，那还要比什么嘛。」

之後，不知道为什么充满困难的分组总算结束，我们就持续进行著迷你比赛，直到快接近下午六点半才结束。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非常开心。

真帆也逐渐沉迷於比赛之中，到最後时已经回到平常的开朗心情。

不过，她的内心里到底有著怎样的想法呢?

对於这一点，我忍不住有点在意。

……球类大赛……吗?

先不论班上的旧恨，对於真帆那种想要获胜的心情。哈哈，的确能够理解呢。

毕竟，我也是个男孩嘛。

\*

「……是怎—么啦?安分得让人觉得诡异。」

练习结束後，在回家的途中。我搭著由美星姊驾驶，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代的老旧国产轿车。当我正茫然望著外面景色时，一句似乎不特别期待回应的平淡问题，从驾驶座的方向传了过来。

「嗯~因为从那些孩子手上，拿到了一点小作业。」

「作业?啊，难道是球类大赛吗?」

「正确答案。」

「喵哈哈，那还真是辛苦了。」

是啦，美星姊再糟糕也是大家的级任老师。不需要多说什么，只要简单的对话似乎就让今天的活动报告顺利结束。

……话说回来，这家伙是怎么想的?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赛，她有多少干劲?

「以外聘教练的立场来说，我也想要事先确认一下正式顾问的高见如何。」

我试著发问。

「……这个嘛~以级任老师的立场来说，无论如何都想要让他们获胜。不过，如果是以顾问立场来看的话，该怎么说好呢?我一方面觉得要让你过於介入这件事情，似乎不太公平，然而要叫你完全别管这事的意愿，也不是那么高。再加上我又觉得，对小孩子们说一些太严格的事情未免太不近人情。而且，每年其他社团似乎也都有特地为球类大赛拨出或多或少的时间……所以啦，一切就交给你了。在你的干劲范围之内，帮帮她们吧。」

「……哦~」

这个死咬著输赢的家伙，居然会讲出如此了不起的意见。

虽然我有种事到如今还给我讲这些话的感觉，不过我还是重新认识到，果然美星姊在那些孩子面前是个称职的教师呢——我一边在内心里如此思考，同时茫然的将视线转向那个直发娃娃脸的侧脸上。

……她似乎鼻子在发痒，正挤出了一脸笔墨难以形容的诡异表情，气氛都被破坏了。

「——那么，这次的情况如何?外聘教练的战况分析是?」

当我维持著无奈的心情，把身体深深躺进坚硬的座椅内拾眼瞪著车顶时，美星姊再次以似乎不是很感兴趣的语气，提出询问。

「……有点严苛吧?」

「喵哈哈，是吗……算啦，以我来说，我也希望她们能慢慢花时间面对呢，在很多方面。所以啦，我不会去煽动得太过分~」

我再次把视线转向驾驶座，这次则看到一张被仪表板的微弱灯光给朦胧照亮的温柔侧脸。

现在，美星姊内心里深深思考的，难道是爱莉的事情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跟她持相同意见。针对那孩子，我想要尽可能慢慢多花一些时间，真诚的把篮球的乐趣传达给她。之後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她有一天可以从篮球里获得自信与勇气。为了这个目的，我认为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过於急躁，以免反而让她心生恐惧。

然而，我也觉得……不要将重责大任都交给爱莉，因为这几乎就等同於「放弃胜利」。

「……如果，竹中肯参加就好了。」

思索悬案的解决之道让我很疲累，一不小心就把没有建设性的抱怨说出口了。

「啊~我以级任老师的立场来看也非常认同这个想法。不过呢~虽然我不是在现场亲眼目睹所以这样讲也有点不恰当啦!但是根据听来的情报，最後跨越界限的人好像是真帆的样子，所以我也没办法太插手千预。你应该也能想像吧?在擅长的顷目上输掉後，再加上真帆以她平常那种态度来加以挑衅……这下子就算对方不是竹中也会抓狂吧。

……如果两人开始吵架的时候，是在我面前发生那就好了~这样在两边完全杠上之前，或许我还可以做点什么让他们消消气。不过既然是休息时间，老师也只能两手一摊啰。」

「哈哈，总觉得可以想像出那画面……」

真帆在竹中面前做出傲慢到极点的举止，以及对这一切终於超出忍耐极限，街上去跟她争吵的刺帽头的样子。

「的确，我真的很希望竹中可以参加篮球项目。虽然输赢也很重要，不过我并不是只为了获胜，而是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好机会。说不定可以自然而然的………………………………唔唔。」

「美星姊?」

看到驾驶突然讲话讲到一半中断，并开始用食指在排档杆上咚咚咚敲击，似乎在思索著什么事情的样子，让我不禁以讶异的语气叫了她一声。

即使如此，美星姊还是暂时无视我好一阵子，喃喃讲了一堆：「如果有负责衔接两者的人，也许……」、「可是偏心似乎不太妙……?」、「但是如果用别的藉口……」这类意义不明的自言自语，最後总算才瞄了我一眼，又立刻把视线放回挡风玻璃上，顺便以相当若无其事的语调，没头没尾问了一句：

「昴，你这周末有什么预定吗?」

「啊?是怎样啊?这么突然。」

「这不重要啦。」

「……我是有空，不过?」

虽然成立同好会，但是失业的现状并没有改变。其实最近我——长谷川昴十五岁——开始觉得自己打格斗游戏变强了。

「很好，那就继续空下来。」

「我搞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耶?」

「帮忙。」

「什么?」

「我是说，我要帮忙你解决那个作业。所以，给我空下来。」

「……不，到底是……」

结果，在那之後无论我怎么发问，都只是被美星姊随便敷衍过去。在这过程中，时间也随之流逝，不知何时已经来到长谷川家门前，我也在美星姊的催促之下莫名其妙的被丢下车。

我站在门牌前方，茫然的望著那拉著红色残影逐渐远去的车尾灯，~心里想著：

总之，只有一件事情绝对不会有错，那就是我又要碰上麻烦事了。

—交换日记（SNS）02—◆Log Date 5/16◆

「怎么说，好像不太有好久不见的感觉呢。

讨厌啦，我连个寒喧问候都没有好好做到，失败了…………怎么办?

爱莉」

「放心啦，长谷川先生不是会在意那种事情的类型啦，大概吧?

嘻嘻，说起来，爱莉你似乎很在意嘛~长谷川先生的事情。

纱季」

「哦!那，难道爱莉跟阿昴就是所谓的互有好感吗?阿昴之前在庆祝会上时，也对爱莉花言巧语了一番!

小帆帆」

「咦咦!不……不是啦!根本不是那样……!

爱莉」

「真好呀，爱莉。昴大哥他，只肯跟我聊篮球的事情。

凑智花」

「呼呼，你在说什么呀。你现在是跟长谷川先生最要好的人吧，不管怎么看都是。

……这先放一边不讨论，果然变得有趣起来了，这么快就开始三角关系了吗？

纱季」

「才……才不是什么三角关系!真是的!马上就这样扯开话题!

凑智花」

「没~错；人家也喜欢大哥哥，所以不是三角而是四角关系~

日向」

「……不，日向『喜欢』的意义有点…………算了，也好啦。那么，就是四角啰。

纱季」

「不对是五角，我也喜欢阿昴呀。嘻嘻，或者要变成六角呢?纱季。

小帆帆」

「咦?

纱季」

「嘿嘿，纱季又是怎样呢?长谷川先生的事情，你觉得如何呢?

爱莉」

「等……等一下，别这样!我对那种事情完全没有兴趣啊!可是我当然对长谷川先生感到很感谢，也并不是讨厌他，真的要选的话，还不如说我是~呜!笨蛋真帆……!你等一下给我走著瞧!

纱季」

\*

「……怪了。」

要说什么地方怪，那就是女篮社全员——尤其是真帆那种心情超好的样子。

结果在那之後，我还是没想出能称得上是计策的计策，就这样到了星期三。我以沉重的脚步来到本星期第二次造访的慧心学园之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但受到莫名兴奋的五人热烈欢迎，而且在我试图掩饰根本毫无计画，指示她们照平常开始进行伸展操时，也没有发生被特别盘问的状况。等我回神时，才发现在我让她们进行非常基本的训练过程中，太阳也已经随之西沉，很快的，今天的练习已经要来到圆满结束的阶段了。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

不，万一她们追究起来，目前我当然也没有任何能端上台面的东西，因此这肯定是个值得高兴的情况。即使如此，与星期一的激动举止相较之下，今天真帆这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实在让我有种意料之外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了呢?她已经对球类大赛失去兴趣了吗?或者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战况产生了某种好转?临时能想到的可能性大概就只有这些，不过前者的可能性无论怎么想都很低，这样一来，就是後者啰?

如果真的是那样，我想那应该是相当新的事件。因为今天早上我在自家碰到的智花，跟平常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当我哀叹著自己还没想出对策时，她还面露苦笑跟我订下：「如果真帆不肯妥协的话，我也会尽全力帮忙说服她。」这样的约定。那是她的演技吗?我并不认为是那样，况且我也找不到她必须演戏的理由。

所以，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那必定是在那之後，是她们到学校後才发生的事情吧?

「昴大哥!分组练习已经轮完一圈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喔!好!辛苦了!那么……」

听到智花大声呼唤自己，我赶紧把视线放回球场上。我吩咐她们两人一组来进行的跑步兼传球练习似乎已经结束了。

我看了看时钟，时间是下午六点十分，是还有点早……不过……

「剩下的时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好，大家集合!」

「是~!」

我一开口慰勉大家，五个人就充满精神的回应……果然心情好得有点奇妙。

「那么，今天就在打扫之後结束活动吧。大家辛苦了…………那个，虽然很抱歉，但是我还没想出球类大赛的作战，真的很对不起!」

我等所有人都在眼前整好队之後，用力弯下腰向她们致歉。也是因为有这种和乐融融的气氛相助，所以，我选择直接老实道歉。

「嗯?啊~没关系啦、没关系!中午时阿美已经把阿昴的热忱全都告诉我们了!所以不必担心，到周末以前你就慢慢想吧!」

「……啥?」

结果，我得到的回应却是由情绪高昂的真帆讲出的这番话。

热忱……?我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不记得自己拥有这种东西。

不过，附加而来的「周末」与「美星姊」这些情报，让我很容易推测出，无论内容如何，对我来说绝对不可能是个好消息。不对，还不如说我只会产生讨厌的预感。

「嘻嘻，虽然我原本对球类大赛并没有那么热中，但我还是非常期待周末……而且，既然让长谷川先生为我们费这么多心思，没赢球可是不行的吧?这样一来我突然就有干劲了呢。」

在纱季冷静的对我微笑之後，其他四人也面带笑容点头示意。

……总而言之，这些孩子全都对那个什么「周末」抱持著可说是非比寻常的期待，只有这点非常切实的传达给我。在这个气氛之中，如果我开口讲出：「是在指什么事情?」这类问题的话，我觉得一定会让大家相当失望。由於害怕事情演变到那种状况，我的嘴巴基於本能拒绝让问题形成，甚至擅自开始罢工。

「啊哈哈。不过昴大哥，你也太见外了。是美星老师告诉我们的，说你居然担心我们不愿意，所以连拿出来讨论都不敢……我们当然不可能会觉得讨厌呀，真是过分呢，嘻嘻。」

我在脸部挂上僵硬笑容并保持沉默之後，智花以仿佛开始融化的义大利冰淇淋般的表情，沉稳的对著我提出抗议……啊—根本是鸡同鸭讲。

已经够了，应该把目前这个状况迅速做个结束。既然现在不是能向这些孩子确认的气氛，那么能够彻底质疑的对象只剩下唯一的一个人。

那个混帐，到底对她们灌输了什么……

\*

「集……集训?」

「没错，就是那样，麻烦你啦。」

就这样，来到车上之後。当「周末」所代表的意思从若无其事的美星姊口中传达到我的耳里时，我实在无法压抑住惊愕的情绪，所以发出了诡异的叫声。

「什么时候?在哪里?」

「星期五练习结束後，到星期天为止，地点是慧心学园。在中学部，有个只要申请就能够使用的简易集训小屋。我已经借用了那里。」

「跟……跟谁?」

「你是白痴吗?还问谁!当然是你跟6—C的篮球社啊。」

「谁才是白痴啊!」

这个混帐，骂人什么真涡虫废物，结果自己却做出这种行径!到底打算乱来到什么程度!

「你再怎么说也是老师吧……那样做，在各种方面都大有问题吧!」

「哦?你这么快就满心想要引起问题了吗?不愧是『THE KGB（注：KGB=Kou-Gai-Biru，是真涡虫日文发音的简称）』，真是让人恶心。」

「才不是!」

虽然我很想扁她，但非常不幸现在是在车上。毕竟我还没有做好先杀了这家伙再自杀的心理准备，因此只好将行动止於怒吼攻击的程度。

「如果不是的话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别做什么奇怪的事情，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什么糟糕的地方吧?」

「就算是那样没错，但万一被哪个人……啊，够了!」

我尝试著反击，然而却回想起以前也曾经进行过相同的问答攻防，让我无法继续说下去。虽然非常不甘愿，然而很明显的我会被她驳倒。

「………………为什么啊?你不是讲过以顾问的立场来说，你并不想介入吗?」

所以，我决定改变攻击重点。我无法接受的地方可不只一个或两个而已，要我想出指正她的言论，再多我都想得出来。

「『我』当然不会介入啊。前天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帮忙你。我只是把正好能让你跟那些孩子好好相处，还能让你解决作业的呵机会』当成礼物赠送给你而已。要趁著那个『机会』做些什么，这部分就全部交由你的心情决定。」

「……我无法理解。」

就算她讲著一些听起来颇为冠冕堂皇的言论，但是若要当成是特地在周末安排集训的理由，也未免太薄弱了。看来背地里绝对有什么隐藏的企图。

……正当我觉得很可疑的时候。

「而且，到了这地步你就别想拒绝了。我劝你不要再啰哩八唆抱怨，趁早给我做好觉悟。」

她这样说完後就拉了一下排档杆并踩住油门，试图超过前面那台安全驾驶过了头的车辆。

「啥?那是什么意思?」

「练习时你没有察觉吗?集训，是由你所计划的哦。」

「你讲这什么鬼话?」

卑鄙!不愧是美星姊，手段有够卑鄙!这样一来我怎么可能拒绝!因为——

「喵呼呼，没办法拒绝吧?先出口邀请人家却又取消，会让那些孩子多么失望呢~?当我中午告诉她们要去集训~的时候，大家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呢~我也很感慨的觉得，自己做了件成功的工作。喵哈哈哈哈!」

——从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是，之前那五个人兴高采烈的样子。

「是在指什么事情?」

那些笑容满面的表情，让我连这样的一句话都无法问出口。要我对著她们，讲出：「什么集训?那并不是我的意思，所以要中止。」这样的发言?

……办不到，我绝对办不到。

「…………………美星姊，你要是死了绝对会下地狱吧。」

「哼，谁怕谁!到了那时只要干掉阎啰王就好啦!」

搞不好她真的会做这种事，我很认真的如此觉得。

—交换日记（SNS）03—◆Log Date 5/18◆

「纱季，你有记得带扑克牌吧？

小帆帆」

「啊?等一下，就说集训是从星期五开始呀!等到明天再来收行李也没关系吧?啊，不过我有准备扑克牌啦……要带的东西当然是完全还没有开始装啦!比起这件事情，真帆!你的行李给我控制在能自己带去的范围内!禁止你带女仆一起去!

纱季」

「那~当然!难得的快乐时光还要被人唠唠叨叨那可受不了!

小帆帆」

「那……那个，果然还是不能带去吗？……水族箱。

爱莉」

「……所以我就说叫你放弃呀，对鱼来说也很困扰吧。喂鱼这件事不会有问题啦，你要相信你的家人。如果还是很担心的话，打个电话回家就好啦。

纱季」

「嗯……嗯……真不好意思，那些鱼很敏感，所以我会觉得很不安……

爱莉」

「哦~糟糕，包包没办法关起来。还是得拿掉几件衣服才行吗?

内裤，带六件够不够?我是不是拿掉太多件了?

日向」

「六件还太多了吧……

我想上下各带两件应该就够了………不过应该会流不少汗，所以是不是多塞几件会比较好啊宁大家打算带几件去呢？

爱莉」

「……………………那个，爱莉，你是在炫耀?

纱季」

「咦?为什么……？

爱莉」

「我说~阿智，我们该带几件才好?尤其是上面的。

小帆帆」

「0件就可以了吧……?反正……是不需要的东西……

凑智花」

「——啊啊啊!不……不是啦!我……我没有那种意思!

爱莉」

（图040）

scene.2

—交换日记（SNS）04—◆Log Date 5/19◆

「开什么玩笑!真是差劲透顶了!我不能接受!

小帆帆」

「……唉~我说你也差不多该死心了吧?既然已经弄错了，那也无可奈何吧?再怎么说，也不能用『球类大赛没此项目』这方法解决吧。

纱季」

「没有也无所谓!关我什么事!

小帆帆」

「真帆，那是不行的啦……在班上只有一个人跟大家不同，是不好的……

凑智花」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真是的~!难得我这么期待，心情全被破坏了!

小帆帆」

「真帆，急什么不开心?已经，不期待集训了?

日向」

「我是不会说那种话啦!可是，明明应该可以更开心呀!

…………我决定了，果然还是要抢回来。我要靠实力把可以百分百享受的集训给抢回来!

小帆帆」

「真……真帆……你如果要做太危险的事情，我觉得不好啦。

爱莉」

「……没用的，爱莉。事已至此，光凭我们是阻止不了她的，这个笨蛋。

纱季」

「昴大哥……对不起。虽然这是个很自私的请求，但是拜托你救救我们……

凑智花」

\*

星期五。

我做好已经无路可退的心理准备，背著比平常沉重的行李，打开了体育馆的後门之後——

「……去死。」

「……你才给我去死。」

就发现那里已经成了决斗场。

决斗场、决斗。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能正确描写这状况的名词。

在体育馆的中央，两名小学生背对背站立著，手上还拿著枪枝。

……这样子能说是其他别的状况吗?

「咦?那个?这是……怎么回事?」

浓缩还原100％的混乱，让我的发言不自然的分成了数段。

「……」羊……」羊苦了，昴大哥。」

可能是我这个样子让她们觉得很同情，脸上带著苦笑的智花与爱莉，以小跑步来到了後门附近。看她们两个人的样子，好像已经因为过於懊恼，反而只剩下笑容这个表情。

「…………智花、爱莉………………呃……」

我讲不出话来。由於无法理解的事情太多，我完全无法整理出提问的顺序。

仔细想想，我总觉得这个星期每次来到这里，就会有类似，但内容总是翻新的困惑降临到我的身上。

只是这些事件的程度——如果要用「难以理解的等级」来说，今天这个状况可是远远比过去都还要强烈。

毕竟，又多了一个人。

智花与爱莉在我身边，而决斗者的当事者之一是真帆。纱季则明显带著「虽然不想做，但是被人强迫所以不得已」的表情，站在与背对背的两人相隔数公尺的地方，负责担任裁判。与这现场最格格不入的则是一派悠闲待在角落，还大喊著：「真帆，加油!」的日向妹妹。

算起来女篮社已经全员到齐……那么为什么，决斗不是由真帆一个人唱独脚戏，而是当真成立的状况呢?果然第一个该感到疑问的地方，就是这一点吗?

「……我说，为什么那孩子…………为什么竹中，会在这里?」

由於面对我的是真帆所以无法确认对手的脸孔……但是我没有理由忘记那颗刺帽头。在上次那场男女对抗赛中让我最伤脑筋的人物：过去的敌人；男子篮球社的王牌，我当然不可能看错。

「那个……因为很多原因……该怎么说呢……」

「呃……就是……」

对於我的问题，智花不知所措的支吾其词，爱莉似乎也无法好好说明。看来感到困惑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而已。

然而，如果没有人跟我讲解一下，我实在搞不清楚状况啊!

至少，能不能再多套出一点情报呢?我在脑中开始重新建构我的问题。

就在此时……

「——没有暂停，纱季数到十的时候就是信号。之後就是先转过身来射击，先让对方挨中一颗子弹的人获胜。你没意见吧?」

真帆以连我这边都能清楚听到的音量，如此宣布。

「啰唆!根本不需要一一确认什么规则!快点开始吧!……还有，输掉的那方就要滚出去，以这样作为结束!」

依然背对著我的刺婿头——竹中以不客气的语调对真帆讲出的反击，我还算听得到。

……虽然我搞不清楚状况。

「滚出去」?听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平和的状况，只有这点绝对不会有错。

但不妙的是，就因为这一思考，让我错失了向当事者们开口阻止的时机。决斗在目前这个时刻，已经开始进行了。

「……唉。那，要开始啰——l!——2！——3！——」

纱季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情绪，皱著眉头开始进行报数。配合著她的声音，真帆与竹中开始一步又一步的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就算我现在脱掉鞋子冲过去阻止他们，以这个节奏来看，也根本不可能赶得上。

不得已，我决定就这样继续站在门前观战。万一发生什么问题，似乎也只能以事後解决来处理。看起来两个人似乎都有用护目镜彻底保护眼睛，而且手上的枪枝大概也是十岁以上适用的玩具枪，应该不至於发生什么不可小觑的严重事态吧?要不然其他四人怎么可能束手旁观呢。

——话说回来，两人的武器有著很夸张的明显差异。竹中只是用右手摇来晃去的抓著一把手枪，相较之下，不知为何真帆却把突击步枪稳稳握在胸前。而且那把突击步枪配件超多，规格令人吃惊。不但有瞄准器、枪榴弹发射器，连在这个对决方式里明显无意义的消音器也有，最夸张的是，还有一只用绳子吊挂著的粉红色小熊玩偶。总而言之，那是只被装饰过度的华丽武器。如果要说很符合她的风格，那倒也没错啦。

然而，如果从战略面来看，真帆在武器的选择上很明显犯了错误。能够连续发射的突击步枪当然也具备有利之处，问题是，现在既然是在比谁能先拔枪发射，那么影响动作较多的突击步枪当然比较不妙，一定会输给手枪的速度。如果能先把配件全部拆掉的话，或许可以靠著射出子弹的数量来弥补弱点。但以目前这样子来看，就跟背著压酱菜的石头上战场没有两样。

……不对，我干嘛做这种无聊的分析?这完全是美星姊带来的不良影响。

「——4！——5！——6！——」

我将意识重新放在眼前的景象之後，发现纱季的报数正好过了一半。配合著她的声音，真帆那充满自信的脸孔也逐渐靠近这边。

嗯~看这样子，真帆丝毫没有预想到自己败北的可能性。然而，结果恐怕会是她落败吧……由於我不知道举行决斗的理由，因此也无法把话说得太肯定，但不知为何，我认为真帆胜利的结果会让各方面都比较好调解。所以就我的立场来说，看到真帆那得意的表情，让我不由得不涌现出不妙的感觉。

正当我如此担心，并继续屏息观望著情势时……

「——那个，纱季，现在几点啊?」

突如其来的发言。明明正在决斗中却如此突然，真帆对裁判提出了一个，让人觉得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问题。

「7……啥?几点?墙壁上挂著时钟啊，你看就知道……」

被问到的纱季一副「你干嘛突然问这个……」的态度，虽然很讶异却依旧做出回答：

「呃……现在是四点『十』七分……」

接著，真帆咧嘴露出那对虎牙，喊了声：

「嘻嘻，果然我是天才!」

之後就无视於原本的报数，直接回过身举起枪……恶劣!居然要这种诈!

「——咦?等……等一下!」

「哇哈哈哈哈!去死吧!夏阳!」

在纱季的抗议结束之前，真帆的电动式玩具枪就已经发出了怒吼。全自动发射出的BB弹形成了一条白线，攻击竹中的身体。

「……耶?」

……但，这是怎么回事?白色的塑胶弹却没有命中目标。最後失去推进力的子弹只能一一落下碰撞著地板，完全没有响起击中人身那种残忍的声音。

竹中夏阳的身影，突然从真帆的视野中消失。

「……我就知道，反正你一定又盘算著一些低级的主意!」

「——呜!」

随後，他的声音清楚响起。真帆慌慌张张的从原来的位置往後一跳，她的视线焦点放在——自己的脚边。原本以为消失的竹中，原来滚到敌人附近的地板上，而且目前正举起手中武器。当我们因为真帆的作弊而目瞪口呆之时，第一个察觉到危机的竹中，应该是靠著滑行而一口气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吧。

「这个混帐!」

真帆虽然因为危机而脸色铁青，然而却没有陷入恐慌而是冷静的把武器朝下……然而，当然不可能来得及。远在沉重的武器完成瞄准之前，竹中的空气枪就已经……

「我就说已经太迟了啊!再见了，真帆!」

「——呵呵，那可难讲!」

……竹中的枪口应该瞄准了真帆才对。不，应该说已经确实瞄准了。

然而，早了一点。比他的行动早了一瞬间。

「啥——」

真帆手上的突击步枪已经发射了。从那个，第二个枪口中。

「——枪榴弹?」

当竹中发现蹦到他眼前如兵乓球大小的物体并发出叫声时，已经太迟了。原本以为只是装饰的枪榴弹发射器，实际上是个货真价实的可用品，而且那似乎正是真帆准备的最後绝招……话说回来，为什么两个人都如此习惯作战啊?

嗯，绝对是那个，那家伙带来的不良影响……

算了，那件事现在并不重要。从炮管中发射出的炮弹，该说理所当然吗?毫无疑问的是颗枪榴弹，而且即将在竹中的脸孔附近，爆炸……

「等等!再怎么说那样也……咦?」

在我把「太过火了吧!」这句话喊出声前，就面对了与想像不同的局面，让我再度惊讶得哑口无言。

以真帆与竹中为起点，向四周飞散的物体并不是BB弹，当然也不是真的子弹………………不知道为什么，却是土黄色的尘埃。

将两人团团围住的，是大量往上冒的……某种粉末。

……而且，很妙的是还有股好闻的香味。

「咳咳!这……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在朦胧的视野前方，竹中以满身粉末的可怜姿态大吼著。

「哇哈哈哈哈!痛苦挣扎吧!在肺里吸满我特制的黄豆粉炸裂弹，然後痛苦挣扎!……好啦，你也该滚了!」

真帆解说著弹药的真相，并捂住嘴巴以非常从容的态度单手举起突击步枪瞄准竹中。接著，终於要扣下扳机……

「给我差不多一点!你这个大笨蛋!」

「好痛!」

……在扳机被扣下前的那一瞬间，最後使出决胜一击的，是把好几本笔记本束成一捆，并朝著真帆头顶狠狠敲下去的纱季之手。

就这样，两人的决斗，就以比赛取消这个结果拉下了终幕。

……而现在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的感想，还是跟当初刚进来时一模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

我吩咐真帆负责打扫，并拜托其他四人保持原状之後，以全速冲向数职员大楼，并使用手机把美星姊叫到阴暗的校舍後方。

「——喂，是怎样啦?我不是跟你说过，在我上班时间内除非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否则都别打电话给我吗?」

之後，总算出现的那家伙将一脸非常困扰，还觉得非常麻烦的表情展露在我的眼前，让我完全无法压抑住激动的声调。

「还有什么事吗?那混乱场面算什么啊!」

「……混乱场面?啊~这样讲来我好像还没告诉你?嗯~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麻烦你啦!」

美星姊回过身子随意挥著手，打算沿著原路离开。

「什么叫作麻烦你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好好说明啊!」

我赶忙追了上去，使尽全力抓住她的肩膀逼她回过头来。

「啊!真是的~有够烦!」

「嘎……!太……太过分了吧……你……」

我的胸口遭到她的膝盖攻击……这是哪门子的恶魔。

「………………啧，真没办法!好吧~我只会说明一次，你可要听清楚哦。」

然而只有抓住她肩膀的手，我是死也不会放开。也许是这份执著总算有了回报，虽然她还在叹著气，但我总算成功引出了这段开场白……虽然她这份高傲的态度让我不爽得要命，然而针对这部分的抗议等之後再说。毕竟，万一要是遭受追击而昏倒过去的话，可就一切都完了。

「就~是呢，集训参加者追加一人，竹中夏阳。以上。」

「白痴喔!那点小事我已经大概料想到了!不对，快说出原因!原因!本来就已经很难处理了，为什么现在会演变成这种超级棘手状况的原因!」

「因为弄错了。」

「……啥?」

「我错将竹中报名成篮球项目，而不是足球。哎呀—真是失败、失败。因为我有竹中等於篮球的既定印象嘛，所以不小心就—

……很困扰的情况是，现在那家伙跟真帆的关系差到了极点吧?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组成一队!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本来觉得很烦恼，不过仔细想想，这才想起女篮从今天开始集训嘛!所以我觉得这是让两人和好的大好机会，所以才在昨天紧急召集他前来参加。」

「……什么报名问题，只要取消就可以解决了吧?」

「啊—不行、不行，这里跟公家单位没雨样，所以对这种事情很顽固，不肯融通呀。」

什么公家单位！这里是私立学校吧!

……算了，已经够了。怎样都好，我已经失去一一反驳她的力气了。

简单来说，我被陷害了。

「你从一开始就打算那样做吧?」

想利用我来替真帆与竹中进行调解，而最後想到的结果，就是这场三天两夜的集训吧。

「喵哈哈哈—」

「喵哈哈哈~个头!」

为什么她还可以一脸得意的样子，笑得这么腼腆……

「这种事情跟篮球完全无关吧!结果你却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全部都硬塞给我!这样完完全全是放弃职务的行为吧!」

「嗯，你说得对。」

「……啥?」

看到她斩钉截铁的以高纯度笑容如此回应，让我错失了继续怒吼的时机。

「我是放弃了职务，没错。因为以职务、以工作来看待这件事是不妥的。」

「……不妥?所谓不妥，是指什么?」

无法理解她想要传达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我，以讶异的表情发问之後，美星姊就保持著笑容，挥开我放在她肩膀上的手，往後一倒靠到校舍的墙壁上，接著慢慢开始继续解释：

「无论我再怎么以朋友的立场跟她们往来，或是让她们用昵称叫我，在放学後也一起去玩，然而到头来我还是个敦职人员，是老师呀。对那些孩子来说。」

「……那种事是当然的吧。」

「嗯，是当然的。所以啊，不管我怎么努力以同等角度来与她们对话，还是会产生无法完全打破的隔阂吧?再怎么说，到最後都会成为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如果啊，我很强烈，真的很强烈要求他们『要好好相处!』、『要在同一队里参加比赛!』那些孩子就会照办，乖乖照办……就算他们内心里实际上并不服气。不过在必须遵从『老师』说的话这一点上面，大家很出人意料的，都是好孩子。」

「……包括真帆吗?」

「真帆也一样。还不如说，那家伙就是那么喜欢我。」

这种话哪有人自己说的……虽然，我懂啦。

「所以啦~对於意气之争的吵架之类的，我不太想要插手去管。如果是霸凌事件，或是社团活动莫名其妙的要被人破坏之类的事情，那我赌上一口气也会拚命介入……不过，他们并不是这种情况嘛。

如果我做出类似斥责他们的举动，他们两人在我面前一定都不会再吵了。可是，隔阂却还留著，不算是根本解决。我想要的不是那样，而是更乾净俐落，让他们真正心意相通。我希望所有的遗恨祸根都能彻底清除得乾乾净净。既然如此，负责协调的人最好不是老师。我想找个能站在更同等的立场，而且能认真又不客气的跟他们互相交流的家伙，来为他们进行调解……当我这样盘算时，就发现眼前有个刚好的人才。」

……乱七八糟!这家伙把我当成什么啊!

真的很乱来……可是……

可恶!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害我觉得有点认同了。

「………………………就算你这样说，还是太专制了吧?说什么不要插手，实际上你呀，已经千涉到管太多的地步了，不是吗?我的问题就……在此先放一边不谈。可是那孩子，我是说你对竹中又是怎么样呢?强制把他丢进只有女孩的圈子里，而且还是那么不和睦的气氛。难道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居然强迫他参加这种集训，这种行为不正是你身为老师的自以为是吗?」

即使我再怎么大意到不小心认同了她的理论，我仍旧把无法彻底抹灭的其余质疑给一口气进了出来。而美星姊继续靠在墙上，抬头望著天空轻松说道：

「我可没有强制他参加喔?」

「……咦?」

「我说~昴。这部分我不需要一一说明，你应该也可以理解吧?……你认为那孩子真的想要参加足球比赛?你认为那个竹中夏阳，是打从心底如此希望，才选择了篮球以外的项目吗?」

「……啊。」

听到她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理由。

「对，他并不是不想参加。以竹中的本意来说，他想参加的是篮球。他因为赌气，所以讨厌跟真帆同一队，然而比起这种争执，对那孩子来说，篮球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参加这场集训的行动并不是被我强迫。最後我让他自己做出选择，而他是以自己的意思来到这里的。」

「…………竹中他打算怎么办?他有意愿跟真帆重新和好吗?」

「应该没有吧?我看他那样子，应该是要想尽办法把真帆赶出去，然後自己取代她抢下空出来的位置吧?」

「……喂。」

那样的话，要我怎么做啊?

「不过，真帆她当然不认同那种主张，所以她也会三思孤行的死守著位置不放。换句话说，在这场集训期间，那两个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继续留在彼此的身旁。最近在教室里，那两个人可是连目光都不肯相对哦……所以啦，虽然这是一触即发的危机，不过同时也是化解隔阂的最佳机会。」

……美星姊想表达的事情，我也不是不懂。可是……

「就算你这样说，你觉得我能做什么?篮球也就算了，关於该如何进行调解，我可是没有任何知识也没有任何经验哦?」

「白~痴，我从一开始就不期待你能要些小聪明讨好他们。真帆对你非常有好感，而且你跟竹中一样中了篮球毒，再加上可以跟其他的女篮成员互信合作。既然具备这么多条件那就十分足够了。之後呢~你要上刀山下火海，四处辛苦奔走，最终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还特地选一些会让人火大的鬼话来说啊!你这家伙……」

我压著微微抽搐的太阳穴如此抗议之後……

「呜呼呼呼，对已经接受委托的人拚命拜托，那只是白白浪费第二次力气而已吧。」

美星姊手叉著腰，咧著嘴露出简直可以把脸分成上下两段的灿烂笑容，还得意的把A罩杯的胸部挺得高高的。

啊!果然让人火大，这家伙真让人火大!她故意把那些事情明白讲出口，这种没有情趣、不懂风情的行径，实在让人火大得难以自制。

「…………可恶，这下子，我可算还清一个欠你的情了。」

不管怎么说，单方面挨打实在让我吞不下这口气，所以为了表示我最低限度的骨气，我发泄了一下……然而……

「白痴喔?这当然是成功之後才会给予报酬的案件。而且你啊，只不过还清一个情，就觉得已经报答了我对你的恩了吗?未免太过自以为是了吧?」

……实在钮i法反驳。

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让我认清了我还没有放弃篮球的这个事实。要是我想以奉献活动来清算这份恩情的话，到底得甘愿担任这家伙的奴隶多少年才够啊?

……我切实感受到事情真的非常棘手，虽然这也是我自作自受啦。

我叹著气转身背对美星姊，打算回到体育馆时……

「啊~昴，还有件事。」

却被若无其事的语气给叫住了。

「什么啦?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那个啊，让他们少练一点篮球。」

「……………………………………………………………………啥?」

「你也知道啊，如果只有我们以集训来对球类大赛做特训，那很不公平吧?所以这次，再怎么说打得都是『女篮社联谊会』的这个名义。我是不会要求你完全不要让他们碰球，但是不要做出太引人注目的事情，可以吧?那个，只要能把竹中拉进队伍里面，那就跟直接获胜没两样了吧?那样一来你的作业也可以漂亮的顺利完成，全部圆满解决!」

……我已经找不出话来说了。

要一个一个回嘴的话，保证我在三天两夜的集训之前，体力跟精神力都会完全枯竭。

\*

我一穿过後门，就感受到剑拔弩张的气氛。

和美星姊告别，再度踏人体育馆之後，那让人难以继续忍耐的气氛就让偏头痛狠狠发作了起来。也许是错觉吧?连旁边的排球队都特别少开口，有种被恶劣空气影响到的感觉。

也许是大家一起顺利调解了两人吧?基本上直接抗争还算是克制了下来，即使如此，从现状来看，还是完全找不出能让人安心的要素。真帆一直满脸不高兴的不断抱怨，而女篮队其他四人则围著她安抚。相较之下，竹中和大家拉开了距离，躲在角落一个人摆出不合群的态度，闷声不吭的在原地练习著运球。对决结束的意义，只不过是换来了「断绝往来」这种不受期待的结局。

好啦，该怎么办……

我来回望著呆站在篮下的五名少女，以及单独一人的少年，最後判断出自己该前往的方向。

「……嗨……好久不见。」

之後，我选择了少年。虽然无论是智花、纱季、爱莉，还是日向妹妹都没有表现出打算与竹中敌对的态度，但毕竟她们不可能从真帆的身旁离开，也没有离开的想法吧?既然如此，我不行动的话，不管过了多久，他的孤立状态都不会结束吧。

「……」

竹中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他只是默默重复练习著胯下换手运球。球反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响亮，就像是要震破空气一般。

「……那个啊，现在时间还不到五点，在展开集训之前，接下来我想要进行社团活动。你也一起参加吧，毕竟难得嘛。」

我不死心的继续对他说话。若这点程度就让自己的心情受到影响，接下来可就前途多难。对话与忍耐，得把这两点当成目前的座右铭才行。

我赌上微薄的希望，等待著他的回应。终於，竹中停止运球的动作转身面向我……太好了，这下首先跨出了第一步……吧?

我迅速的继续开口：

「我说，可以吧?真帆那边我会想办法拜托……」

「哼，还以为你是不要脸的赖著不走，结果是把自己当成了可独当一面的教练。趁早被逮捕啦白痴!」

我忍住了，我忍下了想把他踹飞的冲动……

「……难道我……这么惹人厌吗?」

虽然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我还是带著苦笑如此回应，马上又感到一阵後悔。我这个笨蛋!现在根本不是问这种事情的场合……

可是，该说是塞翁之马吗?

「……哼，也没啊。不管你要做什么都与我无关……而且既然输都输了，我也不打算继续针对女篮多啰唆什么……只是，我跟那家伙已经绝交了。讲真的，我连她的脸都不想看见……不过现在也没办法。就算队伍里面有凑，没有我加入的话，还是赢不了那些家伙——六年D班。」

我那句轻率发言，刚好稍微命中了竹中的内心。

嗯……直接相信他这番发言的话，那么应该可以看成，比赛落败并没有直接引发他的怨恨与痛苦啰?的确，根据以前稍微和他聊天时的感觉来看，他似乎是个本性还算不错的家伙，也觉得本质上他应该具有「把竹子剖开（注：比喻个性坦率）」般的个性……不，这当然跟「不愧叫作竹中」这种事情没什么关系。

不过，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就会产生新的疑问。

到底真帆是做了什么事情，才惹得竹中如此生气呢?严重到足以让真帆对这名少年说出「绝交」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话，说是出於那个真帆的口中，实在让人有点难以想像。毕竟真帆这人也是属於和阴沉性格没什么缘分的「不错家伙」类型，这一点我能够确定。

嗯~就是无法厘清呢，引起对立的根源。关於这部分，是否应该乾脆开门见山的发问呢?

「——啊!喂!」

正当我集中注意力在思考上时，竹中他缓缓的从我眼前走过，打算前往别处。

我慌慌张张的喊住他後，似乎觉得很麻烦的少年回过身来，开口说道：

「一起参加社团活动?那可免谈……不必担心，因为在星期天之前我得把真帆赶出去，所以不会回家。到你们练习结束为止的这段时间，我只是去外面跑步。」

他留下这番话之後，再次朝著玄关前进。

「等等!夏阳!再来一战!这次用篮球来单挑!是用来决定篮球社员的比赛，这样你也没有怨言了吧!」

这次轮到真帆对著他的背影大吼。然而竹中摆出比回应我时更不屑的态度，没有回身，也没有停下脚步，只是丢下了一句话：

「你的篮球，根本连看的价值都没有。」

「——!胡说什么!」

打算向他冲过去的真帆被四个人给压制住、安抚著，最後留在原地。在这段期间之内，竹中早已迅速的消失到外面。

「怎么说，完全束手无策呢……」

我走向大夥儿附近，同时自言自语的喃喃说著。

「是啊，虽然从以前开始就有点微妙的不和，但对抗赛後两人大吵了一架，在那之後就变成对真帆完全视若无睹的感觉了……夏阳那家伙。」

带著叹息附和了我的意见的人是纱季……原来如此，如以关系图来看，首先是竹中单方面的表示拒绝，而真帆对这个态度感到气愤，类似这样的感觉。

「……你到底说了什么啊?真帆。」

就算先把竹中的个性等放到一边，我个人是觉得……光因为几句话就引起那种降到冰点的愤怒，这种事情应该不太可能才对，更何况彼此都还是小学生。

「我哪知道!是啦，因为是吵架所以不该讲的话我也讲了，但是平常也都是那样呀!可恶，那家伙居然敢瞧不起我……!」

真帆咬牙切齿的说著。这也难怪，毕竟遭受了那种完全不被当一回事的对待。

而且，既然当事者本人摸不著头绪，那么难以忍受的感觉就会更上一层楼了吧。

……只是，就算是这样。

不用说，关於不留情面的拒绝行为本身，我认为的确很过分。

然而很不可思议的是，那远离而去的少年背影，并没有让我感受到那么深刻的厌恶感。

因为，如果他赖著不走的目的是为了打败真帆并把她赶出去……那么他只要接受挑战就好了，接受以篮球分出高下——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因为只要那样做，很有可能，不，以现状来说，绝对会是竹中获胜。

然而从他不期望那样做的行为，以及认为无法在确实能获胜的输赢里找到价值的想法来看，我觉得我似乎稍微窥见了那孩子……竹中的本质。

虽然我无法明确形容，然而那一定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

这样的预厌，从我的内心一闪而过。

\*

「帮助……吗?」

「嗯，拜托你了，智花。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提出各种作战，想办法让那两人在集训期间内重新和好。」

根据美星姊的事前情报与大家的指示所找出的住宿小屋，就位於中学部的柔剑道场隔壁。虽然是栋组合屋，依旧拥有相当规模的外表与占地面积。问了一下才知道，以运动社团为主，这里是个被频繁利用的设施……如果生逢其时，七芝的篮球社没有碰上那种意外的话，这里其实应该会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

看了一下里面，内部构造分成了四坪大的木板地房间（包含厨房）与二点二五坪左右的和室，再加上浴室、厕所。因此理所当然的分配是男孩们用和室，女孩们用地板房。

在那之後，竹中就像是故意看准练习结束的时机，满身大汗的回来集合。目前来说，他和真帆之间的争执正停滞於冷战状态下。或许彼此都靠著运动而多少发泄了一些不满。不用说，那样与根本解决问题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无论如何，进入安定期的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注意到这一点的我先放下行李，接著将智花单

」独叫到外面，邀请她共同参与调解的合作计画。

「那个，当然我也希望争吵能够早点化解。可是我……非常不擅长处理这种事情，所以我应该派不上什么用场……也许纱季或其他人，会比我更能帮上昴大哥的忙?」

听完我的请求後，智花以打从心底感到抱歉的表情抬头看著我。

「嗯，的确，真帆的事情纱季会比较清楚。可是那两个人也有太固执己见的地方嘛!所以这一次，我觉得纱季有点不太适任……还有，如果太多人一起行动未免太过明显。再怎么说，我还是只有对你，可以最放得开来讨论呀。如果你方便，我希望可以和你多多商量一下。」

「……耶?」

「不过，的确有擅长不擅长的问题呢，像这种事情。嗯，我知道了，如果你坚持没什么自信，那我就找纱季或其他人……」

「……我……我愿意做!」

「……咦?」

突然，智花像是要跳起来一般挺直背脊，还在胸前握紧双拳。

「虽……虽然我不擅长这种事情!可是!如果昴大哥觉得……那个……我是最好的人选，那我当然不可能拒绝!」

「是……是吗?谢谢。」

虽然这突如其来，充满斗志的激烈变化使得我不禁有点畏缩，不过这份承诺本身让我非常高兴，因此我坦率的表达了谢意。

「嗯……好!我会加油!那么!首先要从什么事开始著手?不管什么事都请吩咐我哦!」

「……嗯……好……那总之，先去停车场吧。美星姊好像把食物，还有可能创造他们和好机会的道具等东西都塞在车子里载过来了，我们去拿那些东西吧。」

「是的!」

「啊~那个!不必用跑的也没关系啦……哇……老样子，她速度真快啊。」

眺望著那个抛下我之後，已逐渐融入远方昏暗天色中的背影，我不由得露出了傻眼的笑容。

……还以为她害怕了，却又突然充满精神，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呢。

我在脑海中想著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同时加紧脚步追著智花的背影而去。

——如此这般，在此，我与智花联手企划的「和好大作战」拉开了序幕。

\*

【计画A】

「啊!过分!真帆!我的番茄!」

「嘿嘿~才不给你!」

「喂!不要太乱来!会掉下去啦!」

「咦?怪了?这里……爬不上去呀?」

「哦!爱莉的蜥蜴，动作好奇怪，真可爱。」

我用寄放在我这里的钥匙打开双门轿车的後行李箱之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东西是游戏机，因此就把这玩意儿连同食材等诸多东西一起拿回小屋，在吃饭前先让他们稍微玩乐了一下。

我当然不认为光靠著这种程度就可以解决什么，不过总之很清楚的，首要之务是必须松懈竹中的心防。既然如此就先让他们沉迷於玩乐之中，藉此让他们提升感情……以此作为第一步棋应该还算不错吧?我就是以这种想法观察著他们。

嗯，虽然只是刚好，但说不定我抽中了头奖。

看来刺激他们的玩乐心是正确的攻略步骤，除了看起来就很喜欢打电玩的真帆之外，大家也接二连三的跟著开始沉迷於画面上，一开始装出一副酷样说什么「我没差啦……」的竹中，似乎也终於无法继续忍耐，不知何时也加入了大夥儿之中。

而且非常幸运的是，看来这份沉迷让他们暂时遗忘了敌对心。他们在玩的是2对2的对战型动作游戏……没想到现在，真帆居然和竹中组成了一队，正在跟纱季与爱莉的队伍争夺胜利。而且他们并没有扯对方的後腿，而是建立起确实的合作体制。若能顺利发展下去的话，两人的对立是不是也能够就这样尽释前嫌呢?默契好得足以让人产生这类期待的团队合作，在画面中不断的展开。

哈哈……再怎么说大家都还是小学生嘛，根本没必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吧?

「哦耶!三连胜!好—下一个上吧!」

看来胜负似乎已经分晓，真帆摆出了胜利手势，控制器也跟著被高高举起。

「耶~爱莉，换人了。好!人家也要来用蜥蜴哦~」

「啊~日向，你等一下……我说，小智，你也差不多看懂大略规则了吧?要不要玩玩看?」

「……咦?」

此时，纱季制止了日向妹妹，对著我身旁满脸笑意观察著情势的智花提出了邀请。

智花从出生至今，似乎从来没碰过游戏机那类的东西，因此她表示：「我在旁边欣赏就好。」到此为止也只有她一个人还不曾参加战局。

由於当前的目的是放在真帆与竹中的和解上面，所以我先保持了不插手的态度……然而只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的状况，的确是我应该注意到的地方。我打从心底威谢纱季的细心。

话说回来，这种事情，我没开口是不对的吧……真是大失误，反省。

「……可……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打过啊。一定会拖累队友啦。」

「根本没关系呀，智花。你看我也打得那么烂。」

「来啦，阿智!呜嘻嘻，不过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智花，蜥蜴给你用。听说蜥蜴是推荐角色，超级可爱。」

「……你快点啦，凑。」

在所有人的呼唤下，智花虽然有点心动而挺直腰打算起身，但依旧表现出实在无法拿定主意的态度。这样的她悄悄看了我一眼。

「你去玩吧，不需要想得那么复杂，反正只是游戏嘛。」

当然，我以笑容欢送她，这样一来智花似乎终於下定决心。她先挂上了一副尴尬的笑容，再以像只青蛙般的动作，膝行到靠近墙壁那端的电视机前方。

「咦?啊，这边!哇啊!看招!」

——十分钟後，那边出现了一只恶魔。

在我眼前展开的是——那名直到刚才为止连控制器都没握过的少女，现在却一手掌控了战局……这种如同恶梦般的景象。

恶梦，除了恶梦真的找不出其他的形容词。尤其是对於在游戏上多少有些心得的人来说。

这是因为那孩子，在对所有技巧与应用性的操作知识等都毫无概念的情况下，单纯只靠著反射神经与动态视力，就展现出远远凌驾於经验者技术之上的实力。

凑智花以小学生来看是个超出标准的篮球选手……其实在游戏的世界里，似乎也超出了一般的标准。

「咦?结束了?成功了!虽然我不太懂，不过好像又赢了……!哈哈哈，真有趣耶!这个。再打下一场吧!下一场!」

「…………呜!」

这下真帆、竹中组已经尝到了五连败。原本规定输掉的那一边必须交换成员，然而自尊被彻底粉碎的两人已经完全要起了脾气，一直不肯放开控制器，持续挑战著。

……比起其他任何事，最糟糕的情况是……

「………………喂，为什么不能按照作战进行夹击啊?有够逊!」

「啊?刚才那个是负责追赶的人犯下的错误吧!逊咖!」

随著败北的逐渐累积，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倒退回关系恶劣的状态。

看这样子，已经来到即将爆发之前的引爆点了。

「…………」

「…………」

漫长的沉默，彼此瞪视。

接下来…………啊，已经不行了，这个。

「……你这个；」

「……混帐!」

在一瞬间，对决展开!率先察觉到危机的纱季、爱莉，跟我介入了两人之间，虽然成功的在算是比较早期的时机把两个人给拉开，然而好不容易开始修复的关系却也完全化成了泡影。

「…………………………………………咦?怎么了?」

由於过於专心在画面上所以看不见周遭的智花，到了这个时候总算才回过神来，在两人的怒吼来回交错的房间里，发出了状况外的发言。

——看来这一晚，还要很久、很久之後才会画上句点。

~M—SS—0N —NCOMPLETE~

【计画B】

「那种牌，我才没有!」

「骗子!夏阳你一定是要陷害我，所以故意不出牌的吧!红心5！」

电玩会让情绪太激动所以不好……基於此点，也因为纱季的提案，所以我们试著把可以一边和乐融融聊天一边玩的扑克牌给拿了出来。

……不妙，这次是在项目的选择上犯了错误。在没有特殊意图下开始的排七，却让疑神疑鬼的心态不断增长。

「可恶!差劲透了这家伙……因为不想让我获胜，所以不想办法把自己的牌用完，反而放更多心思在妨碍上!」

「……你这个混帐也给我差不多一点，不要一直抹黑人……!」

啊，只有剑拔弩张的气氛不断的累积又累积。完全失败了……别说是要让他们和好，这下反而让冷战的紧张感越来越提升。

然而，到底是谁呢?在这种场面下把红心5压著不出的人。难道是因为他们俩开始吵架所以想出也不敢出吗?……这种心情我不是不懂，然而即使是那样，但在为时已晚之前如果不做些什么的话，只会让祸根的种子不断壮大而已啊。

「……那……那个，跳过。对不起。」

爱莉以像是蚊子叫的音量，宣布自己的回合结束。

这也是正常反应啦，因为5被压著没出，所以无法继续的人应该不只真帆一个而已。像我目前也没办法打出这张红心3……

「……咦?」

「……怎……怎么了?昴大哥?」

反射性发出诡异叫声的我，让身旁的智花很明显的吓了一跳，抬头看了看我。

「……………没事。」

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只是那个……这是常发生的状况吧?纱季带来的这副扑克牌是新的，而且是塑胶制品。所以啦，只不过是因为有点凑巧，让重叠的两张牌丝毫不差的紧贴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只有一张牌而已。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妙。

这下，我可是真的惹出大祸了。

犯人，原来是我吗?在这里面可说是鹤立鸡群的最年长高中生，就是万恶的根源……这可不是能被简单饶恕的事情吧。

「嗯，抱歉，我也跳过。长谷川先生有牌可以出吗?」

右边的纱季叹著气将出牌顺序轮到我身上。啊哈哈……有……我有牌可以出……

怎……怎么办?不，哪还能怎么办，只能乖乖出牌然後道歉……可是，老实说，心情整个非常沉重。

「那……那个，昴大哥，你果然有哪里不对劲吗……?脸色有点……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哦?」

左边的智花露出很担心的表情。

「…………啊哈哈，不是的……嗯，我没事。」

收到这份关心之後，我总算下定了决心。

……好，果然还是采用正面攻击，乾脆的道歉吧!与其随便找些玩笑敷衍，老实道歉一定是最好的作法。

我紧握住手中的牌，高举到额头前方。接著当我正要讲出谢罪台词……的那一刻。

「啊!果然在夏阳手上!我刚刚看到了红心5！」

真帆站了起来，就像是要刺穿竹中般用力指著他。

「啥?我才没有!但是，你为什么偷看别人手中的牌啊!」

被人诬赖之後，竹中也站了起来，瞪著真帆扯著嗓子怒吼。

「你说谎!说谎!我明明看到红色的牌!如果真的没有，就让我看你手上所有的牌!」

「你白痴喔!现在才玩到一半，为什么我必须让你看我的牌!」

「看!就像这样你想要装死!果然在你手上!……这家伙!」

「——呜!住手!别乱碰!」

「呜哦!」

「嘎嘎!」

……就这样，晚上时段的第二回合……开始。

我和大家一起拚命拉开两人，同时深深吐了一口气。

……不，这是叹息喔?绝对不是因为安心才吐气的喔?

~M—SS—ON —NCOMPLE~

【计画C】

虽然扑克牌也以白费力气作收，两人的关系更持续往严重恶化的这条路上前进，然而差不多也该把肚子填饱才行了。我祈祷「大家一起来准备晚餐」的这种共同作业，能让事态有一丝丝的好转，同时带著大夥儿开始著手进行合宿的固定菜单——咖哩的料理工作。

由於受到想要一雪前耻的智花对我提出的哀求，我把指挥工作完全交给了她。看来她对於做菜方面多少也有些心得，那么这次一定没有问题吧。

保持著笑容的智花，俐落的把各自分担的工作告诉每一个人。

「那……那么真帆和竹中同学，就麻烦你们制作咖哩酱吧!真帆，这是咖哩粉!要用平底锅炒出香味才行。竹中同学就拿这个面粉跟奶油……」

「……粉?」

「……粉。」

拿到材料的两人，开始交互望著自己手上的物体，以及可恨的宿敌。

「……咦?」

接著……

「——粉!」

在那之後，我们被迫必须对已经变成白色（还有一部分是土黄色）的小屋进行清扫，晚餐也不得不由咖哩变更为青菜炒肉丝了。

——算了，看在没有发生粉尘爆炸这点的份上，或许我该觉得庆幸吧。

~M—SS—ON —NCOMPLETE~

【反省会】

「呜呜……对不起……」

「不，哈哈……拜托你，不必道歉啦。」

晚餐结束後，再度来到外面。在柔剑道场前方那盏微弱照著四方的电灯下，我安排了与极度消沉的智花再度对谈的机会。

当然，没有任何可以让我来指责她的事。电玩当然不用说，煮菜时也是因为考虑到「让现在的两人碰利器会有危险」这点，才会衍生出意外。再加上私底下我其实也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

「可是，因为我的错才会让全部的计画都白费了……」

然而看来智花并没有打算坦率接受我的安慰，只是继续垂头丧气。

啊，够了，真是没有办法。

「……不~并没有白费喔，完全没那回事。」

「耶?」

我摸了摸她的头，这名失意少女则是以不明所以的态度，茫然的抬头看著我。

「至少有一些收获呀。光是能确定竹中蓄意的无视举止中其实『充满破绽』，我们的计画就不是无意义的行动。」

「……充满破绽……吗?」

没错，充满破绽。虽然他被电玩引诱後导致防御出现破绽也是其中一项要素，然而比起这部分更重要的是，该怎么说……他看起来很习惯与真帆相处。当我从旁观察著真帆与竹中之间偶尔会出现的对话，以及互动时，这一点就明确传达了过来。

「我说，那两个人会不会……本来还挺要好的?」

「啊——」

如果只是突然涌现的对立，我认为竹中应该能更妥善应对——那就是对真帆采取毫不留情的彻底拒绝。然而，一定是因为有某种理由，让他无法这么做，无法对真帆彻底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强烈厌觉到，正是这个理由形成了这场全面战争的导火线。

「……是的，听说他们低学年的时候总是玩在一起。再加上纱季，好像以前是好友集团。我曾经从班上同学那边，听说过这种事情。」

智花说出了这个，可以成为我所推论之根据的事实。然而比起那些内容，讲出这些话的智花脸上那异常难过的表情，反而是我现在最在意的事情。

「怎么了?」

我追问著详情，智花则把手掌交叠在胸前。

「…………那个，那时候，我也一起听说了………………他们两人……真帆跟竹中同学之间开始疏远，变得跟陌生人一般冷淡的时期，就是女篮社刚成立的那一阵子。」

智花像是硬挤出一般说出这番话後，立刻又垂下头，避开月光，把表情隐藏了起来。

……也许是自己空口的。

她脑海里的想法，就是这样吧，一定是。

……真是的，再怎么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也该有点分寸。再加上她是个温柔的女孩，所以连不需要的伤害她都主动承受下来了吧?

「好啦。」

「哇……什么?」

我突然用双掌捧住智花的脸颊，当作是对她悲观思考的惩罚，强迫她拾起头来。

「那种事情，根本无关……就算吵架的理由的确跟那件事情有关……但至少你本人，跟他们两人的对立一点关系都没有。」

「…………昴……大哥……」

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的智花，最後终於在表情肌肉还有点僵硬的情况下，对我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我放下心，也回给她一个微笑。

——就在此时。

「啊，找到了、找到了。小智、长谷川先生，关於洗澡的事情我想讨论一——下?」

突然出现的声音让我把脸转向声音的来源，只见纱季正张著大口，呆若木鸡的看著这边。

「……对……对不起!因为太暗了，所以来到附近後我才发现!请不必顾虑我继续!」

接下来，慢慢变得面红耳赤的纱季猛然把身体跟视线都转向旁边，不知道为什么，还当场塞住耳朵。

我搞不懂她这样做的意义，回过头来重新与智花视线相对……才总算理解。

我现在正把手放在智花脸上，抬起她的脸，还彼此互相凝视露出微笑……以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构图就恰似……就很像……N0~~！

「不……不是啦，纱季!我完全没有打算做你想像中的那种事情……!」

我慌慌张张的把手从智花那柔软的脸颊上抽离，开始拚命解释。

「没……没问题的，我没有在听!我有好好把耳朵塞住，也没有做出想偷偷用手机拍下决定性瞬间之类的举动，所以请你放心!啊!真的实在很对不起……我完全不知道小智和长谷川先生两人的关系已经进展到那种程度……!」

不行啊，完全没传达到。应该说，纱季你的内心想法全都泄露出来了啦……

「唔……怎么了?纱季?」

身为另一名当事者的智花，似乎完全无法理解我跟纱季之间的对话，从头到尾都带著诧异表情侧著头站在一旁……这大概是我唯一得救的部分吧?

总而言之，在这之後我为了解开纱季的误会就慌得手忙脚乱，理所当然的，和智花的沟通也只能中断。

就这样，集训的第一天晚上，就在没有太大进展的情况下，只有夜色越来越深。

\*

「好像有点过意不去，没想到这么远。」

「没差，反正我又不是因为你拜托我才来的。」

在误会骚动告一段落之後，纱季向我提出：「洗澡顺序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当然浴室只有一间），而我回答可以让女孩们来决定之後，她们要求让女生先洗澡，我也爽快的答应。

之後，在五人正在洗澡的期间，我丢下：「我去便利商店买个饮料之类。」这句话并打算走出小屋时，竹中却以奇怪的慌张举止表示他也要同行，因此两名男性的夜间散步就这样开始了。

（图062）

「……虽然我没想到，你是真的要去便利商店啦。」

「嗯?」

「没什么。」

是在自言自语吗?算了，也好。

话说回来，到便利商店光单程就要花二十分钟以上，这点可说是超乎预期。让美星姊开车载我时明明觉得是家就在附近的店，用走的才知道比想像中远。载著智花骑脚踏车那次的印象如果还留著，我或许就不会那么乐观，然而很不幸的是记忆几乎没有留下。毕竟那时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极限了，所以会不记得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即使如此，比起完全没有头绪的去程，回程时感受到的时间倒是缩短了不少。因为在黑暗深处中，学校的时钟塔已经朦胧可见，因此沉重的脚步也逐渐轻快了起来。不久之後就能回到学校，回到小屋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想要尽快泡在浴池里慢慢享受并慰劳自己一番。毕竟夜已深，而且我今天也相当劳累。

不过，在那之前。

「……我说竹中啊……真帆她……是个好孩子哦。虽然她偶尔会口不择言……可是她的本性，是个非常坦率的好孩子。」

现在应该是不会再碰上的机会，来试著，稍微深入一点吧。

「……听你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好像很了解她。」

我这种一副通晓一切的态度，让身旁的竹中表露出毫不掩饰的厌恶感……这正是我的目的。

刚刚那是，蓄意表现出来的惹人厌举止。为了从感情的动摇中，引出竹中的真心话。

「你跟真帆，已经认识很久了吗?」

「从一年级开始一直都在同一班，跟你这家伙的认识程度可不一样。」

就像是在反击一般，故意加强傲慢态度的竹中洋洋得意的说道……有点可爱。

果然，他们原来感情很好。如同智花所说，也跟连我都能察觉到的推测一致。

「那，你应该懂吧，比我这家伙更懂。就算讲得有点太过火了，我认为真帆她也并不是，基於恶意才那样做的。」

「……不对。」

「哪里不对。我说啊，你就原谅她吧?不论是谁都有讲错话的时候吧……而且啊，像这种时候，就算不是自己的错，好像也该由男生这边退让喔。」

这虽然是从母亲那边听来的理论啦。

「为什么没有错还得退让啊?根本不合理。」

「也对啦。」

糟了，我忍不住同意了他的观点。把自己无法接受的言论拿来说服别人，当然不可能让对方接受。

「白痴喔?你到底想表达什么?而且我的『不对』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才不是因为被她说了什么，所以才在发脾气。只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原谅而已……在那家伙打篮球的这件事情上。」

「………………………………这话是什么；嗯嗯啊?」

这种话，才叫做自以为是的言论。

别开玩笑了!那是个人自由吧!想打篮球的人就可以去打篮球；不管是什么时候，还是什么人。想要妨碍这种行为，或是不承认资格之类的……

如果是那种事情的话，确实是我该认真插手管的问题。

「为什么针对真帆?你可以承认女篮社，但是却不认同真帆。那样，很奇怪吧?」

然而我压抑著没让怒火开始燃烧，只是平静的发问。

要是在这边一股脑把我的激情往他身上灌注，导致两人大吵一阵後各奔东西的话，那我实在没脸去面对。

面对美星姊?不对，是面对真帆。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会说那种话。」

竹中提高步行速度，敷衍我的质问後试图走到前方。

「等等!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让我知道啊!没错，我是不懂!竹中，你说的事情，我全部都听不懂!」

我抓住他的肩膀阻止他前进，同时产生後悔的念头。糟糕，语气有点太冲动了……当这份反省开始浸透到全身时，几乎在同一时刻，竹中用力甩开了我的手，大叫道：

「会放弃啊!反正!那家伙又会真帆她会放弃!」

「……咦?」

这是竭尽全力的怒吼。我被这声怒吼吓住，而另一方面，在意料外的情况下把真心话泄露出来的行为似乎让竹中觉得很丢脸，他猛然把视线从我身上栘开，两人间的时间也跟著静止了。

「……哼!」

终於，竹中默默转身，一个人往前走去。

「喂……喂!你等等!」

我赶忙追上走在他的旁边，然而这个刺婿头装出一脸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只顾著前进。

我想问的问题堆得如小山一般高。

可是，现在先保持沉默。我在内心祈祷少年会主动再次开口，并与他一起继续前进。

风吹往围绕在四周的田地，幼苗轻轻晃动，随即又沉静了下来。

「…………你啊…………觉得怎样?」

而我的祈祷，传达到上天了。也许是因为曾发泄过一次所以心情轻松了下来，也或许是因为他已放弃继续压抑自己的想法。竹中以听起来像是已经疲劳得全身无力的语调，再次开口说话。

「怎样……是指对什么?」

我则沉稳的回应著他。接下来就交给他吧，按照他的节奏。

我抬头一看，月亮从云层的缝隙中探出了一点面孔，正窥视著我们。

「我是说，真帆的事情。你敦她打篮球後，感想如何?」

「…………这个嘛，她领悟得很快。」

我老实说出感想。虽然纱季也是学得很快的那一型，然而真帆却拥有比她更夸张的成长速度。即使还不成熟，但是一个小学女生，居然可以在短短的一星期中，就把单手投篮熟练到一定的程度。

「……从以前就是那样，不管什么都可以马上变厉害，那家伙……然後，马上就会厌烦。」

「……咦?」

「不管是吊单杠转圈，还是花式跳绳……真帆总是比任何人都先学会。当然我会觉得很不甘心，觉得怎么能输所以拚命练习，虽然比她晚，但我也能做得到。

……可是，等我以『你看~我也不输给你哦!』这样的心态想要展示成果给她看的时候，那家伙早就失去了兴趣。只要能成功一次她就会满足，根本连持续下去的念头都不会产生。她会做出『是~吗，比起那种事情，来玩躲猫猫吧?』这类的回应，总是那样。」

啊……我终於懂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不管是视若无睹的行为，还是努力不去理睬对方的行为。

——这一些，如果对象不是那种无论你愿不愿意都会碰上的人物，根本无法成立。

「……如果是单杠或跳绳之类的就算了。我顶多会觉得，真是个拿她没办法的家伙……可是，如果她对篮球做出同样的事情，我可无法忍受……我啊，喜欢篮球，最喜欢篮球了。如果她不把篮球当一回事，我就再也不会原谅她。可是结果呢，我早就知道迟早会变成那样。所以在她让我觉得不舒服之前，我就先跟她绝交。

的确，那家伙学什么都能很快学会，也觉得那些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吧，像她也说过篮球很简单。可是，其实她还差多了。只不过是射篮能够投进，凭什么讲那种好像已经精通了的发言?真帆目前所在的位置，顶多还只是入口而已。

……明明是那样，反正她又会放弃。就像以前那样，很快就会在根本不懂篮球的情况下，在认定篮球是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运动的情况下。她又要再次让我吃下败仗，然後不给我雪耻的机会。什么都好，偏偏挑上篮球……!挑上我最重要的篮球……!」

的确，导火线是口头上的争执。造成冲突的起火点一定是真帆那不知分寸的发言吧。

然而，事情的真相却不在那上面。

这孩子无法原谅的对象，并不是真帆的发言本身。

就是因为他无法从正面粉碎真帆的理论，所以不得不选择背对这一切并完全拒绝。就因为他很了解真帆，连我尚未掌握的范围他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才会害怕在刚深入时就遭到背叛，也害怕会在自己最重要的项目被真帆打赢了就跑。

「………………抱歉，讲了一堆钮i聊的抱怨。」

「不………………那个，竹中——」

我呼唤著单方面结束对话的少年之名，接下来却无法继续。

竹中的言论，跟到今天为止我亲眼观察到的事情。我要把哪一边当成真实呢?关於这问题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然而，我还是很不甘心。以现在的我来说，我找不到应该要传达给竹中的话语。

足以让他相信的那种话语。

「……我劝你也不要太深入会比较好，因为你一定会对真帆感到失望的。」

竹中丢下这句话，突然转身走向左边。不知何时我们已经回到了学校的正前方。

虽然正门现在紧紧关闭，然而停车场旁边的小门却还开著，因此晚间可以从那边出入。竹中偏离道路後目前正前往的地方，也就是那里。

少年的背影，慢慢被黑暗吞没。

「……你知道吗?只有在感到期待的时候，才会感到失望。」

我低声对著那朦胧的背影喃喃说道。

\*

追著竹中回到学园校内之後，两人立刻就察觉到那个异常现象。

基本上，根本不可能没有察觉到。因为那是破坏了原本应有的寂静，在夜晚的校舍中以一定的频率出现的噪音——想要没注意到反而比较困难。

再加上。

——现在站在这里的人，是我，还有竹中。

「我说，这是……」

竹中以讶异的语气说道，并把视线转向声音来源。

「总之，去看看吧。」

不管哪条路都和小屋位於相同方向，也没有装作没听到的理由。

而且，我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

所以剩下的只有……「是谁」这一点而已。

「——啊。」

穿过中庭前进之後，走在我前方的竹中在距离音源还有数公尺的距离时，突然停下脚步。

我站到他的身旁，从树木之间看往那方向之後……就了解了一切。

——竹中呆站在原地的理由。

——我的想法并无错误的证明。

——「是谁」这问题的答案。

这一切，都在月光之下揭晓。

「一百~一十~五!」

在那里的是，真帆一个人。可以看到她对著墙壁持续练习射篮的身影。

她把那单独点缀在洋红色墙壁上的白色砖瓦当成想像中的篮框，并藉著柔剑道场旁遥远路灯所散发的光线，持续做著单手射篮的动作。明明应该洗好澡了，但是她却毫不在乎，即使脸上流下了好几条汗水依旧继续著。

我把身子靠在银杏树上，暂时无言的眺望著这一幕。这实在让人欣喜，由於过於欣喜，我甚至觉得眼泪快滴下来了，又死撑著忍住。我继续凝望著真帆的奋斗。

……智花说过的话是真的呢!

她说，为了能以王牌的身分，随时都可以解救队伍的危机。

所以真帆在那之後，针对我唯一教过的跳投，每天都会进行特训——没有社团活动的日子当然不必说，即使是有活动的日子，在回家之後她也会自行练习，而且似乎每天持续不间断。

当智花达成奇迹的那一天，也就是那孩子成功连续投进五十球罚球的那一天。冲好澡之後，智花表现出总算打从心底松了一口气的态度，并以和平常相比足以让人吃惊的多话表现，将真帆等人的近况一一告诉了我。

……「真高兴」这句话，根本完全不足以形容呢。当我亲眼目睹时。

而且是在这种，连篮框都没有的地方。

啊~真是的……如果我去抱住她的话，果然不太妙吧?

我稍微看了一下，旁边的竹中也不再开口说话。他只是一直保持著沉默，彷佛是在揣摩著些什么，不断凝视著真帆的背影。

「——那孩子，不会放弃的。」

我无法继续忍耐，主动打破了沉默。

「……嗯。」

「我啊，比起你来，应该还不怎么了解真帆。不过呢，就因为这样，反而多少有一些事情是我才能看清……你放心竹中。那孩子，真帆她在我认识的时候，已经被篮球这种运动给迷住了。或许看在你眼里她很像是只在玩耍，然而即使那样，我认为真帆一定也有以自己的方式在认真面对。她对打从心底享受篮球这件事情，是认真的，所以她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

……而且那孩子，我认为她是对自己开始做的事情就会好好负起责任的那一型喔，很让人意外吧。自已主动想做的事情，跟跳绳那些在课堂上被要求而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同呢?如果不是那样，她又怎么会那么积极的想要保护女篮社呢?」

「……可是，真帆她总是比我先变厉害，等我追上她的时候，她已经消失了——」

「也许，她总算找到了也说不定?」

「……找到……了?」

「至今为止，她都不知道该把热情放到什么上面，所以很花心。不过，或许，那孩子也终於碰到可以认真投入的对象了。而那个对象，也许就那么凑巧是篮球。跟你……是一样的。说不定只不过是因为慧心本来没有女篮社，所以她比较晚才找到这个答案……吧?」

如果真的是那样，你大概得去谢谢智花吧。

接下来竹中更加迟疑了好一阵子，他犹豫、犹豫，不断犹豫之後：

「……那个，你知道吗?」

最後，低声说道。

「嗯?」

「真帆她呀，到现在还会怕鬼。其实像这种阴暗的地方，她也不喜欢。都已经六年级了，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是喔……」

即使如此，没把每天该进行的自主练习给做完，她还是会不甘心吧。

……这句话，我故意没有说出口。

「……啊，喂!」

竹中突然转身往小屋的方向走去。我出声喊他之後，少年并没有回头，只是停下脚步。

「我，已经要睡了。」

接著他用力搔了搔自己後脑的头发。

虽然我一瞬间有点踌躇，但结果我还是决定就这样目送他离开。我想，他应该还需要一些时间吧。只需要，一点时间。

「我还要继续看一阵子，你要好好洗个澡再去睡哦!还有，这个。」

我接近少年後方，轻轻把从购物袋中拿出来的运动饮料整瓶贴到他的脖子上。

「——哇!快住手!」

「这是你的，拿去吧。」

趁他转过头来时，我把宝符瓶递给了他。竹中以很不爽的表情抬头看了看我，接著一把抢过饮料瓶，再度转身离开。

看著那立刻开始融入黑暗中的背影，我带著微笑低声说道：

「好好烦恼一个晚上吧……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我从树荫底下再多拉开了一些距离，到柔剑道场旁的长椅上坐下，从远方望著真帆。

当我坐下并数到第十七球左右时，我的身後传来有人正轻轻、慢慢的走向这里的感觉。

「——智花。」

在我身旁坐下的少女脸孔进入我的视线之後，我们两人交换了一个笑容。她身上穿著粉红色睡衣，就算现在是春意盎然的季节，似乎也有点冷。

「……已经……睡了吗?」

「是的，日向洗澡洗到一半就完全睡著了，大家帮她换衣服时费了好大的力气。啊哈哈……不过，我只睡了一会儿又马上醒了。之後躺在被窝里想事情时，正好竹中同学回来，所以我开了盏小灯领著他进去小屋内部。回来时往旁边一看，这才发现真帆不见了，於是我就出来外面看看……嘻嘻。」

「……真抱歉。」

「耶?」

「害你睡不著的原因，是我吧?都是因为我，跑去跟你商量……」

「没这回事。我很高兴昴大哥肯找我帮忙……而且，我真的很感谢你。我啊，本来觉得只要能和大家在一起，只要这样我就满足了，现在虽然也是这样想——」

智花顿了一下，以温柔的眼神望著远方的真帆。

「——可是，果然还是会觉得很开心，非常开心。看到朋友在努力打篮球的样子……因为昴大哥愿意来教我们，所以大家都拿出干劲，我也觉得很高兴。真的，非常谢谢你……如果方便的话，以後也请你多多指教……以後也……一直……」

智花腼腆语调的音量越来越小声，最後的部分我几乎没能听清楚。即使如此，我想我还是有确实收下她的心意。

「……我是觉得，真帆她不管如何都会努力……不，不只是真帆，大家也是吧。嗯，我也觉得很高兴喔。因为跟全心奉献在篮球上的大家相遇，所以我也能继续加油。我也对智花，还有对大家……非常感谢……所以，我现在才会坐在这里。哈哈，毕竟集训这种事情，根本不包括在你我的赌注里面呀。」

「昴大哥……嘿嘿。」

两人彼此对望、感到难为情、转开视线的反应，都很巧合的动作一致。

之後，就是一阵沉默。我们只是静静，看著真帆在月光下伸展的雪白手臂，并听著篮球从墙上弹回时发出的震耳声响。就这样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等火烫的脸颊差不多到了退温的时期，我就如此缓缓说道。

「咦?」

「真帆跟竹中，一定会有什么进展的。所以智花，今天晚上你就放心睡吧。」

「太好了。嘻嘻，其实刚才看到竹中同学的表情时，我也有点觉得，是不是会那样呢。」

智花吐了长长一口气之後，对话再度中断。

真帆的投篮还在继续。我想，她差不多总共会投个两百球吧。虽然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努力过头了?

不过，这是那孩子自己选择的数字。所以我决定尊重她，并看到最後一刻。

\*

「……伤脑筋啊。」

在那之後，不知道又过了几分钟。真帆捡起反弹回来的球之後，突然往後一倒，仰躺在草地上。看来规定数字似乎已经达成了。

毕竟此时夜已深了，正当想要前去迎接并慰劳她一番的我……从椅子上起身时。

「……咦?智花?」

我往旁边一看，只见穿著睡衣的少女轻轻闭著眼睛，传到我耳边的则是平稳的呼吸声……原来如此，难怪从刚才开始左半身就传来一阵轻轻的重量。

哎呀哎呀，这下我可不能乱动了。既然如此也没办法，我重新打定主意，打算等真帆回来之後再一起回去。

「……呃，哇~那边也是吗……」

我再次看了看真帆那边，只见时钟塔墙边那个躺成大字形，上衣掀了起来露出肚子的真帆，不知何时也以一定频率，让横隔膜做出连远方观众都看得清的上下起伏运动。

「……真是的，很伤脑筋耶。」

这样不好，她那样满身汗水还露著肚子，如果不早点处理的话可是会感冒的。可是智花之前睡不著也是我的责任，要我把她叫醒也实在於心不忍。

——长谷川昴，在此面临进退维谷的绝境。

「……所以，我试著选了这样的折衷方案……」

却大大失败了。

被逼上绝境的我，首先在不吵醒智花的情况下把她背起，接著前往真帆所在位置。之後我把手臂伸到第二人的膝盖後方与背後并抱起了她，试图同时将两个人运回小屋里。

嗯，这个，简直辛苦到让我想去申请专利，绝对可以当成新的重量训练方法。

虽然说是用背的，但是後方的智花并没有用手脚抱住我，因此为了不让她摔下去，我必须尽可能的往前倾。在这种姿势之下，我就只能单靠手臂肌肉来支撑真帆的身体。就算她还是个娇小的小学女生……但在这种抱法之下还是很重……超出负荷的重。我的两臂已经不断发抖，身後的智花则是摇摇欲坠，明明已经逼近极限，我还是被迫必须以牛步前进。

……呜呼，我好像看见了地狱的大门。

「谁来……救救我……」

我下意识如此哀嚎著。

——紧抱。

什么!是神的慈悲吗?後面的智花突然像是搂住抱枕般，紧紧抓住了我的脖子与腰部……得救了，这样一来，总算还能应付。

「……难道智花，你醒了?」

我低声如此询问，但得到的回应只有沉沉的呼吸声……果然只是偶然的天助吗?

「嗯，总之谢谢了……哈哈，对我来说，智花你呀，可能是幸运的女神呢。」

——紧抱。

我总觉得，智花好像再次把身体贴到了我的身上……不过现在各处的肌肉都已经到了极限，根本不是深入研究这问题的时候。

—交换日记（SNS）05—◆Log Date 5/20◆

「好~紧急会议开始~!

纱季」

「是……是的!

爱莉」

「哦?难得这么积极，这样很好。那么香椎爱莉同学。

纱季」

「嘿嘿嘿，我认为智花是清醒的!

爱莉」

「唔~你有证据吗?

纱季」

「进来时她明明抓得紧紧的，可是等到长谷川先生要把她放到棉被上时，她却马上放手了!

爱莉」

「嗯，你的观察力也逐渐养成了呢，一百分……嘻嘻，那个，毫无疑问是在装睡。没有察觉到的人，大概只有长谷川先生而已。

纱季」

「等……等等!这是抹黑呀!

凑智花」

「哎呀小智，你还真快就有反应呢。明明大家现在都开著静音震动模式呀。

纱季」

「……啊。

凑智花」

「嘿嘿嘿，真好呢智花……不过，如果智花你也是公主抱的话，那就更好了对吧?真让人羡慕啊!真帆~虽然沉睡中的她应该一点记忆都没有吧……也许，有点可惜呢。

爱莉」

「不……不是的!我一开始真的睡著了!只是在途中醒来的时候，昴大哥好像非常认真，所以我想不可以打扰他……而且我……对什么公主抱……也不是特别有……!

凑智花」

「是啦、是啦。下次你直接拜托他看看吧?『请你抱住我吧!』这样!嘻嘻嘻嘻。

纱季」

（图073）

scene.3

隔天早上，当我醒来时，竹中已经不见了。

在二点二五坪的和室里只留下凌乱的寝具，昨晚确实睡在身边的那名少年身影，现在却遍寻不著。

不过。

「……算了，反正不会发生什么严重事件。」

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吧。从他看到真帆投篮那时的感觉来判断，我不认为他会跑回家，况且包包也还丢在那边没动。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并没有特别把这状态当成事件，而是和一个个开始起床的五人一起收拾寝具，并在吃过甜面包和牛奶这种简单的早餐之後，才因为机会难得所以打算稍微进行一下晨问练习，於是我领著所有人前往小学部的体育馆。

「——有够慢!」

结果，却碰上一脸不以为然的竹中出来迎接我们……不对，等等，该感到意外的是我这边才对呀?

郑重其事换上体育服的刺帽头，已经跟昨天的真帆一样满身大汗，他到底是从几点开始进行个人练习到现在啊?

唉，真是一个摆明了不服输的家伙。

「喂!夏阳!你凭什么一副了不起……唔唔!」

一看到竹中的脸，真帆就立刻像是要跳上去咬他般暴怒了起来，而纱季则以绝佳的判断适时捣住了真帆的嘴。还是老样子，真是一对好搭档。

「……早安，竹中。要一起练习吗?」

觉得自己快要露出好笑的我拚命忍耐著，并摆出一个爽朗的微笑（……应该是……大概是）对他如此发问。

「……哼，快点去换衣服啦。」

竹中把脸转开随口回了一句，接著他拿起原本抱在怀中的球，朝著篮框运了几步之後来了个带球上篮……啊，没进，有够逊。

「——呜!等等，站住!我才不接受!用篮球来单挑决胜负吧!夏阳。就在今天，我一定要把你赶出去!」

此时趁机从纱季的束缚下逃脱的真帆冲向竹中，对他丢出挑战书。

竹中自己把被篮框弹开的球抓了下来，这次漂亮的完成了从篮框下方的投篮。接著他慢慢把身子转向真帆，开口说道：

「你这笨蛋，再等一百年啦!」

语毕，他还露出了耀武扬威的笑容。

「你说什么——嗯?」

当真帆正打算跳到他身上并蹲低脚步时，竹中却捡起脚边的球用力丢给了真帆。真帆反射性的接下了那颗球，动作也因此受阻。

「就算用篮球打败现在的你，也会因为太理所当然所以根本不算是分出了胜负。那种事情我可无法认同。所以，如果你打算用篮球来跟我挑战的话，我劝你练得更像样一点之後再来!」

「……咦?」

一瞬间，真帆愣在原地不知该如何反应……但……

「别……别瞧不起人!我可是……等……住手!快放开!」

她立刻就像是要甩开这不对劲的感觉而怒吼了起来，接著就像是想要印证凡事挑战第三次即可成功的俗语一般，准备进入备战状态。然而已经预测到这状况的四人一拥而上，压制住真帆後，众人一边安抚著她，同时把她往更衣室的方向拖了过去。

「冷静一点，现在是练习时间吧?是大家一起打篮球的时间呀!」

最後，就像是把纱季这句话当成暗号，真帆总算停止了挣扎。

「可恶!竹中那家伙!给我记住!我绝对会让他知道，我真正的实力……」

真帆一转身，自己主动往更衣室的内部定去。

「……『现在的你』吗……『等练得更像样一点再来』吗……呵呵。」

在大家都跑去换衣服後，我站到竹中身旁，对著他重复刚才听到的发言。

「……怎样啦!」

「没什么~」

「可恶!真让人火大!」

竹中这个搔著後脑的动作，看起来似乎是他觉得难为情时的反应。

——我说，真帆。你应该已经察觉到了吧?

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很确实的，竹中他开始张开眼睛，开始直接面对真帆的篮球了。

所以一定，还差一点点而已。

接著，等五人回来之後，我们就七个人一起开始练习。

当然，我想训练内容对竹中来说，肯定过於基本。

然而少年却没有抱怨任何一句话，从头到尾都平静的配合大家的步调参加到最後。

对於竹中，真帆虽然好像很不愉快的过於在意他的存在，然而她仍旧忍耐著没有把他硬是从群体中排挤出去。

\*

「……那个，可以占用一点时间吗?」

练习结束，大家开始打扫体育馆。智花正握著拖把清洁地板，我拿著相同装备来到她的旁边，提出想要找她商量的要求。

「是的!什么事呢?」

「嗯，关於等一下的午餐问题……」

「…………啊，请……请放心!这次请安心交给我吧!虽然昨天因为我的失误而发生了那种事情，但是今天我一定……会做出好吃的午餐!虽然应该比不上昴大哥的妈妈啦……」

讲话讲到一半时，智花似乎回想起昨天的事件，满脸通红的用力握住了拖把柄。惨了，我提起话题的方向有点错误……

「啊……啊哈哈，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呢，谢谢你。不过我并不是在说那件事情……我是在想，这次是不是终於可以顺利进行呢?只要想办法让真帆和竹中组在一起，并让他们一起做菜的话，说不定能让情况更往前进展一步?虽然已经改善了不少，但是两人好像都还没有下定决心打算和好。所以我想，如果共同作业可以成为某种契机的话……」

「……啊……嗯，说得也是。现在这样子的话，一定可以。」

智花把视线转向竹中与真帆，不禁莞尔一笑。坐在地板上的两人保持著微妙的距离，也没有在对话，只是各自把脸转开，并埋头於擦球的工作上。

「我知道了，那么我就来想一下菜单吧。嗯，什么比较好呢……」

智花再次把脸转向我之後，就把拖把柄顶在额头上，准备进入长期思考的状态。

「啊~不是，那个已经解决了，要做的料理我已经决定了。只是，虽然是决定了，但因为我不清楚正确的做法，所以想麻烦你协助这一部分。」

适合多人，而且是大家可以和乐融融享受的料理……当我考虑著这些要素时，立刻就联想到了某样食物。

「啊，真了不起，已经决定好了吗?是什么呢?」

「嗯~什锦烧。」

「咦?」

我满有自信的如此宣布，然而智花的反应却——该怎么说?感觉像是有点负面意义的惊讶，让我觉得有点失落。为什么呢?难道那不是外行人能做得出的食物吗?

不对等等……该不会?

「——难道，智花你讨厌什锦烧?」

「不，不是的，我喜欢……我并没有特别讨厌的食物，可是……」

「那么，是成员中哪个人不喜欢吗?」

「不是，我想大家都喜欢。那个，昴大哥，事情不是那样——」

当智花正在解释时……

「——阿昴!我擦完了!回去吧!肚子饿了!」

真帆那个情绪不佳的喊叫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嗯，辛苦了!我这边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你可以先收拾一下准备回去——那，智花，再拜托你当一次主厨啰。」

我边回答真帆，同时将正好抵达终点的拖把连同智花手上的份一起回收。接著为了把拖把收好，一个人往工具问走去。

「昴……昴大哥!啊，真的没问题吗……」

走到途中时，我听到後方传来智花不安的声音。

没问题啦，就算是要用到粉类原料的食物，那种惨剧应该也不会再次发生了。

「……我说……阿昴，你没有作弊吗?」

「……绝对有吧。」

回到小屋之後，我立刻开始著手进行什锦烧的准备工作。一开始是以抽签来决定分组，可喜可贺的是，真帆跟竹中两人一起被任命为负责制作面糊的人员。

「我当然不可能作什么弊啊。这是以抽签公平决定的结果，禁止提出抗议。」

……抱歉啦，也有所谓「善意的谎言」嘛。

「唔……喂!夏阳!赶快来把准备工作做完吧!」

「…………不必你特别吩咐，我也知道啦!」

嗯嗯嗯，这两人都还有点剑拔弩张的感觉呢。

我还以为只差临门一脚而已……看来没那么简单。

……总之，就算乱枪打鸟应该也会蒙中几只……吧?接下来就只能尽量让他们两人一起行动，并等待让他们完全和解的契机产生。

咳!我咳了一声，接著拿起笔记本，把从智花那边现学现卖的料理步骤教给两人。

「好，那就立刻开始吧……呃，那么，首先要先把面粉过筛，还有要准备磨好的山药。那，竹中负责面粉，真帆负责山药，应该可以吧?山药的皮……现在爱莉正在帮忙削好，之後你只要把它磨成泥就好了。」

只有这边暂时会个别作业，但这也没有办法，毕竟重头戏是搅拌部分。

关於工作内容，两人似乎做哪边都可以，也没有特别表现出不满。因此我就按照之前吩咐的工作分配，让他们开始下厨。好了，这下我暂时可以卸下职务了。因为我抽中的工作是「洗碗」，因此在准备过程中无事可做。好，既然如此我就趁著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吧。

我以这种心情在墙边坐下之後，累积的疲劳产生化学变化，形成了睡魔。

接著，我居然松懈到一瞬间就陷入了意识朦胧的状态——

「是谁?磨出这种山药泥的是谁!」

「——呜!」

突然响起的怒吼，让我猛然惊醒。

然而，比起这种事情，刚才那惊人的气势是怎么回事?虽然我觉得那似乎是纱季的声音?

「是……是我啦，怎么……?」

真帆诧异的举起了手。接著……

「你呀!用这种这么粗的磨泥器来磨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来滑顺度根本完全不够啊!你知道在面糊里加上山药的原因是什么吗?不行，没有磨得更细致一点就完全不行!这下只能再次用研钵来……啊，果然还是算了，反正真帆你也没办法做好吧!那就由我来做，所以你乖乖在旁边看……等等夏阳!你现在是想要惹出什么大祸啊!」

以惊人气势开始四处挑剔的人，果然正是纱季。她的矛头接下来指向了竹中。

「我要把面粉跟高汤……」

狼狈回答的他再次受到纱季的怒斥：

「你不需要做多余的事情!那个高汤，现在正在放凉啊!你就这样直接放进面粉里的话，会因为热度而把一切都搞砸吧……你呀，刚刚是不是正想用目测判断出来的份量来加进去?——你再等一百年吧!你知道那个比例正是面糊最重要的关键吗!

…………够了，已经够了。你们两个，不，小智跟爱莉还有日向也都辛苦了，接下来大家都去坐在位置上等著吧!其他的事前准备也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全部由我负责就好了。」

听到纱季如此宣布之後，五个人完全不做任何反抗，只是神情严肃的来到已经安置在茶桌上的铁板前面，很有规炬的乖乖坐下。

「那……那个，纱季她到底是怎么了?」

我慌慌张张的走到智花身旁，紧贴著她坐下後，悄悄在她耳边问道。

「……啊哈哈，其实纱季她家，正是卖什锦烧的店。昴大哥可能没有听说这件事吧?就是那家叫作『NAGA塚』的店。」

「…………你是说铃兰大道拱廊商店街上的那家?」

「对。」

那不是超有名的店吗?听说价钱合理，店里总是挤满客人。

「所以，纱季她好像从小就常常帮忙店里的事情。之前有一次，大家举办了一场铁板炒面派对，那次也是全部由纱季负责来炒，只让我们帮忙切菜——她说切完菜以後就可以去休息了，所以其他人非常轻松哦，啊哈哈。」

原来如此，她不是锅奉行（注：「锅奉行」是指那种在吃火锅时，主动跳出来主导一切，对各项步骤顺序都规定得非常严格的人物）而是铁板奉行吗……

「……你先告诉我不就好了……」

「真……真对不起，我之前，是有讲过啦……」

这样说来……啊~是有说过呢。完完全全是没有乖乖倾听的我不好。

「不好意思，该道歉的是我。」

「不，那完全没有关系啦!只是，这下作战无法执行了呢，啊哈哈……」

「……是啊，必须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才行呢。」

接下来我和智花一起动著脑筋，并等著纱季把面糊拿过来。在这段期间，真帆与竹中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可能产生进展。

——附注，什锦烧好吃得简直跟奇迹没两样。

看到我们二曰不发只顾著埋头大吃的样子，纱季似乎觉得非常得意。的确，那是个让人忍不住产生好感的模样……

然而不知为何，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连真帆跟竹中都挺直了背脊，自动自发的正襟危坐。看大家这个样子，我总觉得等到全部吃完，紧张感也总算消失之後，恐怕连味道本身也会被我们完全遗忘。

原来如此，这就是「冷酷又绝对的女王统治」吗。

……明天中午，就来吃面线之类的吧。

\*

「……」

在肚子填饱，碗盘也洗好之後，大家都轻松看著电视时……竹中突然一声不吭的站了起来，打算离开小屋。

「……你要去哪里?」

我立刻也站起来追了上去，同时对他搭话。

「还问我去哪里?当然是去社团活动啊……我真正的社团。美星没有跟你说过吗?今天，从一点开始有男篮社的活动。」

是有听说过啦。男子篮球社的活动日是二四六这三天，今天这个星期六也没有例外——在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如此慌张的阻止竹中，这是为了做一个我其实很不情愿的传话动作。

「啊；那个啊，虽然很难启口啦……不过，你不可以去社团活动，今天就休息吧。」

「……啥?」

由於亏欠感，所以我不由得转开了视线。对於此时从我口中讲出的这番话，竹中皱著眉表现出一副彻底无法理解的态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啦。

「就是啊，万一你现在住在这里的事情被抓包的话，会发生很多麻烦事吧?……会被人家说——只有C班，只有女篮社举办集训并进行特别训练，这种行为很好诈，是偏心。你也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进行什么可以称得上是特训的训练，然而也没办法证明这一点。所以啊，只有今天你别去参加社团活动，就待在这里。在男篮社的练习结束之前，连外出也禁止……以上，就是美星老师的吩咐。」

「讲这什么屁话!」

「……思，我全面同意你的论点。不过，看起来你应该已经没有太多可以违抗这命令的筹码了。真是可怜啊……虽然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啦。」

「这种话叫人还听得下去吗?我要走了!」

如此放话完的竹中用力扭著门把……我对著他的背影，虽然遗憾但仍旧继续追击：

「备注，另外，关於从去年到今年，竹中夏阳同学没有拿回家而直接塞进垃圾桶的考卷影本，总共十八张的那档子事情……」

「……呜!」

「——该再次交给夏阳同学本人呢，或者是要在家庭访问时，直接由我篁美星来送到他母亲手上呢?究竟该采用哪一种方案，我现在非常的烦恼——以上，啊哈哈。」

……真的是，如果要讲到趁人之危的手段，可说是无人能出其右啊。

那家伙明明说过不想要严厉指责学生，但是恐吓就没关系吗?这是哪门子的基准?

算了，关於这件事情应该是把考卷丢掉的竹中自己不好，不过这也应该是美星姊想让他尽量跟女篮社一起共同度过而使出的幌子吧?再怎么说，既然我已经轧了一脚，那我也是同罪吧。不是能够指责美星姊的立场。

「………………可恶!」

在短暂的沉默之後，竹中把刚套上的运动鞋给甩了下来，跨著大步穿过地板房，一个人冲进了和室里。

抱歉，现在只能在心里这样说。我当然觉得有愧，然而目前已经不能再浪费任何一分一秒。偏心之类的问题虽然和我没有关系，然而为了突破现状，竹中要是离开这里对我也很困扰。

「……好!大家去玩吧!」

此时，就像是在表示至今为止的事件都跟她毫无关系一般，真帆以天真无邪的声音，若无其事的这样宣告并站了起来。

「喂!现在不是做那种事——」

「嗯，你们去吧。」

「……咦?」

在纱季的劝戒发言完全讲完之前，我先回给真帆一个微笑。

「可是，长谷川先生……」

「没关系，从现在开始到黄昏为止，就当成自由时间吧。在吃晚餐前，如果情况允许我想要再练习一次，所以你们只要在那之前回来，其他时间随你们怎么应用都可以。」

我保持著笑容如此回答她之後，纱季依然表现出有点困惑的样子……最後……

「我明白了，那我们走了。」

她眯了眯那藏在眼镜後方的双眼，缓缓行了一礼……

嗯，总之，先来试著多刺激一下竹中的内心吧。

真帆那边，一定没有问题。虽然我跟她认识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然而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若是竹中表现出真心想要互相退让理解的态度，那孩子一定愿意接受，我能够这样相信她。

「好啦，传球。」

「——哇!」

我一打开拉门，立刻对著那个把手肘撑在窗缘上，带著怒气的背影投出了一个高吊传球。回过身来的竹中虽然一瞬间呆掉，然而他的运动机能在球到达之前就已经迅速恢复，并用一只右手就把那触感熟悉的暗橘色球体给接了下来。

「好啦，传球。」

我对著这名以质疑态度拿著球发呆的少年，讲出跟先前内容相同但意义却相反的发言。

「……什么嘛，这个。」

虽然嘴里这样说，竹中还是把一个带有厌烦情绪的旋转球丢回给我。

「来练习吧……就算是我小小的……补偿吧。」

我以率直的态度再次将球传给少年。

「这种……算得上练习吗……」

虽然口中抱怨不停，然而球还是会回传。

「算呀，就算只是一直无趣的接触著球……而且只要像这样坐下来，上半身的姿势就能保持安定，也可以加强控制性。」

趁著我从传球者回复到接球者身分的这段期问里，我在杨杨米上盘腿坐了下来。

「…………」

接下来，在来回五次之後，竹中也坐了下来，我们就各坐在房间的两端面对著面。

「……………………那些一家伙呢?」

竹中打破暂时的沉默，压著声音发问。我已经没在计算传球的次数了，所以不知道是第几轮的传球。

「去玩了。」

「……也太贼了吧?」

哈哈哈……我能理解你想说这种话的心情啦。

「你呀，回来的时候很危险嘛。要在不被人发现，也不被人怀疑的情况下回到这里，应该满辛苦吧?」

「……啧!」

「——喔!」

竹中在愤怒之下投出的球，远超过肩膀宽度以内的路线。我赶忙挺直腰杆，再加上右手手臂，总算把不够的距离补足。

「你啊~要是把设备弄坏，可不知道会受到美星姊使出什么样的迫害呢!小心点吧。」

我稍微发了点脾气，同时无意识的靠著手腕的转动，在球体上施加一股强大的横向回转力，把球顶在自己的指尖上转著玩。

「……啊。」

「嗯?」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竹中一脸苦闷的把视线转开了。

「……怎么了?」

「…………我说，你……那个的方法……」

「那个?你指转球?」

「……就是转球。你有把转球的方法，告诉真帆吗?」

「啊?……………………啊~我好像……算是教过她，又好像不算。」

好像之前有一次，我转著球解闷时真帆有跑过来，还一直吵著什么「再让我看一次!」之类的话?不过，那时候还在男女对抗赛之前，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这些，所以我并没有告诉她诀窍。只是，在她眼前示范了好几次而已。

「……那家伙，会转球哦。居然可以成功……」

「咦!真的吗?」

我相当吃惊，正常来说在掌握诀窍之前需要花费满长的时间，况且以小学女生的肌肉力量来看，除非转得相当俐落，否则就会因为劲道不足而掉下来才对呀。

「我只是稍微让她看过而已耶……真的吸收得很快，有一套。」

我打从心底佩服的如此说完後，变得更加不高兴的竹中就愤愤的丢下一句：

「可恶!不公平……」

……嗯~是啦，也对。因为真帆的成长速度快得异常，所以我能体会他说出这种话的心情。不过……

「喂~你看过昨天那一幕之後，还要讲那种话吗?」

我觉得这种消极的作风一点都不适合这孩子，所以我打算试著稍微刺激他一下。

「……咦?」

「大家都有在努力呀，不管是真帆还是智花。什么都没做就可以变厉害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於这世上。真帆她一定只是，在努力的方式上特别抓得到诀窍而已……并不是可以在比别人更轻松的状况下就变厉害……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就是对真帆的侮辱。」

「……」

我不带感情的这样说完，竹中就稍微低下头，闭上了嘴。

接下来两人都暂时不再说话，只是继续重复著传球接球。

「…………嗯?怎么了?」

球的一来一往突然停止了。竹中凝视著抱在手中的篮球，停止了把球交到我手上的动作。

「……那个……啊………………关於手指转球的事情……」

之後，他把视线朝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同时断断续续的喃喃说道。

「嗯?」

「你也软教我吧，诀窍。我自己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没办法做好。去问老师的话，大概会叫我不要做多余的事情而不肯教我吧。」

「哈哈……好呀。」

……就是要这样才对!

我站了起来，走向竹中旁边。

然而在途中……我就改变了主意。

「啊~不过，转球这种事情随时都可以学，就算是晚上也可以练习吧……比起这个，现在要不要去外面?如果是宽阔的地方，那我可以教你一些更实用的东西。」

既然是我主动刺激他的，也不知怎么，我变得很想多管一些闲事。

我啊~本来就不讨厌这孩子……该怎么说，因为他跟我是非常相像的同类。

像真帆那样有些笨拙的部分，其实也跟我一样。

「……你不是说，我禁止外出吗?」

虽然用疑问句来作为回答，但竹中却藏不住内心那份期待的情绪。

「嗯~重点是不要被男篮社的成员们逮住就没问题了吧?那么，我想应该只要不接近体育馆附近就好了……如何?」

原本就没有必要，对美星姊的主张一字不差的完全遵守。

「………………离开学校走十分钟左右的地方有个公园，就去那边吧。」

正当我等著竹中的反应时，他已经充满干劲的站了起来。在对我说话的同时直接把我丢下，拉开纸门後也没关上，就这样冲到玄关，一脚塞进了丢在那里的运动鞋里。

嗯，果然我呀，不讨厌他。

—交换日记（SNS）06—◆Log Date 5/21◆

「找到了!这样一定没问题!这次终於没问题!爱莉你们怎么样了?

小帆帆」

「嗯……嗯!基本上，指定的东西全部买到了。

爱莉」

「还买了，巧克力。

日向」

「做得很好!巧克力也很好!那么五分钟後集~合~!

小帆帆」

「去便利商店那组怎么可能五分钟就回得来呀!笨蛋!真是的，一个人这么充满干劲……

纱季」

「我这边的扫除工作也结束啰!嘻嘻，已经连一颗小石头都不会存在，所以请放心!

凑智花」

「啊~本来还想说怎么这么安静的在做事，原来我身边还有另一个吗?干劲十足的人……

嘻嘻，真拿你们没办法呀。

纱季」

\*

「擅自拿出来真的没有关系吗……」

「没关系吧，反正我们又不是要偷走，而且我还故意选了个破旧的球。」

在前往学校外面之前，我们避开他人耳目偷偷潜入小学部区域，从操场旁边的仓库中借走了一个外面用的球。话虽如此，反正今天是星期六，并不需要特别躲躲藏藏就轻易的到达了仓库。虽然前方有棒球队正在练习，然而棒球场与仓库之间的距离还算挺遥远的，所以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障碍。

咚、咚……绿色的多用途球在竹中的手里弹跳著，我则在他的後方拉开一点距离茫然的看著这一幕。两人就这样在穿越田园的单一道路上前进。

「我说，真的有公园吗?这附近。」

我转头看了一下四周，映入眼帘的尽是田地与疏疏落落的民宅，还有右手边那片向外延伸的山林而已。

「那边，有间神社吧?就在那旁边。虽然从这边会被森林挡住所以看不到，不过那公园还满大的。」

这样回答的竹中所指出的地点是山林与平地的交界附近，仔细一看，那里的确有座鸟居。

「是吗?原来如此…………那么要做什么练习?那边不可能有篮框吧?不管怎么说，选择似乎不太多啦。」

我抬头看了看没能把阳光完全遮蔽的高层云，并对竹中提问。希望千万不要下雨。

「……全部。」

「啥?」

「你之前，教过凑的全部内容……也都教我吧。」

哈哈，这次换成智花了吗?

「真是个忙碌的家伙。」

「……忙?」

「……不，没什么。」

在这里把真帆也扯进来不是个好主意……更不必说日向妹妹了。

不过算了，我能理解啦。这家伙对智花抱持的情感，一定有著比对真帆的情感更直接，而且是属於那种不知该如何应对的部分。毕竟这孩子，看起来也是个不服输的家伙。

嗯，再加上他喜欢的女孩是那个看起来很有女孩味的日向妹妹这一点，这就更……

「真是个浅显易懂的家伙。」

「……你从刚刚开始是在挑衅吗?」

「早……岂敢!」

糟糕，不小心又说溜了嘴。

「总……总之我知道了。那么，也许正好。目前我直接对智花提出建议的地方，大多是在运球方面。」

「……哼——就是这里，在这上面。」

竹中一脸不服的样子用鼻子哼了一声後，就在一道从桦木丛间露出的石头阶梯前停下脚步。看来到达目的地了。那个地方是一个高台状的隆起区域，在山脚下形成了另一个非常小的山丘。

「哦~看来比想像中还要宽阔呢。你们学校的学生，常到这里来吗?」

「除非是写生或户外课程，否则很少来。就算要玩，光在学校里面就很够用了——」

率先走上楼梯的竹中，脚步突然和他的发言一起停了下来。

「怎么了?」

「……我失算了，可恶。」

我站到他身旁，往竹中正满脸不爽瞪视的方向一看之後……啊，原来如此。

大家都在，女篮社的成员们都在那里。

「……回去了!结果白跑一趟……是啦!如果体育馆跟操场都不能用的话，不管是谁，当然都会跑来这里。」

看开了的竹中就这样转过身，打算走下阶梯。

我抓住他的手，把他留下。

「……怎样啦?我话可先说在前头，不要想叫我跟她们一起……」

「不一起玩也没关系……看就好了。稍微看一下吧?大家的情况。」

「啥?为什么我要……喂!」

我故意忽略竹中提出的抗议，抓著他的手冲上剩下的楼梯，并把他拉进了溜滑梯的阴影里。接下来我慎重的缩短与五人的距离。

「喂!你呀!」

「安静一点，不然会被她们发现我们躲在这里!」

我实在无法克制我这样做的行为，无论如何我都想让竹中看看。我认为有必要让他知道，现在，真帆等人究竟想要做什么。

正常来说，站在那么远的地方来看，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吧?

然而，我却马上就理解她们在做什么了。

因为以前我跟葵两个人，曾经有打算做出同样行为的经验。

「爱莉!再右边一点!」

「这……这边~?」

「过头了啦!」

骑在爱莉肩膀上的真帆，正非常认真的做出指示。

在离她们有一点距离的地方，有三个人——看来似乎很不安的智花；有点无奈苦笑著的纱季；还有脸上笑容与平常毫无不同的日向妹妹——正在看著这一幕。

真帆的手上高举著一个底部已经被挖空，尺寸偏小的塑胶水桶，正千辛万苦的打算用绳索把这个水桶绑到旁边那棵高耸大树的树干上。她压好水桶时绳索就会松掉，好不容易把绳索绑紧时却换成水桶歪了。虽然身处这种令人心焦的情景，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抱怨，相信终究会成功的五人中的两人不断重复动作，而其他三人则在旁支持鼓舞。

「她们是在……干什么啊……?」

竹中他，茫然的开口问道。我想他恐怕早就已经推论出确实的预测，然而唐突之间他又难以相信那份推测，所以他只是茫然的如此说道。

「她们正在搭篮框啊。正在制造一个，只属於她们自己的篮球场地。」

我抓著他一起缩著身子躲在模仿大象造型的游乐设施下面，一边偷看一边做出回答。我将竹中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化为明确的话语，彻底让他明白。

「…………现在是自由时问吧?那些家伙，明明是来玩的吧?为什么却特地……甚至做出那种鲁莽的行动，就只为了打篮球……」

「因为喜欢……吧?喜欢篮球。」

如果不是喜欢篮球，不会做到那种程度。明明是自由时间，却无论如何都想要打篮球，甚至自己去准备篮框……如果不是相当重度的篮球狂，并不会想出这种行动。

……没错，受到周遭不以为然的对待，大家也逐渐离去，到最後只剩下两个人而已。即使那样，也还是想要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打篮球，所以把垃圾场捡来的篮子挂到了路灯上面，把那东西当成篮框，一直打球打到夕阳西下为止……像这样的点子，如果是基於不上不下的感情，根本连想都不会想到。

「……什么嘛，明明之前对篮球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些家伙，居然还全部看起来都那么高兴……明明都只是些什么都不懂的新手而已……」

竹中以像是在闹别扭的语气这样说著，并依序看著正在奋斗或发出声援的女孩们。他的反应就像是……想要用愤怒来掩饰这种「想认同，却又不甘心认同」的矛盾情感。

「因为她们，凑齐了五个人呀。」

「……咦?」

「如果不到五个人，就无法打篮球。所以如果不是五个人，根本就无从体会篮球的乐趣……我想如果不是那五个人，也不会成功。」

五颗心聚集在一起，才终於开拓出往前的道路吧?一定是这样。

「………………哼。」

竹中咬紧嘴唇，再次凝视著五人。真帆的苦战：爱莉那摇摇晃晃的脚步：不停苦笑的纱季；配合著爱莉拾著真帆的动作，把头摇来晃去的日向妹妹：因为无法帮上忙，而焦急得四处乱跑的智花。他一直注视著。

接下来，终於……就像是总算放松了，竹中耸了耸肩，开口说道：

「……真是的，像那样不管做多久都做不完啦!」

「咦?」

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完全没表现出想躲藏的态度，迅速朝著五人直接定了过去。

「……你们那样，是不行的啦。」

接著他来到大树前方，没好气的说道。

「…………夏阳?」

「哦~是大哥哥跟竹中。」

众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我们身上来了。

「…………哼!你来干嘛!我们现在很忙，所以别来乱!」

然而只有真帆在扫了一眼之後立刻把头转回原位，表现出埋头於努力想把塑胶水桶紧紧扣住的样子。

「喂。」

竹中无视於真帆的逞强行径，他往後指指那棵树，并以表情催促著我。

「……来啰。」

虽然朋友和认识的人常常骂我说不懂得察言观色，不过只有此时我确实看懂了—；竹中他希望我做什么事。

所以我往前走，站到了爱莉的身旁。

接下来我先弯下腰，之後又重新站直。

「……咦?」

我把竹中架在肩膀上，让他并立在真帆旁边。

「你……你要干嘛!」

真帆虽然吃了一惊，还是愤怒的向竹中抗议。

「真帆，你把水桶压住……绳子，由我来负责绑好。」

「……竹中同学……」

身旁的爱莉发出了带著喜悦的声音。虽然我看不到头上少年的脸孔，但是我想，如果我能看到，一定会跟爱莉一样露出笑容吧。

「…………谁……谁要你多管闲事!还不如说事到如今你还想怎样!就算你做这种事情，我也不会原谅你!……快……快道歉!如果你想帮忙的话，就先从道歉开始!」

「是我不好。」

「你还真的道歉啊?」

「故意当作你不存在…………………是我不好。我有点误会了……你的事情。」

……很好，了不起!

因为重心的栘动，让我感觉到竹中正在对真帆深深低头道歉。

「~~~呜……喂!快别这样!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你……你知道自己错了就好!知道就好啦!所……所以夏阳，你快点把头抬起来啦!这样太不像你了!」

结果真帆立刻就面红耳赤，似乎无法正视这一幕般拚命把头甩来甩去……不过，她没有更进一步拒绝竹中了，果然正如我所料。

「……绳子，给我吧。」

竹中好像乖乖照她所说重新拉直身子，并有点尴尬的催促真帆。真帆似乎也词穷了，她只是闭著嘴继续看著旁边，粗鲁的把粗绳丢给了少年。

\*

「好了!」

竹中喊了一声，同时从我的肩上跳了下来。

「……弄好啰，那么再见。」

他背对著已经被紧紧绑在大树上的塑胶水桶，打算直接定出公园。

……唉呀~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真帆，快去。）」

「（咦!才不要!为什么又是我!）」

「（呃，怎么看都是你该去吧，这时候。）」

「哦~竹中要走掉了耶?喂~竹……」

「（日向!不行!现在一定是要由真帆出面。）」

「（哦!为什么?）」

(图090)

「（啊哈哈，因为如果是日向去，就会顺利过头了……吧?）」

「（啊~好啦，真帆，快点给我去!夏阳要走了!）」

「（——好痛!别打我!啊—真是的!我知道了啦!去就行了吧!）」

好啦，该怎么办呢……我还来不及考虑这些问题，旁边马上就偷偷摸摸展开了一场主妇式的八卦会议，最後真帆被当成代表推派了出去。

「夏……夏阳!等等!」

接著她跑了出去，让两条马尾在风中飞扬，前去留住那个正拖著脚步往前走的少年。

「………………什么啦?I屉有什么事吗?」

在秋千前方。被呼唤的竹中爱理不理的回过身来，搔著後脑没好气的回问。

「一……一起来打篮球吧!为了感谢你帮我们搭篮框，就让你加入吧!」

「…………我又不是有那种打算才帮忙的。」

「什么!明明我们好心邀请你，这是怎样!」

……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无法坦率以对的两人对话，让人觉得实在很受不了。

不过，现在就连这种模样也让人感到温馨。

「……好!那今天，我就负责当裁判吧。大家就像之前那样两两分组，猜拳决定队伍吧!」

旁观著这一幕的我对著智花等人使了个眼色，接著大声宣布规则，提供了一点算是聊表心意的协助。

「是……是的!那纱季，来猜拳吧!」

「嘻嘻，0K!」

「那日向就跟我一组!」

「哦~好呀!」

大家也马上理解我的意图，今天并没有发生任何争执，而是立刻开始分组。

「………………你啊，多出来了耶。」

「啰……啰唆啦!」

接下来，只剩下真帆跟竹中。两人明明早就已经明白自己接下来该说的台词究竟是什么，然而却无法率直说出口，只是手足无措的闪避著彼此的视线。

不过，总算……

「……真没办法，看来少一个人……好啦!」

竹中这样说完，没好气的把拳头伸了出来。

「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不就得了……!」

此时真帆也伸出了手。

明明没有任何暗号，然而两人出拳的时机，却在第一拳时就分秒不差完全一致。

「好~!首先就看我华丽的射篮…………喔?」

众人在手工篮框加上歪七扭八的边线的环境下，开始了3对3的对决。

真帆来到固定的斜角四十五度位置，瞄准塑胶水桶把球高高举起之後，竹中立刻就挡到了真帆的前方，阻挡她的行动。

「还是老样子，只能从那边射篮吗?……来吧，有办法就超过我吧!真帆!」

听到对方以嚣张的语气对自己挑衅，真帆只有一瞬间表现出吓了一跳的反应，但马上就咧著嘴露出虎牙对著竹中大吼：

「哼—你总算要承认了吗!我的实力!」

「……没那回事，我只是要让你认清事实而已。这件事就是……你啊，在篮球方面根本还差我差得多了。虽然这种作法有点不成熟，不过如果你以後还打算继续打篮球的话，那也没办法啦。我会狠狠的痛宰你很多次、很多次……只要你还想与我对抗，不管多少次都一样。」

「白痴!听你在瞎扯!」

满脸笑容的真帆做了个切入动作……可是……

「…………咦?」

「…………呜哇。你啊，运球动作真的是有够烂耶!啊!抱歉、抱歉，果然呀，要认真对付你还太早了。」

真帆手上的球轻而易举就被竹中抄走。啊~毕竟，我没教过她那个嘛。

「可……可恶!再再再……再来一次!再从我的运球来抢!」

「喂~!不要那么任性!这次轮到我们攻击吧!」

纱季嘴上虽然斥责著耍赖的真帆，然而脸上却带著相反的温和笑容。

「嘻嘻，没关系的真帆，我马上会帮你报仇!」

「……喂喂，不要太瞧不起人啊，凑!这次我可不会输!我要完美的超过你!」

「竹中!传球!」

「咦?……喔。」

「等等!笨蛋!你在做什么啊!日向是敌队啊!」

「……啊!糟……糟糕了!」

「嘿嘿，竹中同学，你比较想跟日向同一队吧?真抱歉呢。」

「笨……根……根本没有那种事!」

——大家的欢笑声在被树木环绕的公园里回响著。

终於，在这一瞬间。从集训开始到现在，我们七个人——所有人是第一次打从心底笑得这么开心。

在太阳也开始西倾的时候，原本负责当裁判的我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加入了对战，不久之後慢慢就已经没有敌我的分别了。

直到看不见球为止，大家都一起吵吵闹闹。这段只有快乐成分，以练习来说，基本上缺乏效率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

……缺乏效率。的确是如此。

然而我觉得这些孩子们……我们……每逢这种只有快乐的时间时……

似乎也同时，一点一点的逐渐变强。

之後，夜幕降临。

一夥人筋疲力尽的回到小屋之後，茶桌上已经放满了蛋糕以及大量的比萨外送。

（图093）

scene.4

—交换日记（SNS）07—◆Log Date 5/21◆

「找到了吗？

纱季」

「不……你们那边呢?

爱莉」

「因为没办法进入房子里，中学部这边可能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难道是去了学校外面?或是去了小学部那边?可是要去小学部那边必须……

凑智花」

「是去了小学部那边吗……是啦，那孩子根本不怕那种事情嘛。

纱季」

「大……大家先全部集合再说吧!

小帆帆」

「就那样吧。万一对那种事情完全不行的真帆失禁就糟了。

纱季」

「才不会那样呢!笨蛋!

小帆帆」

「……知道了、知道了。总之，嗯，先回小屋一趟吧。说不定长谷川先生也已经回来了。

纱季」

「到底是跑到哪里去了呢?日向……

爱莉」

\*

「……咦?不见了?你说日向妹妹跟竹中?」

在吃完晚餐後，由於饮料的库存已经挂零，所以我一个人跑去采买了一趟又回到小屋。一回来，就被满脸担心冲到我身边的四人如此告知。

「是的……长谷川先生去便利商店之後，也许是因为吃太饱了，大家都有点昏昏沉沉的，大概就是在这期间……」

「我们几个，刚才已经去中学部那边找过一次了。可是，没找到他们……」

「也许是去了外面，或是去了小学部那一边……」

「呜!夏阳那家伙，终於无法继续忍耐而做出诱拐这种事……!」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啦……」

根据那孩子每逢重要时刻就表现出的不中用反应，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不过，再怎么说外面已经是一片黑暗。以两个小孩子要去外面玩的时间来看，未免也太晚了。没有任何必须犹豫的理由，我从口袋中拿出行动电话打给美星姊。

……怎么说，我觉得她好像就待在很近的地方，应该会马上做出对应。

我是这样想啦。

「……可恶，居然不接电话。」

我打了几十次都毫无回应。什么嘛!偏偏挑这种时间!

我挂掉电话，双手环抱在胸前烦恼了一阵子。

「…………………我去找他们，你们，就都待在这里。」

然而能提出的结论除了这个以外，根本不可能还有其他选择。

「——那个，我们也去!」

「不，时间已经很晚了，分散行动会有危险。接下来就由我……」

我试图说服因为紧张而如此提议的智花。

「那么，就大家一起……!对不起，就算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也没办法静静坐著不动。」

看到她以真挚的眼神如此回应，让我改变了主意。

「…………………也对，那麻烦你们了，跟我一起来吧。」

因为我可以理解，她们担心的情绪。

「是这里吗……」

「是的，既然不能走中央大楼，那么要去小学部就只能走这条後面的小路……」

由於时钟塔的正门已经被关闭了，现在无法使用正规的路线前往小学部，所以请走这边——我跟随著大家的引导，沿著中央大楼外围贴著墙往前走去，最後来到建筑物右侧的角落。

我探头看了一下小路深处，在墙壁与围篱之间这条没有经过铺设的杂草路，已经彻底与黑暗同化了，还酝酿出甚至连我这个高中生如果想主张自己完全不觉得恐怖，也可以说是在逞强的诡异气氛。

至於小学生，那就更不必说了。

「……日向妹妹她，真的，通过了这种地方?」

我把内心的疑问直接说出口後……

「一……一定没有走这里啦!我认为我们应该再去中学部那边找一找!」

在额头旁边绑了两支，手上也抓了两支……身上总共装备了四支小手电筒的真帆，满脸惨白的大声主张著……话说回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真帆的打扮比什么都可怕。

「真帆，你乾脆乖乖在小屋里等吧?」

纱季叹著气说道。

「我……我才不要!」

「……总之，那个，长谷川先生。日向她呀，也不知道为什么，完全不怕鬼怪之类的东西。跟某个叫真帆的不一样。」

「我我我我我也不怕呀?」

这完完全全是在说谎。

「……不管怎么样，先前进吧。」

我向大家做了个手势，打开从真帆那里借来的LED型手电筒，照著脚边同时慎重前进。

「……话说回来，真帆。这么多的手电筒，你是从哪里拿来的?」

「是……是我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呀!为了在碰上停电时也不会有问题……」

……就算是那样也未免太多了吧?看来她害怕的程度已经可以挂保证了。

「——嗯?」

当我们慢慢前进到差不多一半路程的时候。

前方不远的地面上。在光线范围内的一角，照出了一个大约有一个拳头大，很明显跟周遭长出的植物不同的白色物体。

「……那个，是什么啊?」

「噫!出……出现了?出现了吗?」

我把讶异直接说出口後，真帆就自己加上一堆妄想，开始一个人大吵大闹了起来。

「你……你冷静一点啦……」

「讨……讨厌啦……」

「……呜!」

也许是被她影响了，恐怖心理逐渐传染到每一个人身上。呃，毕竟这里既阴暗，又潮湿，看起来就像是那种地方，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情况……可是……

——靠近。

——柔软。

——弹性。

——紧贴。

……问题点是，之前的过度反应形成了导火线，首先是真帆，再来是纱季，接著爱莉，最後连智花也……所有人都接二连三的紧抓住我的手臂不放。

不妙，这个状况——造成我的背脊因为其他原因而感到发凉。

「……我……我去确定一下……大家就在这里等我。」

总之，也为了打破现状，所以我决定首先要对那个可疑物体进行调查。我吩咐害怕的真帆等人待在原地等待，一个人靠近那个白色物体伸出手，并把它捡了起来。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揉成一团的纸张之类的东西，不过触感却完全不同。这玩意儿比纸张更加柔软，似乎是个品质相当不错的棉制品。

为了更进一步调查，我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以确保光源，并慎重的把那块布给摊开……

「——噫!」

在我理解那究竟是什么的那个瞬间，我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呀啊!什……什么……」

不行，我说不出口。我怎么能把「这是一条内裤啦」说出口呢?

而且这是上面有著很明显是兔子图案的女性内裤。我居然把它捡起来了!我深深觉得……就在刚才，我跨越了身为人绝不可越过的那条界线!

…………啊，不过这个。

察觉到某个要素的我为了详细观察，把这件东西更靠近光源并得到了确信。

「……绝对没错。」

这是，日向妹妹的内裤。

……呃，因为上面写著名字呀。写著「5—C袴田日向」。

嗯，5—C吗?

「有点年代的东西呢……」

以可能性来说，这玩意儿也有可能是在这一年问掉的……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布料也太乾净了，果然是不久之前——

「昴……昴大哥…………那是什么东西呢……?」

「——哇!」

我一个人偷偷摸摸研究了一阵子之後，不知何时智花已经战战兢兢的靠了过来。

慌乱之下我反射的转过身子，把内裤放到身後藏了起来——不对!一藏就毁了啊!明明我没有任何不良企图，这么一来简直就在表示，自己刚刚是带著不良意图的心态在观察这条内裤呀!

「……………………没什么，只不过是『普通的布条』而已。差……差不多该继续前进了吧，一直待在这里也没有用。」

不行了，已经没办法拿出来了……只能找个机会，悄悄还给本人吧。

可恶!也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尽快找到他们两人!

\*

「……压力有够大。」

从裤子後口袋传来一阵阵的不对劲感，或者该说是存在感?这种不知该怎么形容的感受让我双腿的脚步沉重到不行。

「阿昴!快点!」

跟我相反的，是以如鱼得水般的气势恢复了精神的真帆。这应该是因为我们好不容易从黑暗的小路中离开，来到了熟悉的小学部区域，所以让她松了一口气吧?

我加快脚步，来到原本走在前方的四人旁边之後，开口发问：

「……抱歉、抱歉。那么，首先要从哪里开始找起?你们知道什么可能的地点吗?」

「在学校里，日向常去的地方就是动物小屋了，可是……」

「不……不要啦!那边，晚上去的话不就又是一片黑吗!」

真帆露出很明显的僵硬表情。我想那里一定跟小路差不多，甚至是更诡异的场所吧?很轻易的就可以做出想像，所以我懂她的心情……可是……

「……如果可能性比较高的话，还是去看看比较好吧。」

「呃呃呃呃!不要啦!就算是日向也不会在这种晚上……………………耶?」

「嗯?怎么了真帆?……啊。」

我对著真帆提问之後，立刻就明白了。

往满脸讶异的真帆脸孔面对的方向一看，看到了在校舍之间……

正透出明亮灯光的体育馆。

「不是啦，所以说以你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手来投，就很难丢得到呀!要更像这样，运用膝盖来……」

「哼!你的话好难懂。为什么投篮要用膝盖?不是用手来丢吗?」

「……我当然不是叫你用膝盖丢啦。该怎么说，就是感觉。要更像这样，先用力把脚步踩稳……啊~要怎么解释比较好呀，可恶……」

打开正面大门後看到的景象，让所有人暂时都说不出话来。

虽然这是在前往这里的途中就已经料想到一半的事情，但是实际看到这一幕，造成的惊讶依然是非同小可。

「用力!…………哦—丢到了。我用力之後，球就可以飞很远了。」

「对!就是那种感觉!不要忘记刚才那样，再来一次……」

在内部的篮框下，可以看到一名全力伸展娇小的身躯，一而再再而三的把球朝篮框抛去的少女，还有一名在旁以僵硬的动作进行观察，并对少女提出建议的少年。

日向妹妹正在竹中的传授之下，努力进行著射篮特训。

「哈哈……这真是让人吃惊。」

发自内心的威想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

「日向……嘻嘻。」

「啊—那孩子真是的，让人那么担心。」

大家也都看著同一方向，温柔的微笑著。

我们一大群人呆站著不动，根本没有躲起来的打算，就这样正大光明的进行偷窥行动。

即使如此，日向妹妹和竹中也没有表现出察觉到我们的反应。对现在的两人来说，集中於篮框上似乎就是一切。

投篮数逐渐往上累积。

一次，再一次。

很遗憾的，她投出的球还未能让篮网产生晃动。不过，日向妹妹正以她自己的步调，努力反覆挑战并从各种失败中学习经验，那份干劲深深感染到我身上。

竹中也是——虽然我也没有资格说别人啦——以指导者来说，即使放宽标准他实在也算不上优秀。

然而，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吧。因为那孩子，绝对不会在半途就把这个指导工作给抛下不管。

所以只有限定在针对日向妹妹一个人时，竹中一定能成为绝佳的教练。

……嗯，即使现在是在外面，然而对於日向妹妹没找我帮忙的行为，要说我完全没有产生类似嫉妒的威情，好像也不是事实。

「……哦~?怎么，开始发抖了?」

在投出球之後，日向妹妹揉著自己的双手，似乎感到很不可思议。她的肌肉力量还很弱，所以程度不轻的疲劳应该也开始累积了吧?更何况就算没有练投，她也跟大家一起玩球玩到不久之前才结束。

「稍微，休息一下吧。」

竹中笑了笑，自己率先坐了下来，并催促著日向妹妹……很好。

「哦!休息。」

日向妹妹也以两脚向外弯曲的姿势坐了下来。

「……你有没有带著可以擦汗的东西?如果不擦一下的话，会感冒喔?」

面对正坐在超近距离内与自己面对面的日向妹妹，竹中虽然一脸害羞的把视线从她身上栘开，但还是继续对日向妹妹表达关怀之意。可恶，还满有一套的嘛。

「哦!我应该有带手帕来……怪了?」

「怎么了?」

「手帕，不见了。可能掉了。」

「……哎呀!真是可惜呀。」

「哦!真的很可惜。」

日向妹妹似乎找不到目标物，她把在体育服口袋里乱掏了好一阵的手给拿了出来，然後缩了缩肩膀。

……慢著，手帕?……掉了?……不会吧?

「我很喜欢那条手帕的说~遗憾。」

日向妹妹保持著把脚弯曲的姿势，抬头看著体育馆的天花板。

……不，没问题。你的手帕，肯定没有弄丢……取而代之的是某样东西，大概是日向妹妹误以为是手帕而带出门的那样东西，现在正窝在我的口袋里……!

「……啊，明天去找吧…………一起去。」

「哦~真的?耶~!」

也不知道我内心有多么苦闷，竹中居然开始跟日向妹妹培养出还不错的气氛。可恶!要去妨碍他吗……不，我当然不会做到那种地步啦。

「喂，那算什么。」

我才这样想完，就有一个手下毫不留情的人士挺身而出了。

真帆以参杂著不以为然的情绪叹了口气，打算往体育馆内部前进。

「真……真帆!不行啦!」

爱莉一劝阻她，真帆就一脸凶恶的模样，露出犬齿回头说道：

「我不要，我要去妨碍他们。什么嘛!夏阳那家伙之前拚命捣蛋，到了现在我怎么可以容许他过这种好日子!」

「……好啦、好啦，别闹了真帆。竹中也就算了，可是日向妹妹是自己主动想要努力进行射篮练习，就不要去妨碍她吧。」

在短短的一瞬间，我虽然听到了「乾脆就直接让真帆上吧」这种恶魔的呢喃，不过我还是改变了主意，以教练的身分，决定要尊重日向妹妹的意思。

「……咦~?」

「嘻嘻，真帆，我也想拜托你喔。就守在旁边默默关心日向吧?」

智花似乎很开心的说服著真帆。

……可是，虽说是在旁默默关心……

从来到这里之後，开始集训之後。我呀，怎么觉得自己一直在重复类似偷窥的行动?足我想太多吗……?

「我……我现在也希望真帆你可以不要去打扰他们……」

「好啦，真帆。」

接下来爱莉与纱季也提出劝阻。

「……哼，真没办法。」

最後真帆以听起来很不服气的语调，带著似乎很开心的笑容，终於躲回了大门的阴影後方。

「哦!发抖停止了。好，再来一次。」

过了一会儿之後，日向妹妹做出充满干劲的宣言，同时站了起来。

「…………我说，日向。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竹中虽然跟著她一同起身，却以打从心底觉得不可思议的态度，看著日向妹妹那斗志十足的脸孔。

於是，日向妹妹就像是在表示：这种事情她从来没想过」，以不知所措的混乱模样「唔~~~」的沉吟了好一阵子。

「因为我想要……在一起!」

之後她猛然抬起头来，开心的带著微笑回答。似乎是在传达……「能找出确实表现自己心意的言论实在太好了」的想法。

「一起?」

「哦—如果只有人家很烂，大家一起时就无法开心。所以，我必须加油。」

「…………日向。」

听到这些，女篮社成员的眼中都充满了慈爱之情。

「………………是吗，跟大家一起……吗?」

「哦!所以，请多指教。」

在我们的视线前方，两人再次和篮框展开对峙。

虽然她的射篮的确还不成气候，甚至连能不能勉强构到篮框都还有问题。

但是我却觉得，那样子非常的……美丽。

「……回去吧。今天就让日向妹妹照著她自己的想法行动吧……还有就让竹中稍微出一下锋头吧。」

我转身背对著再度响起运球声的体育馆。

「……说得也对。啊，不过……真的没问题吗?体育馆的钥匙或是电灯之类的……」

「啊，那些没问题啦，绝对。」

「咦?」

对於智花的担忧，我只把头转了回去，一脸平静的回答她。

反正开锁开灯的那个犯人，一定还躲藏在这附近。

不管是比萨也好，还是体育馆也好，很明显的有个在暗地里部署的家伙。日向妹妹跟竹中一定已经跟那家伙见过面了。那么，等於是已经获得了许可吧。

啊~这下我才想到，我一直觉得这间学校的安全防备好像太松散了点。

这可能，是个非常严重的误解吧。

由於真帆会害怕，因此四个人轮流握著她的手回到小屋。

数十分後，面对比大家还晚回来的两人，大家都按照事先讲好的方式，脸上带著贼笑，而且还紧盯著他们不放。

「哦~?」

「……怎……怎样啦?」

大家揶揄著似乎很尴尬红著脸的竹中，同时我们就像是已经将昨天落後的进度给补上了一般，用欢笑来填满整个夜晚。

第二天，就这样结束了。

—成长日记（BRT）—

「这样啊，日向，你找了夏阳教你投篮吗?」

「哦~」

「……可是，为什么找夏阳啊宁拜托阿昴不就好了?」

「对大哥哥，要保密。」

「咦?为什么?」

「人家要偷偷变厉害，让大哥哥称赞我。所以，目前就勉强找竹中帮忙。」

「……呃，勉强吗……啊哈哈，那个，不可以在夏阳面前说出来喔，日向。」

「哦~为什么?」

「……呃，哈哈，等你变成大人以後就会懂。」

「哼~比胸部的话，人家比纱季还要大人哦!』

「制裁!」

「哦哦哦哦哦~?」

「咦？你被人摸这边也没关系?要是我的话马上就会『呀!』的尖叫……」

「人家，这样很舒服哦?」

「啧，进攻地点错误了吗……如果没挑肚子侧面，而是选脚底就……呀!呀啊啊!快……快住手啊!笨蛋真帆!啊呀呀!不要啦!讨厌!」

「嘻嘻嘻，弱点在脚底的是纱季你吧，我搔搔搔。」

「等……等一下啦!真帆，停手吧!你看纱季都哭了……」

「笨蛋!你明明知道我只有那里不行!…………唔唔~我总有一天要找出你的弱点，好好报仇才行!」

「嘿嘿~我根本完全不怕搔痒呀……啊，对了。我说~阿智。阿昴的弱点是哪里?嘻嘻，下次就来虐待他。」

「我……我怎么知道……晤~为什么这种事情，老是要间我啊?」

「那当然是因为~小智对长谷川先生充满兴趣呀—毕竟你平常就会偷偷跑去睡在长谷川先生的床上，或是把他脱下来的衬衫披在自己身上，还有去偷拍入浴镜头什么的……」

「我才没做!我才没有偷拍!」

「嗯，所以其他都有做啰?真不愧是王牌!」

「……好好诈…………居然这样设陷阱给我跳……」

—成长日记（BRT）—

「为什么女孩子们，洗澡都可以洗那么久啊?」

「同意，真是不像样。」

我跟竹中两人并肩泡在浴池里，把长年的疑问喃喃说出口。而且智花在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就像是煮熟的章鱼般全身红通通的……我觉得那一定对身体反而不好吧。

「……话说回来，你也差不多该去把身体洗一洗了吧，很碍眼耶。」

一旁，已经连头发等各处都清洁完毕的竹中对我下令。什么嘛!真是嚣张。

不过，虽然这是个还算不小的浴池，但是两个男人泡在里面挤成一团，的确不是让人觉得舒服的状况。这次我就乖乖听话吧。

「好啦。」

我乾脆的站了起来，把单脚伸到了浴池外侧。

「………………」

不知道为什么，竹中却皱著眉死盯著我的样子。

「嗯?你干嘛这样盯著别人身体?」

「不……我说你，好像……有点稀疏中。」

我脚一滑，摔回浴池里，还差点淹死。

「……咳咳!才不不不稀疏咧!无……无论是哪个人都是这样呀!是说你自己还不是唱起了零之挽歌!」

「你……你讲那什么鬼话!才小学六年级这样很普通吧!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回想看看!」

「……………………嗯。听你这么一说，也对……标准时间应该是国二左右……是吧?」

「不，国二也太晚了吧，绝对太晚。」

「啰……啰唆啦!」

「啥……难道你是国二吗……不对，以这反应来看也有可能是到国三吧?啊……啊哈哈，抱歉呀!我以轻率的心情讲了多余的事情呢……毕竟我没长大人毛，所以还不成熟嘛!」

「怎么连你也讲这种话!」

是说我有呀!真的……有啊……

「……什……什么叫做我『也』啊?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那我差不多要先出去了!」

看到激动的我之後，竹中以有点过意不去的态度，从浴室里冲了出去。

可恶，居然连小学六年级都可以取笑我……真想乾脆去死一死。

\*

「嗯?怪了，你怎么还在?」

「……哇!」

我洗好身子，再回浴池里泡了一下之後，回到更衣室里一看……不知为何竹中正蹲在角落里，只穿著一件四角裤僵在原地动也不动。

「也……也太快了吧你!」

「嗯?因为我不喜欢泡太久啊……怎么了?」

我一对他说话，竹中就把手放到身後像根弹簧般跳了起来，接著他以螃蟹式的脚步，横著走到了自己的衣服前方。

「……你在藏什么啊?」

「什……什么都没有!我根本没有在藏什么东西!」

「…………奇怪的家伙，不赶快穿上衣服会感冒喔?」

「我……我知道啦!」

……虽然很明显的疑点满天飞，不过以一丝不挂的样子对少年展开逼问行为，让我在生理上产生了抗拒，因此我还是先擦乾身体并穿上衣服。结果，我们两个几乎在同时把衣服穿好。

「呼~你洗好啦，阿昴。」

走出更衣室之後，地板房已经铺好了五床棉被，其中一床的上面可以看到不把日光灯当一回事的日向妹妹已经熟睡。

「大家都很想睡了吧?抱歉拖这么久。」

「不，洗太久的其实是我们呀……那么晚安了，长谷川先生，夏阳。」

「嗯，晚安!」

「嗯……喔!」

「……?你怎么了夏阳?莫名其妙的慌张。」

「没……没什么啦!」

竹中撂下这句话之後，就冲进了里面的和室。

「长谷川先生……那家伙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嗯，总之睡觉吧。我也要睡了，大家晚安。」

「是的，晚安。」

「晚……晚安!」

「……怎么了，智花?连你也怪怪的。」

「对……对不起。」

「咦?」

为什么道歉呀?

「嘻嘻，小智正因为回忆而脸红中，所以请原谅她吧。」

也不知道原因，总之男女各有一人的样子不太对劲。

……不过时间真的晚了，等下次再来继续追究吧。

我再次跟大家道晚安之後就回到和室里，在竹中的身旁躺下。

\*

「……好，应该差不多了吧。」

到了深夜，我猛然起身。

接著我静静的爬出被窝，走到正在旁边呼呼大睡的竹中枕头旁边。然後我伸出手拍打少年的脸颊，把他叫醒。

「…………嗯啊?……呜…………干嘛啦……呼啊~」

面对还一脸睡容揉著眼睛的竹中，我直截了当的说道：

「醒了吗?好，那把日向妹妹的内裤拿去还吧。」

「……噢，内裤喔。好啊，走吧………………不对，你为什么知道那……唔唔!」

「（白痴，不要这么大声。）」

「（…………你……你在说什么内裤啊!）」

「（现在才装傻已经太慢了。你刚才捡到了吧?在浴室里。）」

「（我我我……我才不知道!）」

「（不—你捡到了。因为把那东西放在那里的人就是我，所以绝对没错。）」

……两人暂时一语不发的对望了一阵子。

「（…………………………我听不懂，你刚刚那句话的意思。）」

「（你刚才在浴室里捡到的那件写著『5—C袴田日向』的内裤……那个啊，是我偷偷放在更衣室里的东西。因为我认为只要放在那边，明天就会有哪个人发现，并把那东西回收吧。）」

「（………………换句话说，你~嗯嗯是……那本来……是你的东西吗?）」

「（嗯，正是那样没错。）」

在那一瞬间，一记正拳朝著我的正面飞来。

由於这是一个已经被我完全看穿的攻击，因此我用手掌确实挡下他的拳头。

「（你……你这个变态、恶心、萝莉控、混帐!我杀了你!）」

「（你还真敢讲啊!少年!在你把那件东西收下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失去指责我的权利了……!）」

拳头与手掌的较劲还在持续著。

「（呜……!不是的!我才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捡起来看看，因为太震惊而吓呆时你就刚好从浴室里出来，所以我才会为了不要被误解而不由自主的……）」

「（…………你这个混帐!我也……一样啊!）」

我靠著一只手就把少年推去贴墙。

「（……咦?）」

「（……我也没有打算要暂借啊!只是，刚好在把那玩意儿捡起来的时候，智花就跑来跟我说话，逼不得已之下……只好把它藏了起来……!）」

沉默。

在暗夜中，两个男人的眼神都产生了动摇。

「（我……我才不相信……!那种鬼话!）」

「（随你便，不相信也无所谓!但是，竹中!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现在你的手中，握有日向妹妹的内裤这件事情吗?……真的好吗?袴田日向的内裤，就这样收进了你的口袋里!你想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吗?）」

「（……!）」

竹中的膝盖一软，整个人瘫倒在地。

「（…………来，走吧。这就叫做『Everything in it is right placed!只要那样，就能得救。无论是我，还是你!等到顺利把东西还回去之後，就忘了吧，两个人都忘了吧，忘记这令人忌讳的过去!）」

我把手放到他的肩上，帮助这名失意少年站起来。

……这是我跟竹中夏阳，第一次组成共同战线的瞬间。

蹑手蹑脚打开纸门後，从五个并排的被窝里传出的平稳呼吸声，以环绕音效的方式传进了我们的耳中。

一脚踩入房间的那瞬间，一股淡淡的洗发精香味就笼罩了我们的鼻腔。

「（好，上吧。要慎重点!）」

「（可恶，糟透了……）」

目标是设置在地板房里的唯一一个衣物柜。大家都把包包塞在那个柜子里，所以只要放回那里面，肯定就能解决。

我们沿著墙壁，一步又一步，踮起脚跟肃穆的往前进。

幸好棉被都排得比较靠近房间中央，除非走得过於粗心大意，否则不需要担心自己会犯下踩到哪个人身体的这种低级失误。我们两人很轻易的就来到了置物柜的前方。

「（……呼—什么嘛，比想像中轻松多了。）」

竹中以一副已经完全放下心来的样子吐了口气。

「（不要太大意。像这种情况，回去的路程反而比较危险啊!……总之，赶快先把内裤赶快还回去吧。拿出来。）」

「（……）」

「（你舍不得吗?）」

「（……才……才不是!拿……拿去!）」

我从竹中手上接过内裤，并用另一只手放到手把上，打开柜子。

——发生了大雪崩。

「——呜!」

我打开柜子之後，堆在上方的行李就全部滑落到地板上，并发出震耳的声响。仔细一看，那些包括突击步枪还有挂满吊饰的花俏包包，几乎全部都是真帆的东西。为什么塞得这么随便啊!

「……唔嗯?——怎……怎么了!敌袭吗?」

……在我还来不及觉得愤慨之前就大呼小叫跳了起来的人，恐怕是当事者真帆。惨了!

在我慌慌张张开始寻找隐身之处时，就发现竹中正在把自己的身体塞进行李滑出来後所形成的柜子空间里。由於找不到其他可躲藏的地方，所以我也打算跟著爬进去，然而……

「（……咦?）」

他很无情的，把我推了出来。

「（抱歉啦，这只能一个人用……!）」

啥……这家伙太差劲了!然而抗议的表情也是白费力气，置物柜的门被他从内侧关了起来，而骚动正在逐渐往外扩散。

「等……等等，怎么回事?谁……!眼镜……我的眼镜呢?」

「…………………嗯?呼；」

「啊!真是的!什么都看不到!真帆，去开灯!」

「不……不不不必你说我也知道!」

听到纱季这样吩咐，真帆虽然还有点不知所措，仍旧往电灯开关一直线跑去。

不行了……会被抓到!……很多方面都完了。

——不管了，听天由命吧!

「我开!」

……电灯打开了……应该吧?

然而我依然躲在黑暗之中，屏住声息。

「咦?没有其他任何人?」

纱季的声音。

「呼……怎……怎么了?……有蜥蜴先生吗?」

这是爱莉，听起来好像还没清醒。

「呼噜~」

日向妹妹是不是还在睡?

那么，王於剩下的那个人——

「呜!」

正躺在从头盖到脚的棉被里，和突然入侵的我两人四目相对，即将陷入恐慌……吧?

嗯，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一时冲动之下，我躲进了智花的棉被里……

「（抱歉智花!我之後会好好详细解释跟彻底道歉!所以拜托现在让我躲一下……!）」

在仅有些微外部光线透进来的黑暗中，我对著少女双手合掌拚命拜托。当然我自己也非常清楚这行为实在很自我中心，如果她大闹起来我只能乾脆赴死……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

「（你在做什什什什什什什什什么呀!昴大哥!）」

智花虽然陷入慌乱，却学著我把音量先压低了。

「（不是啦!这只是过程出错导致的结果，绝对不是目的…………啊!我现在没办法好好说明但是绝对不是!总之，对不起!我道歉!就是这样!所以拜托，在真帆她们冷静下来之前让我待在这里!）」

「（呜……呜呜呜呜呜……!怎……怎么这样!）」

红著脸的智花眼中已经充满了泪水。

……看到她这个样子，虽然已经太迟了，我还是受到良心的严重苛责。

喂喂……我究竟是惹出了什么事!果然这种行为——

「可恶!什么人居然敢这样吓我!躲到哪里去了?」

「（……呜!）」

怎么可能被原谅——当我正打算步上重生之路时，却被突然靠近的多数脚步声给吓到。在防卫本能的驱使之下，我居然把身子更贴近了智花。啊!真的是太差劲了!

「（对……对不起!很抱歉!智花!真的很对不起!）」

面对在超近距离内快要失神的少女，以及那股简直会让人呛到的牛奶香皂香味，让我陷入了慌乱状态，没有意义的道歉也不断的脱口而出。在封闭空间里弥漫的不道德感夺走了冷静的思考力，我只能合著掌对智花一而再再而三的低头谢罪……明明在这种状况中，很明显的先从棉被里滚出去才是第一要务才对。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太自我中心了!可是对不起!真的很对……咦?）」

「（………………请……冷静一点……动作那么激烈的话，会被真帆她们发现……）」

正当我还在继续疯狂请求智花时，她却突然主动碰了我的手并这样提醒。从她把视线转开，嘴角也在微微颤抖的样子看来，很明显智花也仍然处於惊慌状态。但也许是因为看到我那没出息的慌乱模样而觉得很吃惊吧?比起刚才那段时期，看起来她已经在慢慢恢复理智了。

「（智……花……?）」

「（对於情况我已经大略理解了……那个……昴大哥你来这里……并……并不是打算要做这种事情……吧?是这样……没错吧?）」

「（当……当然了!我可以发誓!我可以保证!我来这里绝对有别的目的!）」

……虽然非常不幸的是，所谓「别的目的」也属於那种绝对不能说漏嘴的事情……

「（……那么，我明白了……我相信……昴大哥说的话。在真帆她们放弃之前，我会让你藏在这里……所以请你务必冷静下来。）」

「（……智……智花!……呜呜，谢谢你!）」

（图110）

啊!凑智花小姐!你真是个优秀的孩子!

……当我就这样含著眼泪开始觉得放心时，我感觉到被窝外侧突然安静了下来，还伴随著空气逐渐紧绷起来的感觉。看来，已清醒的三人正慢慢聚集到同一个地点……我想应该是……置物柜前方吧。

「是这里吧?行李都掉出来了。」

……那当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这是理所当然的结论。

「好!要打开啰!大家武器都准备好了吗?」

「嗯，随时都没问题!」

「……蜥……蜥蜴先生，在这里吗?」

呜!万事皆休吗……不行了，既然把人带来的是我，在嫌疑集中到那家伙身上之前，看来果然只剩下我先自首这条路了!呜呼!再见了我的青春日子!

我吞了一口口水，做好从棉被里跳出去的心理准备……就在下一个瞬间。

「——呀!这是什么啊!」

「呜哇!跑进眼睛里了!」

「什——是我的黄豆粉炸弹?」

三人开始惊慌失措的把地板踩得嘎吱作响。看来竹中似乎把置物柜里捡到的黄豆粉炸弹给爆炸开来?随机应变得好呀!

「（——承蒙照顾了智花!之後再跟你好好谢罪!）」

「（啊……!…………呜呜，我还担心t~心脏会不会炸开……）」

我怎么可能放掉这机会!我合掌对智花道谢了一下之後，连回答也来不及好好听完就冲出被窝，跟著那个正打算打开玄关大门，浑身是粉末的竹中行动。接著我们两个都赤著脚全力往前奔跑，直到中庭的长椅前我们才总算停了下来开始喘气。

「呼……呼……干得好啊，竹中。」

「你这混帐，我还以为我死定了……!……话说回来，这下怎么回去啊?」

「……就只能说我们是去上厕所，等到骚动差不多平息下来以後再回去吧?」

「厕所不就在小屋里面吗!」

「……那么，就说我们突然想要去跑一跑好了。」

「啊?那算什么啊……算了—也不完全算是谎话啦，呵呵。」

「……哈哈。」

两人不由得对笑了一下之後，同时重重的在长椅上坐下。

就这样吹著风，茫然望著月亮一阵子之後。

「……你啊，是怎么想的?」

把两只手架在椅背上瘫坐在椅子里的竹中，突然没头没脑的发问。

「什么东西怎么想?」

「球类大赛的事情……作战之类的。」

「……啊!」

惨了，这样说来，之前，我一直都没有空顾到这部分，所以连个具体方案都没有。

……只是，也好啦。

「我也没特别想什么啦，不过，如果是针对球类大赛，那我就算没有特别做什么，也应该没有关系吧?你呀，也会参加吧?跟真帆……还有大家一起。」

我看著正在仰望夜空的少年脸孔，如此回问。

「……不用这样故意一一确认啦白痴!真是让人火大的家伙。」

这真是个听起来充满不快的回答。哼哼，真是不坦率的家伙呀。

「那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作战吧?会赢吧?就算没有特别做什么也能赢。只要你跟智花两个人都上场。」

「先发队员呢?你打算，把谁抽掉?」

「……嗯。」

对了……听到他提醒後我才想到，这的确是个重要问题。

「……规则是怎么订的?关於中途换人那些。」

「从一开始报名时，就只允许五名成员加上一名可以同时参加其他项目的候补。所以除非有哪个人受伤，否则不能换人。」

哎呀~那完全超出我的预测范围。

「……我啊，比赛当天应该不能参加所以没在管这部分，後面就靠气氛……这样?」

「讲那什么鬼话!集训是你计划的吧，给我乖乖工作呀!」

也是啦……不对，首谋者根本就不是我呀，事实上。不过事到如今再解释大概也没有什么用，而且也很难启口。

「……喂，这是不合理的难题吧!」

即使只是暂时而已，但是这就等於要对某个人宣布她不足以成为战力，说真的这是一件令人很难提起劲的话题。甚至可以说，由於有著明确的答案，所以相比之下，我反而觉得为了让大家和好而四处奔走的事件好处理得多。

「——我说，你跟我订下约定吧……………………别把日向，换下来。」

从身旁响起的沉重语气，让我不知该如何回答。的确，比较目前的能力之後，那也许是最合理的答案。但是竹中会担心这个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因为那家伙，真的很努力。虽然现在还不行，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要给她机会。」

……我了解他的心情，还不如说我也是同样的想法。

只是有一点……

「……要说努力的话，并不是只有日向妹妹很努力而已。如果要拿那一点当理由，那么爱莉、纱季、真帆、还有智花，没有一个人可以替换，我也不想换掉任何一个人。」

「可是，篮球不能让六个人下去打。」

「…………那种事情，我很清楚啦。」

伤脑筋啊，这个。我完全找不到合适的正确解答。

接下来两个人把话都说完後，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时间。

「………………你要去哪里?」

过了一阵子之後，竹中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站直身子。

「我要回去睡觉……我记得……窗户应该没有上锁，和室的窗户。」

「……那真是，做得好………………嗯，那晚安啦。我再过一会儿就会回去，所以窗户就这样别锁上吧。」

「嗯………………那个，明天——」

「咦?」

「…………没事。那~~明天见了。」

「………………哦，明天……见。」

他那个欲言又止的态度当然让我在意，不过今天我决定还是先目送他离开。

等竹中往小屋方向前进，并消失在校舍的阴影里之後，我自然而然的喃喃说道：

「明天……吗?得好好下定决心才行呢……我也只到明天为止。」

试著说出口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带著苦笑叹了口气。

「很遗憾，你的明天好像不会到来喔?」

「——呜!」

然而在下一个瞬问，从我正後方响起的声音，却只是随便轻轻一下，就把这种舒畅的气氛给全部破坏了。

「……美星……姊。」

我全身僵硬，即使想要回过身子也办不到。因为我很清楚，在我做出动作的那一刻……就会遭到猎杀。

「哎呀~居然敢夜袭?你终於当真闹出事情来了啊!昴……真高兴呢，看来在久违之後我终於可以毫无顾虑，也不必手下留情的好好疼爱你一番了……有没有什么遗言呀?」

……即使这么说。

就算我不动，到最後还是会被猎杀啊。

在那之後，在成为所有寝技、绞技、关节技的实验台的同时，我也拚命的尝试著解释一切。在我好不容易把嫌疑洗清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被朝日照得一片灿烂了。

\*

「——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夏阳!」

「也没有什么怎样哪样的吧?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球类大赛时，就靠女篮社去打。」

在睡眠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迎向集训最後一天的早晨。为了进行收尾的练习，大家一起前往体育馆。正当我让大家集合，打算吩咐他们一开始先按照平常那样进行暖身操时……竹中却提出了这样的言论。

「为……为什么啊!」

毫不掩饰惊讶情绪的真帆追问著他。

「夏阳……也就是说你果然还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打篮球吗?」

接下来，是以严厉口气加上落寞表情的纱季开口提问。她虽然打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她的态度却很明显的表现出她是在伪装。

「不是……………虽伏i不是那样……可是。」

「……可是?」

「我觉得这次……交给你们五个，应该也没关系吧。」

竹中似乎无法决定要让视线焦点放在哪个位置上，他看著完全不相关的方向，并搔著後脑袋回答。

「竹中同学……」

智花似乎很过意不去的微微一笑。难道这孩子，早就一个人默默承受著吗?承受著主动退让以便让真帆和竹中得以并肩作战的心理准备，以及这样做将会产生根本性的矛盾进而造成之後的挣扎苦恼。

「——呜!别误会!我不是为了你们才这样做!只是……我只是觉得在旁边观赏应该也不错而已!站在外侧，不只是看你们，还有男篮社的大家!仔细想想，能做这种事情的机会应该也不多。身为队长，我想这种事情应该也相当重要……一定是这样!」

这段语无伦次的解释，让竹中试图掩饰真心的拚命情绪也很明显的透露出来，不过，我想这个论点应该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胡说吧……说不定竹中他，是被同伴意识给束缚住了?透过真帆、日向妹妹……女篮社五个人各自对篮球的热情，他也深深意识到自己同伴的存在，说不定就这样而因此没办法把六年D班的篮球社当成敌人看待了。

「不……不过啊……!这样的话那球类大赛就……」

真帆以还完全无法认同的态度继续追究著。在好不容易和好之後又突然扑了个空，应该让她只能出现困惑的情感反应吧。

对於焦躁不已的真帆，竹中只瞄了一眼就突然抬起嘴角。

「什么啊，你觉得没有我的话你们就赢不了吗?」

就像是在表现出他早就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竹中以夸张的傲慢态度，夸大的狂傲举止，提出了挑衅。

「……咦?」

可能满脑子都充满了要挽留他的事情，即使是如此刻意的言论，真帆还是被问得无言以对。

「……赢给我看看啊，打赢他们，打赢我的队伍。如果你接下来真的有认真打篮球的打算，那就想办法赢给我看吧。反正你们有凑在……如果你能办到，我多少可以稍微认同一下……认同你……认同你们大家。」

「……夏阳。」

「………………………………哼!摆什么架子!……这不是很有趣吗!既然你把话讲成这样，那就让你看看吧!我们的实力!你就给我闪边乖乖的看!」

「哦……你就尽量，让我看吧——喂，那么，事情就是这样啦。」

「……才不是什么就是这样吧!」

竹中看著我不客气的如此报告，而我则是苦笑著提出抗议。

「什么嘛?你不服吗?你果然还是想要叫我参加吗?」

「才不是那样。我是在说，事到如今你也不要再摆出那种见外的态度了。至少在球类大赛结束之前，你都是成员之一。对於你主张比赛要由女篮社的大家下场比赛的这件事情……针对你的决心，我在此表达敬意。不过，我因为把时间都安排到让你跟真帆和好的事情上去，所以根本没有思考作战的时间。这个责任你不扛起来可不行呢。」

就是这样。你的同伴，已经不只是男篮社那些人而已了吧?……不想跟伙伴对战，这点可以原谅。但是，在同伴面前自己一个人偷懒，这点不能原谅。所以……

「责任?你的意思是要我做些什么吗?」

「明天——不，从今天开始到大赛为止的一星期内，你也是教练。我要你每次都参加女篮的练习，并协助大家。」

「——啥?」

「附注，你当然没有拒绝的权利。我会把你当成拉车的马一样不断狂操，你最好先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这是交涉，也许本来该把姿势放得低一点才对。然而，我能肯定，这孩子绝对会接受。

「………………可恶，我知道了!那种蛮不讲理的感觉，跟美星一模一样啊，你!」

「那可是最大等级的侮辱。」

虽然我很想要求他进行谢罪与订正，不过看在感谢的份上，我就忍住这口气吧。

「……嘻嘻，谢谢你呀，夏阳。不过，你不参加任何项目真的没关系吗?其实你也很期待球类大赛吧?不是吗?那个，我一半时间当板凳也可以哦!毕竟除了跟6—D的比赛之外，也有其他比赛……只要在决赛时，交给我们来上场就好了。」

当我脸上的肌肉正在抽动时，纱季介入我们之间，把手放在胸前带著满是慈爱的笑容，如此提案。

「啊~不必啦……就是……那个。就算是我，等到上了国中，一定还是从候补开始吧!为了让自己到时也能好好忍耐，我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培养忍耐力才行呢!哈哈……哈哈哈!」

然而竹中却笑著否定了这个提案。虽然他的藉口实在是烂到有剩，不过却没有人继续追r这一点。

「……其实竹中同学，很温柔呢。真抱歉，以前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个有点可怕的人。」

反倒是爱莉她，讲出了这种有点过於称赞竹中此一说法的发言。由於这孩子本性过於纯真，说不定是那种不小心会踏中地雷的类型。

「——呜!你在说什么嘛笨蛋!比……比起那些事情!」

果然，竹中非常狼狈。本来还以为他正对著爱莉脸红，然而他却使劲的把头转了过来，再次瞪著我说道。

「咦?」

「你啊，就算说要让我做些什么，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多少在想一些对策啊?明明什么都还没决定却叫我帮忙，那种白费力气的事情我可不干!而且我啊，不会把他们的作战泄露出来!那种，像是出卖朋友的事情我办不到!」

混帐~居然为了转移话题硬是把我的疮疤拿出来讲。

……不过，其实关於这部分，我也已经不是完全毫无对策。昨晚半夜，在被美星姊虐待的同时，我察觉到一件事情。仔细想想，这些孩子已经拥有不输给男篮的优点与武器了。关於那件事，我在这次的集训里，又再度确认了一次。

所以我决定了，如果要以女篮五人来夺取胜利的话，在接下来的一星期内，只能不断的针对那部分来精益求精。

「不必担心。虽然说不上完美，不过我已经决定了该做的事情。还有，不要瞧不起人。我以我的自尊发誓，不会问你关於男篮的作战计画。」

「……哼。」

虽然竹中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把脸转开，不过我觉得，从他的表情上似乎可以看到一丝丝的安心。或许是我自作多情啦。

「……………对了，不过果然还是优待一下，特别忠告一句吧。这也是男篮提出的挑战书。——喂，凑!」

「耶?」

突然被点到名，智花以讶异的表情看向竹中。

「你啊，这次会尝到苦头哦。因为上一次没办法阻挡你，那些家伙都非~常不甘心……就跟我一样。所以这次为了要彻底压制住你，最近他们一直拚命在做两人包夹的特训。跟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嗯……嗯!」

智花看到竹中那傲慢的笑容，也收敛起表情……喂喂喂，这优待会不会太过头了啊?

「谢谢啦，竹中。」

「……不必。我说过啦，只是忠告。如果想要光依赖凑一个人，根本赢不了6—C。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一点。」

「……我会铭记在心。」

不过，反正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有那样做的打算。其实竹中也正是因为已经依稀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基於提醒的意思来讲出这番话吧。

「好~那么赶快……不对，是总算开始吧！6—C篮球社的真正集训。」

我催促著大家，让他们进入场地里。

「……真是的~这下万一输球，就没有比这种事更见不得人的情况吧!……必须认真来加油才行了呢!」

纱季把脸上的无奈笑容逐渐转换成精悍的表情，并表示了决心。仔细一看不只是她，每一个人都笼罩在黎明，笼罩在朝日之中。在他们的眼中，都散发著强烈的光辉。

於是，在这一天，三天两夜的激烈变化拉下了终幕。

而为期一周的剧烈争斗，则正式展开了。

（图118）

scene.5

【星期一】

终於，从这一天开始，6—C篮球社朝著「球类大赛优胜」这个目标，正式开始行动。

在昨天进行的作战会议里决定的特训内容，大略来说可分为两种。其一是进行全体练习，另一个则是跟上回的对抗赛相同，把队伍分成A、B两组，个别进行练习。

只是组合与以前不同，是采用：

《A组：智花、纱季、爱莉》

《B组：真帆、日向妹妹》

这样的分组。

——而B组的指导，我完全交给到大赛为止的临时教练——竹中夏阳来负责。

当然，如果要说我对於这种作法完全没有感到不安，那就是在说谎。老实说，我内心充满了想要亲自照顾所有人的干劲。然而这次，我还是决定压抑住焦急的心情，并彻底执行藉由分担作业来达到有效率的作战。我相信身为队伍一分子的竹中，试著把那两人的事情委托给他负责。

-……只是，话虽如此。

「怎么样，还可以吗?」

如果坚持完全不插手也未免显得太过刻意，像这样找个机会来瞧瞧情形的行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当然现在A组是在休息中，所以我并没有疏於照料自己的管辖范围，嗯。

「哦!你好啊~阿昴!好久不见!」

我来到真帆身旁，而她并没有停下练习的动作，直接很开心的回应我。

「哈哈，什么好久不见。分组之後才过了不到一小时耶……不过真帆，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努力到现在，中间都没有休息吧?」

「当然啰!因为我不能继续让6—D的家伙们嚣张下去呀!」

啊~说得也是，那才是原因吧?以她们的直接纷争来看，我是置身事外之人，所以一不小心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不过算了，到头来这些细节其实也无所谓。只要大家是真心想要挑战认真的比赛，光是这样，就足以让我产生「绝对不想让她们输」这样的念头。

「是吗……不过，绝对不可以太勉强自己哦。如果累了，就要乖乖休息，知道吗?」

「知道了!不过我还完全没问题!」

我就知道她会这样说。不过算了，看起来真帆也不像在逞强，所以闲事就管到这里吧。

……目前比起这个……

「话说回来，日向妹妹呢?」

首先必须查清楚这个问题。四处张望之後，我还是没看到她的身影。

「咦?不见了?我记得刚才她说要休息一下，所以坐在舞台那边呀?」

「——日向她是去喝水了啦，大概十分钟前去的。」

竹中从旁补充的发言，让我不由得感到有些介意。

十分钟……吗?也许只是顺便去上厕所，还不是需要担心的情况，可是……

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的却是……那场男女对抗赛之前的特训。

躺在爱莉膝盖上时，日向妹妹的那个虚弱微笑。

……希望她不要发生什么在途中昏倒之类的意外。

结果，我还是无法忍耐。

我一个人来到外面，走向位於体育馆和操场中央的饮水处。

没多久之後，我就来到那些并排的水龙头前方，然而很不凑巧的是，那里却见不到日向妹妹的身影。

果然她是顺便去洗手间了吗……我边这样思索著，并把视线从饮水处往右边移动。当我把目光放到隔壁那块设置了单杠与云梯设施的广场时……

「呜哇!」

由於看到了过於奇妙的景象，让我不由自主的发出叫声。

日向妹妹正伸直两手，悬挂在五个并排的单杠中最低的那一个上面。

不，「悬挂」这讲法并不正确。因为日向妹妹的双脚还是好好的踩在地面上。

「她……她是在做什么啊……?」

我以不会被她听到的音量，直接说出心中的疑问。

那名娇小少女正背对著这里，让身体做出斜躺的姿势并紧抓著铁杠不放，而且她就像是蝉脱下来的空壳一般，保持著那个姿势一动也不动。

「——啊。」

然而，正当我想要叫她且往前踏了好几步之後，我了解到她的目的。

「一动也不动」这个看法，似乎也是个错误。

其实日向妹妹有在动作。她一直在轻微的，像是在发抖般的震动著。

……这样啊，也就是说这其实是——

斜身引体向上的动作。

——这是日向妹妹个人的重量训练方式。

这一定是了解到自己腕力不足的少女，在全力想尽了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之後，为了克服弱点而导出的结论。

「……咪~」

日向妹妹突然发出了小小的叫声。即使如此，她的身体还是完全没有向上抬高的迹象。或许对她来说，做这个运动还太勉强了。

况且再怎么说，比赛在一星期後就要举行。就算她从现在开始锻链肌肉，这时间也短得不足以获得成果。

可是。

「（……加油啊!）」

我回过身，只以嘴唇动作来表达了这句话之後，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毕竟，那是日向妹妹自己思考後得出的结果。

既然如此，那就是正确答案。

就算再怎么高明的专家都主张这行为有多么缺乏建设性，我也会独排众议颁个奖章给她。

所以，加油吧，日向妹妹。

当我走在前往体育馆的回程途中，我也自然而然的握紧了自己的双拳。

【星期二】

「好!就是那样!真了不起，已经来到能控制得不错的地步了!」

「不!还不够好!请再进行一轮吧!」

「不行，今天就这样结束吧。毕竟再过不久就要吃早餐了，而且如果练习太多次也会造成手腕的负担。」

「可是!」

「智花，我说过了吧?过度练习会产生反效果，好好照顾身体也是重要的任务。」

「……呜!是的……」

我稍微提早结束与智花一起进行的晨间练习，和她并肩在长椅上坐下，享受著早晨的阳光。

之所以没有马上开始进行冲澡顺序的互相礼让，也许是因为彼此都累积了很多想说的话。

「……真糟糕啊，我。」

唐突的，智花用手掌包住了自己的脸颊，然後叹了一口气。

「咦?为什么?感觉不是很不错吗?只要再稍微练习一下，就算是在实战上也能使用。」

顺便说明一下，从昨天开始，我就让智花开始著手练习一个小小的新技巧。虽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技巧，不过看她这个进度，在星期日的比赛中应该能大大发挥功用吧。

「……嘿嘿，谢谢。不过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点後悔……我觉得自己呀，至今为止真的满脑子里都是怎么靠自己来超越对方防守球员的念头……如果，我有做更多能对大家有帮助的练习，那就好了。」

「啊哈哈，你感受到身为控球後卫的乐趣了吗?」

因为，果然还是没有其他人能担任这位置，所以我这次也不得不把掌控全局的大任，交到原本是个天生前卫的智花手上。对於这一点，我是觉得有些内疚。

不过，这些是不是多余的担心呢?

「……我也不知道。只是现在，我想要为了大家，拚命去努力我所能办到的事情。为了让真帆、纱季、爱莉、还有日向她们能快乐打篮球，如果我能多少帮上一点忙的话……那就是……会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

智花说完後，抬头看著篮框。

「……原来如此。」

过去，也许就是这份简直可以说是笨拙的专注热情，反而让这孩子本身受了伤害。

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对於那个让智花可以保持自我并和大家共享笑容的场所，也产生了想要尽心维护的想法。

毕竟，就是因为被那份专注热情所拯救，才有现在的我。

「好，那么我就不讲什么……『麻烦你』之类的话了!我不再低头拜托，而是要摆出教练架子抬头挺胸……虽然事到如今好像有点太晚，不过我在此正式任命……凑智花同学，你这次，也要以司令塔的身分，负责担任大家的辅佐工作!」

我以像是开玩笑的口气如此宣布。

「嘻嘻……是的!教练!」

智花也笑著对我做出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手势。

【星期三】

「咦?从现在开始吗?」

「很抱歉突然提出这种事情。不过，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全体练习结束，大家分成两组之後，像这样战战兢兢前来寻求我意见的人——是纱季。

「这个嘛~」

我抱著手臂，开始烦恼。说真的，纱季她现在已经为了彻底达成自己的任务，非常认真的进行练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追加课题给她，说不定会造成负担过重。况且考虑到剩下来的时间，能做的事情真的很有限。

「长谷川先生……」

「……………………………………嗯，好。我知道了。」

「——!谢谢你!」

不过，就算必须面对一些风险，我还是决定要尊重纱季的想法。

她从先前开始，就三番两次的以焦虑的视线，偷看目前由竹中负责，正专心在重复练习的真帆与日向妹妹身上。察觉到纱季的这种举动之後，我实在没办法开口叫她忍耐。

这孩子的对抗意识，是稀有且重要的武器。如果我蔑视这点并导致她的对抗意识萎缩，那可就是大大的罪过。

好啦，那么就实际问题来说，该让她进行什么练习呢……

「……………那，我就乾脆让你进行新的训练啰，做个真帆也还没有做过的练习。」

「——啊!好的!请多指教!」

一听到我的提案，纱季的表情就散发出更强烈的光彩。啊哈哈，我就知道会这样。

「了解，不过，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所以我能敦你的只有到入门部分。我想，还没办法彻底指导到让那个真正成为你的绝招，这样也没关系吗?」

「……是的，如果那样就能帮上大家的忙。」

「嗯，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好，既然这样，时间宝贵，我们也赶快开始吧——爱莉跟智花，你们两个人就先暂时进行乎常那样的练习，可以吗?」

话讲到一半我回过头来，对著在一旁等待的两人做出指示。

「是的!」

「……知……知道了!」

智花以受到纱季决心感动的态度笑著回答。而爱莉则和智花相反，她收起表情大声回应。

「那么请多多指教，长谷川先生!」

我再度把视线转回来後，那名戴著护目镜的少女两手紧握著球，挺直著背脊抬头看著我。

「了解……不过，在这之前我希望你先做好心理准备。等一下我要教你的练习，是一个相当无趣的单调作业。说不定……你马上就会觉得很烦喔?」；

也带著想要刺探她的意志的打算，我故意有些不怀好意的对她提问。然而纱季却毫不犹豫，抬头挺胸的回答：

「请不必担心!去年，在我家工作的厨师因为急病而人院的时候，我每天都花两个小时帮忙不断把高丽菜切成细丝……跟那时候比起来，无论是多么单调的作业，只要能碰球我都觉得非常有趣。」

「……哇哈哈，那可真是失礼了。」

说真的，我觉得很佩服。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完全不认为自己能忍受那种工作。

不对，再怎么说，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把高丽菜切成细丝。

【星期四】

「真的非常对不起……我不只来找你请教，还连这种事情都……」

「哈哈哈，别在意啦、别在意。应该说我很高兴啊，你愿意来拜托我。」

「……长谷川……先生。」

放学後，我打开寄到手机里的邮件，发现内容是来自爱莉的认真商量。

我回答她，既然如此就直接见面後再详谈，接著临时请假不参加同好会活动。我来到似乎位於香椎家附近的河岸公园，准备和她见面。

当然因为我临时不出席，而让葵变得超级不高兴……然而现在这也是不得已的。至少在球类大赛结束之前，女篮社是我的第一优先。

爱莉的商量内容果然还是跟比赛有关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自己这么派不上用场真的没有关系吗?」这类的内容。

恐怕是因为其他四人在基本特训之外，也另行展开新的训练，让爱莉感到了不安吧?然而我从之前就一直抱著同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希望爱莉能尽量放慢步调，慢慢学著正视篮球。

所以我基於这个信念，充满耐性的不断拿出：「现在你不需要著急，只要按照自己的步调练习就可以了，而且爱莉你也是很重要的选手呀!」这类理论说服她。总算在不久之前，我成功的让她露出了一点点笑容。

然而，看来光是这样还是无法完全抹去她内心的不安，因此这次我宣称：「那么，对现在的你来说，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培养基础体力。」（其实这也不是谎话），以结论来说，就是由我主动提出两人一起进行路跑的建议。

只是，根据爱莉今天的打扮——白色的防风外套配上紧身裤，脚上还穿著慢跑鞋——来看，或许这之後她原本就打算进行跑步，根本不需要特地邀请她。

即使如此，难得她跑来拜托我。只是讲讲话就说再见也未免太没意思，甚至还可以说是过於冷淡。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藉由我这种陪伴她的动作，多少给予爱莉一点安心感……

「——现在才讲这种话虽然很奇怪，不过你住在不错的地方呢。附近就有这种最棒的慢跑路径，真是让人羡慕。」

「……呼……呼……是呀，我从以一刚开始，就很壹口欢I这里。」

我们一起在那条稍微经过公园，沿著河岸的散步道上慢跑。我老实的将羡慕之情传达出来後，跑在斜前方不远处的爱莉虽然不住喘气，仍旧回过头来对我露出一个微笑。

在她的背後，让水面反射出一片粼粼波光的夕阳，就像是在祝福少女的努力一般，把光辉洒向四方。

「……那个，爱莉。篮球方面，还可以吗?能继续下去吗?」

也许是受到美丽风景的鼓舞吧，之前一直踌躇著不敢说出口的直接问题，现在也自然而然的从我口中倾泄而出。

「……」

爱莉似乎觉得很迷惘，她暂时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直直看著前方继续往前跑……终於。

「…………其实，我还……非常怕球，也非常怕对方的选手……可是，我想要努力试著继续下去。因为……虽然可怕的事情很多，但是比起来，在球场上有更多，可以和大家一起快乐度过的时间呀!」

「……太好了。」

我跑到她的身边，从旁把我的感动与喜悦传达给她。

「嘿嘿——」

受到影响的爱莉也转过头来，对我露出腼腆的笑容——可是。

「——啊!——呀!」

下一个瞬间，因为我让她转头看了旁边，害得她被一颗小石头给绊倒在地……!

「对……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慌慌张张停下脚步，在倒地少女的身边蹲了下来。

「讨……讨厌啦……真丢脸……」

观察她的表情後，发现她满脸难为情的神色，不过，并没有表现出痛苦的神情，所以应该不严重吧……

「——啊。膝盖，擦伤了耶……真的，很抱歉。」

然而仔细一看，紧身裤边缘下方的膝盖有些发红。虽然幸好并没有破皮或流血，但是爱莉那柔细的肌肤却沾满尘土，显得脏兮兮的。

「没……没事的!这是因为我自己太笨手笨脚了，而且也没有受伤!」

在我把手伸出去之前，爱莉就自己迅速站了起来。

「我还能跑!还能再跑一会儿。至少，我必须在现在我能办到的事情上，好好加油……」

她勇敢的用手拍了拍脏掉的膝盖，接著身体就立刻往前行动。

「……爱莉。」

产生这种想法的行为，或许只不过是我的自以为是，也或许只是我自己往脸上贴金。

可是我总觉得，比起当初刚见面时，爱莉似乎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展现出她坚强的一面。

（图126）

—交换日记（SNS）08—◆Log Date 5/26◆

「我说：果然那家伙让人不爽!教我跟教日向的时候，方法根本完全不同呀!只会对我大吼，这是歧视啊!歧视!

小帆帆」

「啊哈哈，算了啦，原谅他吧。毕竟是夏阳嘛~这也没办法呀。

纱季」

「不过竹中同学他，就算在男篮有活动的日子，也会去看真帆进行晨间练习的情况吧？……我想他只是有点没办法表现出坦率的态度，可是一定已经认同真帆你了。

凑智花」

「别……别再说了阿智!那种话听起来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小帆帆」

「别害羞啊，真帆。

纱季」

「我才没有在害羞呢!完全没有!

小帆帆」

「嘿嘿，我啊，喜欢看竹中同学教导日向跟真帆的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的时候就会感到一股温暖，让我不知不觉的露出笑容。

爱莉」

「可是，人家最近都没有跟大哥哥说到话，差不多觉得寂寞了。

日向」

「……日向，这事绝对不能跟夏阳讲喔?

纱季」

「哦~是这样吗?糟糕，今天，我讲了耶。怎么办？

日向」

「竹中同学，真可怜……

凑智花」

「人家没有恶意。

日向」

「嗯，我知道……那么，星期五练习完以後，你要跟他说：『谢谢你教我打篮球』哦。那样一来就没问题了，应该……

纱季」

「哦~知道了。

日向」

【星期五】

为期一周的特训结束了。

练习後，男子更衣室里有两个人正在进行回家的准备工作。

「呿!」

……比我还快换好衣服的竹中，在经过我身边时居然很刻意的骂了一声。什么嘛这家伙，今大的心情特别差，到底是怎样?

「我说啊，我有做什么事情惹到你吗?」

比他晚才把行李塞好的我，急忙追上那个正打算开门的少年背影。

「什么都没啦~去死!」

……真不讲理。明明是最後一天，为什么要在离别之前被人挑起如此火大的心情啊?

「——啊。」

在被竹中打开的门扉前方，日向妹妹正一个人窝在那边等待。

「……什么嘛，有什么事吗?……算了，就算有事也不会是要找我吧。」

竹中垂著眼帘嘟嘟囔囔的讲完之後，抬眼瞄了我一眼。在情绪不佳之外还加上了自卑要素，真是最不好惹的情况。

然而日向妹妹却靠著天生的无懈可击，突破这个完全不被她当一回事的障碍。

「不是，人家是有事找你喔。」

她带著柔和的笑容，对著竹中侧了侧头。嗯，超~级可爱。

「……是……是吗?什么事?」

在这份惹人怜爱的姿态之前，临时进货的冷漠态度根本无法成为任何缓冲的材料。我有股强烈的冲动想大喊：「直击!」、「左舷中弹!」等台词来糗他一番，不过还是忍住了。

「那个呀，竹中，谢谢你，教人家打篮球喔。」

「…………………………………………嗯。」

「人家很高兴哦。托你的福，虽然只有一点点，可是人家还是变厉害了。如果哪天，你还愿意教我的话，人家会很高兴的。」

「…………………………………………噢。」

「只是这样，掰掰~还有大哥哥，也掰掰~」

「嗯，再见啦，日向妹妹。」

「…………………………………………唔。」

我挥了挥手，日向妹妹则带著笑容离开。不过竹中这个白痴表情还真是空前绝後呢。这时候，我真想把平常简直是被我暴殄天物，完全没在利用的手机照相功能第一次拿出来应用一番。

「——呜!喂!你呀!」

正当我基於这份恶作剧心理，忙著在包包里乱翻时，竹中突然回神，凶狠的抓住了我胸口的衣服。

「怎……怎样啦?」

「刚刚那些你有一字不漏录下来吗?」

「我怎么可能有录……」

——这孩子是在说「一字不漏」吗?

「真是派不上用场啊!你这白痴!」

「……对不起啊。」

傻眼程度爆表的结果，让我不小心就向他道歉了。

「哼!算了也好。即使不仰赖什么机器，我也可以重播!在我的脑海中，不管多少次都没有问题……」

竹中保持将食指顶在眉头的姿势，兴高采烈的走出更衣室前往玄关。真不知道他这个样子该算是帅气还是难看。

「……糟!」

我差点又遭到被他抛下的情况，所以赶紧把手伸向日光灯的开关，让这间充满汗臭的房间回归黑暗之後，我也向外走去。

「——我说，情况怎样?那两个人的完成度?」

我走到他的身边，探头看了看竹中的表情。虽然到今天为止进行了许多分担作业，然而我也清楚这种事情只要看最後总结的综合练习便可了解，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发问。不过我想对这孩子来说，被人提问一定也不是那么让他厌恶的事情，因此我故意装出了旁观者的立场。

「啥?没跟你说，你就看不出来吗?……反正这都是因为你总是以色情的眼光来看吧?算什么教练嘛，你最好赶快被逮捕!」

我踹下去了，终於……

「——好痛!」

「……是想要求你去理解人心微妙之处的我太傻了。」

我抛下这一句，朝著後门走去。

途中……

「……这种程度的小事，我当然懂啊，笨蛋!我知道，你的确有做好教练工作……」

这样的低语传到了我的耳边。如果他是在自言自语，这可是个太夸张的音量了。

当我绕过体育馆的外围，踏上通往中庭的中央通路之後，就发现竹中正倚在不远之处的路灯上，站著发呆。

「你啊，为什么每次都从後门进去?」

……对喔。听他这么一提醒我才想到，其实到了现在，就算使用正面玄关应该也已经没问题了吧?虽然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习惯，一直使用当初美星姊带我前往的出入口。

「呃，反正我是个外人嘛，还是不要太引人注目比较好。」

如果要找出其他称得上理由的理由，恐怕也只有这个。

「……原来如此，因为你满脑子都是邪念所以心怀内疚吧。我非常理解了。」

「我没说过那种事情吧……」

我厌受到太阳穴的血管正在跳动，同时抑制住想第二次踹下去的冲动并往前走去。结果竹中也一言不发的跟了上来，和我并肩走著。

……咦?难道，他是在等我吗?

「你要怎么回家?不跟大家一起去搭公车也没关系吗?」

由於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朝著校门前进，因此关於这部分的情形也完全不清楚。也许是想要增进感情的冲动莫名高涨，问题自然而然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

「我是走路啊。本来就是因为这里离我家最近，所以我才会进这间学校。」

原来如此，这理由我能理解。老实说从这孩子身上，不太会让人感受到那种有钱人家小孩的气质。话虽如此，光是因为那种理由就可以让他进入私立学校就读，我想家境如果不够富裕应该办不到吧?

我们两个聊著些不著边际的话题，一起走出中庭。在淡紫色的薄暮中，一阵暖风迎面吹来，就像是在慰劳我们一般，轻抚著充满痛快疲劳感的身体。

「阿昴——!夏阳!再~见~!」

就像是在追逐著这阵风，随後真帆的声音就从远处传了过来。

我张望了一下，就在时钟塔的附近，发现了应该是正要前去搭乘校车的五人组，对著这边不住挥手。

「哦~!再见!明天不要太勉强自己，记得让身体休息哦!」

「好~!」

在这种与平常无异的道别之後，我们各自步上归途。

也许看起来会让人觉得，在即将上场之际，我们的紧张感却这么不够。

然而正确的说法是，这是因为「该做的事情都已做完」这样的充实感填满了我们的内心，因此才能如此冷静。这并不是在逞强，我真的认为，这才是确实符合现状的表现方式。

「……真有精神啊，那些家伙们。明明刚刚才做过那么激烈的运动。」

到刚才为止都只是稍微举著手保持沉默的竹中，在目送五个身影消失於时钟塔之中後，总算开口说话。

「嗯，我也觉得在持久力方面她们同样进步很多。跟刚见面的那段时期比起来，等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啊。」

「怎么了?」

此时突然莫名其妙的从刺头下方传来一声苦笑，让我惊讶的发问。

「……说不定会变强呢，这支队伍。有凑在，还有那个真帆肯认真练习，再加上纱季负责鞭策队伍前进，而且香椎如果可以变积极的话……」

……是这样吧。

说真的，我最近也感到非常期待，能够亲眼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

不过……

「还差……一个人耶?」

「……哼，我抱持著不随便称赞徒弟的方针。」

在说什—么鬼话啊，真是嚣张。

「听你在讲，我看你只是没办法坦率面对而已吧?」

「才……才不是!」

虽然竹中慌忙把脸转开，其实我已经不打算继续对他乡说什么了。

这家伙对日向妹妹，究竟抱持著多大的期待?对跟他一起度过这一星期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确认答案的必要。

\*

「咦?你不打算来看球类大赛吗?」

「那是当然的吧，我完全是个外人呀。」

在回家的车上，从驾驶座抛来一句语气似乎很意外的问题，而我则是理所当然的回应。

真是的，她到底在想什么?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要如何才能混进小学的活动里?认为我会去的想法才真叫人无法置信。

「那—谁要负责当总教练啊?」

「就是你啊是你!还有其他人选吗?」

「咦~我对篮球是一窍不通啊~」

喂……顾问!……算了，话虽如此。

「……没问题啦。指示方面我几乎都已经告诉竹中了。实际上会由那孩子来代理总教练的职务，所以美星姊你身上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是敌人的总教练是男篮社的顾问螳螂的话，把事情交到同年代的小孩手上的确会让人有点不安，不过并不是吧?」

「啊，嗯。那部分不需要担心，没问题。6—D的级任老师在篮球方面，也只有上体育课时可以梢作指导这种程度的知识，这点绝对没错。」

老实说，这部分还真是得救了。如果双方都要在没有总教练的情况下进行比赛，那么对那些孩子来说应该较为有利。再加上，这次比赛的时间比上次的对抗赛还要短——上下半场各五分钟，这点让我不需要太担心体力问题，其实也是个加分条件。

「总之，你只要像尊大佛一样，大摇大摆的伫立在那里就可以了……竹中方面，虽然要同时参加足球跟篮球赛会有点辛苦，不过既然他自己也有干劲，那就麻烦他多加油啦。」

讲到这里，虽然是题外话，不过竹中似乎可以在足球项目上场。由於仔细确认之後，犯下的错误其实并不只是单纯的项目错误，而是在篮球与足球这两项都帮竹中报了名，所以只要在篮球这边挂候补，他就能在足球项目出场……的样子。

其实怎样都好啦。

「……不过真的这样就好吗?一直照顾她们到现在，结果最重要的比赛却不能来参加。」

短暂沉默之後，美星姊那纠缠不清的语气，让狭窄的车内充满了抱不平的气氛。

「……当然，说我不想看是骗人的啦。」

可是关於这件事，也是无可奈何吧?

「你想看吗?」

「是啦，是想看啦。想归想，不过……」

真难得。虽然美星姊基本上拥有胡搅蛮缠的个性，然而对於会白费力气的事情，她应该是那种会比别人还早放弃的类型啊?

「………………交给我吧。」

「呃?」

正当我茫然的望著车窗外时，美星姊突然郑重的如此宣布。

「我会事先准备好某个计策，所以你就来看吧。正式比赛时如果你不在，那些孩子也会失望呀。重点就是不要被抓到就没问题了吧?」

「……如果被逮到的话，责任，美星姊你愿意扛下来吗?」

「为什么把会被逮到当成前提啊?我就说会想办法让你不被抓到呀。就算是亲感，让外人混进学校活动里的事情要是被抓包的话，我的立场也会很尴尬啊。所以，这部分你就相信我吧。」

我没有继续坚持提出更多犹豫的理由，也许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某处，还是一直很想亲眼目睹那些孩子们的努力成果。

「……我考虑一下。」

所以，我用几乎是等於肯定的语气，只回答了这么一句话。

——事後回想起来，要是这一天这一刻的我能更深思熟虑一点的话，就不会发生那种悲剧了……这真的是最糟糕的……失误。

—交换日记（SNS）09—◆Log Date 5/28◆

「听说，阿昴他会来？

小帆帆」

「嗯!美星老师说她会想办法!

凑智花」

「……太好了，我好高兴。

爱莉」

「哦~可以让大哥哥，看到。要非常努力才行。

日向」

「但是，真的没有问题吗?呃，当然他能来我是非常高兴啦，问题是万一被抓到的话不就糟了吗？

纱季」

「既然阿美说她会想办法，应该没问题吧!

小帆帆」

「……如果真的是那样，就好了……

纱季」

\*

星期天，球类大赛当日午後。

我前往指定的会合地点，也就是停车场，对著已经在那边等待的美星姊提问：

「……这个，就是你嘴里说的绝妙好计吗?」

「没错，感动吗?如果是这玩意儿，放在体育馆里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只要我拿来当成椅子使用，安全性也有十足保障。再加上已经放在推车上了，所以移动方面也没有问题!」

这样说完的美星姊，兴高采烈的把眼前这个物体——跳箱的上盖拿了起来。

「没问题……个头啦!什么叫作好计!根本该说是好『挤』吧这个!」

「哦，讲得真好。」

「啰唆!你白痴哦!在学校中躲在跳箱的这种状况只会让人联想到BAD END吧……!」

根据这世上的常理，要是躲在这种地方，绝对、一定会以最糟糕的形式被人抓包吧……!

「喂……你漫画看太多了吧，昴。在现实中才没有什么机会发生那种美好的意外，所以不要抱著过度的期待。」

「才不是期待!是绝望!」

毫无危机意识，只顾著连续讲出些敷衍回答的美星姊，让我耗尽了耐心，於是我回过身直接往外走去。

「嗯?你要去哪里?」

「……回去，我没办法继续跟你一起胡搞下去了。」

「到现在这节骨眼上了，你才要背叛大家的期待?」

「……呜!」

为什么每次，我都会上同样的当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在更早期的阶段就提出彻底的质疑，才会陷入想走也走不了的状况，总是这样。

……不过我本身，的确想来吧。所以才会一不小心就放松了戒心。

「放弃吧，昴。到现在你也已经没有理由放弃不管了吧?既然如此，最好的作法还是下定决心乖乖躲进这里面……放心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从上面下来，所以你也不必担心会被人发现。」

「可亚?……」

这就叫作进退维谷吧?

结果，我最後还是挤进了那个上盖被打开的跳箱里……中了美星姊的计。

「哇哈哈哈!箱子!长谷川箱!」

在觉得自己跟死了没两样的情况下，我被搬进了体育馆，来到角落。为了进行最後的会议，我让美星姊把大家都叫来。结果知道状况的真帆居然一边狂笑，同时咚咚咚的踹了跳箱好几脚。

「可恶，给我记住……」

虽然我很想对她怒吼，然而从跳箱的间隔（还满宽的）往外看去，周围到处都是没看过的小学生，完全不是能让我大声吼叫的状况。

「你啊……有没有搞清楚?等一下马上就要比赛了耶?」

看著真帆那完全没有紧张感的态度，竹中提出了劝戒她的言论。没错!再多说一点!

「啰唆~你这个输家!」

「……呜!」

然而光是这一句话，就让少年立刻闭上了嘴……真让人失望。

看来竹中他们，似乎没能在足球上获得胜利。所以，胜负就保留到接下来即将举行的篮球决赛上来一决雌雄……顺便说一下，跟其他班级的前哨战好像都是由智花一个人来撂倒所有人。其他四人就按照计画，为了这一战而保留了体力。这完美无缺的事前准备，让我不由得露出苦笑。

就在此时，一个朝著这边直线靠近的脚步声，让跳箱突然开始震动。我正觉得这脚步以小学生来说还真是夸张的沉重脚步时……

「哈哈哈!美星老师!足球是我们6—D的胜利!当然，今年的综合优胜也会由D班夺下!哦!大家也加油吧!来场堂堂正正的好比赛!」

脚步声在非常靠近的地方停了下来，随後就传来了一个音质虽然低沉，然而语气却非常爽快乾脆，其中蕴含的热诚甚至连在跳箱里的我，都能感受到的男性讲话声。

我悄悄偷看了一下……哦这该怎么说。对方头顶著正四角的短发，身穿奇怪颜色（类似紫色缎面）的衬衫，还有一身充满黑褐色肌肉的倒三角身材，就像是书上写的那种典型体育系数师在现实中登场了。

根据对话内容，这一位就是6—D的级任教师吗?总之看起来似乎是个好人。不过从他的言行举止里，能让人感觉出他抱著「即使是小孩子们的竞争，也要随时全力以赴」的这种信条，换句话说就是具备和美星姊不同风格的不成熟气质啦。

「山老师，你太激动了啦—」

「哈哈哈!不好意思!那么晚点见!」

面对美星姊那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干劲的发言，那个人只留下了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就离开了……原来如此，以老师来说应该是个挺受欢迎的人，不过看来并不是擅长策略的类型。感觉上像是把硬碰硬或气势之类当成座右铭的人……如果真是那样，应该是个容易应付的类型吧?

「——好啦，那么，来进行最後的作战会议吧。」

确认危机远离之後，我郑重的对著大家如此宣布。

「呜喔!这个跳箱……会说话!」

……立刻就换来了美星姊的挖苦，而且还听到好几个人因为这句话而喷笑的声音。

「你也给我差不多一点……」

「喵哈哈哈—抱歉、抱歉，因为这情况实在蠢到故意无视好像反而失礼嘛~」

这是你的提案吧!是你!

「好啦，为了让昴更方便讲话，大家靠过来一点。」

在我因为焦躁而无话可说的期间，美星姊总算像这样帮忙把情况收拾了一下。

「……真是的。啊~…………虽然在这种状况下发言让我有点过意不去，不过最後只有一句话想说……这一个星期以来，大家辛苦了。虽然是相当严苛的日子，不过大家都做得很好。接下来，只要以平常心来发挥实力就一定可以获胜……让他们见识一下吧，让6—D，还有竹中，见识到你们女篮社的实力。」

「哦!——夏阳!你就好好看清楚我们那充满艺术的胜利姿态吧!」

「哼!既然都让我配合到这种地步了，你们要是没赢，我才觉得困扰呢!」

真帆与竹中对彼此露出意有所指的笑容，并将拳头互击了一下。

「——好!大家上吧!」

接下来美星姊大喊一声帮大家鼓起干劲……然後我就感到头上传来有人一屁股坐下的感觉。

「向前行~!好啦，竹中，推车!」

看来她是跨坐在跳箱上面，并打算把这个当成类似人力车那样的移动工具。

「……我说，美星。这个，看起来，蠢到不行耶。」

每次，她都可以把感动的场面全面破坏。

C班0—0D班

美星姊与跳箱，还有竹中在场地外侧占好了阵地，而女篮的成员们则在中场的跳球区附近集合。不久之後，智花和男篮的成员之一就站到了圆心，做出准备跳球的姿势。

——比赛即将开始。

我把脸塞到层与层之间的缝隙上，把视线朝向场内……可恶，视野有够狭窄!

负责担任裁判的老师往空中抛去的球到达了最高点之後往下，被智花的手往外弹开。

球来到真帆的手中，并立刻再回传给负责运球的智花。

很凑巧的，这展开跟之前的对抗赛一模一样。

……那么，总之先来看看状况吧。

「爱莉!」

「是……是的!」

和上次相同，智花丢出了又高又慢的传球。在篮下接住这一球的爱莉虽然因为恐惧而表现出战战兢兢的反应，但仍旧做出准备射篮的动作。

「呀……呀啊!」

就在这一瞬间，因为男篮社——6—D那种死缠不放的防御动作，让爱莉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哨声响起，敌方犯规一次。

……然而，如此一来，爱莉就已经……

「呜呜呜……」

「……果然，会来这招吗?」

我以半是自言自语的心态，对著竹中说道。

「嗯，很不好意思啰，爱莉已经不害怕了……要是在上次的比赛中有想到这一点就好了。无论是犯规还是其他什么都好，只要让对方产生畏惧的心态，就会对冲到篮下的行动产生迟疑。像爱莉那么内向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不过，执行的人也需要决心呢，毕竟像那样去撞女生的动作，再怎么说都会让人有点却步。」

「……这我明白。」

讲真的，我也不能说没有利用到这部分的心理要素。

好啦，由於对方是在我方射篮动作中做出犯规，因此爱莉获得进行两次罚球的权利。而两次都没有投进。

从篮框上往外弹的球被男篮社抢下，攻守互换。接著，对方利用与日向妹妹之间的身高差异而投出的一球顺利进入篮网，由男篮社先驰得点。

球权回到我方，从底线接下传球的智花运著球前往敌方阵营。

此时，毫无意外她受到了对方以两人包夹的方式紧盯著。为了抑制住智花的攻势，男篮社的两名男孩带著紧绷的表情，挡在她的身前。

「……好啦，该怎么办?」

竹中以像是在估价般的语气提问。看来他对另一边的伙伴——6—D的两人包夹小组具备相当的信心……既然如此，也算是当成至今为止的回礼，就勇敢的接受这个挑衅吧。

「总之，不先让她进攻看看的话，也找不出对策吧?」

「……那你就好好看清楚吧。」

我不理会忘记了自身立场对我嚣张示威的竹中，用拳头敲了敲跳箱的上盖，把指示委托给美星姊执行……啊!真是有够绑手绑脚!

——下令。开放凑智花使用个人技巧。

「智花!」

接收到讯号的美星姊，用暗号把指示告诉智花。

离个题，只花了仅仅五分钟就把这个传达方式给完美确定下来的情况，是因为再怎么说两人都是亲感，所以才能这么快确定下来吗?

「——呜!——呀!」

接下来。

结果，证明了竹中的主张并不是谎言。从智花那难得表露出来的焦躁情绪，并发出不甘心叫声的样子看来，这是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虽然没有劣势到连球都被夺走的地步，然而智花却被迫保持在无法运球也无法射篮的状态下一段时间。至少，很明显的事实是，光靠那孩子一人并无法突破男篮的包围网。

——最後，哨声响起。由於攻击方触犯了在三十秒内必须做出射篮动作的规则，因此球权回到了男篮手上。

「看到了吗!」

竹中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我说，你现在是这边的成员吧!

C班0—2D班

之後，男篮社也没有顺利将球投进，再次轮到女篮攻击。

「……那么，差不多该开始了吗?」

我喃喃一说，竹中就用力挺直了身子……嘻嘻，他大概在紧张吧?

「——大家!」

我让美星姊对大家传达出「正式作战开始」的暗号。

首先，跟之前同样由智花来负责运球，前往敌阵让对方的两人进行包夹。

——这里用了两人。

「爱莉!」

接下来再次，把球传给在左侧低位附近停留的爱莉。

此时位於篮下的少年毫不迟疑的盯上她。当然为了达成让她更加无力化的目的，对方将身体紧贴著爱莉以给予她强大的压力。

——这是第三人，还有两个。

「纱……纱季!」

爱莉立刻把球传给站在左侧斜角四十五度，以目测来说约距离篮框三公尺的那个「固定位置」上等待的纱季。负责盯紧纱季的男篮成员为了阻止她射篮，同样也紧盯著她防守。

——第四人，只剩下一个。

「真帆!」

接著纱季也进行传球，传到那个站在右侧斜角四十五度，与自己左右对称的位置等待的少女手上。

「防守!」

最後一人慌慌张张的，为了从真帆手中抢下篮球而逼近她的身边。

——这下子敌方队伍所有的选手，都各自被配对防守的对象给吸引住了。

好啦，让我瞧瞧吧，竹中的指导成果!

「——日向!」

「什么!」

在少年大声喊出这个名字的同时，真帆出手瞄准篮框下方，送出了一个锐利的地板传球!

从门户大开的右侧往内切入，并接下这次传球的是……身高只有130公分再多一点，比大家都娇小的一名少女。

「看吧~竹中亲自传授~」

接著，她的射篮。

在没有任何人妨碍的情况下投出的射篮。

「——很好!这样就对了!日向……!」

在很不乾脆的沿著篮框滚了两圈半之後，终於落入了篮网之中。

C班2—2D班

应该产生了动摇吧。男篮在攻击的途中，被智花抄走了球而再次攻守交替。虽然智花是位於较远的位置所以未能展开快攻，然而我方的攻势得以连续展开。

「怎么样，竹中?……亲眼目睹你教导出的日向妹妹，射篮贯穿篮框那瞬间的感想是?」

「…………」

「喂，不要因为看得出神所以发呆啊!」

看到少年对我的发言根本毫无反应，只是面向场内呆站著不动，我提出了抗议。

「——笨……!才不是那样!」

少年虽然慌忙否认，然而转过来的脸上，却还清楚残留著即使发出怒气，也无法完全掩饰住的狼狈笑容余韵。

「哼，谎话技巧是在二流以下呢，少年。」

「啰……啰唆啦!我的事情现在根本怎样都好吧!……哼!虽……虽然那是个还不错的投篮……不过还不行。光是这样的话，只不过是单纯的奇袭，是单一的攻击。如果想要获胜，就必须再提升一个等级。」

……嗯，他说得对。

那么，就来提升吧。将这些孩子从相遇之初，就一直拥有的独一无二武器，拿来做出最大限度的利用。

我把注意力放回比赛时，智花正好待在中线附近，持续运球并闪躲著两人包夹小组……但是，就在下一瞬间——

「日向!」

「——咦?」

智花从原本的运球动作中，以流畅的手势将球高举到头上，之後藉著手腕的全力甩动，将球传给在右侧位置待机的日向妹妹。

——甩腕急传。是一种利用与「钩射投篮」相当类似的动作来施展出的高速度合作技巧。也就是我传授给智花，「对大家有帮助」的新武器。

面对这完全出乎预料的状态，敌方虽然表现出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的迷惘……

「盯紧她!」

然而最後还是由最接近日向妹妹的队员前去防守她。

没错，你们不得不去。毕竟，有危险。因为你们已经亲眼见识到了，日向妹妹实际上做出攻击的场面，而且是在超近距离内观赏。

那么，当然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放著日向妹妹不管。

就算日向妹妹现在能办到的事情，只有在无人防御状态下进行的篮下射篮，其他别说是禁区单打，就连切人的方法她也一窍不通，然而男篮社也无法继续对她视而不见。

「爱莉~」

接著，只要射篮路径遭到阻挡，日向妹妹就会毫不迟疑的放弃攻击，直接以高吊传球把球送往爱莉手边。

「阻止她!」

当然需要留意爱莉。连日向妹妹都能将球投进，更何况是爱莉呢。

顺便讲一下，其实那个位置的距离还太远，她目前几乎还不曾从那里把球投进去过。

——好了爱莉，这次换谁无人防守?

「呃……纱季!」

嗯，正确答案!篮下的防守球员去盯日向妹妹，左侧的敌人则朝著自己的方向过来了……所以现在是纱季有机会!

「进吧!」

完全的有效位置——靠著从她最擅长的斜角四十五度送出的射篮，纱季顺利取得分数。

没错，在今天之前，在五人进行全体练习时，我彻底教导她们的就是这个。迅速找出无人防守的队友并交互传球，就仅仅是这样而已。

所以符训——所谓「特别的训练」也只是空有名号而已。实际上的内容只不过是在重复进行著基础练习。以竹中这种有经验的人来看，一定会觉得这种理所当然的练习能派上什么用场?想必他之前感到相当不解吧?

即使如此。

交互传球。若以言语来表示，这听起来似乎是个非常单纯的动作。

「……竹中，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吧?这些孩子的厉害之处。」

「……混帐，虽然我不想承认，不过也不得不承认……正常来说，根本办不到啊!外行人居然可以做出如此正确又迅速的互相传球。这样子真像是大家的背後其实都长了眼睛……」

「因为她们很努力呀，一起努力，并信赖著彼此，因为她们是做得到这种事的孩子们。即使是新手集团，但只有团队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一流的，所以才能这么快就获得成果。只有与同伴间的合作互动，她们可以如此轻松办到。」

「……可恶，如果知道这一点，之前的比赛也不会输呀!」

竹中叹著气发表怨言。

「……输掉了不是反而比较好吗?」

我做好会被他死缠烂打的心理准备，讲出这样的真心话。

「……也许吧。」

然而他只是短短回应了我一句。虽然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带著笑容吧。

C班4—2D班

「好啦，要从这里开始一口气展开攻势吗?」

我判断现在正是大好时机，为了使出更进一步的纠缠手段而准备向美星姊送出讯号——但还是放弃了。

不对等等，应该……根本不需要特地指示吧?就算我放手让她们自己应付，智花也一定……会行动吧?

「纱季，冷静一点喔。」

「……OK，交给我吧。」

看~吧，果然如同我的期待。

「咦……?等……真的吗……?」

竹中发出了讶异的声音。对了，这孩子还没见识过呢。

那么，这也是合理的反应。明明至今为止这支队伍中的运球任务全都由智花一手包下，现在却突然由纱季开始负责。应该是个相当具备冲击性的景象吧。

……当然，对敌方6—D的各位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

「——呜!」

看到纱季以流畅的运球往前进攻，让6—D的阵式产生了混乱。再加上从移动球的任务上解脱的智花一口气冲进了敌阵内侧，现在究竟该由谁去防守谁才好?看起来他们发生了这种暂时性的迷惘。

顺便说一下，纱季的运球只是唬人的。她还只能用右手正确的拍球，至於切人或是转身等技巧，其实跟其他孩子一样还没学会。只是，为了让她在右手运球上能够做出极为顺畅的动作……如果把话挑明了讲，其实也只不过是让她不断进行初步练习，直到乍看之下会让人觉得她似乎很高明的地步为止。

——然而，纸老虎究竟会不会被看穿呢?

在目睹日向妹妹投篮命中，又见识到女篮所有人的传球默契之後。

针对纱季，他们是否还能做出「反正这一定是不成熟的技巧」这样的推测吗?

「——上，盯紧永冢!」

「这样好吗……?」

「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结果，他们选择的阵型是……抽走一个负责防守智花的人员之後所形成的典型人盯人防守。

「……糟透了。」

竹中狂抓著自己的脑袋侧边。嗯……这的确是最差的选择，但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竞技白热化的状况下，要保持平常心是多么困难的事，这根本不需要特地说明吧。如果身在板凳时也就另当别论，即使是我本人，身在场中时也还无法完全控制自己。更何况对方是小学生，要求他们做到这点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

「小智!」

毫无意外，以宛如疾风般动作甩开防守的智花轻松接下传球，在几乎无人防御的状况下，智花快速把球高高举起——

「耶?」

——我还以为她要射篮，然而那却是投向真帆的传球。

「好!得分我收下了!」

那个动作的确是出乎全场预料的行动，位於右侧四十五度接下球的真帆也在被封锁之前迅速射篮得分……嗯，可是老实说，做了个多余的步骤啊，刚才那个。要是智花直接射篮的话，就等於是把对方逼上被将军的死棋了。

「嘻嘻，投得好呀!真帆。」

「哦!阿智的传球也跟以前一样棒!」

……算了，也好。反正确实投进了。

而且大家，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C班10—6D班

在大局仍旧由我方掌握的情况下，比赛进入後半。

这次以传球来搅乱对方的作战，同时造成了低比分的发展。结果就形成了在比赛还剩下两分钟时，总得分还不到二十分的这种和缓展开。

也因为如此，彼此之间的分数难以拉开差距。换句话说状况就是：虽然现在是由C班领先，然而只要D班能掌握一个机会，就还有获胜的可能。

然而，表现出精神力已经消耗殆尽的D班男篮社成员们，很遗憾的看起来内心也已经快要屈服了。

算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状况。毕竟他们不但置身於不知道该防守谁的状况之下，而且现在的他们也欠缺精神上的支柱。会给予明确指示的教练，或是会以有力话语来鼓舞大家的王牌……对现在的男篮来说，这些都不在他们的身边。只能在半信半疑，疑神疑鬼的心态作祟之下，让集中力一点一点的遭到磨耗。

「……可恶，那些家伙在做什么!就算会输，也要坚持到最後呀!」

竹中很不甘心的喃喃说道。

……如果。

就算不是以选手身分，如果这孩子——王牌能待在板凳上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也许男篮社就能更坚持下去。以这种意义来看，我是不是让竹中目睹了有些残酷的光景呢?

……在我产生这种类似傲慢的天真情感之後，上天似乎希望我被泼一盆冷水。

「哈哈哈!怎么了大家!到比赛结束之前都不能放弃呀!加油!D班!加油!」

一个唐突的巨大吼声——被称为山老师的代理教练的激励声在D班阵营中响起。

那甚至连指示也称不上，是一个单纯，没有任何特别的声援。

然而，这个声援却在转眼间，就传染到在一旁观战的D班学生身上。

原本出自一个人的吼声，最後终於形成了声音的洪流以及意志的集合体，灌注到即将屈服的内心中。挽回他们的斗志，也让他们回想起——

不管面对多么危急的状况，他们都必须要赢。

原因就是，他们是六年D班。

D班!D班!在此起彼落的声音狂潮包围下，男篮社的孩子们终於找回了——

在背地里由许多人共同支撑住，叫作「班级」的支柱。

——可恶!我讨厌精神论。

因为有时候，那能够轻易的超越理论。

……好了，大家!现在正是要加油坚持下去的时候!

当大家正开始集中精神压制对方时却被男篮顺利闯入、得分。双方只差两分。

啊真是的，即使防守方面跟上次相比没有什么进步，所以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在这个局面下被对方轻松得分，气势上就输了一截。

C班10—8D班

「——决定了，做好觉悟吧。到了现在再怎么烦恼也是白费力气，盯紧香椎。日向只要没闯进内侧就不要管她，万一这样还被她得分，那只能乾脆死心。」

在男篮社回防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之间讲出了这番对话。

……那是，正确答案。在教练缺席的情况下，光靠著小学生就找出这答案还真了不起。

我稍微称赞了他们一番，偷偷的。

「好啦，从时间来看……现在可以说是一球定天下吧。」

对於现在这紧迫的情势，我喃喃的发表了感想。竹中对我的感想则是毫无回应。

明明他应该知道我没说出口的事情是什么，但他只是闭著嘴继续凝视场内。

在那里的是……担、心吗……或者是信赖?

「美星姊，最终作战。」

「……了解。」

让美星姊传达指示後，智花就从右侧开始运球，而剩下的四人全部前往左侧布阵。

——孤立单打战术。让敌方的防守集中在某一侧，并让擅长个人技巧的选手较容易展开一对一单打攻击的战术。

然而这时，男篮社已经不会再度把针对智花的两人包夹给解除了。换句话说，目前状况是防守方在智花身上用了两人，而左侧则由没有固定防守对象的三人来负责。

从这个阵型可以察觉出，他们已经做好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压制住智花的心理准备，毫无疑问是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问题是……接下来。

受到时间限制，攻击机会已经所剩无几。这时即使面对两人包夹，或许还是会由智花进攻。如果她选择传球，那么能在有效位置接球的纱季就是第一候补，然而也不知道真帆何时会冲进右侧位置。还有爱莉和日向妹妹，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也拥有足以将球送进篮框内的实力。

这是只要能正确判读敌方下一步行动，就能大大影响比赛结果的场面。

慎重，缓慢的，智花观察著情势。

……终於。

「——是传球!」

以偏高轨道放出的甩腕急传来到了篮下附近的左方低位，进入爱莉正高高举起的双手之中。

「挡住她!」

可是，防守员就在身边。由於彼此有著身高差距，所以传球本身轻易完成，然而爱莉的进攻路线却在球到达之前就被堵死了。接著，感到害怕的爱莉……

「——麻……麻烦了!」

把球传往了……正後方。传向篮框的侧面，完全没有角度的位置。

在那里接下传球的人是——

「上啊!真帆!」

和日向妹妹一起，藉由竹中之手获得了第二个武器的少女。

从正面听到这声叫喊之後，真帆就在这个0度角，由於无法利用篮框所以最难计算距离感的位置上，摆出了射篮姿势。

之前的所有行动，全部都是为了这一步事先部署好的棋。为了让印象中最不常从左侧攻击的真帆能够自由行动，才会采取孤立单打战术。

老实说，真帆在这个位置上投出的射篮，以决定率来说还不算太高。

如果根据命中率理论来看，以其他方法进攻的作法应该会比较确实吧。

即使如此。

真帆有两个保证——比所有人都强的好胜能力，以及天生的成长力。

还有，和竹中一起持续至今，每天早晚各进行两百次的射篮练习——第三个保证。

所以，从真帆手中投出的球，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吸进了篮框里。

（图147）

终章

「谢谢指教!」

比赛结束後的列队敬礼也已经结束，获得胜利的女篮成员五人一起冲回了这边。

「看到了吧，夏阳!果然我是天才吧?」

「哼!听你在讲!明明连运球跟转身都还不会……算了，那个射篮……还算不错啦。」

「那!竹中~人家的射篮呢?人家也把球投进了哦?」

「……………………哦，嗯!那个!很完美!」

「呜嘎!果然是歧视!」

「嘻嘻，总之，做得好呀，真帆……其实最後，如果要由我来投篮，我也可以投得进喔。不过今天就把这份功劳，让给你吧。」

「……嘿嘿，其实纱季也有偷偷练习吧?不只是运球，还有从侧面的投篮。」

「等……等一下爱莉!我们不是讲好不可以说出来吗!」

「——糟……糟了!对不起!」

「……纱季，你努力过头了吧……嘻嘻，真了不起呀，大家。」

「什么啊!小智，露出那么奇怪的表情——不过爱莉你还不是每天都去跑步，对吧?」

「……嘿嘿，因为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那样而已呀。」

「……真的很了不起耶，大家。」

以美星姊与竹中为中心，喜悦的情绪就像涟漪一般逐渐往外扩散。没办法加入其中的疏远感虽然相当严重，然而目前不是感到不甘心的时机。因为，慢慢的，周围不只有篮球社的成员，还逐渐出现一些我没见过的少年少女——我想应该是6—C的学生们，正在蜂涌而来。我现在身处的状况是，正躲在被数十名小学生团团包围的跳箱里……

「那个—阿美!我们赢了，你要照约定请我们暍果汁!」

此时出现了一个我没听过的女孩声。在这句话的号召之下，「果汁、果汁!」的喊叫声开始此起彼落的响起。

「咦~现在吗?」

美星姊以有些困惑的语气回应。

没错!既然我人在这里，现在这项要求可是会让我十分困扰的!千万不要现在!拜托你顺利应付过去吧……

「算了，也没差。好!那大家跟著我来吧!」

——你给我站住!

我打算敲打上盖以提出抗议，然而在我动作之前美星姊就从跳箱上跳了下来，率领著发出「耶~!」的欢呼声与多数的脚步声，直接给我越走越远……

「……咦……咦?美星老师，那个!」

被留下来的智花看著我这边，发出迟疑的叫声。没错，拜托你!把她抓回来啊!要是我被抛弃在这种地方，肯定会惹出大麻烦。

我带著恳求，持续把期盼的视线朝向智花……结果……

「走吧，小智。没办法呀，现在留在这里反而很可疑。没问题的啦，这是阿美的计画，所以一定已经安排好脱逃路线了……是这样吧?」

纱季如此说完，就带著笑容对我使了个眼色……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事!你这么想也未免太抬举她了!

虽然我很想把内心的想法直接大喊出声，然而体育馆中还留著相当多6—C以外的学生，完全不是可以出声的状态。那么，至少要想办法让女篮成员留在这里别走。於是我拚命从缝隙中眨著眼睛送出暗号。

「咦…………应该…………没问题吧!我明白了!那么昴大哥，我们也去享受一下果汁啰。晚一点请再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嘻嘻。」

……当然，我果然无法做出那么灵巧的举动，因此……

「那么，晚点见啦!阿昴!」

就这样，我一个人被留在了跳箱里面。

「……跟说好的不同。」

周遭是充满天真欢笑声的体育馆。即使想出去也不能出去，我只能抱著膝盖默默流泪。

过了一阵子之後，我感觉到有个从容不迫的脚步声逐渐靠近。

「哎呀?哈哈哈!不行啊，美星老师!我知道你们很高兴，但是没有做好事後收拾可是不行的呀!哈哈哈!」

从隙缝中看了一下，脚步声的主人是6—D的导师……山老师。

接著老师就一边哈哈大笑，同时推著车把跳箱送进了体育馆的仓库。

走投无路了!

已经到此为止……!虽然我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心理准备……

「喔?这个跳箱还挺重的!可以算是不错的重量训练!」

不过该怎么说，这位山老师是个非常迟钝的人。

在跳箱被他从推车上搬下来的时候，躲在里面死命撑在半空中的我听到这句发言，因为过於讶异，手脚一时失去力气差点掉了下来。

然而不管怎么说，很幸运的我死里逃生。

山老师做完这件事情後就离开了，而且拜他将我放进仓库这种不会遭人注目的地点所赐，我暂时可以避个难，不必再受到小学生们的众目威胁。

「啊—真是的~满身是汗!根本不该先去暍果汁嘛!」

……在真帆的声音与门被拉开的声音一起传进耳里的那瞬间之前，我的确是那样想的。

咦……为什么……来这种地方……?

「啊哈哈，不过该怎么说，我们已经成了这里的常客了。虽然有点霉味，不过最重要的是可以五个人一起放松。」

接下来听到的是智花的声音……原来如此。

嗯，而且根据听到的状况，现在在场的人似乎只有女篮社五人而已……那么，我是不是该乾脆出去才对呢?甚至该说，我有种现在不出去就会丧失时机的感觉。

好，我下定决心，抬高身子。

「……啊呜，怎么觉得很抱歉。大家，我果然一点忙都没帮上……真想变得更厉害一点呢，在篮球上。」

「——！」

然而，爱莉这句带著叹息的发言让我吸了一口气，动作也在半途就停了下来。

……是吗?

已经不是只有顾虑才能算得上温柔了吗?这次一直被我隐藏在内心里，对爱莉抱持的那份强烈期待，已经到了被允许慢慢表露出来的时机吗……

不对，或许反而是再继续隐藏就会伤害到爱莉的那一瞬间，已经逼近到眼前了。

「……不是的，就是因为爱莉送出传球，才能让真帆进行投篮呀……能获胜是托爱莉的福，也是大家的功劳。」

智花以温柔的语气，代替我讲出无法化作言语的心情。

「……嘿嘿，谢谢你，智花。」

「啊—不过，球类大赛也结束了吗?已经，没有目标了~」

「……喂，真帆，你该不会，又玩腻了吧?」

「玩腻了?对什么?」

「篮球，你该不会说你想要放弃吧?」

「啥?为什么我必须放弃这么有趣的事情?……不是啦，我的意思是，我想要那种可以让人再次说出：『朝著这目标努力吧!』那一类的事情啦—」

……啊。

说得没错。果然目标，是有必要的吧……

「……什么嘛，不要吓人好吗?嘻嘻，如果是那种事情的话，我也赞成。」

「是吧!我说，阿智!应该有大赛之类的比赛吧?可以跟其他学校用篮球决胜负吧?我们要不要也去参加呢?」

「……咦?……………嗯，嗯!对呀…………希望不久之後，就能参加呢。」

「啊哈哈，好期待喔—有智花在，我们一定立刻就会优胜吧!」

「笨蛋~才没有那么简单吧……不过，如果是我们，也许可以有不错的成绩。」

太好了……虽然是用这种形式，但是毕竟知道了这些孩子的想法。

……虽然各式难题还堆积如山，虽然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事情。

不过，我得好好帮她们想想。我也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尽我的全力帮忙才行。

我握住拳头，虽身处黑暗之中，内心却被温暖的思绪给填满了。

「……唉—话说回来，不愧是快到六月了，今天好热喔。紧身裤都黏在身上了。」

「——！」

接下来，出现了。

当纱季的声音，还有沙沙作响，听起来像是衣物摩擦的声音在室内响起的那一瞬间。

惨了!我实在太愚蠢了!果然应该先逃出去才对……!这也合理，所有人一起挤在这种地方的原因，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除了换衣服以外怎么可能还有别的!

「啊，日向。那件内裤我第一次看到耶!真可爱，是蜥畅先生呢。」

「哦—在集训时有一件不见了，所以我买了新的。」

「……是你弄丢的?该不会是被偷吧?」

「咦?被阿昴吗?」

「昴……昴大哥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

「……是夏阳吧，要讨论可能性的话。」

「竹中同学也不是那种人吧……应该啦。」

一段段的对话纷纷刺中我的心，我只能不断祈祷。

拜托了……我绝对不会再度舍弃信仰。即使是饭前饭後的祈祷，叫我做的话我也会乖乖照办。就算叫我吃素，三个月左右的话我可以试试看。

所以神啊，拜托让我平安无事度过这个危机……!

「咦?我平常穿的胸罩不见了……跑到哪里去了?」

「……阿智，快拿出来。」

「才不是我呀!」

（图152）

「啊，那边，在那个跳箱里面好像可以看到什么白白的东西……」

——该死的混帐!果然这个世上根本没有神存在!

「咦?为什么会跑到那种地方里面呢……」

不行啊!爱莉!你不能过来!你就算来这边，也不会对任何人有好处!

「……呃，纱季，你是说这後面?」

住……住手啊——!

「嗯，那个。」

爱莉的手直直的，就直直的朝著我藏身於内的跳箱伸了过来——

——在那之後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THE END

後记

—某一天与责任编辑间的应答纪录（从电子邮件中节录）—

「（前略）这次承蒙您拨时间跟我讨论，非常感谢。如果再次发生描写过头的状况，还请您务必帮忙Stopping。

苍山」

「对不起。我把Stopping（喊停）误认成stocking（丝袜）了……

和田」

「真是够了这个人。

苍山」

像这样的沟通往来在一个劲的重复进行之後，《萝球社!》诞生了。

很抱歉这么晚才向各位致意，在下是苍山サゲ。好久不见，或者是初次见面。

由於在出道之际，承蒙各位给予了温暖的声援，因此这一次才能像这样，把第二集也呈现在各位眼前。真的非常感谢!

此外，对於您这次也拿起拙作之事，再次致上我深深的谢意。

故事来到状况一转，重新展开的阶段。如果方便，请和昴一起愉快的守护五名少女的成长。

好啦，由於篇幅关系，这次虽然遗憾，但後记必须限制於两页之内，因此我想差不多该开始进行感谢了。

如画龙点睛般以最完美的插图表现出实际情境的てぃんくる老师，与动不动就想把天赋才能往奇怪方向发挥的和田责编，包括这两位在内，本次再度承蒙各方人士鼎力相助，才总算得以进展到出版的这一步。我由衷的向各位表达感谢，此外，今後也麻烦各位多多指教关照!

再者，这次是劳驾我极为尊敬的スィ老师为本书撰写书腰宣传文案（注：在此指日文版），跟第一集时同样，我产生了如同作梦般的心情。在此我想借用一朗选手在第二届WBC大赛获胜时的发言……不，仔细想想还是不要借用比较好，总之，感激不尽!

那么，希望接下来，能够在第三集里再度向对我诸多照顾的各位表达谢意。

二〇〇九年吉日苍山サゲ